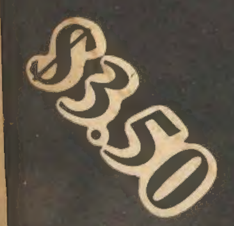


禿頭人（太空科學幻想小說）馬雲・新著

來自里尼星球的生物，除了禿頭之外，與地球人並無分別。他們處身於美蘇兩國特務鬥法之中，牽涉到「中子彈」和「電腦洗腦」行動，最後發展成一場太空大戰。故事新奇有趣，切勿錯過。



1069

編者話 太空天象，奇幻無窮。一種來自外太空的生物，除了禿頭之外，其他一切與地球人類並無分別，美國情報局人員爲了這驚人的發現，以爲他們是蘇聯特務，於是密謀對策，展開了一幕地球人與外太空生物的鬥智行動……

今期巨型小說「禿頭人」，就是描述以上有關事件的發生，過程驚險緊張，令人匪夷莫測，深信地球上的人類，可能行將面對一次太空災難，欲知其中眞相，請勿忽視本期的刋出。

＊＊　＊＊　＊＊

東南亞名作家司馬紫烟今期開始又有新作發表，「謎中謎」是他繼「罪惡之園」另一新篇，內容叙述東方四女俠的精彩事蹟，她們是四位一體的行俠仗義女英雌，身手矯捷，頭腦靈活，濟世人羣，羣邪辟易！故事題材上乘中肯，請先睹爲快。

＊＊　＊＊　＊＊

睽別一時的名武俠小說作家柳殘陽君，下期他的作品：二閻王傳奇故事「魔劫」隆重刋出。這是一篇傳奇性人物巨型創作，內容結構精警，發人深省，正邪分野，刻劃入微，誠屬一篇難以多睹佳作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6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空科學幻想小說

文·雲　馬
圖·令　盧

禿頭人



奇異天象

業餘天文學家里尼，正在他自己設計的天象室內，利用最新式的電子望遠鏡，觀看着太空中的奇怪變化情況。

那是肉眼無法做到的事，只有最新設計的電子望遠鏡才可以！

里尼發覺銀河系中，自數月前開始，就發生了變化。

一些星羣在急竄，這是過去很少發生的事。

另一方面，太陽的黑點活動也在增加，而且非常不穩定。

為什麼會這樣？

里尼正與他的好朋友，也是一位出色的天文學家梵爾，私下裏討論着。

梵爾是法國國家天文台台長。

驚人發現

里尼把梵爾邀到他的私人天象室裏來，對這怪現象作實地視察。

「它仍在急竄，看見嗎？」里尼說完，將電子望遠鏡讓梵爾觀看。

梵爾站到鏡頭前，再仔細地看了一會兒。

在此之前，他們已不止一次的輪流觀察過那顆編號「K918」的「不穩定星球」。

所以稱它為「不穩定星球」，是由於它既非「流星」或「彗星」，亦非「行星」或「恆星」。

在可觀望的銀河系裏，有數以億計的星星，原則上它們都是不動的，而能夠到**處流竄的，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就稱之為「**彗星」。

但是這顆位於銀河系裏的「K918」星星，自數月前開始，即呈現不穩定狀態。

那情景就像顯微鏡底下某些細胞發生變化一樣，有些極力掙扎，有些竟然消失了。

「K9I8」只是里尼給它的編號，因為一直以來，它不是什麼有名堂的星星，只是銀河系中，衆多小星星中的一顆而已。

它甚至只是一顆很微弱的星球，所以在理論上，它應該距離地球很遠，但經過數月以來的變化，它竟然變得明亮。

因此梵爾說：「它似乎正在向我們地球奔竄而來，你有沒有發覺它的體積越來越大？」

「是的，我也有這種想法，」里尼道——：「它彷彿要脫離銀河系。」

「它應該是第一顆由恆星變為彗星的星體，」梵爾說：「而且是由你目睹它發生變化的，所以，我們就給它訂一個名字叫『里尼星球』吧。」

里尼道：「它也違反了『萬有引力』的定律，這種奇異的天體變化，的確是令人大開眼界。」

梵爾担心地說：「我們要小心它的動向，因為照目前它的奔竄方向，我担心它撞擊地球！」

里尼走向牆邊，那兒掛有一幅相當龐大而精細的天象圖。

他在其中一個小點上，畫了一條紅綫，那小點的星星，就是編號「K918」的星球，紅綫的箭咀，正直指向地球。

× × ×

地球外太空之上，一直停留着一艘龐大的太空站——那是屬於另一銀河系的高等生物「祖必達星球人」所控制的。

那艘太空站正是「射綫號」。

「射綫號」之內，正舉行一次緊急會議。

參加會議的，有卡爾船長，狄卡和他的兒子雅力等一班祖必達星球人。

此外就是巨幅螢幕上出現的另一些祖必達星球人，他們都在遙遠的祖必達星球之上。

他們都是祖必達星球「遠征地球指揮部」的高級指揮官和策劃人。

會議的目的，是針對一顆突然流竄的星球。

「我們預測出它的流竄方向是直指地球，如果照目前的速度，不久之後，將直接撞擊地球，雖然地球不斷環繞太陽運行，但是這種危險絕對存在。」祖必達星球之上一名指揮官這樣說。

「射綫號」上的卡爾船長道：「它是何種星系？有生物存在嗎？」

祖必達星球上一位太空專家回答說：「它是屬於有生物存在的星球，而且還是極具智慧的高等生物，一直以來，那星球上面的生物都在跟宇宙間的固有現象搏鬥，他們不滿四周的生存環境，可能過於酷熱，所以希望掙脫既有的引力，最近，他們成功了，假如目的地是地球附近，我們又將遇上一個極之強大的對手。」

狄卡——祖必達星球探險隊中一名極有地位的隊員。

狄卡問道：「我們可否在它未抵達地球之前，搶先動手？」

「我們奪取地球的資源，計劃是長期性的，而且，盡可能避免直接與地球人衝突。」指揮官說。

「不，你誤會了我的意思，」狄卡道：「我只是要消滅那顆流竄的星球，不知有此可能否？」

指揮官道：「我正是要考慮這個可能性。」

身在祖必達星球之上的一名科學家提示着說：「我們必須小心從事，因為它能擺脫固有吸力，上面的生物一定極具智慧，絕對有可能比我們或者地球上的生物更聰明。」

狄卡道：「你的意思可是担心遭遇到報復？」

——

「是的。」

指揮官道：「我贊成狄卡的建議，讓我們派出一艘戰鬥太空船去對付他們，先看看反應再說吧。」

其他人都沒有意見。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所有祖必達星球人都難免有些緊張，因爲他們又一次進入戰鬥狀態。

偏偏他們又不知道他們的對手的來龍去脈，尤其是實力方面。

各星球之間的生物，原無分別，勝負之間只決定於智慧。

高智慧的生物，他們取勝之道，往往出人意表，所以祖必達星球人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 × ×

地球之上。

天文學家正在議論紛紛，因爲到了這時候，各地天文台均先後發現了那種奇異的天象。

一顆估計「非常龐大」的流星，越來越接近我們地球。

「如果他照目前的速度和方向，最多一個月之後，便會跟地球相撞。」

以上只是其中一派科學家和天文學家的「悲觀論調」。

至於持「樂觀論調」的，則認爲以宇宙之間的「天理」，絕不可能有這種可怕的事情發生。

後者又認爲，當該「流星」竄近地球時，勢必及時改道。

但無可否認，這是前所未有，最大的「流星」，偏偏天文學家又無法解釋這種奇異的天象。

美國甚至有人認爲這是外星球人對地球的報復，起因可能是美蘇二國發射的遠程火箭，觸怒了他們。

各地報章均以顯著地位刋出驚人的預測：「地球即將毀滅」，「世界面臨末日」，「里尼彗星撞擊地球」……等等。

各國政府千方百計安定民心，但人們還是萬二分的驚懼。

世界各地的人，平時總是勾心鬥角，紛紛爲了本身的利益而深思熟慮，可是到了這時候，彷彿都從噩夢中驚醒了。

他們但求能平安渡過難關——希望地球繼續存在於宇宙之間，至於本身的利益，暫時不去計較了。

可惜只是「暫時」。

地球上目前兩大國——美國與蘇聯，他們似乎早已想到「可能有今日」，因此一直向外太空動腦筋。

只是他們似乎「開步」得太遲了，他們還未有成就之前，「浩刦」便即將來臨了。

人類歷史上的巨變，也許連「歷史記載」也欠奉了。

當地球澈底毀滅之後，地球上一切生物已不存在，那裏還有什麼歷史記載？

於是有人臨急抱佛脚，信佛、信天主、信奉上帝，希望寄託於「永生」，能「超渡」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即使平時沒有信仰的人，這時候也變成一個十分虔誠的信徒。

世界彷彿都在變——變得急劇非常，人們變得善良。

美國人一直只信科學，無神論者最多，但到了這時候，他們都明白到「世界雖大」，然而在宇宙之間的比較之下，又變得異常地渺小，人們於是紛紛尋求精神上的寄託。

「世界末日」之來臨，應該是混亂，可怖至難以想像的地步。

但是，事實與想像剛好相反。

人們驀地變得善良、無私，甚至有人公然表示「善良」得太遲了。

言下之意，彷彿他們早些懂得善良與無私的話，世界末日就不會這麼快來臨似的。

無論如何，這是令人感到驚奇的現象，也是前所未有的。

地球上的人類，紛紛祈禱。

他們無分彼此地，但求地球可以繼續存在於宇宙之間。

甚至有人呼籲，以後人類不應該再勾心鬥角，要互相了解，互助互愛，一齊携手解決存在着的各種困難。

可惜言猶在耳，天文學家傳來的「好消息」又迅速把人類的劣根性「還原」！

天文學家觀察所得，急急流動的「里尼星球」，突然之間停留於數十萬里的外太空。

× × ×

另一方面，祖必達星球人也大大感到迷惑。

他們的「假想敵」，到底又在弄什麼玄虛？

天文學家認爲這是罕見的天體現象，即使在他們能觀察得到的各銀河系之間，也甚少見到這種情況出現。

無論如何，祖必達星球人的截擊行動這時候已告開始了。

他們的戰鬥隊伍已經出發，分別朝「神秘星球」包圍。

地球上的人類最初稱編號「Ｋ９１８」星球爲「無名流星」，後來知道這是法國天文學家里尼最早發現的，於是又改爲「里尼彗星」。

但祖必達星球人不是地球人，他們只稱它爲「神秘星球」。

× × ×

神秘星球突然停留不動。

祖必達星球人的戰鬥太空船仍未到達之前，一大羣飛行物體自神秘星球散發開來，就像太陽的光，往四下裏發射它的光芒似的。

那一大隊飛行物體，急急往四下裏奔竄，疾似閃電。

那是地球人類眼中的飛碟——一種人類難以理解的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簡稱「ＵＦＯ」。

然而相距已在數十萬里以外，那些飛行物體又是那麼的細小，所以地球人既使用電子望遠鏡，也無法看得見。

他們唯一知道的，就是：編號「Ｋ９１８」的「里尼彗星」停留不動了。

根據地球人一般對天體的稱呼，「彗星」應該是有長尾巴和流動的星球。

但是，編號「Ｋ９１８」是一枚忽動忽靜的星球。到底應該如何稱呼。

無論如何，根據天文學家里尼自繪的天體圖，它仍然是編號「Ｋ９１８」的星

球。

地球上的人類，只知道它「停留不動」卻不知道它正「化整爲零」。

他們甚至認爲這是天文學家帶來的「好消息」呢？

地球人根本不知道一隊急竄着的飛碟，正以高速直奔地球，同時地球上的雷達系統，甚至地球人發射的雷達衛星，也無法探測它們的來龍去脈。

× × ×

祖必達星球人的指揮總部，正與他們的戰鬥太空船連絡。

「奇怪，那神秘星球爲什麼停留不動？」太空船向總部提出了疑問。

指揮官提示道：「他們能駕御一個龐大的星球，一定很聰明，也許他們已發現了我們跟踪，我們的太空船不能迫得太近，先派飛碟過去，小心偵察一下。」

太空船停在老遠的地方，六隻飛碟分兩批，一先一後，迫近那突然停止前進的神秘星球。

神秘星球之上，毫無動靜。

太空船上的司令官一邊與總部聯絡，一邊與飛碟駕駛員交談。

「看見什麼嗎？」

「沒有，像一座死火山，什麼動靜都沒有，眞奇怪。」

「一號飛碟先去低飛觀察！」

一隻飛碟急急傾斜，低飛掠過神秘星球的表面之上。

電腦自動錄映機，迅速將神秘星球的表面情況一一錄了下來。

飛碟掠過神秘星球表面的時間，先後不過三幾秒鐘而已，但是所經的範圍已經非常之廣闊了。

當飛碟回到高空時，立即將電腦自動錄映系統開啓。

太空船和祖必達星球上的指揮部，都可以及時收看到電腦自動錄映系統傳送的情形。

當他們看見神秘星球表面的情形時，感到萬二分的驚奇。

那是排列得十分整齊的水晶體，看上去令人目迷五色。

指揮部再次下達命令，要飛碟試行攻擊。

太空船上的司令官，要那六隻飛碟，分別在六個不同的角度，試行攻擊，看看對方的反應。

六隻飛碟立刻散開。

神秘星球仍無任何動靜。

六隻飛碟分別發射死光炮，光束射向水晶體時，反射出光芒萬丈，足以令到飛碟駕駛員也感到震撼。

飛碟急急升高，遠離星球。

太空船上的司令官已從傳眞器中知道了現場的情形。

祖必達星球上面的指揮部也感到有些大惑不解。

他們肯定神秘星球沒有反擊，只是水晶結構的反應而已。

到底那些水晶物體是建築物，還是神秘星球上的武器？

六隻飛碟正在高空中徘徊，等候進一步命令之際。

突然之間，太空中冒出一團寒光，一隻祖必達星球人駕駛的飛碟，不知何故，發生爆炸。

其他五隻飛碟不約而同，大吃一驚。

太空船的司令官立即命令各飛碟的駕駛員，檢查他們飛碟的儀器。

差不多在同一時間，飛碟與太空船之間，迅速失了連絡。

太空船不斷發出呼號，然而飛碟卻全無反應！

太空中又繼續發出兩團火光，二隻飛碟同時發生爆炸。

其餘三隻由祖必達人駕駛的飛碟睹狀感到萬二分不安。

一隻飛碟匆匆回航，飛向太空船，其餘兩隻亦尾隨其後。

太空船控制室一再企圖制止他們的飛碟回航，因爲較早時其他三隻飛碟自動爆炸的事太令他們震驚！

在未明白爆炸原因之前，太空船上的司令官担心三隻飛碟帶來不堪想像的可怕後果，因此一再用無綫電制止。

可惜一切通訊均告中斷。

三隻飛碟相繼回航！

司令官感到萬二分吃驚，因爲他在傳眞器親眼目睹三隻飛碟先後自動爆炸，想像到可能與神秘星球有關。

因此，司令官立即下達命令：「用一切方法制止他們飛回太空船，立刻發射死光炮。」

連他的下屬也頓然感到有些懷疑起來，因爲他們從未試過消滅自已人。

不過，他們還是按動了按鈕。

兩隻尚未進入太空船的飛碟，最少已有一隻被死光炮擊中。

一團火光亮起，太空船中許多祖必達星球人都感到黯然。

控制死光炮的人還未作第二次發射，另一隻飛碟亦隨即自動爆炸。

司令官正感到可以舒一口氣！

突然低層甲板傳來訊息，有一隻飛碟已成功「回航」！

司令官大吃一驚。

可惜一切都太遲了，飛碟駕駛員還未步出他的飛碟，已被一團火光籠罩！

飛碟發生爆炸！

太空船立刻受到嚴重破壞。

祖必達星球上面的指揮部聞訊大驚失色！指揮官急忙派遣救亡太空船兼程趕來救援。

空中奇遇

地球上的人類正慶幸避過了一次太空災難，那定名爲「里尼星球」的太空龐然大物，看來不會再撞擊地球了。

然而在美國一個空軍基地，卻發生了一個奇怪的事。

美國哥倫布空軍基地，一架直升機由空軍專用機場起飛，奉命飛往克利夫蘭。

時間是晚上十時三十分。

當時機上一共有四個人，四個都是軍方人員，而且都是紀錄良好的人。

軍用直升機正駕駛員是柯尼少校，副駕駛員是傑西中尉。

另外二名軍方乘客是空軍衞生兵海利上士，及士官長楊那西。

大約半小時後。

當時直升機正在飛往克利夫蘭的中途，機上儀器一切正常。

直升機仍在俄亥俄州範圍之內。

柯尼少校突然感到肩膊被人從後面輕輕地拍了一下。

坐在他後面的，是士官長楊那西。

楊那西把手伸向前方，手指指向機外的最前方——那是水平綫之上。

柯尼少校立即注意到一點小紅光。

傑西中尉和海利上士也先後發覺了。

只經過短短數秒鐘之後，那一點小紅光已迅速變爲「一劃」，也就是說，它的體積應該是長方形的，如果它是一種飛行物體的話。

柯尼少校急忙向基地控制塔發問：附近一帶上空是否有飛機升空。

他所得的回答却是，附近沒有飛機升空。

突然之間，那「一劃」又變成了「一點」，憑空軍駕駛員的常識，柯尼已意會到那飛行物體正以頭部對準了他們飛行的方向。

小紅點迅速加大，這又表示該飛行物體正以高速迎着他們飛來。

機上四名軍方人員雖然都有作戰經驗，可惜機上並無武裝。

柯尼根據個人的飛行經驗，初步確定該飛行物體的時速在六百里以上。

即使今時今日的軍用飛機，時速往往都在數百里以上，但這是黑夜。

黑夜中的飛行，無論如何也不能太快，以免有危險。

柯尼少校企圖與對方取得連絡，可惜無綫電又全無反應。

眼看那飛行物件就快與他們的直升機正面發生碰撞。

柯尼少校急忙將操縱桿一扳。

高度計立即由一千七百呎升至將近三千呎。

楊那西士官長回頭下望，只見到一艘發出紅光的長方型飛船，正在他那架直升機的下面，同時尾部正噴出陣陣綠色的光芒。

副駕駛員傑西中尉，立刻向就近的史維爾機場控制塔報告。

但是，他們機上的無綫電通訊儀突然失靈。

機上四個軍方人員都難免有些驚惶！尤其是當那物件再次迫近他們時。

一度白光驀地自飛行物體的頂上透出，直升機立刻感到一陣震撼。

機上四個人有一種暈眩的感覺。

直升機急速下墮。

下墮的方向與方式非常之奇怪。

那條光柱是由飛船頂上射向上空的，直升機就是沿住那條光柱下墮。

它並非顛顛倒倒的跌下來，而是沿住那光柱「滑」下。

那情景像被下面的飛船「吸」進去似的。

事實上到了最後，直升機也是眞的被吸進了飛船去了。

當直升機被吸進去之後，光柱也就迅速熄滅。

× × ×

美國軍方的搜索行動，星夜展開。

根據史維爾機場控制塔的報告，柯尼的直升機在午夜飛行中，連絡突然中斷。

軍方忖測可能是機件發生故障，迫降或者經已撞毀。

軍方直升機搜索隊，依照柯尼少校的飛行路綫，除了利用先進的紅外光探測之外，還在若干地區，投下了照明彈。

但是，柯尼少校和同機三名同伴，連人帶機都無影無踪。

此情形頗令人大惑不解，因爲軍方的搜索範圍極廣，假如是失事墮毀，一定會有辦法發現殘骸。

然而現在什麼都見不到。

× × ×

另一方面，俄亥俄州有一輛公路巡邏警車向有關方面報告，較早時車上二名警員同時見到一艘雪茄型的飛船。

該飛船渾身泛着紅光，尾部噴綠烟，約在二三千呎高空掠過。

軍方曾假設二名警員見到的，就是他們要找尋的直升機。

但二名警員極力否認，並肯定他們當時並非眼花。

「在高空掠過的，的確是一艘奇怪的飛船，體積要比直升機大得多，所以不可能有任何混亂！」一名負責駕駛警車的警員說。

另一名同車的警員也以十分肯定的口吻道：「那絕不可能是飛機，包括波音七四七或者空軍大力士型運輸機在內，任何飛機均不可能泛着渾身紅光，何況尾部還有綠光噴出呢，當時我們都嚇呆了！」

二名警員企圖用車上的無綫電話通知總部，但那飛船迅速消失於黑夜的上空。

事後總部聞訊，半信半疑，直至軍方搜索一架失踪的直升機的消息傳來，軍警雙方才展開一連串的接觸。

因此，二名警員立即成爲軍方調查人員追查的對象。

測謊試驗、個別問話……一連串由軍方安排的行動，證明二名警員並未說謊。

他們的口供，眞實性很高。

如果一切屬實，柯尼少校等四名軍方人員，連同直升機，一齊被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俘擄去了。

軍方雖然有足夠理由相信這可能是事實，却不敢公開此事，他們担心傳播開去之後，會弄至人心惶惶。

所以直至翌日，消息仍然封鎖着。

軍警仍在大規模搜索之際，一架搜索飛機突然收到訊號了。

訊號發自一架軍用直升機。

經進一步連絡之後，赫然就是柯尼少校所駕駛的直升機。

該直升機正飛往克利夫蘭途中。

根據初步接觸，據說是「迷途」，以致遠遠飛離了航綫去。

但是，經過進一步了解之後，該直升機竟然在天亮之後才由明尼蘇達州南飛！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由柯尼少校駕駛的直升機，航程本來只限於俄亥俄州——那是美國中部偏東的一個州份。

但是，明尼蘇達州却位於美國最北部——美國與加拿大交界的一個州份、

以該直升機的載油量，一開始就飛往明尼蘇達州還勉强可以，要一來一回簡直就是神話。

因此，柯尼等人，立刻被帶往軍部去問話。

× × ×

柯尼少校等人，無法再記憶昨天晚上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他們只稱「迷途」。

但明尼蘇達州一個小鎭，幾乎全鎭的人都可以證明，該直升機曾在鎭外一個廣場上迫降，直至天亮後才被人發覺。

事情充滿了疑點，亦令人難用常理去解釋。

軍方已將報告通知了華府國防部。

軍醫檢驗後只發覺柯尼等人神志有些迷惘，身體各部機能正常！

× × ×

華府國防部還未決定如何處理這件事，美國陸軍航空安全局已插手要調查此事的幕後眞相。

一輛由保安人員拱衛着的大房車，裏面就坐着柯尼少校等四人。

一前一後的二輛黑色房車，坐滿了便衣武裝保安人員。

一列三輛車子，都是防彈的裝甲車，但表面上與一般私家車並無分別，軍方不想因而引起報界的注意。

但是，當車隊經過一條公路時，突然遇上了一宗交通意外事件。

車子被迫停了下來，因爲前面就是警方設下的崗哨。

一名保安官員示意他的助手：「你過去出示證件，叫他們讓路。」

助手也知道州警不敢爲難他們，因此推開車門，向攔住鐵馬的一段路走過去。

公路之上，最少被截停了幾輛汽車，警員們正紛紛向駕車人問話。

一輛大房車被撞翻，倒仰在公路中央，車輪朝天！

助手找着一名警官，不知那一句話開罪了對方。

警官生氣地說：「我不曾聽過什麼安全局，你最好給我滾回車裏去！」

助手也覺得意外。

他忍氣吞聲地說：「警官先生，我並非用我的上司壓你，事實上我們負有特殊任務……」

「什麼特殊任務？」

「我們車裏載有四名犯了軍法的飛行員，航空安全局一定要查個明白。」

「可是——」警官若有所悟地頓了頓，「可是柯尼少校他們？」

「是的，正是他們。」

對手慶幸警官終於明白了事態的嚴重性，以爲他立刻就可以放行。

警官却半信半疑地瞪住他，然後又帶住一名警員，朝車隊走過去。

三輛車子都有無綫電通訊設備，彼此一直互相連系着。

但是保安官員並不知道助手與警官交涉的經過情形。

他們看見警官親自過來查看，亦以爲只是例行性質！

豈料警官不但要見保安官員，還要小心查驗他們的證件。

這還不够。

警官又要知道柯尼少校他們究竟在那一輛汽車之內。

保安官員很生氣。

他一邊示意各人小心防範，尤其是載住柯尼少校等人的車子，車門緊閉，警官只可以隔住車窗玻璃內望。

連車窗玻璃也是防彈的，所以即使有意外發生，保安人員仍然可以放心得下！

警官看見各人很合作，他也似乎很滿意。

警官打着手勢，表示車隊可以開走的了。

保安官員和他的助手們，正待鑽回原來的車子裏去。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天空中出現了一些東西，令到各人大吃一驚！

那是一隻飛碟！

飛碟可能是由山後叢林中突然飛出，直臨公路上空！

保安官員立刻下令戒備。

警官和警員們也紛紛拔槍。

然而在這一刹那間，保安官員却意味到事不尋常。

因爲警官的「槍」很特別，他們的態度更加特別。

果然，警方人員的手槍是無聲的，只見電光一閃，一名保安人員已倒了下去！

保安官員立刻一邊迴避，一邊開槍還擊！

雙方就此展開火併。

天空中徘徊的飛碟，却低飛至一輛大房車的車頂之上。

飛碟再升起時，汽車已被整輛吸起帶走，那飛碟的底部，彷彿有一個吸盤似的。保安人員欲救無從，惟有眼巴巴的，目送飛碟將汽車載走。

那輛汽車正是載着柯尼少校等四個人的汽車。

× × ×

「你們是什麼人？」柯尼少校怔怔地瞪住面前的一堆人。

「我們是將你們救出來的人。」一個中年男子說道，「現在我們先要爲你們檢查身體，然後再談其他吧。」

「爲什麼要救我們？」

「難道你想軍法處決麼？」

「軍方不會處決我們。」

「軍方也不會相信你們的話，一架直升機怎麼可能飛得那麼遠？你們分明在說謊。但無論如何，目前你們暫時可以安心下來了。」

一些人開始動手將柯尼少校等四人，置於儀器之下。

那些儀器非常古怪，柯尼少校他們甚至見也未曾見過。

儀器的綫路分別被接駁到身體各部，包括了頭、手、身體的前後等處。

柯尼少校等人感到有催眠作用，昏昏欲睡。

× × ×

在另一間房間之內，坐立着一些人。

一部有如電腦的儀器之上，不斷顯示出一些影象——就像放映電影一樣。

那是柯尼少校的記憶系統，螢幕上所見正是他的回憶！

另外三副同樣的儀器，分別配置在傑西中尉，海利上士以及士官長楊那西的身上。

這是祖必達星球人的安排。

柯尼少校等在不知不覺中，毫無保留地，讓祖必達人知道他們的遭遇。

祖必達星球人爲什麼要知道他們的遭遇？

他們要了解神秘星球人是否巳秘密來了地球之上。

就憑柯尼少校等四人的回憶，巳够令到祖必達星球人震驚了。

祖必達星球人早巳意料到那神秘星球上的生物極具智慧，所以才奮起截擊。

但是想不到他們截擊行動，還是遲了一步。神秘星球人不但來了地球，而且巳滲入了人類世界中！

當然是指地球上的人類世界。

從祖必達星球人的儀器中所顯示出來的影像，「神秘星球人」的外型、高度等，竟然與地球人相差無幾。

唯一最大的分別，只是頭部——神秘星球人不但禿頭，而且沒有頭髮，此外一切都與地球人相同。

祖必達星球人既然在外型與地球人一模一樣，那麼，神秘星球人與他們的最大分別仍然還是頭部。

根據同類互相吸引的原理，祖必達星球人不難想像得到，神秘星球人一定早巳探測到地球上的生物與他們有絕大相同之處，所以才會前來探險。

其實祖必達星球人最早的想法也是一樣，否則他們就不會看中地球。

想不到他們登陸地球之後，再遇上其他星球的生物，彷彿地球是一塊肥豬肉，大家都爭着要吃它一口。

這一次祖必達星球人遇上的對手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這一個對手將是最强、最可怕的。

因爲在太空中，祖必達星球人巳吃了二次大大的敗仗。

× × ×

在地球外的太空中，祖必達人敗得莫名其妙。

祖必達星球人不知道爲什麼他們的飛碟會自動發生爆炸。

他們也不明白，爲什麼那神秘星球居然無須動用一兵一卒，便可以將他們打敗，而且還敗得那麼慘。

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慘敗，當他們將戰鬥太空船拖回祖必達星球去修理時，才發覺發生爆炸的飛碟，外面附上了一層神秘莫測的膠狀物體。

差不多可以肯定，這些膠狀物體，就是令到太空船與飛碟之間失去連絡，以及令到飛碟自動發生爆炸的東西。

祖必達星球人很不服氣，他們決定要想出對策來。

附在飛碟上的膠狀物，交到研究部門去，仔細分析研究。

此外，他們又用另外一種方法去偵察神秘星球的情形。

神秘星球始終停留在太空中同一位置，表面上十分平靜。

祖必達星球人覺得神秘星球上的生物的確非常之聰明。

其實他們早巳了解到這點，最低限度神秘星球上的人，就能自我控制他們居住的星球，使之來去自如。

祖必達星球上的指揮總部，這時候也知道了關於神秘星球人巳經神秘登陸地球的事。

神秘星球人的外型，也從記憶電腦的螢幕上錄映下來，傳回指揮總部參考。

祖必達星球人決定，一邊偵察神秘星球的動靜，一邊在地球上與神秘星球人展開一次鬥爭，直至分出勝負爲止。

他們一方面離遠監視那神秘星球，另一方面密令「射綫號」加派人手到地球上去。

× × ×

由祖必達星球人狄卡所領導的一個小組，成員之中包括了狄卡那個混合體——祖必達星球人與地球人愛情的結晶——雅力。

雅力是狄卡和貝茜的兒子。

貝茜是地球人——地球上的美洲人——美國一個漂亮的女人。

雅力過去也曾爲祖必達星球人立過了不少汗馬功勞。

現在他們父子二人——狄卡和雅力，於看過所有的資料之後，就開始策劃第一步行動。

雅力贊成先放走柯尼少校等四個美國軍方的人員。

他覺得，如果讓柯尼少校等人就此失踪，後果不良。

明顯的道理就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國家——美國，對他們四個軍人的失踪，一定會展開徹底的調查。

那樣，美國人可能查出祖必達星球人巳經到了地球。

祖必達星球人不希望引起地球人的過份注意，那樣會對他們十分之不利。

柯尼少校等四人，就在雅力的堅持下，獲得釋放。

× × ×

柯尼少校再次被發現，他和他的三名同伴，一再接受軍方的盤問。

柯尼少校四人說不出最近所遭遇到的事。

他們彷彿患上了失憶症一樣，什麼都忘得一乾二淨。

軍方無可奈何，最後只好將他們送給精神病專家觀察。

柯尼少校等四個人，暫時也被隔離起來，禁止與外間接觸。

× × ×

祖必達星球人一再觀察那些思想錄映帶——那是柯尼少校等四個地球人，在催眠狀態之下，將無形的腦波變爲有形的影像。

祖必達星球人開始有些担心，那並非由於「神秘星球人」太强，而是不知從何處找尋他們之所在。

雅力說：「至今爲止，地球人先後發現的UFO——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多至一千幾百種，其中包括了一些會變形的，所以更形成了種類繁多。照柯尼少校他們的遭遇，毫無疑問，外星球又有一種生物悄悄來了地球。」

狄卡道：「許多外星球生物，只抱住

探險的目標而來。」

一名祖必達星球人道：「但我們却須要地球上的資料，照看神秘星球人也抱住同一目的而來，所以我們要主動去對付他們，否則，他們更會先我們達到目的。」

「經過外太空一場劇戰，雙方巳是心裏有數。」另一名祖必達星球人說，「我們不找他們，他們可能找我們……」

豈料話猶未完，那幅水泥牆壁突然有個影像出現。

禿頭——神秘星球人的最大特徵。

雅力首先發現了，他吃驚地張大了雙眼。

其他人巳循着他的視綫望過去，牆上的影像變爲三個。

一眼看上去會以爲那是一些影子，但再看清楚那是立體的。

三個禿頭人巳透出了牆壁。

雅力是長期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類混合體」，他從未見過能「穿牆入壁」的人，在電影中只見過所謂「三D人」，此外就是人類口中的所謂「鬼魂」了。

然而眼前這些肯定不是地球人口中的「鬼魂」！

因爲他們正張開雙目——眼球開始凸了出來，面部毫無表情。

凸出的眼睛却放出了寒光。

就在這刹那間，一名祖必達星球人感到一股熱力灼進了他的心間，他無法抵受得住，尖聲大叫了起來。

雅力在吃驚中急忙騰空而起！

狄卡亦有所行動。

假如他們都是一般地球人的話，這時候巳嚇到張目結舌，任由來者處置了。

但他們都不是地球人，而是另一個星球——祖必達星球的生物，而且，正在討論着他們的「新對手」。

因此，他們儘管吃驚，却不會呆着讓對方佔盡上風！

雅力躍起飛腿，首先把一個禿頭人踢倒，狄卡的電子槍也發出一度光芒，直射向另一名禿頭人。

其他祖必達星球人見狀，也紛紛行動起來，室內顯得一片混亂。

三個禿頭人前仆後繼，雙手雖無武器，實則他們的雙手巳是十分厲害的武器。

當祖必達星球人接觸禿頭人的時候，感到陣陣灼熱，就像摸在一支燒得透熱的鐵器上面一樣。

相反，祖必達星球人的電子槍，對禿頭人的威脅似乎是有限度的。

首先狄卡發覺電子槍的光束，當射在禿頭人的身體上的時間，光束竟然反彈開來。

狄卡這一驚非同小可！

若非爲了他的同伴和兒子，他早巳溜了出來，逃之夭夭。

但是，狄卡可不能不理會他的兒子，讓雅力和他的同伴死得不明不白。因此，他又按動了電子槍的機擊！

這一次，他試朝準禿頭人的頭部發射電子光束。

禿頭人震抖了一下。

狄卡看見他的身子搖幌着，心裏大喜過望，正待發射另一槍，他巳被另一名禿頭人擊倒地上。

混亂中，雅力巳衝出了室外。

狄卡仰倒地上，看見另一名祖必達星球人亦巳逃出室外！

禿頭人舉足欲蹴，狄卡及時開了一槍，電光一閃，禿頭人抱頭尖叫。

那叫聲有如狼嗥，十分刺耳。

狄卡乘機躍起，順勢一脚，禿頭人反而倒了下去！

狄卡急急逃了出去。

灼傷

雅力仍然氣喘喘。他有些上氣不接下氣地坐在一輛汽車之內。

狄卡坐在他的身邊，這房車後面的座位，還坐了另外二名祖必達星球人，他們分別叫巴森和都靈。

都靈受了傷。那是手臂上的灼傷。

狄卡把車子開得很快，他只希望禿頭人沒有追上來。

經過這一次接觸之後，禿頭人顯然比他們强了許多。

他們能逃脫，應該感謝雅力，若不是雅力反應得快，也許他們巳經受制於禿頭人。

雖然現在仍有二名祖必達星球人被困在那屋子之內，但他們六個人能走脫四個，總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

兩個被困的祖必達星球人，可能身受重傷，他們是波柏和法拉提。

× × ×

「我們到何處去？」狄卡一邊開車，一邊問他的兒子以及二名同伴。

受了傷的都靈道：「不管你們往那裏，先替我治了傷。」

大家都了解都靈的痛苦，因爲這裏每個人都接觸過禿頭人。

那種灼熱的感覺，令到他們十分之難忘；只不過他們只是輕輕一灼就立刻放開了雙手，所以未有受創。

都靈可不同了。

他不知怎的，竟會傷成這樣子。

祖必達星球人巴森道：「我們不能回到老地方去，說不定那兒也出了事。」

「老地方」是他們固定聚集的一個秘密巢穴。散發在美國各地的祖必達星球人，都會常常到那兒去。

那兒有救傷設備，也有來自他們祖家——祖必達星球的消息。

但是現在，禿頭人既然可以在那屋子裏找到他們，說不定「老地方」亦在對方盤據之中。所以巴森的意見，立刻被大家接納。

狄卡說：「那麼，我們先把都靈送往醫院。醫院是唯一可以令他停止痛苦的地方。」

雅力道：「不如去找個私家醫生。」

狄卡也在地球上是活過一段頗長時期，所以他了解許多地球上的事。

狄卡道：「我担心私家醫生的設備不足，徒然令都靈增加不少痛苦。」

都靈本人也說：「是的，我的外型與地球人並無分別，大概不會引起任何麻煩，就把我送到醫院去吧！」

都靈的確沒有說錯，祖必達星球人與地球人類在外型方面一模一樣。

但是，在人體結構，以及內臟器官方面，彼此就有分別。

所以，除非透過「X」光照射，否則很難分辨出誰是祖必達星球人，誰是地球人。

× × ×

車子到了一家醫院外面時，狄卡和雅力將都靈扶入急救室。

只有巴森一個人留在車子裏。

都靈很痛苦。

他手部的灼傷痕跡，已開始發炎，而且有蔓延之勢。

這是最令雅力他們感到吃驚的。憑他們在地球上所見，任何灼傷也不會這麼快就發炎，而且還會蔓延。

但他們心裏却明白：這不是一般性的燙火之灼傷；而且外星球人的遺禍。

狄卡父子二人正担心地球人類的醫藥無法治療都靈的傷痛。

一名醫生已走到都靈等人的面前來。

「給什麼灼傷的？」醫生問。

「嗯——」都靈一下子竟不知如何作答；他到底不是地球人。

狄卡代他答道：「燒傷的，醫生。他很痛苦，請先給他止痛。」

「請到這邊來！」醫生向都靈示意。

一名女護士協助醫生把都靈帶走。

狄卡悄悄對他兒子雅力道：「希望他們不要進一步檢驗！」

雅力道：「如果只是皮外傷，那最簡單不過。我担心的，倒是老地方那邊，不知有沒有事情發生呢。」

「嗯——我也有這種想法，禿頭人來勢洶洶，沒有人曉得，他們究竟知道了多少。」

「如果他們是爲了柯尼少校才發現我們之所在，老地方可保無恙！」

「雅力……」

狄卡目光中充滿了親情的溫暖；他欲言又止地，不知想說些什麼。

雅力瞪住他父親：「什麼事？」

「我有個想法。」狄卡沉思着說，「這可能是祖必達星球人自登陸地球以來，遇上的最强對手。」

「你放心吧，過去我們都能化險爲夷！這次應無例外。」

「不！我不會這樣想。」

「你怕？」

「是的，我十分害怕。」狄卡不似說笑，「我很担心，我們鬥不過禿頭人。」

「我不知你怎會這麼洩氣，過去我們也遇上過更强、更可怕的對手。例如會變形的，甚至還會隱形的……」

「這次可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雅力到底年青，「他們壓根兒又不會變形，更不會隱形。尤其是他們那個禿頭，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認得他們。怕什麼？」

「不錯，過去我們戰勝過許多强大的對手，這一種禿頭人根本不必怕。但你不要忘記，他們在外太空表現得比我們先進；我們祖必達星球人敗得很慘。」

「這是地球。」雅力道，「禿頭人雖然厲害，却不及我們熟悉地球上的情形。只要我們冷靜一些處理，一定可以渡過難關。」

急救室的門開了。

醫生由裏面走出來：「誰是都靈先生的家人？」

狄卡走前說道：「我們只是他的朋友。他的傷勢如何？」

「他傷得很重，須要留醫。」醫生說，「必要時，我們可能要替他做植皮手術，還要作全身檢驗，閣下最好通知他的親人前來跟我們連絡，因爲必要時要他親人簽個字。」

狄卡道：「他這裏沒有親人。」

「那麼，他的親人在何處？」醫生又問。

狄卡担心都靈的口供與他有出入，那會引起醫院的懷疑。

所以他說：「我也不大清楚，你最好問問他。我們只是盡朋友義務送他到這裏來。」

「好吧！」醫生終於說，「請你們留個姓名、地址和電話，其他的事讓我們處理。」

狄卡和雅力無可奈何，只好寫下了他們的姓名和電話號碼。

狄卡又說：「我可以進去見他嗎？」

「可以，但時間不要太久。」醫生看來是一番好意的。

狄卡進入急救室時，女護士正爲都靈進行注射；可能是止痛針藥。

都靈趁住女護士走開，忙低聲對狄卡說道：「快回老地方看看，必要時給我消息。」

狄卡安慰他說：「你且靜心在此休養，任何情況下，我都會照顧你。」

都靈道：「我担心其他人的安危。」

「明天我會給你帶來好消息。」

醫生催促着狄卡，他也只好離去！

俘擄

祖必達星球人波柏和法拉提，他們彷彿從睡夢中驚醒。

「好極了！恭喜二位沒死去！」一聲銀鈴似的聲音，發自一個禿頭人的口中。

波柏和法拉提登時都怔了一怔！

另一個禿頭人凜然問道：「你們是什麼人？說吧！」

波柏看看他的同伴。

法拉提道：「我們當然是地球人！」

「不！」禿頭人生氣地說，「你們絕對不是地球人，你們是來自祖必達星球的生物　只不過外型很像地球人而已。這點我們早已經知道了。」

法拉提和波柏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無可奈何地說：「既然都知道了，你又何必多問？」

「你們祖必達星球上的生物都是笨蛋！」禿頭人道，「其實以你們的智慧，如何能與我們爭衡？那簡直是笑話。」

波柏乘機問道：「然則，你們是何方神聖？」

「我們是銀河系中最先進的生物，屬於加百列星系。」

「格瑞德恆星？」波柏是祖必達星球人之中的天文學家。

「是的，恆星是不變動的意思。甚至地球人亦有此想法。」禿頭人得意洋洋地

說，「但我們却可以操縱我們自己的星球，由不動而令它來去自如，所以，我說我們是銀河系中最先進的生物，一點也不過份。」

波柏不敢反駁。

事實上，他們祖必達星球人已接連地吃了許多敗仗。

「只要你們好好的聽我們的擺佈，我們一定放你們走。」禿頭人說。

另一個禿頭人道：「你們祖必達星球人登陸地球多久了？」

「嗯——」波柏吶吶地說，「我不是不想告訴你，只是我不懂地球上的時間與空間。其實我們同是外星球人，又何必斤斤計較時與空？」

「好吧！那就請你告訴我，你們有多少人留在地球之上？」

「我只知道我們六個人一組。」波柏只好把房內六個人說成一組，希望博取對方的信任，「其他人究竟有多少，我不清楚。」

「你們有多少人，我們根本不放在眼內。」禿頭人冷冷地說，「我只想你回去告訴你的同胞，就說我們要征服地球，你們祖必達人最好快些離去，否則一定會後悔。」

波柏既然是祖必達星球上面的天文學家，他自然知道許多銀河系中各星球的情形。

根據他們祖必達星球上面一班天文學家們的習慣，他們稱呼最接近地球——太陽系以外的一個銀河系，叫做「第六銀河系」。

在第六銀河系中，最神秘莫測的，便是「加百列星系」。

加百列星系之中，有一顆老早被他們認爲可能有生物存在的恆星，就是「格瑞德恆星」；想不到眼前這些禿頭人就是該恆星的智慧生物。

能將一顆「恆星」變爲「行星」，亦足以見到禿頭人的確值得自豪。

波柏絕對不敢小睹他們：「好吧！我會依照你的話，回報我的同胞。」

「好極了！」禿頭人說道，「你可以稱得上責任重大，因爲你交代得越清楚，對你們祖必達星球人越有利。」

「那麼，我的同伴呢？」波柏指指他身邊的法拉提。

禿頭人道：「他另有任命，你可不必理會他；事實上你們也休想在我們面前逞强，否則只有自討苦吃。」

法拉提心裏暗暗吃驚！

波柏明白法拉提的心情。他問禿頭人：「我已答允你的要求，可以將他一齊放走麼？」

「你不敢不答允，除非你想吃苦頭。」禿頭人說，「對於你同伴的未來，你少担心吧，我們不會虐待他。」

波柏沒有機會再問下去。

他很快就被人帶走！

× × ×

波柏感到奇怪，因爲他雙臂被禿頭人抓住，但却沒有灼痛的感覺。

但是，當他最初接觸禿頭人時，他却痛得要命。爲什麼會這樣？

禿頭人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令他無法明瞭。

他很想問身邊的禿頭人。

但是，他很快已被人推到街上。

街上很黑，波柏甚至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紐約太大了。

波柏到紐約的日子不會太久。

他只好轉彎抹角地，在黑暗的街頭上找街車。

不知是否心理作祟，波柏一直感覺到背後好像有人跟踪他。

他心裏早已有了準備，禿頭人不會這麼好心輕輕放走他！

禿頭人一定是「欲擒先縱」！

那麼，在後面悄悄跟踪他的人，一定是禿頭人無疑。

波柏悄悄地想：怎麼辦？

如果立刻回到老地方去，毫無疑問，他將不會孤獨。他的同胞將給予援助。但如此一來，將暴露他同胞們之所在，可能引來「一網成擒」的可怕後果。

波柏一邊走，一邊放眼四望。

他的目的只是想找一個路邊電話亭，然後徵求同胞的意見。

憑着一連串與禿頭人的接觸，他已知道禿頭人雖則有「穿牆過壁」的本領，却不會隱形。因此他大概無須担心對方偷聽電話。

可惜附近却不見有電話亭。

波柏正要加緊脚步往前走之際，後面却傳來一陣比他更爲急促的脚步聲。

波柏回頭一望！

二個人影，來得很急！

波柏起初也以爲他們是禿頭人，但是，在灰暗的路燈下，對方却是滿頭長髮的年青人。

波柏舒了一口氣！

不管這兩個人是誰，只要他們不是禿頭人，波柏就釋然！

「站住！」一名年青人吆喝道。

另一個人影已一個箭步，迅速搶在他的前頭，攔住他的去路！

「你們是誰？」

波柏也自知問得很笨。

「你這笨蛋！」二名年青人在格格笑聲中亮出了閃閃生光的彈簧刀。

波柏伸手往手腕一摸，首先將他手腕上那表型的儀器開動！

那是一具反抗地心吸力的袖珍儀器。可以協助他凌空飛騰！

波柏態度冷靜地說：「你們要錢而已，何必出動小刀？」

一名年青人笑道：「好吧，我們就告訴你，我們除了錢之外，還要你身上的財物，包括手錶、名貴的打火機和金筆之類的東西。嗯——如果你也有鑽石戒指的話，當然最好不過！」

波柏心裏一凜！

心裏想：這傢伙好大想頭，錢財事小，但那「手錶」怎可以給他們？

那不是地球人心目中的手錶，但它的用途比手錶更具價值。

波柏知道無可倖免，所以決心要好好地對付這兩名刧匪。

他早知紐約是個治安不好的城市，却想不到如此猖狂。

一名青年已逼近波柏的身邊。

他把手中的彈簧刀把弄着。

忽左忽右的一拋，刀光在波柏的面前閃爍着。當然是志在示威！

波柏道：「口袋裏的錢都給了你，讓我趕路回去好嗎？」

但是，二名青年却板着面孔道：「不要動！讓我們自己動手！」

波柏忍無可忍，驀地飛起一脚！

那一脚踢得很勁！

一名青年首當其衝，手中彈簧刀被踢跌了！

另一名青年見狀大怒，手起刀落，迫得波柏急急後退。

波柏急忙騰空而起！

那倒地的青年人看得情急，連驚奇的心情也沒有了。順手一抓，抓起墮在身邊的彈簧刀，順勢扔出，直朝半空擲去！

波柏想不到，也看不見！

登時「喲」的一聲，他的小腿中了一刀！

這麼一痛，却令他失去了重心！

波柏本來已騰空飛起丈餘，甚至另一名正在追逐他的青年人睹狀也感到吃驚不已之際，波柏已中刀下墮！

波柏身不由己，小腿痛楚萬分。

擲出小刀的青年得勢不饒人，衝了過來！

波柏儘管決心奮起反抗，但他却要面對兩個強敵！

他傷了腿，幾乎站也站不穩。

波柏正感危急萬分之際，又有一條黑影出現，而且來勢極急！

波柏心裏想：這回是死定了！

他想再飛騰，但是二名青年人已雙雙殺到！

他知道這時候反抗也屬多餘，只有增加對方的仇視，加速自己的死亡而已！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一隻手及時將一名年青人的手腕握住！

那是年青人執住小刀的手。

年青人痛得呼叫起來，彈簧小刀也隨即墮在地上。

波柏心裏又驚又喜。

他當然知道來者是誰。

那是一名禿頂的禿頭人！

禿頭人的手有如火棒，灼在年青人的手腕之上，令到年青人痛不欲生。

波柏一方面担心又落入禿頭人的手中，另一方面却高興有人救了自己。

禿頭人順手一擲，年青刦匪在叫聲中跌出丈外！

另一名年青人不知厲害，手起刀落，自後撲至！

波柏在這刹那間想叫也叫不出，因爲刀鋒已插至禿頭人的背後了！即使他叫得出聲音來，只怕也來不及！

「卡察」一聲！

那是一把十分鋒利的刀，眼看禿頭人沒有後眼，這回正是非死也會重傷。

但是，刀鋒只在禿頭人的背上滑過，禿頭人並未倒下去！

那情形彷彿刀鋒插向一塊鐵板一樣，只發出了聲响！

禿頭人含怒回頭張望！

年青刦匪之一已是三魂沒有了七魄，棄刀回頭就走！

可惜他爹娘只給他一雙腿，他連這僅有的一雙腿也軟了下來。

他走不動！

禿頭人一手抓住他，也看不見任何不規矩的動作，年青人已痛得慘叫連聲，最後像一堆爛泥一樣，倒地不起！

另一名較早時受了傷的青年人，見狀也不敢輕舉妄動。

他裝作重傷倒地不動。只是波柏却看得出他只是手腕受創。

可惜波柏此時已無暇兼顧。

那禿頭人對他說：「你最好快些由那邊轉出大街去，警察快要來了！你可知道什麼是『警察』？他們可能把你抓去。」

波柏當然知道什麼是警察，他想不到禿頭人也知得這麼多關於地球上的事。

他匆匆由街口拐了彎。

禿頭人一直掩護着他，年青刦匪動也不敢再動！

× × ×

儘管波柏一再回頭張望，後面肯定沒有人跟踪。但是，他仍然不敢逕返老巢——他們習慣了稱爲「老地方」的，祖必達星球人聚居的秘密地點。

他只到一處路邊電話亭去，撥了一個電話回去。接電話的人叫他到另一處地方去找狄卡，切不可回來。

那當然是他們自己的同胞，但對方說完就匆匆掛綫。

波柏以爲又發生了什麼事，只有依址去找狄卡，也不敢再撥電話了。

那地址波柏也去過了，那是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居住的地方。

也許他們不想讓「大本營」之所在被禿頭人偵知，所以才有此一着吧！——波柏當時心裏這樣忖測。

其實，如果有禿頭人跟踪的話，讓禿頭人知道狄卡父子二人之居處，也不是一件好事。

無論如何，波柏還是趕緊先去找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

失　踪

狄卡和雅力都平安無事，波柏放下了心頭大石。

狄卡道：「老地方的人都走了。我們必須作萬一的準備。」

波柏道：「他們走往何處？」

「分別住在不同的地方，老巢只有一間空屋而已。」

「但是剛才有人接聽電話呢！」

「電話遷到隣近，這是今晚才弄好的應變措施之一。」狄卡又說，「還好你先去電話，否則你會白行。」

「他們有沒有找到那裏去？」

「沒有。」

「但我們顯然處於下風。」

「當然，否則我們又何須避開鋒頭？目前我們的確處於下風。」狄卡又問：「法拉提怎麼樣了？」

「禿頭人要他留下來。他們放我走，是爲了要我帶個口訊回來，叫我們所有祖必達星球人撤離地球。」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我們有沒有跟射綫號連絡？」

狄卡道：「射綫號轉來總部命令，要我們化整爲零！」

「總部有何良策？」

「我們的對手實在太强，目前總部似乎毫無辦法。」

「那麼——」波柏洩氣地說，「我們豈非死定了？」

「坦白說，這次我們處境十分惡劣，非小心應付不可！」狄卡又說，「但無論如何，我們不能把禿頭人帶到射綫號去，更不要讓他們知道祖必達星球之所在。」

「都靈怎樣了？」

「他受傷躺在醫院裏。但我們已準備犧牲他，不再到醫院去探望他了。」

「爲什麼？」

「不想讓禿頭人發現我們的行踪。」狄卡又說。「因爲根據總部轉來的初步資料顯示，禿頭人不是細胞構成的生物，只是由一種有生命的原子組合。」

波柏是祖必達星球人的天文學家，對宇宙間許多類型的星球和生物，都很有研究，所以他也不必狄卡作太多的解釋。

波柏了解到他們——祖必達星球人與地球人身體的組織結構，大致上有許多相同之處，就是新陳代謝方面，地球人比較吃虧。

地球人的身體結構，新陳代謝很快，一般而言，只有一百幾十年而已。

但波柏、狄卡這一類祖必達星球人，身體細胞的新陳代謝幾乎是停滯不動的所以對於時間與空間的觀念，也不存在。

正因爲這樣，所以他們才可以經得起以「光年」爲計算單位的星際探險！

相反，地球人如果像他們這樣，只怕到了太空之間，未深入銀河系，已經老死了。

波柏他們又了解到，宇宙間有一種生物是由原子組合的。

這一類具有生命的原子融合體，本身擁有一種電流，因此他可以將其他生物灼傷，也有思想、有智慧。

唯一最令波柏不明白的，就是無法明瞭他們如何控制自如。

例如禿頭人雙手，忽兒像火棒那麼灼熱，但有時又冷冰冰的。

又例如禿頭人的雙目，爲什麼會突然凸了出來？

又爲什麼當雙目凸出來的時候，可以發射電流似的光綫，將人灼傷？但平時他們雙目又失去這種威力，到底爲什麼？

波柏不明白的實在太多。

但大致上他已知道他們的對手，原來是如此這般的。

那麼，以後他們當然會處於下風。這幾乎也是肯定的！

尤其是現在波柏聽了狄卡的話之後，知道祖必達星球總部的科學家們，可能已掌握了對方的更多資料。

因此，波柏只希望總部早些想出對策來。

× × ×

市立醫院的急救室之內。

紐約警察剛送來二名「被電灼傷」的年青人。他們已接受急救。

本來二名年青人並無可疑之處，最少警方就沒有懷疑他們。

但是，這二名年青人似乎是「作賊心虛」。

他們竟然「不打自招」：他們自動對警方說出「行刦途人」的經過。

那本來就是眞實的情形。然而警方聽了之後，反而以爲他們神經有毛病。

可不是嗎？警方怎會相信有人的手會像「火棒」一樣，將他們灼至重傷？何況他們已被醫生驗出了是「電傷」的。

醫生又說，還好他們送來醫院快了一步，遲些可能有性命危險。

二名年青人之中，有個叫佐治的，因傷得較重，須要留醫。

佐治住的是雙人病房。

與他同房的，是另一名被「灼傷」的病人——都靈。

沒有人懷疑都靈的眞正身份。

人們發夢也想不到他是個外星球的生物。而且又是被另一類星球生物所傷。

不過，較早時，由於他傷勢嚴重，主診醫生已爲他作過一次全身的檢查。

在「X」光照片還未冲晒出來之前，醫生也沒有發覺都靈有什麼不妥。

相反，躺在病床上的都靈，聽了隣床同房的佐治，述說當晚受「灼傷」的經過之後，却有些担心起來。

那年青人佐治把禿頭人說成鬼魅！

但都靈却心知肚明，那是他們祖必達星球人的「死敵」！

佐治那晚彷彿睡在噩夢中，根本無法可以睡得閤眼。

忽然之間，窗外有些東西閃亮——那是一個人的頭部。

人的頭部若非光禿禿的，又如何會在燈光之下閃亮？

佐治嚇得渾身打抖！

他眞希望這是做夢。

然而，不久之後，他目睹禿頭人爬了入來，然後，走了過來！

佐治想叫！

但是當他發覺禿頭人的目標不是他自己時，他佯作睡了！

室內燈光十分昏暗。

佐治讓雙眼留下一條縫。

他既驚惶，又好奇！

他渾身發抖！

禿頭人終於有所行動了，但不是爲了針對他，而是隣床的人——都靈！

都靈在睡夢中被帶走。

他似乎一無所覺。

佐治看得清楚，可惜他一聲不响：他不想惹禍上身。

他惟有目睹那禿頭人的身形由窗口消失！

然後，他才敢按喚人鐘。

× × ×

病人失踪了，醫院不敢相信佐治的口供。

醫院方面惟有報警！

後來警方聽了佐治的口供之後，也不敢相信這是眞實的。

較早時警方已懷疑佐治的神經有些毛病。

然而醫生却又證實都靈身負重傷，他如何能於午夜越窗遁去？

× × ×

正當各方面議論紛紛之際，醫院「X」光室已將都靈的胸部「X」光透視底片冲印出來了。那是令人大感迷惑的底片。

都靈與常人有異！令到主診醫生也差些以爲弄錯了方向。

都靈心臟部位，與常人的剛剛相反。

至此，主診醫生又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就是都靈的傷口。

他的傷口與佐治的顯有不同之處。雖然二人都同是被「電傷」的。

都靈的「驗血報告」也送來了。

都靈的「血」，根本不知屬於何種類型！

× × ×

醫生終於得出了一個結論：都靈根本就不是「人」！

然而醫院方面不敢公開這件事。

醫院只將此事知會了警方。

警方秘密知會了「CIA」——中央情報局。

許多人都不明白，這類事情何必知會「CIA」？

只有美國政府機構最明白：「CIA」追查「UFO」已有三十多年；他們一直以爲「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與蘇俄有關。

警方懷疑都靈屬於「第三類接觸」！

第三類接觸

都靈的失踪，眞正感到吃驚的，應該是狄卡那班祖必達星球人。

然而，他們除了將實情秘密透過「射綫號」太空船向總部報告之外，一些辦法也沒有。

但從佐治口中，都靈最有可能被禿頭人秘密綁架去了。

禿頭人爲什麼要綁架受傷的都靈？

如果他們須要更多的祖必達星球人作「人質」的話，他們就不該放走波柏。

狄卡他們儘管想不通，但是，他們仍然如常注意事態的發展。

× × ×

地球上的人類，自從不斷發現「UFO」之後，便將這類事件分成三大類。

通常我們只憑肉眼見到「UFO」——例如看見天空中的不明來歷的飛行物體，不論是圓是扁，總之只見它的外形。那是屬於第一類，稱之爲「第一類接觸」。

進一步看見有生物自「UFO」走出來的，稱之爲「第二類」。

至於「第三類接觸」，則是人類直接與其他星球的生物接觸；就像都靈在醫院中接受治療一樣。

人們最感興趣的，應該是第三類接觸，於是美國人也拍了一部同名的電影。

其實，地球人早已跟外星球人發生了第三類接觸。

例如祖必達星球人老早已經來了地球之上，但沒有人知道，也沒有正式紀錄。

又例如其他星球生物，先後悄悄前來我們的地球探險，甚至與祖必達星球人展開明爭暗鬥，但人類從未發覺。

總括來說，上述的「第一類接觸」最多，而且有「越來越多」之勢。甚至美國當今的總統——卡達，也見過飛碟。

至於世界各地歷年以來報告的「第一類接觸」事件，最少有數十萬宗之多。

儘管美國政府公然宣佈取銷對「UFO」的調查行動，但是，「CIA」手上的秘密文件，就有過千頁是涉及「UFO」的。

「CIA」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簡稱。

「CIA」的工作是秘密的。

「CIA」的任務是防止美國政府被顚覆！

那麼，美國政府爲什麼却口口聲聲「停止調查UFO」？

道理其實很簡單。

「UFO」已是事實，無須秘密調查了。

「CIA」最担心的，還是蘇聯的詭計；例如連同外星球人對付美國……等等陰謀在內的可能性。

所以，表面上是「取銷調查」，實則一直在秘密監視。

以上情形，也只有政府的高層人仕最了解個中內幕。

另一方面，美蘇二國不斷發射人造衞星之外，又頻頻派人升空，到底所爲何事？眞眞正正爲「和平」爲「人類」？

答案是否定的！

他們都希望爭先與外星球生物接觸，以期在地球上取得優勢。

說得更坦白一些：他們花了那麼一大筆的金錢，做了那些看似無聊的事，完全是百份之一百的「軍事用途」！

不過爲了向世人交代，不得不找個動聽的名堂而已！

因此，當美國「CIA」聞訊後，立刻派人到醫院調查。

因爲較早時，他們從軍方所得的消息，四名軍人——柯尼少校等四人，顯然被外星球人弄得神志不清。

可惜除了佐治的口供之外，都靈這「可疑人物」却踪跡渺然！

「CIA」爲了佐治的口供——他受傷時的經過，而要求醫生再一次小心檢查他的傷口。

在此之前，醫生並不相信佐治是被一個禿頭人「電傷」的。

但是經過小心檢查之後，那傷口竟然是一些「指痕」。

於是，佐治立刻被「CIA」接收過去；他被秘密送到華府郊外的「CIA」總部去，接受進一步的問話。

佐治至此才有了一份「安全感」。

× × ×

儘管「CIA」人員無法找到佐治的同伴——另一名年青刦匪。他們仍深信佐治已有過「第三類接觸」。

佐治的口供，備受重視。

「CIA」人員憑佐治的口供，想像到「被刦」的對象，以及「救援」的禿頭人，兩者之間可能是同黨——同是外星球人。

又是爲了「避免嚇怕羣衆」，這件事一直被隱瞞起來。

但在另一方面，「CIA」人員又奉命秘密偵查，看看還有誰會被「灼」傷？

同時，禿頭的人，也特別受到了「CIA」人員的注視。

配備紅外光望遠鏡的「CIA」人員，紛紛被派到紐約來，只因爲佐治是在紐約遇上那個禿頭人的。

× × ×

正當「CIA」人員密切注視那些禿頭人之際，紐約各大百貨公司發生了一件怪事。

各大百貨公司的假髮髮罩，不知怎的，紛紛被人偷去！

這令到敏感的「CIA」人員難免會想像到：禿頭人要化裝出現於人前了。

同時也更加令到「CIA」人員留心一些可能戴上假髮髮罩的人。

× × ×

「CIA」人員還沒有任何收獲，紐約市警局却傳來一項消息。

一名巡邏警員，抓到了一個可疑人物，外型有九分相似在醫院失踪的都靈。

自從都靈在醫院失踪後，「CIA」人員曾憑見過他的人的口述，繪成人像，再影印分發給各警員。

因此「CIA」人員聞訊，立刻趕到警局裏去一看究竟。

同時見過都靈的醫生和護士們，也奉召趕到警局裏認人。

儘管被捕的人一再否認是都靈，各方面却肯定他正是其人。

否認是沒有用的。

醫生有更好的證明方法，就是照「X」光，憑底片分眞僞。

「X」光透視下，都靈的心臟與常人相反——常人的心臟偏左，但都靈的却偏右。

× × ×

雅力對他父親說：「都靈的確落入警方的手中，怎辦？」

狄卡沉吟道：「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他先要從醫院逃出，又落入警方之手。」

波柏道：「無論如何，我們也要想辦法救他出來！」

「不！」狄卡道，「目前我們祖必達人正處於劣勢，如果出面救人，等於自暴身份，勢必引起禿頭人的注意。」

波柏道：「但是，我們怎可以見死不救？都靈可能被美國CIA人員追供。」

「那是另一回事，總之我們不可以出面。」狄卡說道。

雅力道：「我倒想到一個辦法。」

狄卡會意地說：「是不是請地球人代勞？」

雅力點頭。

「是的，這是個好辦法！」波柏說道，「地球人一向貪婪，我們只要弄些鈔票回來，就可以操縱他們，令他們爲我們工作。」

狄卡仍然有點担心。

但是他却不反對這種間接救出同伴的方法。於是事情就由雅力去進行。

× × ×

在紐約警局裏。一名「CIA」頭目，正對都靈展開一連串的問話。

「你不必害怕，我向你保證，地球人對你們是十分友善的。」頭目說道，「我們只想知道閣下的身份和企圖。」

都靈笑道：「我一點也不怕！因爲我知道我的同伴不久之後一定會來救我。」

「你的同伴？」頭目怔了一怔！

「你們不是已經證明了我的身份嗎？」都靈反問道。

「是的，你們是外星球人吧？」

「我是祖必達星球人，這次到你們地球來，只是親善訪問。」

「歡迎之至！」

「我們到達你們地球的日子已很久了。我們也十分了解你們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地球正處於毀滅的邊緣！」

「CIA」頭目吃驚起來：「這是什麼意思？可否說得明白一些？」

都靈氣定神閒地說：「你們美國與另一大國之間，勾心鬥角，毀滅性的大戰，勢所難免！」

「你是指蘇聯？」

「不錯，就是蘇聯。你們雙方都準備了很多威力强大的核子彈，其實你們很蠢，因爲如此一打起來雙方將一無所有。」

「嗯——」

「如果你肯帶我見見你們的首腦，我可以貢獻更妥善的辦法。」

「我可以安排的。」

「那就越快越好。」

「你等我消息好了！」

「CIA」頭目有些喜出望外。

晉見總統

一架軍用直升機，正將都靈送往華府去。

一輛卡車之上，有人企圖襲擊機場。

卡車開足馬力，衝破了機場的欄杆，軍方人員立刻開槍！

卡車有備而來！

車上有機槍朝着機場守衞掃射！間中還閃着電光——那是祖必達星球人的電子槍！

機場陷入子彈陣中。

「CIA」人員担心都靈的安全，向軍方緊急求救。

援軍未到，卡車上湧出的一股人潮，已經包圍過來，企圖强奪。

豈料就在這時候，不知從何處閃出的一連串電光！

那些企圖刦走都靈的人，紛紛倒下呻吟！

「CIA」人員一邊護送都靈登機，一邊將傷者擒拿。

「CIA」人員十分意外，刦機的人都是流氓——地球上常見的無業流氓，紐約的黑社會人物。

但是，他們所用的武器之中，却有祖必達星球人供應的電子槍。

「CIA」人員連同軍警們，將十多名黑人物拘捕。

都靈則安然飛往華盛頓。

× × ×

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落網的黑人物，强調他們受僱於一個神秘人物——那個人當然就是雅力。

黑人物們力稱有人出很多錢僱用他們，目的只在乎都靈。

此外又供應幾支電子槍，這是黑人物

們前所未見的。有了這些無聲的電子槍，他們以爲十拿九穩。

但是，想不到他們又被別人用電子槍對付，以致失手。

然而軍警雙方均否認擁有電子槍；黑人物是在莫名其妙之下失敗的。

向他們反擊的人是誰？雙方居然全都不知道。

「CIA」人員又忙碌起來。

× × ×

一架直升機，將都靈載到白宮的草坪上。

一輛特別設計的大卡車，早巳停在一旁等候；數名穿上了白色防護罩的醫護人員，站立在車子旁邊等待。

都靈是外星球人，他要見總統；保安人員爲小心謹慎計，要他消毒和隔離。

因此，都靈就在特別安排下，進見美國總統去了。

× × ×

白宮西翼的一間房。

這裏並非總統辦公室。

都靈在一座透明的「大盒子」之內──這「大盒子」是由卡車上整座搬下來的，四周不但透明，而且還有氧氣供應，也有消毒設備。

總統在拱衞下會見這位特別貴賓。

陪同總統的，還有總統的顧問，特別助理和秘書保鏢等。

總統未開始和都靈交談之前，先聽取一名「CIA」首腦的報告。

總統出奇地提出了一個問題：「一個外星球人，怎麼也會講地球上的方言？」

「總統先生，他的身份我們巳查得十分清楚；他的確不是我們地球上的人類。」「CIA首腦說，「他是來自祖必達星球的，而且巳經來了頗久的時日了。」

總統用好奇的目光，瞪住那活動的大盒子──都靈就在那透明膠盒之內。

在看不見的另一角，埋伏着數名神槍手，以防不測。

總統禮貌地招呼都靈。其實這樣子「見客」，巳經十分不禮貌。

然而都靈並不埋怨。

例行的寒暄一番之後，總統開始聽取都靈的「寶貴意見」。

都靈自稱是來自另一星球的科學家，此來專爲造福地球上的人類。

他受過傷，但現在一切都巳康復了。

他承認另一些星球也派生物到地球來探險，彼此之間，有時是總難免會發生誤會。

都靈又說，地球上人口太多，而且他發覺人類十分自私！世界大戰幾乎是無法可以避免的事──這正是他求見總統的最大原因之一。

原來他認爲地球上的科學家未免太過愚蠢，他們發明的原子彈、核子彈和氫彈等等，威力是够強大了。

但是，試想想，一旦世界大戰，雙方互相使用此等毀滅性的武器，人類豈非全被徹底消滅？不論勝負屬於那一方，地球到了那時候，只怕巳經沒有任何生物了，還要這個「爛皮球」幹什麼？

總統聽了都靈的話，忍不住苦笑道：「我們並非想不到這後果，而是無可奈何，因爲我們不能讓對方佔到優勢。」

他的意思大概是：雙方軍備競賽，都抱了同一心理。

都靈道：「其實你們的軍火設計專家應該設想到新武器，它只可令到對方失去了反抗能力，不致摧毀一切建設！」

總統道：「我們的確正從這方面着手。但是，至今仍無成就。」

「我可以爲你們效勞。」都靈說，「那絕對是前所未有的新武器。」

「那好極了。」總統很高興，「那你的同件呢？」

「我回頭自會找他們！」都靈說，「我先教會你們製造這種乾淨炸彈，它的威力比起你們宣稱的氫彈絕不遜色！」

在場的人聽了固然高興，却又不得不抱懷疑的態度。

總統一位顧問忍不住問：「爲什麼你要帮我們？」

「我不想看見這星球之上沒有了一切生物，因爲以後我們還要不斷前來旅行。」都靈理直氣壯。

「代價呢？」總統問：「你要一些什麼代價作爲交換？」

都靈苦笑道：「你們地球人做事動輒總是講代價，未免可笑！其實我帮你們只是出於一片眞誠，從未想過什麼代價問題。同一道理，有一日當你們有機會前來我們居住的星球時，你們視爲至寶的美金和黃金，一樣變爲爛紙和廢鐵而已！」

總統一時無言以對；他彷彿上了一課哲學。

其他人立刻議論紛紛。

有人担心這是「蘇俄間諜」。有人更怕因此而中計。無論如何，總統最後決定接納都靈的建議。

潔淨的中子彈

都靈一直被視爲國賓。他受到嚴密保護，一切享受自然也是前所未有的。

美國國防部不久之後，宣稱製成了一種「潔淨的中子彈」。

中子彈的特色，就是當大戰爆發後，可以殺害若干生命，但不會摧毀一切建築物，也不會有輻射染汚的後患。

這消息毫無疑問，巳令到蘇俄集團大大地吃了一驚。大鼻子們却不知道，美國人「洪福齊天」，居然有外星球人悄悄地助了他們一把。

不管「中子彈」是否巳由美國製成，他們巳首先贏了輿論。

× × ×

另一方面，蘇聯派駐海外的特務──「KGB」，紛紛受到責難。

「KGB」最高當局，認爲這是十分丢臉的事，因爲上述消息事前他們居然一無所知。

「KGB」的效率一向很好；莫斯科的「KGB」頭目一向也很自負。

但是這一次，克宮的頭頭們，却感到萬二分的生氣。

莫斯科的「KGB」頭目，親自下達密令，不惜一切代價，也要知道「中子炸彈」的秘密。

潛伏在美國各地的「KGB」，於是千方百計地到處去找門路，忙個不了。

他們必須向莫斯科交代。

× × ×

身爲祖必達星球人的狄卡，他是一個行動小組的負責人之一。

狄卡有個非常出色的兒子──雅力。

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先後爲祖必達星球人立過不少功。

然而這一次，他們一再遭受慘敗，令狄卡無法向「射綫號」方面交代。

「射綫號」是祖必達星球人遠征地球的一個活動基地；其實那只不過是一艘龐大的太空船，或稱爲太空站。

「射綫號」上面的司令官早巳知道這一回他們的對手很强。所以他們一邊等待祖必達星球上面的指揮總部的命令，一邊下令地球上面的狄卡等人小心從事。

可惜狄卡又一次無可奈何地遭受到挫敗。

狄卡命令他的兒子雅力，花錢去請了一班黑社會流氓，還供應電子槍給他們，但是到頭來那班流氓還是失敗了。

狄卡他們不敢再去接觸那班流氓，不過他們却不能放棄都靈和法拉提他們。

都靈巳知道美國人把他安置在一處秘密地點；但法拉提呢？

法拉提自從落入禿頭人手中之後，便一直音訊渺然。

狄卡他們想不到禿頭人又要耍什麼花樣。

禿頭人本來俘擄了二名祖必達星球人──法拉提和波栢。

後來，他們放了波栢，却留下了法拉提。

據說，他們要波栢把口訊帶給祖必達星球人，警告他們不要沾手地球。

狄卡巳將此事向「射綫號」報告。「射綫號」亦巳將消息告知了總部。

總部在沒有把握反敗爲勝之前，一直按兵不動；但是到了現在，他們開始焦急了。

祖必達星球人千方百計偵查禿頭人的弱點，以及那「神秘星球」的秘密。

他們發覺那神秘星球體積不大，但整個星球却是一個設計齊整的水晶體。

它的體積不大，但却異常地光亮，正是因爲那些水晶體的反映所致。

水晶體排列整齊，任何物件要飛進那些罅縫，必須經過浮在表面的「雲層」。

其實那是「人造雲」。

這些「人造雲」結構奇異，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隊，就曾經領教過它的厲害，原來一經沾上，才發覺那是一種膠狀的物體。

飛碟就是因爲沾上了這些「人造雲」，以至無綫電失靈，跟着就是自動發生爆炸。

祖必達星球人雖然巳研究出飛碟爆炸的原因，却毫無對策。

太空中以及地球上的表面，都顯得異乎尋常的平靜。

雙方似乎陷於僵局。

狄卡就在這時候，向「射綫號」提出一項非常特殊的要求。

狄卡要用飛碟去要脅五角大厦。

五角大厦就是美國國防部之所在。

狄卡覺得要打開僵局，一定要把都靈或者法拉提找回來。

法拉提可能仍在禿頭人手中，他們鬥不過禿頭人，最低限度暫時鬥不過對方，所以只好向地球人方面下手了。

狄卡認爲只要找到都靈，禿頭人的陰謀詭計，就可以揭開。

「射綫號」收到了狄卡的報告之後，事關重大，立刻向祖必達星球總部請示。

總部也知道狄卡是個十分謹慎的人，他的要求一定有道理。

總部的參謀們，奉命展開研究狄卡提交的計劃。

× × ×

華盛頓國家機場的控制中心，出現了三個可疑物體於雷達幕之上。

安德魯空軍基地奉命戒備。

稍後，安德魯空軍基地的上空，也出現了一大羣飛碟。

空軍戰機立即升空。

飛碟的速度也由慢變快。

慢的時候，時速僅僅在二百里左右而巳；但加快時竟然高達二千多哩。

空軍新式噴射戰機也無法追得上飛碟的速度，只好回航。

飛碟又飛臨五角大樓。

國防部官員大感震驚。

華盛頓特區的警報系統大鳴。

總統聞訊也爲之大驚失色。

一名顧問認爲空軍部太過份，不該命令戰機升空。

飛碟可能是故意示威，以它的速度，即使最新的超音速戰機，也無法可以追得上。

× × ×

正當飛碟羣凌空盤旋之際，總統辦公室的電話響了。

不明來歷的電話，要求總統下令放走都靈──那個外星球科學家。

總統十分吃驚。

至此各方面才知道，飛碟羣的突然出現，原來與都靈有關。

總統立即用直綫電話與有關部門取得連絡。

在電話中，總統知道「中子彈」巳試製成功，都靈的去留，巳不成問題。

飛碟羣先後飛臨五角大樓、白宮以及華盛頓特區的各處上空。

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二次；第一次飛碟「光臨」華盛頓特區，是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那天是星期六，首都特區的防空雷達上，明顯地出現不明飛行物體，由三個開始增至五個，再由五個增加二十三個之多。

上述事件，至今仍有紀錄可稽，不少空軍人員奉命升空戒備，但當時沒有一架飛機可以追得上可疑物件。

第二個周末，亦即七月廿六日，不明飛行物件再度重臨。

周末的午夜，維琴尼亞州航空管制中心，發現大羣「UFO」飛臨首都上空。

記者羣午夜出動，要求空軍當局給予解釋。

五角大樓──國防部司令部，奉到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之命，派出戰機截擊。

二架「F──九四」型戰機於凌晨升

空，追踪雷達幕前所顯示的目標。

但是，戰機分頭兜截了十五分鐘，一無所獲，頹然飛返基地。

但雷達網仍有可疑光點，而且不止一點，司令部大感不安。

稍後二次升空，機羣分路展開搜索。

這一次有了收獲。

一架起飛的戰機緊急報告，他看見發出藍白光的飛行物體將他的飛機包圍；他向司令部請示是否可以開槍掃射。

司令部要求冷靜從事。

該機被許多「光點」包圍前後達二十秒，他也數不清當時究竟有多少「光點」——那是黑夜中所見到的一個個光圈。飛行員認爲那就是一隻隻的飛碟。

在雷達上，這些「UFO」肯定存在。而且直至凌晨五時止，這些「UFO」一直盤旋於特區的上空。

當時總統杜魯門又驚又怒，下令澈查此事的眞相。

翌日，此事成爲美國全國報紙的頭條新聞標題。

輿論要求高官階的空軍人員開一次記者招待會。

終於在輿論壓力下，空軍情報局局長桑福少將，連同雷達專家、氣象專家以及情報局官員們，於七月廿九日招待記者。

那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記者招待會。

儘管如此，空軍却不能解釋這是天體反常現象還是外星球人的飛碟。

× × ×

這一次與一九五二年的情況有別。

總統立即親自下令，把都靈放走。

都靈雖然恢復自由了，但「CIA」人員却担心他落入蘇聯「KGB」之手。因此，他一直受到暗中的保護。

都靈心裏也明白，「CIA」人員一直在跟踪着他。

他沒有立即去找他的同伴——狄卡等祖必達星球人。

他只找到一處路邊電話亭，撥了一個電話號碼。

電話也不是撥給狄卡他們的。

那是撥給秃頭人的。

秃頭人似乎沒有選錯對象，都靈不但有良好的記憶力，還很服從；這正是秃頭人迅速爲他治傷的報答。

秃頭人一直相信他們的方法——洗腦；就像地球人的催眠一樣，可以控制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

秃頭人覺得人類——地球上的人類，遠遠不及祖必達星球人。

因此，他們用他們的方法，「收服」了兩個祖必達星球人——一個是都靈，另外一個是法拉提。

都靈依足秃頭人的命令，將製造「中子彈」的方程式，帶給美國國防部的軍火專家們，現在又非常馴服地，致電給秃頭人。

「都辦妥了！」

「那你可以回到你的同伴那邊去了。」秃頭人在電話中道。

「不！不能。」都靈道，「最少現在就不能啊！」

「爲什麼？」

「有人跟踪我。我離開那秘密基地之後，他們一直跟踪我。」

「會不會是你的同伴？」

「不會。」

「美國人？」

「大概不會錯吧！」

「是不是要我們帮你？」

「那就最好不過了。」

「嗯——那麼，你先告訴我，你的位置。」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前面一幢高樓，很高很高的高樓。」

「是不是摩天大厦？」

「大概是的。」

「你就在那裏等我們，我立刻派人去協助你。」秃頭人最後說。

電腦洗腦

這是紐約最負盛名的地方。

摩天大厦的前面，經常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一名秃頭男子閃到都靈身邊。低聲說道：「快跟我上去。」

都靈還未購票，但他還是跟了上去。

後面有人進來，但很快就有人糾纏住他們；這可能是秃頭人安排好的。被阻止的人大概是「CIA」人員吧。

進了電梯，那秃頭人迅速摸出二個假髮髮罩來。他自己戴上一個，另一個交給了都靈，示意他戴上。

此外，他們又架上黑色的太陽眼鏡。

與他們一齊的遊客，心裏雖然奇怪，却沒有人理會他們。

轉換電梯，直登最高的觀光台——那是遊客獲准登上最高的地方，却不是最頂一層。

正當衆遊客在响導的引導下，俯視着紐約市全景之際。

在人們站立的相反方向，出現了飛碟羣。

都靈早已獲得暗示，心理上也作好了準備。

當一隻飛碟掠過摩天大厦頂端時，都靈被「吸」了進去。

這時候才有人目睹其事，也有人因此而發出了驚呼。

飛碟由出現到隱沒，不到三分鐘，人們發現它，前後不足二分鐘。一切都來得十分突然，也結束得太快。

當「CIA」人員趕上來時，不見了都靈，也不見了那個秃頭男子。

但是人們仍在那裏談論着飛碟的事。

「CIA」人員知道都靈「歸隊」了，大概不會落入蘇聯人手中。

他們至此才鬆了一口氣。

× × ×

由祖必達星球人控制下的「射綫號」太空站之內。

祖必達星球人並未因爲都靈歸隊而感到歡喜若狂。

司令官早已從狄卡的報告中，知道一些在地球表面發生的事！

因此，都靈走出飛碟之後，立即被送入一間密室隔離起來。

都靈要接受一次澈底檢驗，包括身體

，以及他的思想。

都靈可能至今仍不知道，那個急急帶他登上摩天大厦的人，並非眞正的秃頭人，而是狄卡所安排的！

由於都靈的澈底合作，使到狄卡更覺可疑。所以「射綫號」上的司令官，就更加小心翼翼。

雖然都靈一直叫嚷着，要會見他的上司，但却沒有人去理會他！

這似乎太過不近人情。

但是，司令官這時正忙於指揮所有的飛碟隊伍，因爲他不知道秃頭族的神秘星球人是否尾隨而來，或者有所行動！

結果情況是令人滿意的，秃頭族的人沒有跟踪到太空上面來，「射綫號」並未被對方包圍！

× × ×

那個奉命化裝成秃頭人的祖必達星球人，是狄卡小組中的成員丹尼爾。

丹尼爾只是把頭顱刮得光秃秃的。

丹尼爾的頭頂之上仍有毛孔——這是跟眞正秃頭人最明顯的分別！

眞正秃頭人的頭上，並無毛孔，而是光秃秃的，滑溜溜的！

可是，當時都靈根本沒有時間去分析這一切！

不過，混在電梯裏的遊客之中，却有一名蘇聯「KGB」特務！

那名特務一直暗裏跟踪着丹尼爾。

丹尼爾由摩天大厦落來之後，立刻跳上一輛街車去。

丹尼爾正待脫下假髮罩，叫司機載他到一個地方去，那假髮罩令到他的頭皮感到痕癢難熬！

突然他感到不妙！

那司機在望後鏡中，會心地笑。

再回頭張望，後面也有一輛可疑的黑色大房車。

「閣下可是來自外太空的訪客？」司機笑着道：「你放心好了，我絕對是個好人。」

「你怎麼知道？」丹尼爾極力保持冷靜。

「我當然知道，我們一直派人跟踪你。」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說道。

「你們是誰？」

「蘇聯人，聽過了吧？」

「聽過了，美國的死對頭。」

「不錯。」

「你想怎樣？」

「蘇聯歡迎像你們這種貴賓。」司機說道：「聽說你們對美國國防部有過某種貢獻。」

「你怎麼知道？」

「我們有許多綫眼，分佈在美國社會的每一階層。」

「嗯——」

「你不必否認了，我們知得十分清楚，其實，你們跟蘇聯人合作，一定好過美國人。因爲地球上最後的主宰，將會是蘇聯人！」

「你希望我們替你們做些什麼？」

「回到飛碟去的——你那位同伴，可是有一份秘密。」

「我不知道。」丹尼爾道：「我只奉命救人。」

「你不必裝蒜，只要你和我們合作，我們保證暗中協助你們，包括你們在地球上建立基地。」司機說。

「你可否讓我回去請示一下？」

「我可以陪你一齊回去，希望你能說服你的上司跟我們合作。」

「後面那些人——」

「你放心好了，他們都是保護你的人。」司機說着，把車子開進一條街道。

後面那輛載滿了人的黑色大房車，也跟了上來。

突然之間，前面閃出了一輛卡車，將街車攔住去路！

街車司機態度冷靜地安慰坐在後面的丹尼爾：「你不要怕，他們可能是美國CIA特務，我們有辦法對付他們！」

後面黑色大房車停下來，車上立即跳出一些持槍的人。

前面卡車之上也相繼有人跳出。

「快把車子倒後開走！」一名「KGB」頭目命令司機！

但由卡車跳下的人，已撲了過來，他竟然用手將街車拉住！

街車開足馬力，企圖倒後，但只聽到陣陣馬達聲，車子居然動也不動！

一名「KGB」特務立刻和那「大力士」開槍！

「砰」的一聲！

子彈只從「大力士」的身上滑過！

所有目睹其事的人，都呆了一陣！

現場四周的蘇聯「KGB」特務最少也有四個人，個個手中有槍，但是，這時候居然沒有人敢開第二槍！

卡車上跳出的大漢們，像跟小孩子玩要一樣，一手一個，把四個「KGB」特務連人帶槍，迅速扔進卡車車廂之內。

街車內的司機和丹尼爾都嚇呆了。

他們在驚呆中也遭到同一命運——二名「大力士」分從左右而來，開啓了街車車門，把他們由車中揪出！

他們剛被拋入車廂之內，卡車立刻開走！

× × ×

卡車在搖搖擺擺中前進。

丹尼爾知道這班人是誰，但他却始終不敢作聲！

他們都是戴上假髮的秃頭人。丹尼爾自己是個「冒牌貨」，所以他心裏有些害怕！

「你很有種！」一名秃頭人指住丹尼爾，「誰叫你冒充我們的？」

丹尼爾不作聲！

說話的秃頭人舉起手掌，想摑丹尼爾，但立即被他的另一名同伴制止！

他們嘰哩咕嚕的，不知道說了一些什麼。「KGB」——蘇聯特務雖然聽不懂，就是丹尼爾也聽不懂。

× × ×

蘇聯「KGB」特務心裏暗暗吃驚，因爲他們曾開槍對付過秃頭人。

一名「KGB」特務頭目用俄語示意他的下屬們：「他們顯然屬於二個不同的外太空星球，大家切不可觸怒他們，能令他們帮助我們國家，美國甚至全世界，將是我們囊中之物！」

那名「KGB」頭目以爲秃頭人不會

俄語，想不到一名禿頭人居然插咀用俄語跟他搭訕道：「你們蘇聯人放心好了，地球遲早也是屬於你們的。」

「KGB」頭目登時又驚又喜，怔怔地呆了一陣！他感到吃驚的是，對方居然是言語天才！

他感到高興的是，剛才對方所講的一番說話絕不似開玩笑！

於是他打蛇隨棍上：「你的意思是，你們肯帮我們蘇聯人？」

「地球上的人類，不是很講究利害關係麼？」禿頭人說，「如果我們帮你們，你們對我們又有什麼好處？」

「這點我們可以從詳計議。」

× × ×

丹尼爾單獨被禿頭人送入一間房裏面去，囚禁起來。

蘇聯人則被帶到另一間房。

「KGB」們參觀了一些由禿頭人操縱的精密儀器。

一名男子正被安置在一把椅子上。

那是一把很像電椅的機器，四周有電綫連貫着。

「KGB」們甚感興趣地問：「這是什麼東西？」

禿頭人之一告訴他們：「聽說你們蘇聯人最拿手替不同思想的人洗腦。請問你們的方法是怎麼樣的？」

「KGB」頭目道：「其實那只是思想改造，我們利用疲勞轟炸的方式，務求令對方百份之百服從！」

「那未必收效，對嗎？」

「是的，未必收效，所以我們才有許多工作要去做。例如到國外去追殺背叛我們國家的叛走，也是我們KGB的工作之一！」

「但是我們的電腦洗腦，却不同了。」禿頭人解釋道：「你看見嗎？他是爲你們蘇聯人而『製造』的。」

「他是誰？」

「法拉提！」

「什麼人？」

「一個外星球人。」

「你們的同胞？」

「不！他是屬於祖必達星球的生物，與人類——你們地球的人類十分近似。」

「你們不同星球？」特務頭目出奇地問：「爲什麼？」

「不要追問爲什麼，總之這是專爲你們而設。」禿頭人又說，「經電腦洗腦後，他將變得非常聰明……」

對於「洗腦」這回事，沒有人比「KGB」頭目更清楚。

但用到電腦去替一個外星球生物洗腦，他們却是頭一次目睹。

× × ×

只有禿頭人才最明白：另外一個祖必達星球人都靈，也是用同一方式改造成功的。」

都靈憑住電腦的灌輸，的確變得十分聰明能幹！他在短期之內，盡量吸收了電腦中的高度科技知識。

因此，他懂得製造「中子彈」的許多基本原理。

但沒有人知道，爲什麼禿頭人要都靈把這種科技敎給美國人。

現在禿頭人又替另一個祖必達星球人法拉提灌輸更先進的科技知識。

根據禿頭人的解釋，蘇聯人由於社會制度的限制，他們的科技天才無法高度發展，除非他們收買間諜，盜取人家的發明，否則，很難在公平競爭中佔優勢。

「我並非故意向你們潑冷水，沒有我們的帮助，你們永遠難超越美國。」禿頭人又說，「你一定奇怪，爲什麼這麼多的UFO降落美國，那正是因爲我們外星球人也知道他們是個科技先進的國家。」

「KGB」頭目不服氣地說：「那是美國人喜歡誇耀和宣傳。我們蘇聯人只講實際，倒如在太空競賽方面……」

「你別逞强了，沒有人比我們更清楚。」禿頭人道：「太空競賽方面，你們並未佔先。但不久之後，一定超越美國，因爲有我們帮你們。」

無論如何，「KGB」頭目聽了這一番說話之後，都感到莫名的興奮。

他有如注射了一支興奮劑。

只要這些外太空人肯協助他們的國家，佔到優勢幾乎是無可置疑的事。

最重要的還是：他身爲「KGB」頭目，這回又可以立下一功了。

禿頭人又告訴他們：眼前他們所見到的祖必達星球人，「電腦洗腦」行動即將完成了。

法拉提所以要這麼耐久才能完成，主要是因爲他要「學」的科技萬二分複雜。

禿頭人說：「法拉提將會協助你們在太空方面發展，美國勢必處於下風。」

「KGB」頭目眞想問禿頭人：爲什麼他們要利用祖必達星球人，而不用禿頭人去担任這個角色。

另一方面，禿頭人爲什麼把製造「中子彈」的科技傳給美國人？

存在着的問題太多，相信禿頭人也不會爲他們解答。

借刀殺人

在祖必達星球人的「射綫號」太空船之上，都靈已被單獨囚禁起來。

他曾被他的同類安置在一副思想螢幕之上，進行連串的測驗。

根據螢幕上的思想影像顯示，都靈已被禿頭人洗腦。毫無疑問，目前都靈的科技知識，已超越了他本身應有的。

思想情況又顯示出：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在這太空站之內，進行連串的破壞工作！以及設法和禿頭人的太空船連系。

都靈在精密的儀器下，身不由主。

雖然他早已知道祖必達星球人擁有這種先進的解剖思想的儀器，但却想不到他們會用來對付自己。

也許是他在行動方面不知不覺的露出了破綻，否則又怎麼會受到這種對待？

他明知後悔也沒有用，反抗更是無濟於事，惟有靜觀其變。

× × ×

狄卡和雅力他們雖然仍然留在地球之上，但從通訊儀器中，他們已知道了都靈背叛了他們的情形。也因此，他們不難想像到法拉提亦可能遭遇同一命運。

至於另一名假扮禿頭人的丹尼爾，是

剛被禿頭人俘擄的祖必達星球人之一。

狄卡當時曾目睹丹尼爾被蘇聯「KGB」特務載走。但他們却未加阻止，因爲當時他們以爲那是禿頭人。

因此，他們只在暗裏跟踪。

想不到後來丹尼爾他們中途遇上了的，才是眞正的禿頭人。

狄卡他們仍不動聲色，只在暗中展開跟踪和監視。

× × ×

「我們還等什麼？」雅力畢竟還是太年輕了一些。

其實不祇雅力焦急，其他祖必達星球人更焦急。

只不過其他人都不作聲。

狄卡道：「地球人之中，中國古代有一個著名的兵法家，他的一句格言十分實用，你可曾聽過？」

雅力是狄卡的兒子——在地球上生長的美國青年。

雅力也知道，當他父親狄卡和他母親貝茜同居時，貝茜曾將不少各國的名人故事，說給狄卡聽。

狄卡看見雅力不作聲，他又說：「那兵法家的格言就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現在我們已知禿頭人巢穴之所在，却不知他們的實力如何。怎可以動手？」

雅力道：「但是我們怎麼可以放過機會？而且，法拉提一定也在裏面，我們何不攻入去，先殺了人再說。」

「不！我們不能輕舉妄動！」狄卡道：「法拉提的遭遇，極有可能與都靈一樣，救出了他，並未必有用。何況，禿頭人已證明比我們强許多，我們萬萬不能去冒險！」

「我眞不服氣！」雅力道：「我們不可能永遠處於下風的……」

「住口！」狄卡生氣地瞪住他的兒子，「你不服氣就惟有自討苦吃！」

其他祖必達星球人都不敢說話。

狄卡十分了解他們的心情！

他過了一陣，然後才心平氣和地說：「好吧！現在我們要分配工作了！」

卡狄這時才把他們帶進了一間房間裏面去。

那間房落下了窗簾！

裏面安置了好一些儀器，有些對正了那個窗口。

這是他們的「新巢穴」。

這些日子以來，他們不斷搬遷，以免被禿頭人所算。

因此，狄卡要他們遷進這裏來，他們事前並不知道個中奧妙。

現在他們終於知道了。

× × ×

這間房，如果拉開窗簾，那窗口就對正一幢樓宇！

那兒正是禿頭人的巢穴。

但狄卡嚴禁任何人拉開那幅厚厚的窗簾布。

這後面的儀器，只有少許伸進了窗簾布的罅縫之中。

這是供室內人瞭望對戶屋內情形的。

除了瞭望之外，還有自動錄映系統。

現在各人聽了狄卡的解釋之後，便開始小心監視對戶的情形。

雅力並不滿足。

狄卡警告他，沒有命令，任何人不准私自行動。

然後，狄卡獨自跑到街上去！

雅力也不知道他父親弄什麼玄虛。

其他祖必達星球人當然也不知道。

毫無疑問，禿頭人經過連番接觸之後，確是顯得比他們强一籌，但要祖必達人如此忍下去，又未免太過份了！

× × ×

狄卡十分鐘之後重返那間屋。

他親自進入房間去，利用瞭望儀器，小心觀察對戶的情形。

那是一幢多層高的住宅大厦。表面上並無可疑之處。

那邊有些窗口是敞開的，有些則關上了！

從敞開的窗口看，有些禿頭人在裏面來來往往，好像很忙碌。

雅力很不耐煩。

他沒有跟他父親去瞭望戶內的人影走動，反而俯視街中的行人來往情形。

他突然感到不妙。

有些可疑的汽車停在下面路旁，賴着不走。

有些可疑的行人，竟然進了一些店舖之內，對店內的人，不知說些什麼。

在望遠鏡底下，有些小販的身份，也十分可疑。

總之，情形十分不對勁。

雅力再將鏡頭朝向高處。

一些高處的天台之上，也出現了好一些可疑的人影。

雅力再也忍不住了：「快走！再遲我們就逃不了！」

所有祖必達星球人都給他嚇了一跳！

只有狄卡態度悠閒。

他連頭也不回，瞧也沒有瞧他兒子一眼。

狄卡仍然在一副瞭望儀器之上，一邊看，一邊問雅力道：「你到底看見一些什麼？」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如果我沒有看錯，他們一定是警探們。」雅力又說：「他們已悄悄包圍這裏了。」

站在狄卡身邊的祖必達星球人之中，包括了波柏和巴森等人，都身不由主地，大大吃了一驚！尤其是此時此地，而對禿頭人，他們已有如驚弓之鳥，何況還要顧及地球人的包圍呢！

但狄卡却說道：「他們不是警探，是CIA特務！」

「你怎麼知？」雅力問。

狄卡道：「我怎會不知道，他們是我召來的啊！」

「你召來的？」雅力呆了一陣！

身邊的人也感難明究竟。

「是的，我召來的。」狄卡說：「剛才我屙街邊電話亭去，就是爲了撥這個告密電話。」

波柏道：「這裏不是也有電話麼？何必到下面去這麼麻煩？」

狄卡道：「你不了解地球人的生活習慣，難怪你會這麼說，如果在這裏致電給CIA，不久之後他們也會到這兒來找我們，但現在就保證不會。」

雅力這時候才佩服他父親的精明。

狄卡又對雅力道：「應該要感謝你媽，是多得她以前不斷將一些中國古代兵法告訴我，這一招叫做——借刀殺人！我們可以安坐在這裏，又叫『隔岸觀火』，或者稱之爲『隔山觀虎鬥』！」

所有祖必達星球人都忍不住笑了！

他們對狄卡，是眞的心服口服。

× × ×

「CIA」人員自從接得一個匿名電話之後，迅速展開包圍行動。

那個電話告訴他們：蘇聯的「KGB」特務機構，就設在一幢大厦之內。

匿名電話又說：蘇聯特務秘密綁架了好一些人。而且，正準備偷運到別處去。

因此，「CIA」被迫非立即採取行動不可。

「CIA」人員向聯邦密探——「FBI」借用人手，將那幢大厦重重包圍。

屋子裏面的人，似乎一無所覺。

直至一切包圍行動完成時，已是入黑時份了。

附近的店舖，都在「CIA」的秘密勸諭下，提前休息。

紐約警方的特警組人員，亦應邀派人前來協助。

最後，「CIA」人員才派人登上那幢多層大厦去！

蘇聯「KGB」人員一直如在夢中；他們太過迷信外星球人的力量，以爲他們無所不能，有了他們就安全。

直至到「CIA」人員聲言要入屋搜查，他們才如夢初覺。

「砰砰砰……」一連開了好幾槍！

「CIA」人員還好有備而來，否則早已血濺門外！

「CIA」人員只埋伏梯間，沒有還火！

街上的保安官員，不斷以擴音器向屋內人招降。

毫無疑問，所有保安人員都只以爲被困屋內的只是蘇聯人。

保安人員發夢也想不到，屋內除了蘇聯特務之外，還有外星球人——神秘星球的禿頭人。自然更想不到，這原來是祖必達星球人的借刀殺人之計。

× × ×

狄卡雖然巧妙地施展了「借刀殺人」之計，但却有些後悔。

自從槍聲響起了之後，對戶所有的窗子，都落了窗簾。

狄卡無法知道屋內的情形。

「CIA」人員似乎也變得毫無辦法，因爲附近多民居，他們不敢過份使用武力。

雙方立即陷入了僵局。

飛船

屋子裏。禿頭人似乎並不慌亂；感到不安的只是蘇聯的「KGB」人員。

禿頭人對蘇聯人說：「你們不必害怕，我們總有方法把你們救出去！」

與此同時，另外一些禿頭人已忙於收拾屋內的儀器和一切物件。

蘇聯人員的無法明白，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如何能突圍。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不過在另一角度看，蘇聯人也明白到他們面對的不是地球人，而是外星球人。外星球的生物行事，往往不能以地球上的常理去忖測的。

就在這時候，蘇聯人已聽到屋外傳來一陣哄動之聲！

天空中出現了奇景——一艘雪茄型的飛船，正在這屋子的天台上空盤旋！

街上的人，無不舉頭仰視！

當初人們也以爲警方出動了直升機對付屋子裏的人。

但是，當大家發覺那種奇異的光彩時，就知道那並非直升機。

五十呎長，十多呎高的船身，只可能是一艘飛船。

直升機決不可能大到這種程度。

灰色的金屬船身，隱隱發出紅色的折光。

尾部噴着陣陣綠光，這也不是直升機的特徵。

所有在場的人都嚇呆了。

有人嚷着開槍。但立刻就給高級保安人員制止。

他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四名空軍人員——柯尼少校他們，就曾經詳細描述過這麼一艘飛船。

這決不會是蘇聯人所有的。

飛船屬於「UFO」，如果使用武力，對方亦可以用武力對抗，那後果實在難以想像。

「CIA」人員在毫無辦法，雙方陷入僵局時，的確一度想調動直升機；但是他們的要求仍未向有關方面提出。

因此，天空中就只可以見到那艘龐大的「UFO」——飛船。

正當人們嚇得口張目呆之際，飛船吐出了一度闊達三呎的光柱——。

那幢大厦的天台，有些人影竟然可以沿住那條光柱登上飛船去。

也許說：是那光柱將那些人「吸」上飛船裏去的。

飛船很快又升空！

一點聲音也沒有。

它是靜悄悄地來，又默默地飛走！

「CIA」人員一些兒辦法也沒有。

× × ×

狄卡本來要「借刀殺人」，但是現在却變成了「枉作小人」。

「CIA」人員事後在那幢大厦之內，什麼也找不到。

一切重要儀器固然搬走了，所有的人——包括禿頭人、蘇聯人和祖必達星球人的俘虜，也都走個清光。

狄卡又一次慘敗。

他甚至被同伴埋怨，若非如此，最少法拉提就不會被帶走。

但是現在，法拉提和丹尼爾二人，將變得無影無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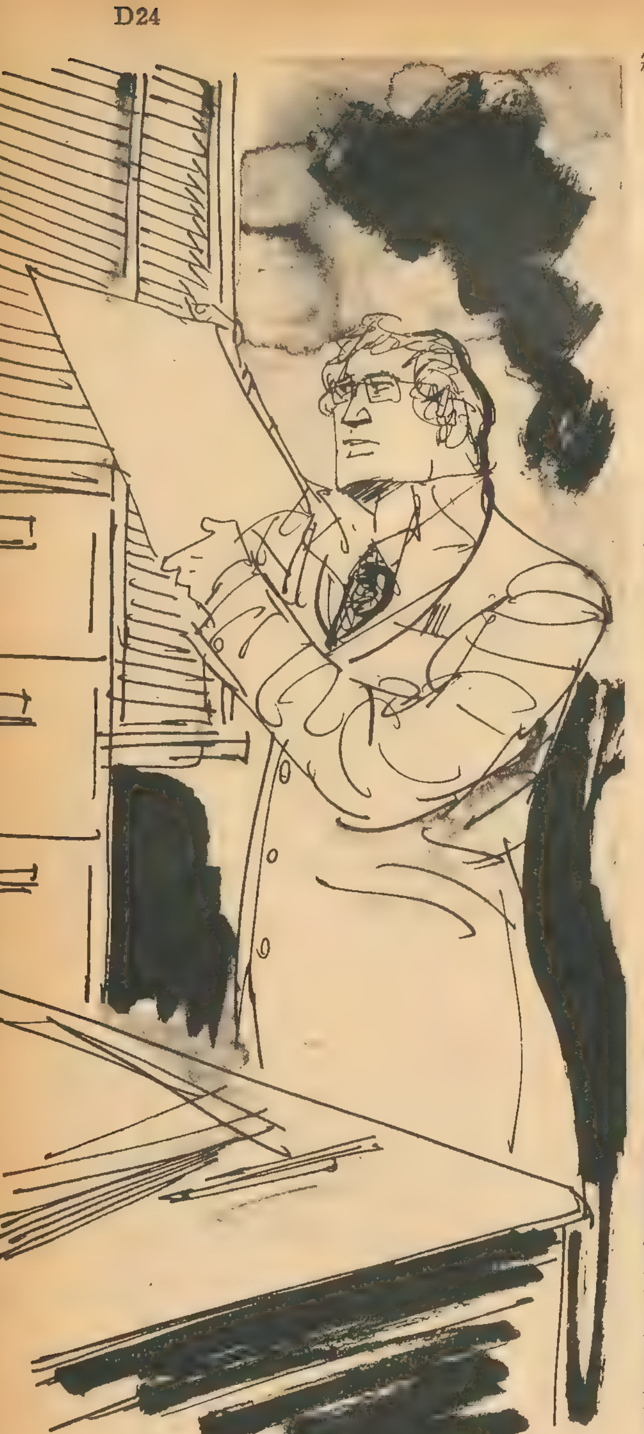
可能永遠也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下落。

狄卡的內心也感到歉疚。

× × ×

飛船飛臨市區雖然只是短短三幾分鐘，但是，市民已是爭相傳說。

軍方這時亦已聞訊，想起「柯尼少校



事件」謎底還未揭開，立即有人傳令戰機升空。

飛船朝北飛去，機場控制塔的雷達也有明顯的顯示。

戰機奉命截擊！

但是飛船體積雖大，速度却奇快！戰機以超音速追去，仍然無法追及。終被遁去無踪！

× × ×

狄卡以爲禿頭人遠去，心理上負担亦告減輕了許多。

想起要向「射綫號」報告，便隨手發出了無綫電訊號。

時間已是午夜。

× × ×

街道上經過一連串擾攘之後，轉趨沉寂。

狄卡忽然收到無綫電訊號，那是「射綫號」要把他召去！

狄卡在此時此地被緊急召去，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他可能做錯了，上頭要責備他。

但另一方面，他在地球上日子不淺，說不定上頭有新任務派下來，交由他和他的兒子雅力，一齊去執行。

總之無論如何，他也是個絕對服從的人。所以他毫不猶疑，依從命令行事。

命令要他登上天台，「射綫號」將派飛碟前來把他載走！

× × ×

天台之上，一片沉寂！

天上的星星，深夜的冷風，令到身爲祖必達星球人的狄卡，內心有着無限的感慨。

狄卡雖然是外星球人，但是，當祖必達星球看中了地球之後，他曾成爲「先頭部隊」，率先潛入地球。

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爲了觀察地球上的環境，他的職責等於地球上人類常稱的「間諜」。

由於那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他必須有個「家」才像樣，也更易於掩飾自己的間諜身份。所以當時他結識了一個女子。

那女子就是貝茜。

後來他和貝茜有了愛情，還生下了雅力。

這些都是過去的事。

現在貝茜仍在人世，但他們却不能生活在一起，因爲他有任務在身。

他雖然忠於他的星球，但畢竟他也有感情，有過甜蜜的愛情生活。前塵往事，回憶起來，多少仍覺有點依戀。

狄　正想得迷濛之際，天空中已出現了一點白光——那是「射綫號」派來的飛碟。

他的手腕上的儀器，發出了訊號。

狄卡對他的兒子雅力說：「我犯了過失，萬一有什麼不測，你也別對你媽提及，就說我有任務在身，讓她有個希望。」

雅力明白狄卡的意思。

他父母很有感情，分別也是常事。每次分別，貝茜都有個希望——不久之後，狄卡就會再回到她身邊。——但這一次是否例外？

雅力也替他父親担心。

他不知道祖必達星球人的法律，但事實上狄卡的確一再受挫！如果祖必達星球人有「軍法」，他可能犯了「軍法」。

飛碟在無聲無息中起飛，慢慢地將狄卡帶走了！

雅力目送他父親離去，內心有無限的感慨。

他們望着天上的星星，也不曉得那一顆是他的故鄉……

× × ×

飛碟正朝住「射綫號」進發，駕駛員突然感到不妙。

「發生了故障麼？」狄卡首先感覺到事情不大對勁。

駕駛員道：「不！希望只是我的敏感，那邊似乎有個飛行物體來得很急！」

狄卡回頭張望，果然是一些高速的飛行物體，來勢極急！

「報告射綫號吧！」狄卡急忙忙地對

駕駛員說。

駕駛員還未及扭開通話儀器，一艘飛船已非常接近他們。

狄卡叫將起來：「發射死光炮！」

駕駛員忙亂了手脚。

突然寒光一閃！

飛碟在震抖中被吸走！

飛碟身不由主，狄卡和駕駛員更加身不由主，就此一併被吸進飛船的腹部去！

× × ×

那只不過是剎那間的事，狄卡和駕駛員在毫無反抗的情況下被俘。

毫無疑問，一定是禿頭人已知道了「射綫號」發出的訊息，所以才會派出飛船，中途將飛碟「刧」走。

圍攻

狄卡並未被虐待。

他又見到了丹尼爾——被禿頭人俘去的另一名祖必達星球人。

狄卡問丹尼爾：「你有沒有見到法拉提?」

「有。」丹尼爾說，「法拉提巳被洗腦，禿頭人把他送往蘇聯。」

「爲什麼要送他到蘇聯?」

「禿頭人可能有一套計劃，先讓地球人之間打一塲仗。」

「打仗?」

「是的，憑我觀察，禿頭人的計劃確實如此！」丹尼爾道，「他們先派洗過腦的都靈，教曉美國人製中子彈，又派法拉提到蘇聯去，以太空專家的身份出現。」

「我才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看中了地球人的弱點，所以充份利用當今地球上兩個大國的矛盾，讓他們都以爲自己佔盡了優勢。最後的目的，就是要雙方打將起來，最後他們才進駐地球。」

「太毒辣了！」狄卡又說：「我以爲他們已將你也一併洗腦。」

「那只是遲早的事。」丹尼爾道，「這陣子他們好像很忙，否則，我亦難於倖免。」

這時候外面有人入來。

是二名禿頭人。他們把狄卡帶走。

二名禿頭人雖然用手抓住狄卡的手臂，但狄卡並無灼傷的感覺。

狄卡所感覺得到的，就是禿頭人那雙手，不似肉體。

冷冰、硬梆梆，究竟禿頭人是什麼物質構成的?

× × ×

狄卡被帶進了另一間房。

這裏有另外一些禿頭人。

所有的禿頭人，在外型方面，並無多大的分別。

唯一的分別只是手臂上刻着不同的花紋。

但是當他們穿上了衣服之後，手臂上的花紋即被遮掩。

因此，在狄卡的眼中，禿頭人都是差不多一個模樣。

狄卡一直沒有機會接觸禿頭人，難得有機會讓他們面面相對。

他發覺禿頭人木無表情，但爲什麼他們卻具有高度智慧?

宇宙實在太大了。

宇宙之間有許多事物，要一一認識，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狄卡正呆想之際，面對着他的一名禿頭人對他說：「你叫狄卡，你就是叫地球人前來包圍我們的人！」

狄卡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並非担心禿頭人對付他；既然成爲人家的俘虜，被人家認眞對付，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事，還有什麼值得去驚?

狄卡感到吃驚，只是因爲禿頭人竟然會知得這麼多。

「狄卡，你坐下來！」禿頭人又說，「我相信你巳經是祖必達星球人的精英份子，事實上，你的確令我們刮目相看。雖然你做得太過份，但我不會處決你。」

狄卡心裏想：不被禿頭人處決，也一定會被他們洗腦。

「你們祖必達星球人是否也看中了地球?」禿頭人問。

狄卡道：「如果我否認，只怕你也不會相信我的話。」

禿頭人道：「我們兩個星球同時看中一個地球，這是宇宙間最不幸的事。」

「爲什麼我們不可以和平共處?」

「本來是可以的，但是，一開始你們就想消滅我們，所以我們不得不認眞對付你們祖必達星球人。」

「如果你讓我有機會返回我的星球，我一定設法說服他們與你們和平共處。」

「你當然有機會回去，而且我一定要令你回去。」禿頭人說，「就像你的同胞都靈一樣，好好地回去。」

無須禿頭人再說下去，狄卡也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禿頭人要把狄卡洗腦，然後才將他遣返！

也就是說：當禿頭人將狄卡放回去時，他肯定巳是另外一個人。

卡狄担心身不由己，又怕無力反抗。

禿頭人這時候又說：「你和你的同胞們，只要好好留下來一個時期，我們就會將你們遣回去！如果你敢作反，只有自討苦吃。」

狄卡心裏想：一切巳成事實，惟有見一步行一步吧！

他知道這飛船正在航行中，但却不知道目的地何在?

「我們要到何處去?」狄卡問。

禿頭人道：「地球。」

「你們仍然依戀地球?」

「是的，在我們探險過的星球之中，地球上的大自然環境最是迷人。否則，我們又怎會看中它?」

「我有個疑問。」

「你有疑問不妨提出來，反正我有時間。」禿頭人變得友善。

「爲什麼你們要將我們洗腦?」

「這問題問得眞好，本來最初我們的對象只是地球人、我們試過俘擄四個地球上的人類——他們都是體格强健的美國軍人。但是，他們竟然無法抵受我們的儀器，結果他們都變成了呆子。眞可惜！」

禿頭人所講的「四個美國軍人」，自然是柯尼少校他們。

他又說：「經再三試驗，還是你們祖必達星球人較適宜。」

狄卡心裏想：洗腦本身尸是一項罪惡；要令他們身不由主的去叛逆自己星球，那實實在在是太殘酷的事！

狄卡正在胡思亂想之際！

外面走進一名禿頭人，用他們的言語匆匆向房間內的頭目報告。

那頭目立即吩咐下去：「都把他們一齊俘擄回來！」

狄卡不知道飛船外面又發生了什麼事；看情形，可能飛船遭遇到外來的襲擊！

× × ×

三隻飛碟搶在飛船的前頭，紛紛發射了電子炮！

但是，電光只在飛船外殼滑過！

這是「射綫號」派出的戰鬥飛碟，目的只是示威性質。

「射綫號」尸經知道他們的人被飛船俘去了。

假如他們用的是死光炮，也許可以摧毀飛船，但那樣一定亦會殺死狄卡他們；所以他們只用電子炮！

想不到如此一來，反而助長了飛船的威勢；飛船在太空中還擊！

他們在太空中來往追逐，眨眼之間，巳是千萬哩！

飛船速度奇快，所有武器又是用電腦控制的；一切目標，只要進入電腦瞄準範圍，光束就會自動發射！

剎那間，巳有數隻飛碟被毀。

禿頭人一方面要讓祖必達星球人知道他們的厲害；另一方面又要「收服」他們。所以，當飛碟企圖遁去時，紛紛被飛船迎頭趕上，「吸」入船腹之內。

同伴

一塲太空大戰，勝負巳是意料中事。

狄卡在飛船船艙之內，站在一旁「觀戰」——一切戰情可以從指揮艙的螢幕上見得一清二楚。

他正爲他的同胞婉惜，偏偏又愛莫能助。

眞是無可奈何的事，也許「射綫號」急於要救自己脫險吧。

狄卡看着那些飛碟，一隻一隻的犧牲，心裏十分難過。

飛船只「吸」進二隻飛碟。

那二名祖必達星球人，很快就被人帶了入來。

他們看見狄卡無恙，都感到喜出望外；只是狄卡却罵他們不該如此犧牲。

從二名剛剛變成了俘虜的同胞的口中，狄卡知道他的同胞們巳等得不耐煩。

「射綫號」所以召他回去，正是商議對策；他們要跟禿頭人——那神秘星球的統治者，立刻決一死戰。

狄卡覺得他們太焦急。

在未有必勝把握之前，與禿頭人決戰，只等於送死而巳。

× × ×

禿頭人的飛船巳進入了地球大氣層。

狄卡非常留意這艘飛船的結構。尤其是當它掠過地球大氣層時的反應。

飛船的外殼是用一種特殊的金屬所製，所以當它通過大氣層時，並未受到熱力影響。這正表示禿頭人的科學十分先進。

禿頭人對狄卡很客氣。

尤其是那個頭目，他告訴狄卡：這艘飛船可以避過雷達的偵察。

但是，有時他們又故意令到地球人的雷達系統發現他們。

狄卡說：「讓地球人發現你們，豈非增加麻煩?」

禿頭人道：「他們永遠無法追及我們，所以我們並不担心什麼。我們有時故意令他們追逐我們，無非看看他們的科技進展到那一個階段而巳。」

轉眼之間，他們巳在美洲的上空。

× × ×

狄卡開始被人洗腦。

他很不願意，偏偏又無法反抗。

那是一張佈滿了電綫的椅子。狄卡被人送上去。

狄卡心裏明白，一切問題都在那些綫路之上。忽然靈機一觸，他要試試他自己的辦法。

× × ×

那斗室之內，只有一把椅子，一個人——就是坐在椅子上面的狄卡。

禿頭人在另一間房——那兒佈滿了控制的儀器。

狄卡與禿頭人分處兩間房，彼此只隔一層透明物體。

禿頭人只看儀器，沒有瞪住狄卡。

直至他認爲時間差不多了，他才關上了那些儀器。

狄卡也悄悄舒了一口氣。

× × ×

禿頭人很驕傲。

他對狄卡道：「越有思想的人，越容易有反應。」

狄卡故意木無表情。

禿頭人又說：「以後，你將全心全力，爲我們工作。」

然後，一名禿頭人又將另一名祖必達星球人，送上那椅子去。

狄卡絕對不會懷疑這副儀器的威力，但現在他並未有任何改變。

那是他悄悄地在椅子的綫路上做了手脚。

禿頭人並不知道他在裝蒜，否則當然不會放過他。

他做得太好，就是不知道後來被送上去的人又如何?

萬一他的同伴不知機，破綻敗露的話，狄卡就等於前功盡廢。

狄卡在他的同伴未被送上那椅子之前，曾經向他暗示。問題是對方不知能否會意。

狄卡又緊張又担心。

他一直瞪住他的同伴。

直至到儀器的操作停止下來，同伴亦被帶離那斗室。

狄卡發覺他的同伴捧住頭，他立刻走過去扶住他。

「你怎麼樣了?」

「嗯……」

他的同伴伏在他的肩上。

他聽到他的同伴低聲說：「我沒有事，希望你也沒有事。」

禿頭人却由那邊叫過來：「放心吧！可能只是暫時性的，坐下來，或者躺一陣，很快就正常。」

狄卡趁勢告訴他同伴：「我們裝成巳被洗腦，等我命令，見機行事。」

「我明白了。」

狄卡獲得了初步的成功，心裏自然萬二分高興。他也明知禿頭人很聰明，所以他必須小心從事。

狄卡半痴半呆地，把他的同伴扶過去，讓他坐下來。

破綻

狄卡和禿頭人相處很好。

禿頭人大概以爲他們均被洗腦，所以對他們也就沒有戒心了。

一切關鍵盡在電椅上一條綫路；那綫路被狄卡悄悄扯斷了。

假如禿頭人小心檢查，一定發覺，可惜他們過份相信自己。

狄卡就趁住這段時間，細心觀察他們的生活方式。他是個有頭腦的人，所以，他懂得一邊觀察，一邊去想。他要細心分析，目的無非找出禿頭人的弱點和破綻。

這對他今後行事十分之重要。因爲他現在所面對的，是一門强敵。所以他絲毫也不敢太大意。

狄卡的確很聰明，自從由「電椅」上走下來之後，他老是「痴痴呆呆」的，讓禿頭人以爲他的確巳被「電腦洗腦」了。

其實他還是老樣子。

他表面「痴呆」也有好處，這樣可以集中思想，而且想得更多。

狄卡要徹底了解禿頭人，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爲他們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分別屬於兩個不同的星球。

不過，狄卡却憑他自己的常識去忖測，他發覺禿頭人的結構，果然與他們有截然不同的地方。

禿頭人的最大特點，也就是他們的身體。

禿頭人的身體並非細胞組織，但却又非常之敏感。

狄卡無法知道那是什麼物質，只知道禿頭人絕非麻木不仁，而且肯定也有他們的「喜怒哀樂」。

當他們「生氣」時，雙目會凸出，目光變作電力，足以將對方「灼傷」；同時他們的手和足，也會產生高度的熱力。

但在平時，禿頭人的手脚却是冷冰冰，硬硼硼的。

情緒變化爲什麼會產生熱力和電力？禿頭人爲什麼在他們生氣的時候，眼珠會凸了出來？而且還會產生灼人的電光呢？

狄卡就憑此忖測！

他首先假定：禿頭人的身體結構，可能充滿了電源體。

再憑着這些日子以來的小心觀察，他發覺禿頭人的確很忌水。

就是根據地球上的物理，水也是可以傳電的物質之一。

想到這裏，狄卡似乎有些綫索了。

他不敢打草驚蛇，只利用日常生活去旁敲側擊的試探。

× × ×

禿頭人的生活方式與地球人是迥然不同。

禿頭人由於身體結構不同，他們根本就不用飲食。

他們外型似人，但却無男女之分。

他們的身體既無新陳代謝，所以屬於「永生」的。

也正因爲這樣，他們可以無休止地，在太空中旅行。

若以地球上的理論，他們只是一種「物質」，應該沒有「生命」的。

但是他們不是地球上的，所以不能用地球上人類的理論去論斷。

宇宙到底還是太大了，憑我們人類這一點點的知識，根本無法理解得太多。

舉個例：人類一直信賴的雷達，爲什麼經常測不到「UFO」的行踪？但用雷達探測我們地球上的飛行物體，却經常有準。

這就是說：宇宙間的事與物，絕對不能用同一理論去確定下來。

因此之故，禿頭人只可以稱爲「有生命、有智慧的東西」。

× × ×

狄卡一直針對禿頭人的弱點去思索「破敵之計」。

他懷疑禿頭人最忌水。

終於他又在日常生活中，獲得了一些證據。

禿頭人果然怕水。

就在地球上生活的日子裏，只要是下雨天，禿頭人就足不出戶。

此外，狄卡又發覺：禿頭人的手臂上的「花紋」，原是一種記號。

每個禿頭人手臂上都有不同的記號。

狄卡想像到那可能是屬於他們的文字或數目字。

無論如何，那一定是分辨每個人身份的標記。

至此，狄卡巳是心中有數；問題是如何與祖必達星球人取得連絡？

這是美國，而且又是紐約；狄卡眞不明白，爲什麼禿頭人如此留戀紐約。

如果狄卡可以自由行動，他很易就可以找到他的兒子雅力。

但是他不可能自由行動。

× × ×

狄卡一方面等機會，一方面又要裝成十分馴服的樣子。

他決不能令對方起戒心。

終於，他等待着的機會到了。

那天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所有禿頭人集中在一間房間之內，不曉得他們商量什麼大計。

狄卡立刻把一名祖必達星球人克斯拉過一旁。

克斯就是那個未被眞正洗腦，但却懂得與狄卡一齊裝蒜的祖必達星球人。

除了克斯之外，狄卡明白到其他人都可能巳被眞正洗腦，絕對靠不住。

狄卡悄悄將連日以來研究心得，告訴了克斯，主要讓他也明白對方的弱點。

克斯心領神會。

禿頭人紛紛由房間裏出來。

他們的手上都有一袋鈔票。

狄卡只知道較早時，有一名禿頭人自外面帶回大袋的美鈔，現在却化整爲零。

狄卡意會到他們正進行一項陰謀，偏偏又不敢過問，以免打草驚蛇。

× × ×

禿頭人儘管巳替狄卡等人洗腦，但看情形，仍不敢過份信任他們。

他們連日以來，又來又往，全是禿頭人親力親爲。

所有祖必達人，只能在屋子裏活動。門口有個禿頭人看守住，狄卡他們有如坐牢一樣。

狄卡終於忍不住要試一試他的同伴——巳被洗腦的祖必達星球人。

「悶死了，最好能讓我們出去走動一下。」狄卡故意裝成不耐煩的樣子。

「忍耐一些，好日子就快來臨。」飛碟駕駛員希力——曾經被電腦洗腦，他果然對禿頭人充滿希望。

狄卡試問：「你知道他們幹什麼？」

「收買流氓。」希力知得似乎比狄卡多，「用錢去收買，讓他們搗亂美國。」

「爲什麼要這樣？」

「先讓美國亂了陣脚，讓蘇聯跟他們打起來，地球不久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

「不錯，我們是其中一員，禿頭人佔據了地球，我你都有份。」

「噢，對了！」

「禿頭人比我們祖必達人更爽快，更有辦法。」

「是的。」

「我們只要徹底帮助他們，成功是意料中事。」希力道。

狄卡不敢反駁。

他知道希力巳被改造成功。

任務

晚上，禿頭人大部份未回來。

狄卡終於逐漸明白爲什麼禿頭人要到紐約來。紐約是個大都市，物質引誘最大的一個國際城市。

禿頭人可以在這裏找他們想找的人。幾乎任何國籍，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輕易給他們找到。

他們帶來黃金，換了大批美金。

禿頭人就用美金收買一些人。他們日以繼夜的出去活動。

狄卡知道其他禿頭人也分頭在其他大都市進行同樣的活動。

狄卡也眞的有些焦急，看情形，禿頭人快要達到目的——佔據地球的目的。

那麼，禿頭人如何安置他們這一班「曾被洗腦」的人？

就在那天晚上，狄卡準備就寢了。一名禿頭人把他叫了起來。

「明天，將有一班人示威。」禿頭人吩咐狄卡，「我要你帶人到一個地方去，那兒有許多軍火，你們趁住示威的人情緒高漲時，將槍械分發給他們。屆時你們率先開槍射殺警員，其他人一定照做。」

狄卡「唯命是從」，甚至不敢反問，以免引起對方的疑心。

× × ×

那晚，狄卡一直在想：爲什麼禿頭人要他們去？

示威！

羣衆示威的場面，狄卡以前也見過了，屆時肯定有警員到場維持秩序。

美國是個民主國家，經常有人爲了表達民意而示威。

但這次，肯定是禿頭人一手造成的。

他們究竟有什麼詭計？

爲什麼他們不出面？

狄卡左思右想，終於想到了。

示威一旦失去了控制，警方可能用水喉對付羣衆。

禿頭人怕水。

除此之外，他們也許另有任務。

狄卡十分焦急，因爲一班人之中，只有克斯和他站在一起。

其他祖必達人既經洗腦，屆時一定依足命令行事。

爲了知得更多，他眞想再問禿頭人。

但禿頭人早巳暗示，其他詳細細節，要明天出發前才交代。

狄卡正苦苦沉思之際！

他又聽到隣房傳來談話聲。

那是希力和一名禿頭人的交談。

禿頭人要希力明天把一隻飛碟飛往白宮的上空。

那是被禿頭人的飛船俘擄的，屬於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

飛碟一直收藏在飛船內。

飛船在什麼地方，狄卡不知道，但以它的速度，相信只須禿頭人召喚，轉瞬之間，即可到達。

看他們的部署，分明是一項有計劃的大陰謀。若不及時制止，後果堪虞。

狄卡越想越担心。

他左思右想，也想不出個好辦法來。

× × ×

半夜時份。

狄卡看看所有人都巳經睡了，他很想去找克斯。

但克斯在另外一間房。

他不想吵醒其他人，唯有獨個兒，悄悄由太平梯溜了出去。

天亮後，才有人發覺少了一個狄卡。

禿頭人大爲震驚！

有人埋怨「洗腦」行動做得不够週到；也有人要重新檢查其他人的思想狀況。

但是，外面巳聽到人聲吵鬧。

大批羣衆巳在街上示威。

禿頭人無可奈何，惟有匆匆催促各人立刻開始行動。

× × ×

狄卡明知一切都知得太遲了，要制止也來不及。

他逃了出來之後，第一件事當然是與雅力他們連絡。

雅力等人早巳從「射綫號」的連絡中知道狄卡被俘，只是想不到他平安回來，而且還在紐約。

狄卡一邊與「射綫號」連絡，一邊叫雅力設法與「CIA」連絡，讓美國政府知道當日的示威另有內幕。

狄卡知道，只有「CIA」人員相信這種陰謀的存在，警方即使知道亦未必有辦法。

可惜一切似乎太遲了。

街上亂成一片。

示威變成了暴動！

槍聲夾着人聲，紐約有如世界末日已經來臨！

警方無能爲力。

軍隊奉命出動！

「CIA」人員雖然接到雅力的電話告密，可惜也爲時太晚。

場面根本無法控制。

聯邦密探明知有職業流氓夾雜在示威羣衆之中，助長聲勢，也無可奈何。

商店被刦，四處有人放火！

若干軍火庫被不明來歷的人刦掠，槍械落入暴徒手中。

情況一片混亂！

暴動正向紐約以外的地區蔓延！

× × ×

華府正大感震驚之際，一隻飛碟就在此時出現！

飛碟一再掠過白宮！

國防部奉總統之命，下令戰機升空。

但是，飛碟速度奇高，超音速的戰機亦難追得上。

總統正感忐忑不安之際，電光閃閃，飛碟淩空把一架戰機擊落。

總統萬二分震驚！

就在這時候，高空出現了另外三隻飛碟。戰機明知不敵，也要備戰！

三隻飛碟並未低飛，反而追擊較早時出現的一隻飛碟。

白宮上空的戰機羣，不敢迫得太近。

四隻飛碟，以三敵一，追逐之下越飛越高，那高度連一般戰機亦難達到。

沒有人知道飛碟的來龍去脈。

只有祖必達星球人才清楚，那隻擊落美國戰機的飛碟，駕駛員是一名已被洗腦的叛徒。

× × ×

無論如何，華府上空的緊張暫時解除了。總統也舒了一口氣！

雖然戰機仍在戒備，飛碟羣久久未見回航。

叛徒

太空之上。三隻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苦苦追逐他們的叛徒！

「射機號」已接到了狄卡的報告，知道希力的叛逆行爲。

正當希力被追到喘不過氣來之際，禿頭人的飛船出現了。

飛船的厲害祖必達人是知道的。

三隻飛碟匆匆避過飛船的攻擊！最後避到「射機號」的腹部來。

希力得勢不饒人，帶領着飛船苦苦追過來！

「射機號」一直以來，不敢暴露目標，正是因爲明知禿頭人的飛船厲害！

但到了這時候，已勢成騎虎。

電光炮，死光槍，紛紛由飛船和希力的飛碟發射，令到「射機號」難以招架。

突然之間，「射機號」太空船的底層，吐出幾股光芒——九隻脹鼓鼓的「飛碟」，勁射而出！

三隻一批，九隻分三批，離開了「射機號」之後，直撲向禿頭人的飛船！

飛船瞄準一砲，擊中了首批其中一隻「飛碟」。

就在這刹那間，禿頭人大吃一驚！

原來他們從電腦螢光幕上所見，被擊中的「飛碟」，散發出來的盡是水花！

他們知道上當了！

那並非載人的「飛碟」，其實只是脹鼓鼓的巨型「水彈」。

可惜他們知道得太遲了！

數枚巨型「水彈」，先後竄進飛船船艙之內！

假如那是載人飛碟，飛船把它「吸」入去之後，人亦就擒。

但這是「水彈」！「水彈」在飛船內一經爆炸，水花立刻四濺！

禿頭人渾身充滿了電源體，一經被水濺濕，本身亦告爆炸！

因此，飛船亦自身難保！

由希力控制的飛碟，亦被「射機號」擊中，在太空中毀滅。

× × ×

狄卡沒有估錯，禿頭人的確怕水。

「射機號」上的專家們，就針對狄卡的報告，把若干無人駕駛的遙控飛碟，改裝成「水彈」！

想不到他們只是第一次使用，立奏奇功！

× × ×

紐約暴亂未已！

「CIA」人員憑着雅力的告密，按址去找「罪魁禍首」——那些禿頭人！

可惜他們來遲了一步，已是「人去樓空」。

「CIA」人員惟有拘捕那些被收買的流氓們！

× × ×

華府方面。

空軍雖然仍在戒備，但上空已見一片平靜。

高空之上，並未再見有飛碟出現！

三軍奉命戒備。總統座鎭白宮，舉世注視着局勢的未來發展！

白宮與克宮之間的熱綫電話，正响個不停！

看一切部署，彷彿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一樣。

× × ×

美國剛剛試驗成功的「中子彈」，已經放上發射架之上。

彈頭正指向莫斯科。

克宮的頭頭們，也萬二分担心。

禿頭人雖然送給他們一件「大禮」——那是現成的太空專家，可惜這位專家的工作還未展開。

蘇聯人最擅於看風駛艃，於是頻頻用熱綫電話向白宮解釋，一切均與他們無關，包括那些不明來歷的飛碟在內。

× × ×

世界各地的投機者都想混水摸魚。

可惜紐約的暴亂迅速被敉平。

因爲華府得到了「CIA」的報告之後，立刻出動州警。

有關方面只讓暴亂限於紐約四周，沒有讓它超越出這範圍！

× × ×

地面上的暴亂已被控制！

太空中的災難才剛告開始！

「射機號」乘勝進軍，奉命直迫水晶體的「神秘星球」！

「神秘星球」是禿頭人的老巢！

禿頭人是高智慧生物，這點已無可否認，所以祖必達星球人也一直避之則吉。

但是現在可不同了！現在祖必達星球人已知道了禿頭人的弱點。

他們知道禿頭人畏水。

於是「射機號」挾大批「水彈」而來，決心與禿頭人決一死戰。

另一方面，祖必達星球總部，亦已得到「射機號」轉來的訊息，派出一艘戰鬥太空船，前往會合！他們充滿了信心，夾擊禿頭人的老巢——神秘星球！

但是，「射機號」甫經發難，便感到形勢十分不妙！

就當「射機號」推進到「神秘星球」外圍太空時，他們發覺「神秘星球」四周被一陣陣的「膠狀雲」包圍！

祖必達星球人不會忘記，此等膠狀雲原是禿頭人的「自衞武器」之一。一經沾上，隨時會自行爆炸！

因爲有過以前的經驗教訓，所以祖必達人不敢輕舉妄動。

× × ×

狄卡等人，先後乘坐飛碟趕到「射機號」來，共商對策！

「射機號」上的飛碟，紛紛四出戒備！以防禿頭人的飛船由「神秘星球」升空還擊！但祖必達的專家，對這點却另有看法！他們認爲：禿頭人可能全部回防！否則，他們不會放出這麼多「膠狀雲」將「神秘星球」團團包圍起來！

這道理十分明顯！「膠狀雲」可以毀滅別人的飛碟，自然也能危害他們自己的飛船。這點應該無分彼此！

因此，在常理推測下，禿頭人的飛船已不可能起飛！

現在祖必達星球人只要想辦法攻破禿頭人的防綫！只要攻破「膠狀雲」，投下大量水彈，相信禿頭人的末日就到了！

× × ×

祖必達星球人終於決定試用一種方法，去採取主動攻擊！

二艘太空船遠離「神秘星球」之後，分別發射「空爆彈」——一種強力的爆炸物體，只是沒有彈頭！

這種彈一經爆炸，「膠狀雲」立即散去，現出了一個大缺口！

祖必達星球人就把握住這刹那間的機會，趁住禿頭人未及補充「膠狀雲」之際，大量發射巨型的「水彈」！

禿頭人既然畏水，現在祖必達星球人又能及時投下這麼多的「水彈」，看來他們的末日也眞的到了！

但是，事實却又令祖必達星球人大大地感到意外！

「水彈」投下後，「神秘星球」升起一股股濃霧！

隨即看見那星球迅速在太空中移動！

× × ×

祖必達人差些兒忘記了，禿頭人本來就是高智慧生物。

他們不但詭計多端，還可以駕御巨大的「神秘星球」！

現在那星球正急速地移動！

二艘祖必達太空船——「射機號」和「拋物號」，分左右夾擊！

突然之間，一顆滾動着的大圓球，自「神秘星球」飛出，朝「射機號」撲來！

「射機號」急急升空迴避。但那枚圓球有如磁鐵，尾追不捨！

「拋物號」見狀，急忙發射出「光束砲」！

轟然一下，圓球在太空中爆炸，發出萬丈光芒！

「射機號」固然受到劇烈震盪，就是較遠的「拋物號」也被它的威力震撼！

「神秘星球」趁勢又急竄了一程。

但祖必達人的二艘太空船，仍然啣尾直追！

一股濃霧

祖必達人的確難以想像得到，像「神秘星球」如此龐然大物，居然可以來去自如，在太空中，移動得那麼快！它的速度幾乎連「射機號」它們也追它不上！

狄卡在「射機號」的電子螢光幕上，睹狀也暗暗焦急，他担心對方會竄進星球密佈的銀河系。消失於各大小星雲之間！

狄卡建議再用「水彈」追擊！

「射機號」上的司令官認爲「水彈」對「神秘星球」可能會無作用。因爲那星球表面既是水晶體，「水彈」爆開之後，水潑在水晶體上，未必能流入內層，對禿頭人根本沒有威脅！

但是狄卡却有他的見解。

他記得「水彈」投向「神秘星球」的

利那間，曾冒出一股濃霧，然後整座星球急急移動，其中可能暗示對方已受到破壞！狄卡的分析，終於打動了司令官。

「水彈」紛紛再由「射綫號」發射，追擊着「神秘星球」。

另一艘由祖必達人控制的「拋物號」太空船，因爲見解有異，却以死光砲攻擊對方。但是，一股股强光反彈回來，反而令「拋物號」感到震盪！

「射綫號」一邊施放「水彈」，一邊又出動無人駕駛飛碟，搶在前頭！

那些無人飛碟，每隻都滿載炸藥，目的是要讓「神秘星球」撞上去！

「神秘星球」果然是撞上了，但一次又一次的爆炸，似乎對他們毫無影响！

祖必達人十分焦急！

狄卡却極力主張專用「水彈」攻擊！

由於强力炸彈、死光炮也無濟於事，所以「拋物號」太空船，也只好改用「水彈」。每一顆「水彈」擊中了「神秘星球」之後，都有一股烟霧升起，彷彿將熱水潑在燒滾的鍋上一樣！

終於，「神秘星球」停止了前進。

祖必達星球人大吃一驚。

他們不知道禿頭人又要什麼把戲，紛紛將太空船後撤！

他們以爲「神秘星球」會反擊！

但是，星球只停住不動！

他們沒有還擊，也不見有任何動靜！

突如其來的援兵

這情形持續很久，令到祖必達人心裏生疑。

有人主張再放「水彈」。

也有人主張射出「死光炮」。

但經過剛才的情形之後，任何攻擊對「神秘星球」不但無威脅，而且還有自動反射作用。

狄卡是極力主張使用「水彈」的人。尤其是他看見星球突然停了下來，他深信禿頭人已被水弄傷了。否則，爲什麼一切都靜止下來？

「射綫號」司令官派人登上「神秘星球」一看究竟。

但是，狄卡警告道：「星球內部一定出了問題，只怕隨時會爆炸。」

「拋物號」的司令官也有同一見解，主張遠離，靜心觀察！

就在這刹那間，二艘飛船自後掩至，「拋物號」被光束擊中了一下。

飛船也不知從何而來！

電光閃閃之際，祖必達星球總部已得到消息，立刻加派戰鬥太空船馳援！

二艘飛船的欵式，與祖必達人先前見過的一式一樣。

也就是說，這分明是禿頭人的飛船。

祖必達人還以爲所有飛船已回航——飛向「神秘星球」之內。想不到這兩艘却來得突然！

還是祖必達星球總部的電腦記憶系統有準。電腦記憶資料顯示，二艘禿頭人的飛船，是最早由「神秘星球」飛出的。

當「神秘星球」剛離開了銀河系之後，中途突然停下來！

當時就有許多飛船、飛碟，由星球內紛紛飛出，四下裏奔竄！

毫無疑問，此等飛船飛碟，是去偵察各星球，看看那一個適合禿頭人要求的。

剛才這二艘飛船大概是得到了消息，知道「老巢」出事，所以匆匆回來救駕。

正當二艘飛船與「射綫號」和「拋物號」交戰之際。

太空中一團寒光四射！「神秘星球」不知何故，突然自動爆作一團火花。

祖必達人喜極高呼！

但是，只有二艘太空船——「射綫號」與「拋物號」的槍炮控制人員才明白，他們當時正針對二艘回航的飛船攻擊，從未理會到停在那邊的「神秘星球」！

「神秘星球」自動毀滅後，二艘禿頭人的飛船，見狀亦無心戀戰！

禿頭人急急將二艘飛船飛走！

但是，他們只飛了一程，立即又遭上了正在馳援的另外三艘祖必達太空船。

禿頭人這一回，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二艘飛船，就在禿頭人的控制下，先後被擊毀！

× × ×

「神秘星球」分明是受到「水彈」的攻擊而發生爆炸。

禿頭人畏水，「水彈」在星球表面爆開了之後，水漬滲入內部。

禿頭人並非由細胞組成。

他們是電源體。

因此，當遇上了水之後，本身亦發生毛病，甚至爆炸。

「神秘星球」很大，所以即使個別禿頭人本身發生爆炸，也不致立即觸發整個星球的爆炸。

一定是若干禿頭人本身發生爆炸之後，蔓延至其他，於是發生了連環性的爆炸，最後才令這神秘星球毀滅。

無論如何，禿頭人控制下的「神秘星球」以及他們的飛船等，現在已紛紛變爲「太空垃圾」！唯一最可惜的，應該是，沒有一個活生生的禿頭人被生擒！

禿頭人是宇宙間最神秘的東西，假如落入地球人手中，也不知它究竟是生物還是其他。

其實，他不但是生物，而且還是高等的生物。他的智慧遠遠超越人類——地球上的人類。

甚至祖必達星球人也有感不如！

人，最偉大！

祖必達星球人歷盡了千辛萬苦，也不知道吃了多少敗仗。最後他們才「僥倖」擊敗這麼强大的對手。

所以說「僥倖」，完全是依靠狄卡的機靈和智慧。假如不是狄卡被俘。狄卡又怎麼會找出禿頭人的破綻？

祖必達星球人經此一役之後，已深切明白到：地球這塊「肥肉」，的確引來不少外星球生物的垂涎！

在所有外星球生物之中，究竟有多少比禿頭人更强大的對手？祖必達星球人決定回去好好地檢討一番，以定去留！

× × ×

另一方面，地球的表面之上，二個大國——美國和蘇聯，在「UFO」的困擾

下，差些兒發生誤會！

誤會雖然最後弄明白了，但許多人却因此捏了一把汗。

地球上住了數十億人口。

然而這數十億生命，實際上操縱在少數人的手上。

說得更實際些，只是控制在三兩個人的手上。

這三兩個人，就是衆所周知的大國元首們。

只要少許的爭執！

只要少許的誤會！

只要這三兩個元首按不住怒火攻心，**指頭輕按**。數十億人便變爲焦炭！

這說法絕非過份，因爲各大國均擁有**可怕的核武器**。任何一個大國的核武器，**均足以毀滅全人類**。

假如全球各國的核武器一齊發動起來……假如任何一國先發動核子攻擊，受攻**擊者**的核武器，自然亦隨時會受高熱的影**响而**自行引爆。

所有核武器一齊爆炸的話，大概可以毀滅數十個地球。

試想想，地球會變成什麼？

可以肯定的，就是所有生物均被徹底毀滅！

沒有人類。沒有生物。

地球變成一團爛泥。

那麼，誰要它？

到了那地步，另一次「洪荒世界」又將出現。

但是，由於核子染污，相信又要經過若干萬年之後，才展開想像中的——另一個原始世界。

× × ×

人類自稱爲「萬物之靈」。

人類在地球上稱霸。

人類憑雙手創造了無數的奇蹟！

人類憑高度的智慧建設成今時今日這美好的世界！

但是，爲什麼政治家沒有想到核武器的可怖？

一句話：完全出於自私！多疑！

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

國與國之間爾虞我詐！

信奉宗教的人叫到聲嘶力竭也沒有用，因爲政治家有太多的「藉口」和「理想」，誰能說服他們？

× × ×

把小小一個地球放在宇宙之間，比較起來，渺小到隨時會失掉了它的存在！

把一個人放在地球的表面上，渺小到用放大鏡也找不到。

那麼，試想想，若然把一個人放進浩瀚的宇宙間，我們會變成什麼？但是偏偏有些人把自己形容爲「太陽」！

其實「太陽」又如何？

「太陽」在宇宙間的比例，也只不過是億萬個星球之中那麼小小的一顆而已！

人！每個人只可以「借居」地球數十年；更「偉大」，更長命，也不過百年左右而已。

因此，政治家眞正的、有意思的做法，就是讓每個居住地球上的人都活得舒服、活得有意思！那才是眞眞正正的偉大！

—完—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無名俠丐

混沌書生

魯省某邑城中有一丐，骨瘦如柴，望之如奄奄垂斃者，惟眉際隱隱露豪俠氣，或曰君有何藝，可一觀乎，丐笑曰，設有一技之長，不致沿街乞討矣，語畢含笑而去，城有豪紳某，性暴戾，富而不仁，遇地方善舉，未嘗輕舍半文，有華某者曾貸紳五十金，屢延未償，紳怒，召華至，命家人縶於暗室，謂明日送縣究辦，華大懼，力極掙脫其縲，乘隙遁出，詎爲紳所覺，於中途追捕之，拳足交加，雖華哀號呼救，紳若罔聞，遽口吐鮮血，僵臥道旁，一息僅存，紳怒猶未息，猛毆不已，時丐在旁瞥見，目眥盡裂，大聲叱曰，守財虜，彼僅負汝欵耳，並未盜竊汝家物，豈死有餘辜，**乃至若是凶毆耶**，老夫不出手者，二十載矣，今日請嘗一試老夫拳，語欠略一揮手，紳跌出數丈外，適觸於石橋之塊，腦破漿流而斃，顧丐並不畏遁，仍兀立街心，一時觀者爲之一快，然俱岌岌焉爲丐危，未幾有縣役至，詢丐曰，紳係由汝斃乎，丐曰然，遂以鐵索鎖丐去，至縣署訊供，丐仍直認不諱，詰以名丐曰，余無名，詢以他事亦不答，遂下之獄定罪，當斬決臨刑時，提丐出監，丐仍嬉笑自若，毫不畏怯，比至法場，忽鐵索格格作響，視之已寸斷矣，所戴手銬亦碎作數十片，丐長笑一聲，飛躍而逝，踪跡已杳，一時圍而觀者，莫不咋舌稱異，此清乾隆末葉事也。



兩期完俠義奇情小說

楊威・文
盧令・圖

黑幫（下）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于福在如意賭場露了一手，將賭場衆打手打得頭崩額裂，回到雪山神魔處，備受嘉勉。越日，于福獨自溜躂，東遊西蕩。午間，到一間酒樓用膳，掌櫃一見，即恭迎入貴賓廳，盛筵欵待。于福於酒醉飯飽之後小憩時，藍天芳突然到訪，一見如故，她對他大鬧賭場之事，亦讚亦諷，並謂如意賭場與盧三太爺俱是地方之害，勸他不要助紂爲虐。于福初猶不信，藍天芳乃帶他去一見眞相，以證其言非虛。途中遇盧二少爺率衆攔截，欲強擄藍天芳，于福大怒，力斃盧二公子等衆。藍天芳驚魂甫定，睹狀急偕于福逃離……

巧施連環計

盧三太爺，表面是鄉紳；其實是黑道巨擘，領導一班窮兇極惡的匪徒，在金陵城內，大肆搜刮，由於手段够，方法高，在上層社會裏，仍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長者，頗受士林敬重。

于福望見那華麗典雅的樓台亭閣，心內暗嘆，大好靈氣，可惜給糟塌了！

魯才陪同下，踏進了大門，穿過兩重院子，才到內廳正院。

這時，泰山石敢當魯才神色愈加嚴謹，連大氣都不敢透，看來這大廳必是盧三太爺的見客處。

「進來！」一名大漢走出來，冷峻地說一聲，即轉身走開，派頭十足。

魯才幾乎連頭都不敢抬起，彎腰曲背往廳內走。

于福心內有氣，跟着走進，他可大模大樣，一副天不怕地不怕之狀。

突然，身後兩股勁風襲到，于福連身都未轉，雙腿疾蹬，砰砰聲响，似乎有人給打倒！

雙霸伏屍

于福自然知道，但他仍然若無其事，抬頭望去，上首一位像貌慈祥的老者，手持旱烟管，微笑不語！

颼颼，一柄單刀劈至，勢猛勁急，顯然是用刀高手，于福眉頭微皺，右手橫拍出去，聽聲辨形，正好擊中使刀者手腕，蹬蹬蹬，一連退出七八步，才站定身形。

「哈哈……好！很好！」盧三太爺親眼看到，這等精湛武功，忍不住開懷大笑起來。

于福這時才看清楚，廳內人很多，全是武功高強之輩，盧三太爺左邊一名女孩子，渾身紅衣服，手內握着小馬鞭，滿臉傲氣！

這時，魯才低聲說道：「快拜見三太爺！」

盧老頭耳朵聽覺很好，哈哈笑道：「別客氣，小老弟，果然好身手，二十年來，我沒見過這樣的高手，大夥見見面！」

「多謝三太爺栽培！」于福連忙抱拳爲禮。

「哈哈，像老弟這身本領，到那裏都是爭取的對象，今日到我們這小地方，那是再好沒有！」盧三太爺似乎很高興，笑容特別和悅。

「三太爺，我想領教這位少兄幾手高招！」

聲音很輕，于福仍然聽到，他心內微微一怔，大廳內高手如雲，其中三人，于福特別注意，這輕聲耳語的一位，是其中之一。

此人氣歛神凝，態度沉着穩重，是個難得一見的絕頂高手。

「好，很好！」盧三太爺今天興緻特別好，笑得開心，什麼事都感到滿意，滿口應承中，轉頭向于福道：「小老弟，這位殷雲心先生，是天山派高手，你們不妨試試招，叫大夥兒也好開開眼界！」

這時候，于福能不答應麼，當下點頭道：「只怕我這粗淺功夫，不入殷先生法眼！」

「老弟別客氣，我們先試幾招拳脚功夫！」殷雲心說時，人巳走向大堂中間。

「遵命！」于福口內答應，心內暗自震駭不巳，這殷雲心外號天外神龍，天山派第一高手，而且向爲白道先輩所稱許，怎也會投身盧家，做那黑道勾當。

盧家人似乎也知道天外神龍殷雲心武功卓越，所以很多人趕來，連燒飯老媽子餵馬小伙子全湧到前廳，場面熱烈得緊！

二人站在空地上，亮開門戶，彼此一抱拳，禮數算是盡到，互相繞着對方游走一周，立刻進擊！

颼颼颼，二人出招極快，霎眼功夫，巳互相換了五十六招。

天山武功，輕盈矯捷，內勁尤強，輕快而不急躁，穩健而不凝滯，果然是正宗武術，博大精深。

廳內的高手羣集，見了二人武功，沒有心內不服的，那種快法，根本無法分清楚招式及身法。

一團互相糾纏的身形影子，在大廳內翻翻滾滾。

突然，于福身法一凝，天外神龍殷雲心三招落空，他不信邪，又施出「矯龍升空」「雙龍出海」、「天外遨遊」，三招連環，攻擊力增強一倍！

但是，于福只是施展神奇步法，不須反擊，從容避開對方威猛的拳脚！

「好！」大廳內衆人心悅誠服，對於于福這套神妙步法，欽佩得五體投地，忍不住轟然喝彩！

像天外神龍殷雲心這樣高手，僅靠步法就可以對付得了，可想而知，這步法必然是武林絕學，大夥兒眞的開了眼界！

于福此時，有意賣弄，又閃避了三十招，突然輕叱一聲，「看招！」右手輕揮，那隻神妙無方的妙手緩緩伸出，頓時又產生令人難以置信的現象！

以天外神龍殷雲心身手，全力防守下，不亞於銅牆鐵壁，于福那隻手，看來又慢又緩，柔弱無力；但是，殷雲心竟然有股莫可奈何感覺！

那隻手透過層層掌影，直往他身上逼來！

天外神龍殷雲心連聲怪叫，拚命抵擋；胸前仍然輕輕給印了一下。

「颼！」于福人巳退出八尺，微一抱拳，含笑不語。

天外神龍殷雲心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身體上雖然未受傷，而心靈上却受創不淺！

試想，他以天山第一高手身份，遨遊中原，頗有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長短氣概，十七年來，闖蕩江湖，會過多少名家，未遭敗績，心內頗爲自豪！

今天，碰到這位年青人，攻守兩方面，全比人家差得遠，滿腔雄心壯志，一下子烟消灰滅！

看情況，衆人猶未知殷雲心怎樣敗，所以沒有人鼓掌喝彩，大夥只是奇怪，攪什麼花頭呀！

「哈哈，兩位當今高手，決戰之下，老夫嘆爲神技，擺宴！」盧三太爺豪笑聲中，下座拉住于福及殷雲心，感到十分滿意。

盧家擁有這樣的兩位絕世高手，別說金陵，即使大江南北江湖，也是盧家天下了！

今天，于福當面受過考驗，在盧三太爺心目中，巳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因此之故，于福的身價，也驟然間上升百倍！

他自己擁有一所院落，雖說不能與盧三太爺比，在金陵來說，那也是一筆不少財產！

所有傢俬陳設，僕人丫環，一切開支，全由盧家支付，于福要用錢，隨時支付，而且不受任何限制，這是何等優越的條件！

于福覺得新鮮，指指點點忙了三天，將新居整頓，這才鬆了口氣！

明窗皓月，焚檀香，閱金經，怡然自得！

這正是皓月當空，萬里無雲的晚上，于福獨坐樓台上，心胸廓然！

突然，一陣極輕微衣袂帶風聲，于福頓時提高警覺，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

嗤嗤嗤，一陣密集的暗器，朝于福身上打，存心要取他性命！

于福早有準備，身形往上縱起，巳升上三丈，密如驟雨的暗器在脚下飛過！

「打！」夜行人又打出了三柄飛刀，于福身在半空，看來走勢巳盡，很難避開飛刀！

危極之際，于福眞氣下沉，急施千斤墜，身形畢直往下墜，又安然避開飛刀！

「再看這個！」夜行人又發出暗器。

于福巳調勻眞氣，一頓脚，身形如脫弦之箭，直往夜行人撲去！

這的確出人意料之外，想不到于福身手如此高，夜行人似乎慌了手脚，雙手暗器亂放，不管中否，縱身往外逃，拚命馳去。

「嘿！」于福這回動了眞火，全力施展，去勢如箭，四五個起落，巳追至夜行人背後五尺，開聲吐氣，一掌拍出，一股強勁的掌力打到，夜行人如受雷殛，凌空跌下，昏了過去。

于福趕到面前，夜行人大約四十上下，滿臉戾氣，看來不是善類。

對這種人自然不用客氣，于福一脚踏去，夜行人身形一震，悠悠醒了過來，望見于福，不由大驚失色，跳起身就想跑！

「還想逃！」于福一伸手，已扣住寸關，夜行人動彈不得，臉上露出死色！

「砰！」于福隨手拋去，右脚踏在對方的胸膛上，叱喝道：「你是什麼人派來的！」

夜行人沒有回答，嘴角滲出黑血，于福大驚，想法解救，已自不及，此人已服毒藥自殺！

于福站在地上，思潮起伏，江湖生涯是如此殘酷，不成功，就服毒自殺，實在太過份了！

「于相公，沒有事麼！」十幾名高手聞風趕至，在老遠叫起來。

「沒有什麼，這殺手服毒自殺，回去算了吧！」于福與緻索然，懶得多說，轉身回去。

第二天，盧三太爺立即召集屬下高手，商討對策。

于福也在座，這還是他第一次參加高層高議。

首先，盧三太爺望了在座衆人一眼，然後緩緩道：「對方既然派人暗殺了老弟，我們也要還以顏色！」

「應該給他們一下狠的，要他們永世翻不得身。」雪山老魔道。

「對，老夫也這樣想，而且有于老弟與殷先生在，我們行動更方便有效！」盧三太爺低沉道。

「三太爺這話何意！」雪山老魔愕然問。

「嗯，今日在座都是老夫心腹，所以不瞞你們；首先，我們派大批高手，先摸清對方巢穴，再以于、殷二位出馬施殺着，配合着其它人馬，逐步將反對勢力肅清，所以各位先探明對方位置，爲當務之急！」盧三太爺很簡明說出今日會議意義。

「好主意！」大夥兒聽了，齊聲讚好，與其日夜糾纏，不如澈底解決的好，祇是有了于福這等特級高手，才能施展今天策略；在以前，雙方勢均力敵，無論是明爭暗鬥，彼此都是半斤八兩，無法一面倒，克敵制勝！

「今日就開始行動，各人面前的紙條上已寫上你們個人的任務，立即執行，散會！」盧三太爺聲音鏗鏘，有如斬釘斷鐵，頗有大將風度！

于福走出門，天外神龍殷雲心也跟着，二人彼此望了一眼，在碎石路上走，好半天，于福才出聲道：「我們三更在忠烈祠門口集合，殷兄以爲如何！」

「月黑風高，才是殺手出動的時候，今晚月光頗明，我們幹這玩意是否適當！」天外神龍殷雲心緩緩道。

「到時再說吧，殺幾個毛賊，諒來天外神龍還不會氣餒吧，月光下，更有情趣，你說是麼！」于福輕鬆道。

「哈……，老弟眞是個妙人，哈……」天外神龍殷雲心顯然很高興，暢快的笑聲，在綠野中飛揚。

于福望住天山派的英豪，心內思潮紛紜，正在動其它的念頭，如此人才，埋沒在黑道中實在太可惜，想個法試試才好！

這一次，盧三太爺調度得宜，所有人都出動，準備大幹，整個金陵，已在他掌握中！

三更，于福與殷雲心，施施然往目的地進發，穿過幾條熱鬧的街道，站在處貨倉前面。

「颼！」二人身形掠起，平貼着瓦面，滑進高車院落，沒有發出絲毫聲响。

最後一處小樓上，隱隱有燈光傳出。

二人躲在暗中，細心觀察，貨倉內果然有人，而且爲數不少。

樓上只一人，顯然是此處的頭兒，當然也是武功最高的一位。

于福朝小樓指了指，殷雲心微微點頭，二人決定先解決樓上主兒，再動下邊的人。

天外神龍殷雲心突然在窗外哼一聲，然後滑開三尺，凝立不動注視前面。

「砰！」右邊窗門突開，一條人影凌窗掠出，正好站在屋脊上，屹立如山，整個人畢直站着，像一枝標槍，渾身透出凌厲殺氣。

定睛看時，此人滿頭白髮，雙目如電，鷹勾鼻，在月光下，特別突出，年紀總有七十上下。

「皓首鷹王！」天外神龍殷雲心叫起來。

「正是阮子奇，閣下何人，今日來此是尋仇，抑是其它原因！」

這老者在武林中，威名赫赫，皓首鷹王阮子奇三字。在塞外就像金字招牌，大漠上强盜如毛，即使勢力最雄大的金駝王，也不敢輕易惹這老鷹！可想而知，皓首鷹王阮子奇有身高强武功，今日竟然靜悄悄到了金陵，爲如意賭場主人羅致，眞叫人想不到，盧三太爺一向不敢輕動，對方的勢力的確不可小看，只怕這皓首鷹王的行踪，早已被盧三太爺偵察到，手下殺手恐怕無法對抗，所以忍到今日！

今天看到于福的武功，認爲有把握，所以立即採取行動，刺殺這皓首鷹王。

「你們兩個，是什麼人！」皓首鷹王阮子奇喝道。

這老兒平生未敗過，所以弄成一副唯我獨尊的傲氣，此時雙眼望天，滿面寒霜，目中冷芒暴射，殺氣盈室，頗有一言不合，舉手殺人，看來不會有絲毫人情講！

天外神龍殷雲心又何嘗不是極端自負的人，不知是心理使然，還是懾於對方威名所致，氣勢上感到餒弱，一時間不知如何說好！

「我們倆後生小子，前來探望你老人家的！」于福平和道，臉上仍然掛着慣常的笑容。

「噢，有所要求！」皓首鷹王阮子奇冷峻如故，語氣却顯得和氣多了！

「小子剛出師門不久，聽師父說，當世武林中，皓首鷹王天縱奇才，武功自成一家，是宇內高手，囑晚輩遇見時，要好好禮求，恭請教益！」于福信口開河，亂說一遍，殷雲心幾乎笑破了肚皮！

「咄！」皓首鷹王阮子奇大不耐煩，幾乎要罵人了。

「老前輩！」于福叫道。

突然，阮老頭似乎想到，他在這地方是何等秘密，給人洩漏出去，那還得了，當下決心殺人滅口。

天外神龍殷雲心看出老魔眼色不對，當下全神戒備，以防不測！

「我們試試招！」皓首鷹王阮子奇說

幹就幹，伸手拍出一掌，肩頭剛幌，掌心已沾着于福胸衣，暗蓄的內家眞力，剛要吐出，陡地眼睛一花，已失去于福影子！

老魔生平，經歷了多少大戰，像今兒這樣情況，可說是從未試過，悶哼一聲，無暇傷敵，先求自保，脚跟微動，人已滑開七尺，抬頭望去，于福正笑吟吟的站在前面，狀甚得意。

「好，看掌，」皓首鷹王阮子奇老羞成怒，低吼一聲，揮掌猛擊，這回含憤而發，「碧血黃沙」、「風捲大漠」、「翻天覆地」三招連環，提足十成功力，存心殺人！

于福心靈暗凜，這老魔頭果然不同凡响，颼颼颼，不再閃避，展開師門絕學，與之周旋！

二人全是以快打快，三十招一瞬過去，仍然未分勝負，皓首鷹王，爲震駭，這年輕小伙子是什麼來歷，一身武功，神鬼莫測，當代名家，無出其右，若非親眼看到，有誰相信！

于福也知道，時間久了，夜長夢多，一咬牙，決定施出師門絕學。

「颼！」身形閃處，退出一丈有奇，凝立不動，臉上露出湛然神光，于福像一位神。

皓首鷹王阮子奇看出神色有異，不敢冒失攻擊，守住全身要穴，繞着外圍圈子遊門！

于福右手緩緩伸出，那種慢法令人奇怪，像小孩捉人一般伸手向阮老頭摸去！

別說這樣慢，即使再快五十倍，也別想沾着邊，只是透着邪門，令得皓首鷹王內心起了怯意，繼續往外退避，閃縮！

起初看不出什麼，漸漸才感到那隻手的可怕，所有的退路全在籠罩之下，根本就像張開的天羅地網，無論你怎樣，都是白費氣力一般！

「你……」皓首鷹王阮子奇虎吼連連，拚命抗拒，他此時就像網中魚，籠中鳥，陷阱中的猛獸一樣，無法逃脫厄運！

那隻手印上胸口！

一代巨寇，就在這隻手中倒下去！

于福像一尊石像，屹然卓立，沒有什麼動靜！

天外神龍殷雲心見了，有股莫奈何感覺，這不是人的武功可以抗拒，心底只有服了！

過了好半晌，于福才淡淡道：「我們走吧！」

天外神龍殷雲心默默地跟着走，空氣異樣的沉悶，他不想說話，也不知如何說好！

二人勝利歸來，盧三太爺大喜過望，逼不及待問戰果如何！

「于老弟殺了皓首鷹王阮子奇！」殷雲心笑着道。

「好，老弟，你立了大功，以後盧家有的，也就是你有，從今後，收益一半，歸你名下！」盧三太爺感激流涕道，幾乎抱上去。

× × ×

從此，于福身價百倍，殺了像皓首鷹王阮子奇這樣强敵，于福的忠心自然沒有問題，所以盧三太爺防範之心已漸漸消失，再不派人監視！

于福這天自由自在走進慶天樓，與藍天芳談了半天，又施施然在街上逛！

突然，有名小叫化子走過來，伸手討錢。

于福隨手放了幾個錢，正想走時，小叫化子低聲道：「大爺，請跟我來，有人要見你！」

于福微微一怔，覺得奇怪，轉念一想，怕什麼，任他龍潭虎穴，也要闖一闖，當下即跟着小叫化走！

走入一間小茅屋，穿過茅屋，却是一間大院，花草樹林，亭園假山，簡直是大富人家的花園！

「好傢伙，竟是秘密洞天！」于福心內叫道。

此時，一名中年人站在小橋頭，笑容滿臉拱手道：「小弟陸潤泉恭迎于兄！」

「好說！」于福見這陸潤泉溫文有禮，神采俊朗，頗得人好感，也拱手回禮。

二人坐定，小叫化走開，僕人獻上香茗，大廳只剩下于福及陸潤泉二人。

「于兄，今日請你來此，是奉敝上之命，請于兄投到我們這方，將來金陵地方一切收益，一半屬于兄所有，而且任何大事，于兄可以作一半主，條件方面，于兄如果不滿意，還可以再商量！」陸潤泉莊容道。

這的確是個很有力的說法，于福在目前的局面，有着決定性力量，所以雙方不遺餘力去爭取他，如果是圖名圖利的人，自然是夢寐以求，但于福到金陵的目的，就是想剷除這種黑勢力，今天陸潤泉出面，在于福心目中，又想到了新的策略。

陸潤泉很有耐性，坐在一旁等待，這事自然不能立即答覆，于福的愼重考慮，是十分合理的事！

足足有半個時辰，于福緩緩抬起頭來，平靜道：「我答應你們的要求，表面上我仍在盧家，暗中却帮你們做事，直到大功告成之時，我們再講論其它的！」

「好，于兄果然是識時務之俊傑，像盧家人的作風心性，近之無益，兄弟今日很高興有此結果，此處一座小院落，今日就是于兄的，如果連絡，小化子會通知，兄弟就此告辭了！」陸潤泉說罷立即告辭出去。

于福又有了房子，照這規模，最少也值數十萬兩，對方也算是大手筆！

回家後，于福獨自坐在大廳內，細細思量，如意賭場與盧家，都是爲害百姓的人，跟他們在一起的殺手，嗜殺成性，平素不知殺了多少善良百姓，今日適逢其會，正好動動腦筋，鼓動他們雙方，互相殘殺個够。

「驅虎吞狼」，是于福今日所定下的策略！

「于大哥，于大哥！」一陣嬌美的聲音在門外叫。

「誰！」于福大感奇怪，這女孩子聲音未聽到，她到底是什麼人呢？莫非又是什麼江湖客！

一位全身紅衣少女，衝進門來，正是那天在盧家的少女。

「你……」于福還不知如何稱呼好。

「我叫盧依依，找得你好苦呀！」少女嬌嗔道。

「找我，姑娘有什麼事？」于福愕然道。

「有人欺負我，于大哥幫我報仇！」盧依依苦着面道。

「欺負你！」于福實在不相信，在金陵地方，竟然有人會欺負盧三太爺的孫女，眞叫人想不到。

「有人將我馬匹搶去！」盧依依道。

「什麼？搶馬！」于福皺眉道。

「那人搶了我的馬，便跑入大院去，我衝進去，兩名女的武功很好，兩人合力將我趕出來，所以找你替我去報仇！」盧依依道。

「好吧，我們去看看！」于福奇道。

一路走，一路想，這究竟是什麼回事，于福仍然摸不着頭腦，這事情太不合理，對方竟敢惹盧家，但又放盧依依回來報訊，他們莫非有陰謀！

「前面就是！」盧依依指着前面的院子。

「哈哈，這小妞兒找哥哥來了！」兩名少年站在門口，放聲大笑。

「兩位可否交回馬匹？」于福抱拳問道。

「好，你只要將我們打倒，馬匹就可以物歸原主！」右邊那少年大約只有二十歲。

「好，你們小心啦！」于福大踏步走上前，準備幹一場，對方實在太奇怪了。

定神望去，這少年雖然武功有根底，並非什麼了不得的高手，于福懶得嚕囌，踏洪門，走中宮，伸手就抓。

那少年連連閃避，但于福的手好像早等在那兒，抓住衣襟隨手一揮，正是武當沾衣十八跌的妙着，少年翻翻滾滾跌得天昏地暗，不辨東西。

另一名少年似乎駭了一大跳，知道不是對手，轉身就跑，口內喝道：「有種的跟我來。」

于福一言不發，往院內直闖進去。

正有十幾名少年練武，瞧見盧依依來了，立即停止練武，指指點點說笑。

「咦，這小妞兒倒蠻有勁的，看她哥哥還羞些，誰上去試試！」一名濃眉大眼青年笑得很開心。

「就是你老兄吧！」于福笑道。

「好，人家看上了你啦，駱大哥，駱家神拳今兒又要發威了！」衆少年轟然笑道。

「哈……」

于福緩步上前，臉含微笑，可是手底下絲毫不客氣，一拳直擊，看上去很平常，可是那名姓駱的青年，竟然給打得飛了起來。

「好小子，竟施暗算！」十幾人一齊圍了上來。

于福微微冷笑，屹立不動。

這班少年，當然不相信于福這鄉下佬，有如此不可思議的武功，所以懷疑他施暗算。

「打！」羣情洶湧，聲勢頗爲雄壯。

于福待他們臨近，雙腳倏飛，奇快無比，秋風掃落葉般，十幾人全躺下了。

他們並未受傷，很快就爬起來，這下倒沒有嚕囌，全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望住了于福，像看到什麼妖怪一樣，睜着眼睛，不敢再上前挑戰。

于福抬頭望時，只見一匹白馬，正在前面廳內，望見盧依依，發出嘶嘶叫聲。

「珍珠！」盧依依叫着奔去。

「姑娘慢着！」于福連忙叫住。

盧依依霍然停步，一時不知于福的意思。

于福微微一笑，他知道這小姑娘一向嬌生慣養，不知人間險惡，前面是否有危險她全不知，所以微笑道：「待我來！」

「多謝于大哥！」盧依依歡然道。

于福沒有回答，只是緩步走入大廳，一匹馬放在大廳內，實在太過，但于福不怕暗算，對方如果有意陷害，總有其它花頭。

心內如此想，腳下仍然毫不停留，再走過去，果然沒有事發生，于福伸手解韁繩。

正在此時，腳下地面突然下陷，于福鎮定如常，臨危不亂，微一晃身，身形凌空升上。

突然，兩般勁風襲到，在感覺上，于福知道這兩人內功極强，當下不敢怠慢，雙手出擊，「轟！」勁力相交，于福又被壓住，退回原地。

這情況危急十分，于福一口氣巳提不住，眼看又要失陷地牢，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于福奮起神威，雙臂疾探，人又冲天躍起。

「呼！」三面大網，由天上地下，極快往中間合去，于福大喝一聲，雙掌發出掌力，轟轟發發有如排山倒海波濤，强勁無匹。

但是，那網不受力，而且是由天山寒蠶吐絲製成，刀劍都無法斬斷。

于福終於失手，被三面網擒住！

「于大哥！」盧依依急叫，即衝了過來。

哈哈哈……一條人影自天而降，伸手間，巳將盧依依點倒。

于福定睛看時，心頭猛震，這人不是別個，正是天山派高手天外神龍殷雲心。

「是你！」盧依依驚叫。

「想不到吧！」天外神龍殷雲心道。

于福被縛在網內，心內思潮起伏，今日行動，顯然是個陷阱，許多地方太不合理，自己太過大意，以爲可以憑武功橫行，許多地方，武功並不是絕對有用。

正在此時，一名鬚髮皆白的老道，正是天山名宿覺非子，冷峻望住于福。

「師叔，你看怎麼辦？」天外神龍殷雲心問。

「瞧此子年紀，習得一身武功，偏又爲虎作倀，今日不除，終是武林禍患。」覺非子淡淡道。

「弟子認爲，此人所殺，都是武林中窮兇極惡的匪徒，暫時尙無甚惡行，一身武功，就此殺了，實在可惜，不如禁錮一個時期，待破了盧家集團，那時再決定。」天外神龍殷雲心道。

「也好，看一個時期再說！」覺非子到底是出家人，心胸比常人寬厚。

于福暗暗透口氣，今天總算沒有做糊塗鬼！怪不得天外神龍殷雲心混入盧家，原來也和自己一樣，另有目的，本來嘛，殷雲心在俠義道上，正氣凜然，竟然混在

盧三太爺做一名殺手，事情透着古怪，當日多想一下，應該可以明白，如今只好吃苦了！

兩天兩夜，于福給困在地牢中。

又過了三天，于福依然在地牢中。

金陵城中，雙方只怕經巳殺得難解難分，由於于福的失踪，都會以爲對方殺害，這仇恨更能激發雙方鬥志，看來城中一定翻了天。

突然，一條纖秀的人影，帶着醉人的香風，衝到于福面前。

「大哥，你受苦了！」親切而嬌美的聲音，正是藍天芳，此時擁抱着于福，珠淚滿面。

「你怎麼來此地？」于福愕然問。

「殷雲心是我師兄。」藍天芳道。

「哦，原來這樣！」于福暗暗高興，自己一條命算是拾了回來，如果寃枉給殺死，那才是天大的笑話。

「于兄，日前多多得罪，愚兄陪罪。」天外神龍站在大門口，拱手爲禮。

「古人說，大水冲倒龍王廟，一家不認一家人了，還好我們認清楚眞實身份，日後好辦多啦！」于福顯得特別高興，志同道合的人到底難尋呀。

「好極了，有了老弟這樣高手，金陵百姓有福，大江南北武林道有福，來來來，我們好好痛飲一杯！」天外神龍殷雲心有了這位幫手，何愁大事不成。

幾人又在秘密商量了半天，爲了方便，各自分手，盧依依仍在牢中。

于福的出現，又引起極大震動，敵對雙方，心底暗自高興，雙方都想知道眞實情況，盧三太爺親自登門，查問失踪眞象。

「三太爺，這次我中了賊人奸計，失陷五天，這仇恨我一定要報！」于福咬牙切齒道。

「好，後晚行動！」盧三太爺說時立即站起身來。

當時，小化子在門口轉，于福立即踱步出門口，緩緩往那間屋中走去。

陸潤泉早在等候，另外，有三人，個個太陽穴鼓起，眼神充足顯然都是高手。

「容我介紹，」陸潤泉道：「血狐賀宗奇，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

于福拱手笑道：「久仰！」

這三人在江湖上的確是威名赫赫之士，想不到如意賭場請來助拳，看來雙方仇恨越來越深，想採取澈底解決辦法，一勞永逸。

「于兄失踪數日，莫非……」陸潤泉探詢原委。

「看來有人秘密報告，盧家起了疑心派我去蕪湖，遭二十幾名殺手伏擊，僥倖沒有死，我當有以報之！」于福恨恨道。

「敝主人請問于兄，我們幾時行動？」陸潤泉低聲問。

「事不宜遲，今晚立即行動！」于福道。

「好，最好了！」陸潤泉高興道。

「以我看，眼前三位與我，就是四人，先殺他們個落花流水，明日叫他們吐血！」于福笑道。

「好，你們四人，全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對方雖然人强馬壯，只怕也無法抵擋，兄弟在此擺下慶功宴，候你們佳音。」陸潤泉笑道。

「方便行動，我們幪住臉吧！」于福笑道。

「好，我們走！」一針見血苗笠，性格眞如其外號，眞個一針見血呢。

黑幫火大併　兩敗俱傷

且說盧三太爺一幫，自于福將皓首鷹王阮子奇除去，心內頗爲得意，消息傳到各分處，衆人又驚又喜，驚的是對方暗中請有如此高手，那眞是可怕；喜的是于福一舉就消滅皓首鷹王，盧家還有何懼。

這時，雪山神魔及泰山石敢當魯才，襄陽四虎等人，正坐在大廳內談論此事。

突然，一名壯漢橫飛進來，「砰！」的一聲大响，跌在地上，經巳昏死過去。

「什麼人？」雪山神魔大聲喝問。

「颼！」四條人影自天而降，一言不發，拳脚揮去，又有六人了帳。

這一來，廳內衆高手大怒，紛紛上前應戰。

終南絕刀周祿雁翎刀連環三招，匯合成一股無堅不摧的殺氣，飛天虎胡子明上前抵擋，嗆嗆嗆，三招接下，刀鋒巳貫穿喉嚨，翻身就倒。

剩下來的襄陽三虎，見拜兄被殺，不由大怒，立即抽出兵刃，衝上前去厮殺。

血狐賀宗奇、一針見血苗笠與終南絕刀飛身迎上，襄陽三虎連一招都未接下，就到閻府報到。

「混帳！」泰山石敢當魯才大怒，他是此處主管，來人斬瓜切菜般屠殺手下高手，這如何受得了；固然來的都是絕頂高手；但他素來不信邪，發起狠來，任你天王老子，也要拚命幹一場，所以才掙下了泰山石敢當的外號。

血狐賀宗奇怒喝一聲，鐵拳揮出，泰山石敢當魯才不避不讓，「砰！」右肩中拳，但他左掌全力擊出，血狐賀宗奇猝不提防，「啪！」胸口中掌，這下是泰山石敢當魯才含憤而發，拚命的招式，豈是平常。

蹬蹬蹬，血狐賀宗奇速退三步，他指着魯才，口內巳經說不出話來，嘴角鮮血滲出，看來去死不遠。

由於面上幪着黑布，外人看不出，但他脚步踉蹌，搖搖幌幌，在一名高手來說，自然是受傷極重。

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大驚，忙上前扶住，低聲道：「賀兄怎樣了？」

血狐賀宗奇搖了搖頭，指了指泰山石敢當魯才，頭一歪，就此死去！

「嘿嘿嘿！」終南絕刀周祿悶哼一聲，「橫掃千軍」，跟着是「狂風掃落葉」，刀下毫不留情。

泰山石敢當大笑，揮拳迎上。

一針見血苗笠右手揚處，幾條烏光飛出，泰山石敢當魯才虎吼一聲，幾根細小如毛的小針射中胸腹，全都染上劇毒，見血封喉。

泰山石敢當魯才鐵塔般的身形，再也支持不住，「砰！」的一聲倒下！

于福始終靜靜站在一旁，沒有動作。

雪山神魔風亭神色冷峻，似乎大廳內

殺的人與他無關，安然坐在一旁，連眉毛都未動一根。

這時，身手好的殺手，連泰山石敢當魯才都殺了，剩下來的九流小卒，各作鳥獸散，只剩下雪山神魔，顯得更孤單。

「來吧，老小子，」終南絕刀周祿跨前一步，冷峻喝道：「別裝摸作樣，拿命來吧！」

雪山神魔風亭臉上像塊白蠟，白得無絲毫人氣，此時緩緩走出。

「颼！」終南絕刀周祿心內也暗自發毛，對方有點像殭屍，一定練有奇功，當下雁翎刀劈出，朝前猛砍。

雪山神魔風亭右手疾伸，已抓住刀背，「克察！」那柄雁翎刀也是上好的精鋼打造，此時却像爛木一樣，給折成兩段。

終南絕刀周祿大驚失色，連連倒退；一針見血苗笠見不是路，雙手疾揚，餵有劇毒的繡花針飛出，直往雪山神魔全身打去。

嗤嗤之風不絕，總有數十隻小針，全部打中。

一針見血苗笠歡呼聲中，幾乎高興得跳起，他自己知道，這餵毒的小針是如何霸道，老鬼即使有天大本領，此時只怕也活不成了。

但是，怪事突然發生，雪山神魔渾身一振，數十枝小針像沙塵般紛紛跌下。

雪山神魔竟是完好如故，未受絲毫損傷。

「呀！」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不由大驚，一齊叫起來。

雪山神魔風亭緩緩逼近，那木訥神情，活脫是具殭屍，尤其那樣子令人心悸。

像終南絕刀周祿與苗笠這等人，生平膽識何等大，眞可說天不怕，地不怕，如今碰上雪山神魔，有種莫可奈何感覺。

二人鬥志崩潰，所以步步倒退。

「殺！」雪山神魔突然暴喝一聲，那聲音像狼嗥，特別難聽刺耳。

「看掌！」二人全力出擊，雪山老魔不退不讓，砰砰兩聲，如擊敗絮，雪山老魔絲毫無損，二人手掌反而疼痛難當，有股冰凍寒氣自手掌傳入。

「寒冰眞氣！」二人驚叫聲中，全身抖個不停，臉上巳露出死色。

于福身形一滑，那隻右掌平拍，擊在雪山老魔百會穴上。

終南絕刀及一針見血苗笠心內有氣，你小子到現在才出手，這平淡無奇的掌力管得了什麼鬼用。

突然，怪事發生了，雪山神魔渾身亂抖，像發了羊吊瘋，呵呵怪叫，搖搖擺擺走出三步，「砰！」倒在地上，轉瞬就死去。

這一來，終南絕刀周祿及一針見血苗笠大驚，此時才相信于福這少年一身武功，極不平常。

雪山神魔練成的寒冰眞氣，刀槍不入，攻擊時無堅不摧，于福只一掌，就要了他的命，這時如何不服。

「我們走吧！」于福說時，當先走出去。

終南絕刀周祿捧住血狐賀宗奇的屍首，跟着走出這間大廳。

如意賭場又勝一場，一日間，五間分舵澈底摧毀，對方只有三個幪面人。

尤其是那間訓練妓女的秘密地方，也給毀了，數十名絕色美女全部給擄走了。

盧三太爺實在痛心，這是他的搖錢樹，訓練起來，極浪費時間與金錢。

這令他恨極了。

「殺！」盧三太爺大叫一聲。

盧二公子被殺，盧依依失踪，屬下殺手被害，令他再也忍不住，決心硬幹。

天外神龍殷雲心突然道：「三太爺，二公子武功高強，習得天禽劍法，當世高手，誰能無聲無息地殺死他，可能出了內奸。」

「內奸？」盧三太爺雙眼噴火，他雖然自負，但誰又能保險許多手下，沒有一個出賣盧家的人，當下他冷靜下來，緩緩道：「你認爲誰最可能？」

「暗算就不知道，如果施展武功，天禽劍法，當今宇內第一，誰能破得了？」天外神龍殷雲心淡淡道。

盧三太爺面上一陣紅，一陣青，顯然心內思潮起伏，過了好半晌，突然叫道：「老賊，你害得我好苦！」

于福站在一旁，知道天外神龍殷雲心使用反間計，正想陷害天禽老人；實在來說，天禽老人一身成就，當世之中，的確不易找出對手，盧三太爺有他相助，的確如虎添翼，更加猖獗，如果用計除去，那的確是件好事。

「老爺子，這事相當棘手！」天外神龍殷雲心又故意危言聳聽道。

「殷先生你看，如何善後才好！」盧三太爺本是老狐狸，因爲一時情急，怒火攻心，所以徬徨無據，還不及待詢問良策，怎樣對付天禽老人。

「平常高手，我們可以想法子，天禽老人那身神奇劍法，我們這些兄弟，誰有把握擋得了；唯有借刀殺人，是我們今天使用的最好法子。」天外神龍殷雲心道。

「借刀殺人，對方怎會相信！」盧三太爺懷疑道。

「這事還要大費周章，于兄弟和我，一方面用劍屠殺對方殺手，散播謠言，只說這些地方全是天禽老人洩漏，老賊再去的話，自有他好受的了。另方面，我們假裝不知道，請老賊去營救二公子，我們假裝二公子被殺消息，尙不知道，中間再想法子弄幾手花樣，不怕老賊逃得過鬼門關。」天外神龍殷雲心淡淡道。

盧三太爺一心靜聽，過了好半晌，才猛拍大腿，情不自禁叫道：「好計謀，殷先生不愧諸葛再世，當眞是天衣無縫的好計劃。」

于福一旁暗暗好笑，老賊如果明白殷雲心的眞意，只怕更會五體投地，不！那時會吐血而死。

「這事還要于兄弟辛苦一次，你今晚出動一下，到對方幾個分舵，殺幾個高手，放些謠言，明天讓老賊再去，那時我們坐山看虎鬥，別有情趣！」殷雲心笑道。

「好，于老弟辛苦一次！」盧三太爺轉頭對于福道。

「份內之事，三太爺何必客氣！」于福蠻和氣道。

「二位眞是我的知己！」盧三太爺這時正是徬徨無據之時，對於殷雲心及于福

二人，頓有知己之感。

分手後，于福立即趕到怡園，那是他自己改的名字，正好陸潤泉也在。

二人低聲密語，好半天，才講妥當，陸潤泉臉上巳有喜色。

天禽老人這樣的高手，還眞不易對付，有于福暗中通消息，整個情況不同，陸潤泉焉得不喜。

就在此處，佈下天羅地網，只等待魚兒上鈎。

三更，那是一個月明星稀之夜，萬里無雲，秦淮河中畫舫，在水波盪漾中，風景如畫。

于福領着天禽老人，直往怡園撲去。

二人放開脚步，有如流星趕月，天禽老人才不把于福看在眼內；但是，于福展開輕功，那眞是百年來少見的成就，天禽老人不禁大驚，這少年是何人門下，竟有此超凡入聖的輕功。

「颼！」于福一個鷂子翻身，輕巧站在竹葉上，竹葉隨風飄，于福紋風不動。

「到了麼？」天禽老人淡淡道。

「就在此處！」于福輕輕回答，神態恭敬。

天禽老人身形飄動，像一朶雲，冉冉降落在草坪上，根本不作任何掩飾。

像他這樣本領身份的人，本來不怕什麼，在武林中無論走到那裏，都受人尊敬；但他却與盧家這等黑道人物混在一起，可說是自暴自棄，今日看來要遭惡報了。

此時，他傲然屹立在院中，如一座山，好半天還沒有人發現，僅憑此點，巳可感到自豪。

「哈哈哈……」老傢伙突然縱聲狂笑起來。

「什麼人？」

「誰？」

四方八面，頓時人頭湧湧，正是分舵中的高手。

「好，姓盧的眞有本事，俺落魂刀沈伯英試試你這位老殺手！」一名精壯漢子越衆而出，手中正握着把單刀。

「出手吧！」天禽老人懶得多講，低叱道。

「老頭子，你究竟是什麼人？莫不是姓盧的騙你，到這裏胡混！」落魂刀沈伯英叱道。

他們當然知道這老頭是天禽老人，天大胆子也不敢眞個舞刀弄劍，所以只有在言語上，攪得昏頭轉向，那時就好辦了。

「怎麼這多嚕嗦！」天禽老人實在不耐煩。

「不嚕嗦，我們是拚命，如果不問情由就打，死了還是個寃枉鬼，閻王殿上怎樣交代？」落魂刀沈伯英道。

「老夫天禽老人！」

「怎麼，你是天禽老人，哈哈……哈哈……」

「哈……」

所有人一齊大笑，個個都像笑破了肚子。

「你們幹什麼？」天禽老人也弄糊塗了，他們這是玩什麼花頭？

笑聲漸漸停止，落魂刀沈伯英捧着肚子道：「天禽老人，你老小子竟敢冒充天禽老人？好大的胆！」

「我冒充？」天禽老人給弄昏了頭。

「天禽老人是何等身份，會做姓盧的下三濫手下殺手，老傢伙也不照照鏡子，你給人家挽鞋子都不配！」落魂刀沈伯英愈罵愈火，到後來簡直是破口大罵。

于福站在旁邊好笑，也不出聲，好像看把戲一樣笑個不停。

天禽老人此時是有火發不出，乾睜着眼，以他的身份總不宜先出手，再說，這班人對天禽老人欽佩得五體投地，他心內反而有股知己感覺。

于福這時，施施然趕上前去，大聲道：「你們看清楚，這位的的確確是當今宇內奇人天禽老人，像他這樣得道高人，一身仙氣，別說其它，文章道德你們無法了解，大夥兒是否覺得，他老人家和藹可親，慈愛和祥？」

「你眞是天禽老人？」落魂刀沈伯英畏畏縮縮道。

「嗯！」老頭簡直懶得開口。

「假不了，兄弟們，別錯過了良機，你們一生不會有今天這樣好運氣！」于福大聲道。

「呀！」落魂刀沈伯英首先撲倒地上，翻身就拜，叩頭如搗蒜一樣，咚咚咚，蠻用力的。

跟着整個院子的人全跪下來，咚咚咚，像拜菩薩一樣拜個不停。

這一來，令天禽老人頗有手足無措之感，當下大聲道：「你們站起來，有話好說。」

「你老人家答應收留我們，我們就站起來，否則，就跪地不起！」衆人異口同聲道。

「好好好，我答應就是了！」天禽老人糊裏糊塗答應了，但似乎忘記了立場！

「擺酒，將三十年的山西汾酒，四川大麯，全擺出來，你們不知道老前輩是當今武林之酒仙，我這些酒就是爲他老人家準備的，快！」落魂刀沈伯英高叫。

「是！」幾名大漢轟應一聲，紛紛往後廳跑去。

打開泥封，老遠就聞到香味，尤其是像天禽老人這樣嗜酒之人，那香味，簡直要命。

抬酒的人慢慢吞吞的，似乎故意吊胃口。

「呼！」天禽老人實在忍不住，身形像一枝箭，越過衆人頭頂，轉眼巳抱住一罎酒，咕嚕咕嚕，經巳半罎下肚了。

這酒量，當眞叫人害怕，三大罎高粱下肚，仍然若無其事。

于福早知這老兒愛好，如意賭場一天一夜準備，找來極醇好酒，果然天禽老人上當，終於醉倒。

自然，又變成階下囚，由於這老頭平生並未做什麼壞事，所以暫時縛起來，囚在地牢中，待事情過去，再放他出去。

經此一役，如意賭場對于福更相信，引爲知己。

盧三太爺呢？也認爲天外神龍殷雲心忠貞可靠，而且智勇雙全，可倚爲心腹。

因此，于福與天外神龍殷雲心，暗中又設計，使得金陵地區，兩大黑帮火併，然後才可收漁翁之利。

「于兄弟，你可知道如意賭場的主人

是誰？」天外神龍殷雲心問。

「不知！」于福照實講。

「照我調查所知，如意賭場的主人，只怕是失踪多年的魔頭，最好想法把他引出來。」天外神龍殷雲心沉聲道，顯然心內担憂。

「待我想想法子，日內再連絡。」于福說罷，立即站起來往外走。

回到怡園，陸潤泉幾乎視于福為天人，恭迎不止。

「陸兄，我想見見主人！」于福哈哈道。

「你……什麼？」陸潤泉頗有手足無措之感。

「小弟憑陸兄一面之詞，反叛盧家，除去許多殺手，在如意賭場來說，經已勝了很多場，而我這樣拚命，主人竟然避不見面，這似乎沒有意思！」于福哈哈道。

「好，于兄弟稍候，我去去就來！」陸潤泉十分緊張，于福的武功，他是見識過，如果有什麼風吹草動，只怕目前的均勢又要改觀了。

試想，這樣重大的事，他如何不急，所以立時起身去請示，于福這時如果跟踪前去，自然很容易查出誰是如意賭場的主人，但他已經不須如此做，對方一定會出面，除非他頭腦有毛病。

「于兄弟，主人立刻要見你，跟我來吧。」陸潤泉只不過片刻工夫，立刻匆匆忙忙的跑進來，滿面通紅，顯然跑得很吃力。

「又何必這樣忙？」于福懶洋洋道，似乎不當一回事，其實心內又何嘗不緊張，在金陵城與盧三太爺平分天下，當然不是簡單人物，他躲隱身份十幾年，可說是位心思深沉人物，立即就要見到他，如何不緊張呢？

片刻後，已來到一座大院前。

「的確是雄壯的氣派！」于福望見那高高的圍牆，心內情不自禁叫一聲。

「請進！」陸潤泉輕叫一聲，立即首先帶路。

于福雖然隱約看出有很多人藏在暗處，但如意賭場的主人，護衛自然多些，于福並不感到什麼奇怪，坦然跟着往內走。

「哈哈！」一陣宏亮的笑聲在前面響起。

于福只覺得這聲音很熟，循聲望去，不是別個，正是平安鏢局總鏢頭，震三關宣化仁。

連趙子手老趙，也是一位大人物，此時正伴着震三關宣化仁，微笑望着于福。

「老弟，久違了！」震三關宣化仁微笑道。

「原來總鏢頭就是……」于福拱手道。

「哈哈，老弟，我們算有緣，來來，我們好好喝一杯，慶祝大功告成！」震三關宣化仁得意朗笑道。

「哈哈！」于福內心何嘗不是心情大快，也縱聲大笑。

要知道，這等人心機深沉，任何事都留有後路，此時如不找出眞象，到時隱去身份，誰認識他，事後再興濤推浪，為害人世，又不知有多少人被害。

今日找出禍首眞形，就不怕他跑了，于豐焉得不開懷大笑。

不一會，鐵筆神判俞德先也來了。于福心內暗自高興，他知道這位神判為人忠義。

所以義兄烟酒散人一再吩咐，到金陵找他。

突然，于福心頭一動，烟酒散人叫自己來金陵，莫非就是這位鐵筆神判請命所致！

不管它，只要除去這等禍害，其它的算什麼？

于福暫時拋開心頭胡思亂想，與震三關宣化仁等周旋。

「賢弟，盧老賊如今是羽翼盡去，像天禽老人與你這樣高手，遺棄或被擒，剩下來的不足為患，這些全是老弟的功蹟，來來來，愚兄敬你一杯！」震三關宣化仁舉杯敬酒，同時也表示心頭得意。

「大哥，這酒暫時不能喝！」于福笑道。

「咦，這是何原故？」震三關宣化仁愕然道。

「姓盧的未除，總是後患無窮，而且時機已至，正所謂天命所歸，大哥何不立施霹靂手段，以竟全功？」于福侃侃而談，鼓勵這魔頭動手。

「嗯，賢弟說得合情合理，我應該把握這千載難逢的良機，除去這老悖！」震三關宣化仁微微點頭，心意已動，似乎正在思索良策。

「大哥如若有意，眼前就有機會！」于福淡淡道。

「眞的！賢弟有以教我？」震三關宣化仁聳然動容。

于福不慌不忙，說出一席話來，在座三人聽了，拍案叫絕，這計算足以要了盧三太爺的命。

「恭喜大哥！」眾人一齊舉杯，預祝震三關宣化仁登上了一統金陵的寶座。

「這原是大夥兒的功勞，理應有福同享，愚兄也回敬你們一杯。」震三關宣化仁笑容滿面，舉杯回敬。

于福衷心的滿飲一杯，因為金陵兩大禍患，已走上同歸於盡的路途，雖然化了九牛二虎之力，也算有了結果。

為義兄也好，為金陵百姓也好，總算有了交代。

當天晚上，盧三太爺已接到平安鏢局的密報，如意賭場的主人，今晚落脚在怡園。

這是個天大喜訊，盧三太爺立即分頭找人，于福及殷雲心等很快就到了密室。

酒菜招待，盧三太爺今日特別高興，春風滿面，而且大功告成之日就在目前，他如何不喜上眉梢。

「三太爺寬心，只要對方到了怡園，就別想跑了，有于老弟在此，任他是三頭六臂，也只有束手就擒，三太爺只吩咐廚房趕快準備慶功宴，這可不能簡慢！」天外神龍殷雲心笑道。

「這當然，殷先生放心好啦！」盧三太爺說罷，哈哈大笑顯然內心極度暢快。

晴空朗朗，萬里無雲，于福與殷雲心，左右伴着盧三太爺，帶着手下大將，浩浩蕩蕩往怡園進發。

颼颼颼，各處退路，全部把守好，只等魚兒入網，盧三太爺歡笑滿面，等待這

大功告成的時刻。

三更時刻，果然有一夥人進入怡園。隱約可以看到人影幢幢，似乎在忙碌着做什麼事。

「我們衝進去，」盧三太爺忍不住，立即發令，聲音透出極度興奮。

「好，衝！」于福大喝一聲，身形縱起，直往下撲去。

天外神龍殷雲心也不後人，跟着躍下，展開絕世武功一路殺進去。

其實，這班人全在做戲，事先已經準備好，于福手下並未施展其力，外表看來打得激烈，其實並無一人受傷，紛紛倒地的人，只不過暫時睡下而已。

盧三太爺居高臨下，見于福及殷雲心一路勢如破竹，殺得對方屍骸遍地。

過了好半晌，聲音平靜，似乎已經制服對方主力，再無反抗力量。

「我們下去看看吧！」盧三太爺說時，當先縱下。

其餘的十幾名高手，也浩浩蕩蕩衝下，怡園戰火早已熄滅，于福及殷雲心在大廳上等候。

「那賊子呢？」盧三太爺急問。

「已在前面椅上縛好，待三太爺親自審問。」于福道。

盧三太爺遠遠望去，只見一人被縛在椅上，頭髮披散，看不清楚眞實臉目。

「他是什麼人？」盧三太爺迫不及待問道。

「三太爺自己看清楚就明白了。」殷雲心笑道。

「哈哈，這位老朋友，我們神交十數年，今天才眞正的見面，可算是有緣。」盧三太爺心情極好，緩步上前，仍然看不清楚。

那人垂頭喪氣坐在椅上，似乎昏了過去。

盧三太爺伸手撥開他額前頭髮，頭髮下兩隻眼睛骨碌碌轉動，望住盧老頭直笑。

「是你！」盧三太爺看清楚時，竟是震三關宣化仁，不由大驚，高叫起來。

「砰！」震三關宣化仁雙掌已擊中盧老頭胸口。

盧三太爺整個人飛了起來，撞在大柱上面，緩緩滑下來坐在地上。

「哈……哈……」震三關宣化仁縱聲狂笑。

這是他多年夢寐以求的事，今日如願以償，怎不開懷大笑呢！

「你好狠！」盧三太爺咬牙道，聲音微弱，顯然受了極重內傷。

「嘿嘿，老賊，虧你說得出這話，今日你勞師動眾，為的是什麼，老夫為你主持平安鏢局二十年，這平安兩字的妙諦，我多少了解些，金陵地方，讓我作主吧！」震三關宣化仁得意笑道。

「恭喜大哥！」于福上前深深一揖。

「哈哈，今後是我們哥兒倆的天下，我們好好慶祝一番，來人呀……」震三關宣化仁叫道。

「什麼事？總鏢頭。」兩名中年漢子應聲走出。

「吩咐擺酒！」震三關宣化仁道。

「是！」二人退下。

突然，于福與殷雲心上前為禮，宏聲道：「小弟等早知有今日，特為大哥做了件華服，請大哥即時穿上，好受眾兄弟朝拜。」

「何必這樣。」震三關宣化仁雖如此說，心內却極端受用。

「請俞兄出場加冠。」于福高叫。

「是！」鐵筆神判俞德先應聲走出，雙手正捧着件金光閃閃的長袍，神色莊嚴走出。

大廳內頓時肅靜，鴉雀無聲。

長袍緩緩披上，大禮算是在莊嚴肅穆中完成。

「呀！」突然，震三關宣化仁嘶聲慘叫，整個人跳起來，背心已插着柄刀，直沒入柄。動手的人正是鐵筆神判俞德先。

「哈哈……」盧三太爺見了生死對頭也如此下場，頓時心頭舒暢，長笑一聲，瞑目死去。

「你為何如此！」震三關宣化仁厲聲道。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你殘暴成性，開賭場，害得多少人傾家蕩產，今日一刀殺死，算你天大運氣！」鐵筆神判俞德先大聲宣判。

「你……你……」震三關宣化仁右手指着于福及殷雲心，吃力道：「都是一夥……陰謀暗算我！」

「不，不，我們是替天行道。」天外神龍殷雲心認眞道。

「我……做鬼不放過……你們！」震三關宣化仁吐出最後一口氣，倒地死去。

這變化實在令得在場的人承受不了，大夥兒呆若木鷄乾睜眼望着。

突然，天外神龍殷雲心雙臂高舉，大聲道：「從今日起，如意賭場與盧家一切事務，由于相公作主，各人好自為之，于相公不會虧待你們。」

「好！」歡聲雷動，于福已給眾人舉起。

于福本想推辭，但轉念一想，只要引導他們走上正軌，也未嘗不是好事，當下也就當之無愧。

慶功宴擺好，歡聲雷動！

于福心內暗自寬慰，金陵之行，總算未辜負義兄烟酒散人所託。

于福赤手空拳，前後不過幾個月，他已擁有無盡的財富。

俗語說，英雄創造時勢，這話的確不錯。

（全文完）

兩期完俠情中篇故事

馬行空・文
盧令・圖

古堡逃龍記（上）

矢遵師遺訓　誓離罪惡窩

龍堡追殺

星殘月暗，長夜將盡。

黑暗與寂靜籠罩的夜空，被一片明亮的燈光及一陣陣金鐵交擊聲冲破。

山脚下，一羣黑衣大漢高擧手中風燈，圍成一圈，照射着場中激鬥的兩人。

黑衣大漢的前面，散立着式拾多個分穿金銀兩色服裝的漢子，每人手拿一匣連珠弩，對着鬥場中激鬥的兩人。

激鬥中的兩人，在明亮燈光照射下，劍影翻飛，不時傳出兩劍交擊之聲。

兩人鬥了多時，仍是鬥作一團，難分高下，只看得站在一旁觀看的兩個半百老者，直皺眉頭。

激鬥中，藍衣人劍勢縱橫，越鬥越勇，只迫得銀衣高瘦漢子連連閃避不迭。

藍衣人劍勢忽一頓，突又一劍刺出，一劍六式，一式三變，一刺十八劍。

銀衣高瘦漢子正被藍衣人迫得透不過氣來，忽見藍衣人劍勢一頓，身受壓力頓然一鬆，心中一喜，正想喘口氣趁勢反擊，藍衣人一劍已閃電般刺出，驀覺眼前劍光如網，罩向頭臉。

心中一驚，封擋已來不及，左右皆被封死，只好往後退，一退七尺。

怎知劍網一收，劍光如矢追刺咽喉。

眼看着這一劍就要刺進銀衣高瘦漢子的咽喉，散立四周的分穿金銀兩色衣衫的漢子，齊皆臉色一變。

驀的一劍橫來，叮一聲，擊在藍衣人劍上，銀衣高瘦漢子驟覺頸脖一涼，藍衣人一劍已從頸旁刺過，留下一道血痕。

高瘦漢子但覺脖子一陣火辣辣生痛，連忙用手一摸，滿手是血，回想剛才的情形，不覺驚出一身冷汗，呆在當場。

場中多了位身穿銀色綉龍長袍半百的老者，正是站在一旁觀看的兩名老者其中之一，另一名老者仍站在那裏，一動不動，身上穿的金色綉龍長袍，袍角在夜風吹拂下飄動。

「退下！」銀色綉龍長袍的老者一聲叱喝，銀衣高瘦漢子連忙躬身一禮，退到手執連珠弩、分穿金銀兩色衣服的漢子羣中。

「好大胆的小子！」身穿銀色綉龍長袍的老者叱喝道：「臨死還想殺老夫一個手下。」

藍衣人卓立當地，平淡地道：「銀龍旗主，在下不想殺人，只想離開這裏。」

銀龍旗主一聲獰笑道：「你還想離開這裏？好大的想頭，老夫要你今夜横屍在此。」

「在下就算今夜横屍在此，也死得瞑目。」藍衣人神情肅穆道：「銀龍旗主請動手。」

銀龍旗主哼道：「老夫就成全你。」話落，長劍一動，剎那間連刺一十三劍，劍劍皆刺藍衣人要害，

藍衣人將劍一舞，叮叮連响聲中，連擋銀龍旗主十三劍。

劍勢不絕，忽一刺，長劍直刺銀龍旗主眉眼。

銀龍旗主忙側頭避過，長劍一幻，分點藍衣人左右肩頭。

藍衣人一個大轉身，避過來劍，身形已如鬼魅般轉到銀龍旗主背後，劍一抖，劍光暴射，罩向銀龍旗主背後各大穴。

銀龍旗主背後受敵。忙將身軀向前一傾，長劍從胯下刺出，疾刺藍衣人丹田大穴。

藍衣人劍光往下一落，「叮」一聲，擋開刺來一劍。

兩人劍來劍往，身形縱躍，劍影飛舞，剎那鬥做一團。

×　　×　　×

龍堡。

聚龍廳上，燈火明亮，居中虎皮大交椅上，端坐着一個年在六十開外、留着連腮鬍、相貌威猛的老者，身穿一襲五色綉龍錦袍。

左手邊最末一張椅上，坐着一位四十左右的矮胖中年人。

身穿五色綉龍錦袍老者向坐在最末椅上的矮胖中年人發話道：「褚奇，怎麼天快亮了，還不見有消息？」

褚奇連忙欠身道：「回大龍頭，屬下相信快有消息了。」

語聲剛落，夜空中一條人影瀉落廳前，是一條身穿土黃色衣衫的漢子。快步跨進廳中，抱拳躬身，朝居中端坐的錦袍老者恭聲道：「禀大龍頭，銅龍旗主命屬下回報，西邊毫無發現。」

大龍頭一聲：「退下！」身穿土黃衣衫的漢子連忙退到褚奇椅旁，垂手而立。

突的南面夜空中，升起金銀兩色兩條龍形火光，在夜空中有如游龍在天，分外奪目。

褚奇連忙起身，縱出廳外，抬眼略一注視，返身進廳，抱拳道：「回大龍頭，金銀兩旗主已在南面截下那小子！」

大龍頭聞言，神色不動，道：「褚奇，速發信號，要活的。」

褚奇口一張，想說什麼，但又忍住了，應一聲「是」，轉身出廳而去。

大龍頭轉對黃衣漢子道：「丁猛，發信號通知銅鐵兩旗主回堡。」

「屬下知道。」丁猛連忙躬身抱拳，快步退出廳外。

×　　×　　×

銀龍久戰藍衣人，心中已是不耐煩，偶一瞥視，天邊已露出曙光，心一急，口中一聲長嘯，劍式一變，使出龍堡鎮堡劍法：「飛龍十八式」中的一招：「飛龍點」，長劍如蛇疾點藍衣人「心坎大穴」。

好奇怪，藍衣人竟也施出「飛龍十八式」中的一式「飛龍迴舞」，長劍一圈一舞，「叮」一聲封開來劍。

「好小子！」銀龍口中低喝一聲，心中已存一招斃敵之念，驀然身形冲天而起，一冲三丈七尺，腰一折，整個人在空中盤旋而下，劍與身合一，在燈光照射下，有如銀龍飛舞，洒下一天劍雨。

好一式「飛龍在天」。

藍衣人心中一懍，心知無法化解這招殺着，周圍三丈方圓，已籠罩在這片劍光之內，但人是有求生的本能，是以藍衣人身軀一伏，集一身功力，橫裏躍出，企圖脫出這片劍網籠罩的範圍。

銀龍施出這招「飛龍在天」殺着，全身已凝足功勁，務求一擊奏功，試問藍衣人又怎能逃過這一擊之威。

眼看着一劍就要刺在藍衣人背心，驀然灰白暗淡的天空中飛升起一道火花，在空中一爆，化作五色火龍，在空中閃耀不已。

「五龍令！」站在一旁的另一名身穿金色綉龍長袍的長鬚老者一見在空中爆散的五龍火花，臉色一變，突的一聲大喝：「劍下留人！」

這一喝彷如悶雷，震的銀龍手中一慢，手中劍連忙卸勁，劍一偏，刺在藍衣人右肩，入肉兩寸。

藍衣人口中一聲悶哼，金影一閃，已被人連點三大穴，摔仆在地。

身穿金色綉龍長袍的長鬚老者，幾乎和銀龍一同落地，對銀龍道：「老三，使得不重吧？五龍令要的是活人。」

銀龍掃一眼躺在地上的藍衣人，轉對金龍老二道：「老二，虧你一喝，否則，這小子已是死人一個，傷在肩頭，死不了的。」

金龍老二手一揮，喝聲：「回堡！」立時走出兩條黑衣大漢，架起藍衣人，剎那間人影紛動，走個清光。

留下來的是天邊的曙光，晨間的曉風，及一片空寂。

×　　×　　×

陽光普照大地，微風吹拂，好一個豔陽天。

龍堡，聚龍廳上，大龍頭居中而坐，左右兩排椅子，右手坐的是金銀二龍，左手坐的是銅鐵二龍。

坐前案上，酒菜香四溢。

大龍頭舉起一杯酒，左右一照道：「四位老弟昨晚辛苦了，老夫敬一杯！」

四龍齊舉杯，一仰而盡。

放下酒杯，銅龍發話道：「老大，小弟實在不明，爲何放出五龍訊令，留下那小子一命？何不當時一刀宰了他，省却日後痲煩。」

大龍頭微微一笑道：「當初我也是想一刀殺了他，以收阻嚇之效，但回心一想，殺了他太便宜了，於是我想到一個法子，才留下他。」

「是甚麼法子？」鐵龍急想知道。

大龍頭喝了口酒後才道：「高揚那小子是咱們死鬼師叔的唯一弟子，殺了他有點不好……」

銅龍急插口道：「老大，有甚麼好不好的，他私自逃離本堡，犯了堡規，就要死！」

金龍開口道：「老四，你總是那樣心急，老大話還沒有說完，你聽完了再說好嗎？」

想開口說甚麼的鐵龍，聽金龍如此說，連忙將到口邊的話嚥回肚裏。

大龍頭掃了銅鐵二龍一眼，道：「老夫也知兩位老弟的意思，但是老夫不是爲了他是師叔的唯一徒弟而不殺他，留下他一命，是讓他嚐一嚐比死還難受的滋味，

要他從此不敢再逃，死心塌地為咱們殺人賺錢，叫堡中各人見到他身受的，再不敢生二心。」

鐵龍忍不住道：「到底怎樣處置那小子？」

一直沒有開口的銀龍問道：「老大，可是將那小子關在『地獄牢』？」

「老三，你說得對，老夫就是要將他關在『地獄牢』。」大龍頭一口喝乾杯中酒。

鐵龍有點懷疑地道：「老大，『地獄牢』從來是豎着進，橫着出，將那小子關在裏面，豈不也是死？」

大龍頭陰笑道：「關在那裏，他倒是想死，我却要他生死兩難，人鬼不像！」

接着小聲說了一會，聽得四龍齊聲稱妙，仰頭哈哈大笑。

大笑聲中，酒到杯乾。

地獄生涯

龍堡在江湖上是一個令人聞名變色的地方，既神秘又可怕。因為從來沒有人知道龍堡在甚麼地方，更沒有人到過龍堡，但龍堡的人却經常在江湖上出沒，江湖中却從來沒有人見過龍堡中人，因為見過龍堡中人的江湖人，全部都是死人。

試問死人又怎樣告訴活人他見過的東西。所以見也等如不見。

死去的人，都是別人出錢要龍堡暗殺的人，龍堡從來不會無緣無故殺人，但為了錢，却甚麼人也敢殺。

幸虧還沒有人敢出錢買皇帝老子的命，否則一定會令到天下大亂。

龍堡，這就是令江湖人變色的殺手之堡。龍堡接下的殺人買賣，每一次都做得干淨俐落，從無失手。

江湖上威名赫赫如「掌劍震中州」沈白，「神槍」言勇，「一掌震天」丁猛，兇惡如「辰州五鬼」刁氏兄弟，「太湖水怪」江蛟，「長白惡虎」屠仁，「獨行大盜」仇九，均死於龍堡殺手之手下，死者身上都放有一塊龍形鐵牌，這是龍堡的殺人標誌。

江湖上寂寂無名，或聲名不太响亮之輩，死在龍堡殺手之下的更是不知其數。

龍堡自創堡之日起，就以殺人為業，以迄於今。

× × ×

江湖中人聞龍堡之名變色，龍堡中人却是一提起「地獄牢」也無不變色。為什麼，那只有身在「地獄牢」的人才知了。

× × ×

白雲在高空飄飛，隨風所之，自由自在，無束無拘，突的天氣驟變，風捲雲翻，飄飛的白雲再不能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飄飛了，刹間烏雲密佈，遮蔽了天空，也遮蔽了白雲。白雲左飄右飛，怎也突不破那蔽空烏雲，霹靂一聲雷响，擊散烏雲，白雲再度飄飛在那無涯的天空中……

瑯噹一聲响，在這深埋在地下的牢房中，在這有限的空間，彷如雷鳴，嗡嗡的迴音，震人耳膜，迴响不已。

藍衣人高揚悚然驚醒，連忙倚牆坐起。一陣腳步聲傳來，送飯的人來了。

他也不知關在這裏了多少天了，只知道在這裏一共吃了五十九砵飯，與其說是飯，不如說是狗食，不，連狗食也不如。

現在他一面回想着剛才夢中所見，一面在等着吃這第六十砵飯。

在這陰濕的地牢中，不論日夜，都是昏黑一片，分不出白天黑夜，因為不見天日，只有那昏黃如豆的燈光，整個地牢昏濛濛的，如置身幽冥，有幾次在睡中驚醒，幾疑自身已成幽靈。

腳步聲終於停下，是一百三十七階，高揚已聽了這腳步聲五十九次了，今次是第六十次，從腳步聲响次數，他知道地牢到地面有一百三十七級土階。

由於不分日夜，他也只有利用吃飯的次數來分別早與晚，關在此多少天。

這餐是晚飯，關在此已三十天。

永遠是無聲無息，只有那腳步聲，忽然從鐵門下的窄洞中塞進一砵飯。

高揚吃了五十九砵飯，從來沒有見過送飯人的尊容，試過三十七次和他說話，那人却像幽靈般，話在口邊想說，耳中却聽見腳步聲在梯級處响起，所以他終於放棄了這企圖。

拿起那砵飯，三扒兩撥，已全部落在肚子裏，那簡直不是吃飯，而是吞飯。

飯實在太少了，只及正常飯量的三分之一，菜是兩片菜葉或一小條臭鹹魚，連一丁點油腥也沒有。

關在此的頭兩天，由於心情不好，思緒痲亂，對那砵狗食不如的飯，簡直看也不看一眼，直到第三天早上，才嚐到餓的滋味，整個人餓得虛軟無力，肚皮貼在腰脊上，腹腔一陣陣抽痛，忙不迭拿起昨晚留下的那砵飯，狠吞虎咽吃下。

現在他甚麼也不感興趣，最感興趣就是那千篇一律，一百三十七响的腳步聲。

到如今，一小條臭鹹魚已是無上的美味。

關在如此窄小的地牢中，有如睡在棺材一樣，要走動，就只好在當做床鋪的發霉稻草堆上走，所以後來為了保持體力，盡量避免消耗，每天除了睡覺、吃飯，就是打坐默思。

× × ×

「芝兒，爹已打聽到妳高揚大哥給關在『地獄牢』裏，芝兒，妳在嗎？」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奔進院中，向屋裏叫。

「爹，女兒在，妳剛才說什麼？」隨着清脆的語聲，屋門前已現出一個身穿青色衣裙、長身玉立的秀麗少女。

老者將少女一把抱回屋中，坐在椅上吐了口氣，面色沉重道：「芝兒，爹已打聽到妳高揚哥已被關起來。」

青衣少女面上一喜，急聲道：「爹，高揚哥關在那裏？」

老者嘆一口氣，低聲道：「關在『地獄牢』裏。」

青衣少女一聽，臉色大變，悲聲道：「豈不也是一死？」

老者安慰道：「爹想來他不會死，大龍頭要他死，也不會將他關在哪裏，可能是想教訓他。」

少女無力地坐在椅上，泣聲道：「但是，關進那地方的人，從沒有一個活着出來的。」

老者慈愛的眼光在少女臉上注視着，

低聲道：「芝兒，不要哭，妳一哭，爹的心也亂了，他不是那樣短命的人，我相信他一定會活着出來。」

少女悲哭一聲：「爹……」伏在老者身上痛哭不已。

× × ×

龍堡又接到了買賣，聚龍廳上，龍頭老大對金龍道：「老二，這單買賣很扎手，買主出價伍拾萬兩銀子，要『淮南三霸』三條命，你可多帶人手，立即起程。」

金龍在座上一抱拳道：「老大，小弟自當加倍小心，就此別道。」

立起身，匆匆出廳而去。

銀銅鐵三龍一齊起身相送。

目送金龍身形消失後，大龍頭對銀龍道：「老三，你的責任是看守高揚，近來那小子怎樣？」

銀龍轉身道：「大龍頭，有那小子好受，近日那小子已瘦成皮包骨，站也無力，整天只是坐。」

大龍頭忙道：「可不要餓死那小子，今天給他飽飽的吃一頓。」

銀龍道：「是，小弟自會吩咐。」

大龍頭自語道：「受此一刦，看他還敢不敢再逃！」

隨大聲吩咐道：「擺酒！」

× × ×

這是高揚在「地獄牢」中吃完第七十四砵飯後，以迄於今的第一次走動。

人的慾望無窮。

走動之下，他現在的慾望是說話。

世上只有死人和啞吧不會說話，他既不是死人，也不是啞吧，盡可大說特說一番。

但是說話要有對手，傾訴要有對象，他這裏却連耗子也沒有一只，有的是四面牆壁，一扇鐵門，叫他說甚麼？

關在「地獄牢」中，高揚才眞正體會到飢餓與寂寞的難受。有時寂寞比飢餓還要難受。饑餓折磨身體，寂寞侵蝕心靈。

最初關進「地獄牢」的幾天，寂寞差點使他發瘋。

逃走的失敗，雖不至於令他心灰意冷，却令他心亂如痲，滿肚子話想找人傾訴一下，但他面對的只是昏濛濛、空寂寂的牢房，連想找一只耗子傾訴也找不到。

有幾次，實在忍不住，只好放聲大叫，直叫到筋疲力盡，耳膜差點被迴聲震破，才頹然倒下，沉沉睡去。

心中有太多的苦悶，寂寞又緊緊地籠罩壓迫着他，如果不是大叫發泄，早已瘋了幾次。饑餓與寂寞慢慢侵蝕和折磨着他的身心。由大叫到喃喃自語，最後在心裏自語，直至身心痲木，每天只能倚在牆上閉目打坐。

今天實在太飽了，用手扶着土牆，一步步在稻草堆上移動，口中發出只有他自己才能聽到的低語。

心裏突然湧起一股衝動，口中發出一陣嘶啞的叫聲，聲如夜梟泣啼。

大概那股沖動發泄完了，身子頹然倒下，沉沉睡去。

× × ×

饑餓可以致人於死。

突然的飽食，却帶來痛苦。

高揚睡中突覺腹痛如絞，腸臟如翻江倒海，只覺內急無比，忙起身以手扶牆，走向擺在牆角的糞桶。

剛蹲下，已如江河直下，拉了個七稀八水。

人本已虛弱不堪，肚瀉到第四次，要雙手扶牆，一步一顫，走向糞桶。

第七次却連站也無力，只好爬向糞桶。好在瀉完第七次後，肚子裏實在已瀉無可瀉了，要瀉，只好將腸臟也瀉出來。

躺在稻草堆上，人處於虛脫狀態，氣息微弱，只覺昏昏沉沉，縹縹緲緲，有如置身幽冥地府。

× × ×

差點就魂歸極樂，總算高揚他福厚命大，今天送飯人却破例打開鐵牢門，一腳跨進牢房，却被觸鼻臭氣熏得想作嘔，連忙舉袖掩鼻，放下飯砵，一步跨到高揚身前，倏的嚇得臉色全變，連忙伸手放在高揚鼻端，覺出還有絲極微弱的氣息，心中放下不少，再從新打量躺在稻草上的高揚，全身挺直，在昏濛濛的燈光下，雙頰凹陷，臉色白得有如死人，長髮如草，一腮鬍子，雙眼緊閉，眞有如一具殭屍，瞧得他心裏不禁也打了個寒顫。

一轉身，飛般奔上地面。

× × ×

廳上杯盤狼藉，待撤去殘席，一杯香茗在手，銀龍才對金龍道：「老二這趟可還順手？」

金龍呷了口茶，道：「是有些扎手，不過——咱和手下都平安回到堡中。」

「老二，你可知高揚那小子差點死了？」銅龍急不及待地道。

「我在外幹買賣，怎知？」金龍輕對銅龍道：「不是不要他死的嗎，怎會差點死了？」

銅龍嘿嘿笑道：「正是不要他死，否則他早已死了十八次。」

金龍不解地望着銅龍，轉對大龍頭道：「老大，到底是怎麼回事？」

大龍頭對老三銀龍道：「你就告訴老二吧。」

銀龍於是陰笑着講出高揚因為吃了那頓豐盛的晚餐後而瀉肚子，差點死了的經過。

金龍聽完後，不覺哈哈大笑：「那小子死不了，有他一番好受。」

「老二你說得對了。」鐵龍搶着道：「那小子如今可是人不人、鬼不鬼，整天痴痴呆呆，白痴一樣！」

金龍一皺眉頭道：「如果成了白痴，豈不是要養他一世？老大，這不化算。」

龍頭老大一聲大笑道：「老二，你放心，龍堡幾曾做過蝕本買賣，老大我保他不會成白痴，還要他為咱們殺人賺錢。」

金龍問道：「關了那小子多少天？」

「足足一百六十九天。」銀龍略一思索道：「老大，是不是還有十一天？」

龍頭老大陰陰一笑：「受完這十一天苦。放了那小子，咱要叫那小子一想起在『地獄牢』的滋味，就打心裏發寒，八輩子也忘不了，看他還敢逃不？」

鐵龍大笑道：「老大，現在你給那小子八個胆，他也不敢再逃了。」

銀龍却提醒道：「那小子可是個強得很，只怕不易就此令他服貼。」

「老三講的不錯，一定要小心提防他，再叫他逃一次，咱們就再沒有面子統馭龍堡了。」鐵龍也提醒大龍頭。

「四位老弟，咱早已防到此着。」龍頭老大慢慢呷了口茶，道：「以那小子現在的狀況，放他出來後，起碼要調養一段時候，在他調養的那段日子，咱們派人不分日夜監視他，待他身體一復原，立即派他去幹一票買賣。只要他幹了一次買賣，那就不怕他以後再敢心生逃意。」

銅龍拍掌道：「老大，咱眞的佩服您啊。」

鐵龍仍有點不解道：「爲什麼他幹一次買賣後就不敢心生逃意？」

大龍頭望一眼銀龍，銀龍立即道：「老五，這不是簡單不過的事，你眞的不明白？」

老五低頭略一沉思，一拍大腿，抬頭道：「絕！此計妙絕。」

「你眞的明白了？」銀龍問。

「當然明白啦！」鐵龍道：「只要那小子幹了一次後，他敢再逃，咱們就在江湖上放出消息，說他是龍堡的殺手，某人被殺就是他幹的，那時不用咱們追殺，江湖上凡是被咱們龍堡殺死的人的親戚朋友，自然不會放過他，卽使江湖雖大，却無他容身之地，是不是這樣？」

龍頭老大一點頭道：「正是如此。」

金龍贊道：「老大可有買賣上門？」

「有！」龍頭老大一指銅鐵二龍道：「兩單，老四老五今晚動身。」

金龍起身道：「如沒別的事，小弟告退。」

老大道：「也沒有什麼了，老二，你這趟辛苦了，且去將息。」

銅鐵二龍同時站起道：「咱倆也去安排一下人手。」

龍頭老大點點頭，各人散去。

× × ×

高揚倚坐牆邊，雙目微閉，狀如痴呆，心裏却在想：關在此已差不多半年，如存心要自己死，已死了多時，究竟要關到何時，再關下去，也捱不了多久。

想到此，心裏起伏不已，一咬牙，暗暗道：「不管關多久，也要捱下去，只要有一口氣活着出去，就再逃！」

× × ×

「芝兒，明天全堡人都要到聚龍廳，不知有何事故？」白髮老者一步跨進屋門，對正在托腮沉思的芝兒說。

芝兒抬眼望了父親一眼，不語。

老者憐惜地望了女兒一眼，道：「芝兒，妳也不要想壞了身體，說不定明天就會放高揚出來。」

芝兒嬌軀一動，起身一把抓住老者手臂道：「爹，可是眞的？」

老者嘆一口氣，慈愛地道：「看妳急成這樣子，爹也是猜估的。」

芝兒聽爹如此說，頹然坐下喃喃道：「究竟何時放他，究竟何時放他……」

老者看着女兒那失神的樣子，不禁也嘆息坐下。

× × ×

秋高氣爽，太陽高掛，又是一個好天氣。高揚無力倚坐牆角，雙目微睜，注視着昏矇矇的空間，肚子餓得咕咕作響，認眞難受，心裏不由急切希望那砵少得可憐的飯砵出現眼前，好療一療饑火，心想眼望，不知怎的眼前突然飛舞着無數砵盛滿白飯的瓦砵，心中大喜，忙伸手去抓一砵，却抓空了，一怔，用手搓搓雙眼，閉目再張開，眼前那有滿滿的飯砵，有的只是昏濛濛的空間，與及四面牆壁一扇鐵門。

不由苦笑，却比哭還難看。

鄉噹一响傳來，跟着脚步聲在寂靜的空間响起，高揚雙眼不由緊緊注視那鐵門下的窄洞，他知道送飯的人來了。

脚步聲終於在鐵門前停下。

在他來講，却像千萬年一樣長久。

手已顫抖抖伸向鐵門下的窄洞，滿以爲飯砵立刻會塞進來，却出乎意料地傳來「卡察」一聲開鎖聲，跟着鐵門半開，一步跨進牢房。

黑衣人望一眼手仍伸出、白痴般呆着的高揚，一聲不响，手一抄，將高揚那瘦弱的身子揹在背上，轉身走出牢房。

高揚伏在黑衣人背上，耳聽着那步聲在空寂的地牢迴蕩，心裏昏惘一片，以爲在做夢。不相信現在正一步步離開這害怕的「地獄牢」。

直到一股清新的空氣吸進肺腑，涼風拂體，人也清醒了多少。睜開雙目，一片耀眼的陽光射入眼簾，雙目一陣刺痛，金光亂閃，目眩頭暈，雙目一閉，差點昏了過去。

棋先一着

聚龍廳上五龍端坐。

大龍頭椅後雁翅般站着一排黑衣大漢，手抱長刀。

左右兩排椅後，分站身穿四色衣服，金銀銅鐵四龍旗下殺手。

龍堡總管褚奇站在左排椅子下首。

廳下右邊站着百十個仍在訓練，將成殺手的年青人。

左邊站的是已退休的殺手，及其家少，以及全堡上下執役人等。

廳上廳下，鴉雀無聲。

端坐虎皮交椅上的大龍頭適時一聲輕咳。

總管褚奇倏的面向廳外，沉喝一聲：「帶高揚上廳。」

廳下左邊人羣一閧喝聲，起了陣微小的騷動。

右邊那羣年青殺手，却是動也不動。

兩名黑衣人架着衣衫襤褸、長髮如草、鬍鬚滿面、皮包骨、蒼白如紙、人鬼難分的高揚穿過廳下左右人羣，快步向廳上走去。

經過廳下人羣時，右邊的年青殺手目光一落在高揚身上，如觸電般一觸即收，心裏齊皆一寒，臉上却是木無表情，眼中却已露出一絲驚色。

他們實在不相信眼前人就是昔日生龍活虎、壯健如牛、外號小飛龍的高揚。

他們從來未見過一個人在短短的半年裏變化如此之大，簡直不似人形。

左邊的人羣也起了一陣騷動，儘管年老的以前當過殺手，見過不少血腥兇殘的場面，那可是眞刀眞槍幹出來的，不似眼前的高揚，不知受怎樣的折磨，變成這樣

子，簡直令人不忍卒睹，觸目驚心，面上齊皆動容。

那些小孩婦女，執役人等，幾曾見過這樣被折磨成人鬼不分、凄慘可怖的樣子，不禁低頭掩面，有的低泣出聲。

其中一個站在白髮老者背後的青衣少女，乍一睹高揚那離死不遠的樣子，更是身子一陣顫動，悲呼一聲：「爹！」掩面伏在老者肩上低泣不已。

老者目中淚光隱現，轉身將少女摟在懷中。

兩名黑衣人已架着高揚步上廳中，手一鬆，高揚仆伏地上，兩名黑衣人退下。

大龍頭及四龍面露殘忍笑意，像欣賞一件異寶般，打量着伏在地上的高揚。

左右兩排椅後站着的四龍旗下殺手，却是臉色肅然，眼皮却是微微一動。

站在龍頭老大椅後的一排黑衣大漢，却像沒有生命的木頭一樣，動也不一動。

龍頭老大一面肅殺之氣，雙目精光暴射。一掃廳內廳外人羣，沉聲道：「各位，我不想多說甚麼，按堡規，高揚是死！但看在死去師叔的面子上，留他一命，如有再犯，將十倍於此，慘酷而死。」

隨又喝一聲：「高揚，你站起來！」

高揚身子一動，努力掙扎站起，身子顫抖抖挺起一半，雙腿一軟，又仆伏在地，如是者三，五龍面露殘忍之色，看着高揚痛苦掙扎站起，最後哈哈大笑。

青衣少女只看得銀牙緊咬，心痛不已，幾乎想冲出人羣，奔上廳去扶起高揚。

老者却緊緊拉着少女手臂，並以目示意，制止少女的衝動。

笑聲中，銀龍語聲刻毒：「高揚，你外號小飛龍，現在却連小毛虫也不如。」

高揚身子猛一挺，却又無力垂下，仆伏在地，昏了過去。

龍頭老大喝道：「抬下！」

立有兩名持刀黑衣大漢走出，將高揚抬走。

× × ×

漫漫長路，終有盡頭。

高揚悠悠醒轉，感覺精神好了不少，徐徐睜開雙目，一片亮光映入眼簾，雙目仍覺刺痛，忙將雙目閉起，再睜開一絲，不像剛才那樣刺痛，但仍感微痛，由於心裏急於想知身在何處，乃忍着微痛，瞇縫着雙目，打量四周。

一眼就掃視到對面牆上掛着的長劍，凝神注視，認出是師父臨終遺贈之物，知道已身在家中，心裏一喜，將雙目閉上。

瞧到牆上的劍，不由想起了師父，師父自幼將自己養大，盡傳生平絕學，對自己雖然嚴峻，却關懷備至，想到此，不由雙目泛淚，耳邊彷彿响起師父臨終時的說話：「揚兒，爲師一生孤獨，大半生過的是殺人生涯，至年老退休，遇上了你，將你帶回堡中，傳你一身武功，自遇上你後，不覺心情大變，長夜難眠，每思及過去所爲，覺悟前非，孩子，你身在龍堡，注定要做殺手，爲師却不想你步我後塵，做個一生孤獨無情的殺手，痛苦一生，爲師死後，有機會千萬……」

突被一陣輕盈細碎的步聲打斷思路，頭一側，微睜雙目，瞧向房門口。

適時一個一身綠衣裙，長身玉立、清秀脫俗的少女，一步跨進房來，高揚雙目一瞧見那熟悉的身影，已知是誰，雙目不由睜大少許，注視着走前來的綠衣少女。

少女一步跨進房間，一眼看見躺在床上的高揚正雙目睜開，注視着自己，心裏一喜，原本愁苦的臉上一片驚喜，急行兩步到床前，雙手緊緊執着高揚露在被子外的手，面現甜笑，眼裏滿是關切之色，俯身輕柔道：「高揚哥，你終於醒來了。」

高揚一雙眼熱切地瞧着少女那清秀的臉龐，蒼白瘦削的臉上由於激動，微現血色，語聲低弱道：「芝妹，是妳，我可是昏迷了很久？」

芝兒瞧着高揚那蒼白瘦削的臉龐，心裏一酸，差點落下淚來，忙强忍着笑道：「你睡了一日一夜，現在已是黃昏的時候，你現在覺得怎樣？」

高揚苦笑道：「餓！肚子很餓。」

「我這就去盛粥來給你吃。」忽忽出房而去。

不一會，芝兒手拿瓦碗，像風一樣回到床前，將冒着熱氣的瓦碗放在案上，回身將高揚扶起，倚坐牆上，伸手拿起案上那碗粥，坐在床前，動手餵高揚吃粥。

實在是太餓了，高揚鼻子嗅到那香噴噴的粥氣，肚子更是咕咕作响，也不客氣，張口就吃，雙目却露出感激之色。

芝兒小心地餵高揚吃了三碗粥，高揚意猶未足，還想再吃，却被芝兒婉勸，說是一個身體虛弱，長時間處於飢餓狀態的人，一下子吃得太多，是會引起不良後果的，高揚才不嚷着要再吃。

吃了粥，人更加精神，就倚坐在床，不再躺下，雙眼也逐漸適應了光綫，不再感覺刺痛。

芝兒收拾好厨房後，回進房間，坐在床前椅上，望着高揚道：「可要再睡一會嗎？」

高揚搖頭道：「睡了一日一夜，骨頭也有點痛了，就這樣坐着很舒服，芝妹，辛苦妳了。」

伸手執着芝兒雙手。

芝兒雙頰微紅，低頭道：「只要你身體快快康復，辛苦也不怕。」

高揚感激道：「芝妹，妳眞好，我眞不知怎樣感激你才好。」

芝兒抬起頭，雙目含情道：「高揚哥，那個要你感激，只要你對我好，我就心滿意足。」

「是我講錯了，芝妹，請原諒，」低頭瞧自己一眼，詫聲道：「芝妹，怎麼我身上已換了干凈衣服，可是妳……」

芝兒面一紅，頭一低，輕聲道：「是爹和你換的，鬍子也是爹和你刮的。」

高揚抬手摸一下下巴，果然干干凈凈，連鬍渣子也沒一根。

芝兒續道：「爹爲你洗凈身子後，餵你吃了三粒保心丹，再將眞力渡進你體內，看見你沉沉睡去，守了一晚，直到今早我來，爹才回家。」

只聽得高揚激動不已，熱淚盈眶，待芝兒講完後，咽聲道：「他老人家此恩此德，叫我如何報答？」

芝兒忽然抬頭問道：「你眞的要報答我爹？」

高揚點頭不語。

芝兒微笑道：「我教你一法子。」

高揚用力緊執芝兒雙手，急問道：「甚麼法子？」

「那法子就是——」芝兒見他一面認眞之色，竭力忍住笑：「趕快將身子養好，那就報答了我爹。」說完忍不住嬌笑起來。

高揚到現在才知道她是在作弄自己，望着她那有如春花般的笑臉，整個人開朗了不少，由不住伸出一臂，輕輕將芝兒摟在懷裏。

芝兒輕輕偎在他懷中，聽着他的心跳聲。閉上雙目。

× × ×

在芝兒細心調理照顧下，高揚迅速復原。身子壯實，雙頰豐滿，只是臉色還蒼白，可能是久不見陽光的緣故。

今次是他自出「地獄牢」以來，第一次踏足戶外，仰望高空飄飛的白雲，長吐了口氣。

走在堡中街道上，總覺得樣樣新鮮，遇到的人大多是冷冷淡淡的，連平日遇到他就問長問短的煮飯李大娘，見到他也不打招呼，令他很不愉快，但從李大娘那滿含關切之意的一瞥，令他明白了人們爲什麼會這樣對他，心裏的不快，就一掃而空，卻更加堅定了他的決心。

後來他又遇到九個經常玩在一起、仍在受訓、準備當殺手的年青人，也不和他招呼說話，他也不介意了，他知道那是被迫的。

在堡中各處走走，見到的雖是冷淡的面孔，卻有不少關切的目光，他感到很安慰，自己不是孤立的。

太陽已開始偏西，將他的影子斜斜投在地上，看一眼投在地上的影子，微微一笑，轉身回家。

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影子始終跟隨着他。但他卻感覺到另有一個看不見、摸不到的影子，像他投在地上的影子一樣，始終跟着他。

憑他的感覺，知道可能受到監視，但不能確定，爲了免却麻煩，快步走回家。

此後幾天，高揚都往街上走，在堡中走來轉去，更加强烈地感覺到那個影子的存在，從而確定了巳被跟踪。

跟踪的人實在高明，高揚用了七種辦法，始終發現不到那影子的踪迹，更不要說引他現身了。

高揚放棄了引那影子現身的企圖，躱在家裏，沒有必要，足不出戶。

× × ×

褚奇進入聚龍廳，快步走到大龍頭身前，拱手道：「稟大龍頭，影子剛才向屬下回報，高揚行動沒有甚麼特別，多在家中，偶爾會在堡中走走，堡中人都照吩咐不敢理睬他，只有石猛的女兒，常到他家中。」

龍頭老大喝了杯酒道：「如有甚麼特別的事，速來通報。」

「是，屬下告退。」褚奇轉身出廳。

× × ×

小樹林外，有個小小的水池，高揚和芝兒並排坐在水池邊。

望着倒影在池水中飄飛的白雲，高揚無限响往地道：「芝妹，妳看天上的白雲多寫意，在天上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隨風飄飛。」

芝兒望着高揚那端正明朗的臉龐，低聲道：「高揚哥，你又是想再逃？」

高揚點頭不語。

芝兒問道：「上次逃走，爲什麼不告知我？爲什麼不帶我一同走？」

高揚望着芝兒那清秀的臉上畧帶幽怨之色，連忙解釋道：「芝妹，上次我走，不是不想帶你一齊走，因我沒有把握，又是第一次，被追截到就是死，我不想妳死，所以沒有通知妳。」

芝兒幽幽道：「你可知道，沒有了你，我活着又有甚麼意思？」

高揚大爲感動道：「我也不捨得離開妳。」

芝兒再問：「你打算再逃嗎？」

高揚語聲沉毅道：「從我被放出『地獄牢』那日起，我就打算再逃，就算是死，也要逃出龍堡。」

芝兒眼中露出祈求之色：「高揚哥，你一定要帶我走。」

高揚問：「妳不怕危險？不怕死？」

芝兒深情道：「和你在一起，就算死，我也不怕。」

「芝妹，妳眞好，」高揚心裏一熱，伸手執住芝兒的玉手，雙目滿含情意。

芝兒的目光，接觸到高揚那滿含情意的目光，心裏甜蜜蜜的，臉上一紅，垂下頭去。

高揚又道：「芝妹，只是妳爹……」

芝兒抬頭道：「我爹怎樣？」

高揚沉吟道：「妳爹年紀這大，妳又無兄弟姊妹，如妳一走，留下他老人家怎辦？」

芝兒神情黯然道：「這可怎麼辦？」

高揚搓手道：「我也不知怎辦好。」

芝兒面露愁急之色。

高揚安慰道：「芝妹，妳也不用愁急，走也不是一時三刻說走就走，總有解決的辦法。」

芝兒愁急之色稍減。道：「揚哥，你一定要想出個好辦法。」

高揚沉思一會，道：「一時很難想出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最好是妳回去時先和妳爹說一下，看他的反應如何，再作打算，可好？」

芝兒點頭道：「也只好如此。」

芝兒忽然揚眉，問：「揚哥，你上次怎會忽然間生出逃走之念，一聲不响就逃出龍堡？」

高揚突聽芝兒提出這個問題，怔了一下，抬頭望向遠方，無限响往地道：「芝妹，妳可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美？師父生前經常和我說及，他老人家說外面的世界很大，龍堡在這一粒砂那樣細小，外面的山川河流，錦綉壯麗，遊之不盡，風土人物，更是千奇百怪，我聽師父說得多了，心裏非常响往，很想到外面去見識一番，直到師父臨終，對我說了一番話，才使我下了決心，逃出龍堡。」

芝兒好奇地問道：「你師父他老人家臨終，對你說了些甚麼？」

高揚回憶道：「師父他老人家臨終時對我說：『揚兒，師父做了半生殺手，卻寂寞孤獨一生，自退休後收你爲徒，性情

才大變了，每當午夜夢廻，回想以前所幹，追悔不已。揚兒，爲師告訴你，人生下來，不是註定做殺手的，有很多事可做，只要你努力爭取，你還年輕，爲師不想你像你死去的父母那樣，不是去殺死人，就是被人殺死，你應該到外面的世界去闖一番，見識外面的世界，做一些有意義的事，爲師死後，有機會，千萬要逃出龍堡，到外面的世界去，爲師不想你做一個冷酷無情以殺人爲業的殺手！』師父這一番話，使我立下了逃出龍堡的決心。」

「你師父對你眞好。」芝兒忽然天眞地問道：「揚哥，外面的世界是不是很美麗的？」

高揚被她問得不由失笑道：「妳問我，我問誰？先師未死，還可問問師父，現在則只有我倆逃出外面去看一看，就知道美麗不美麗了，不過師父生前，經常講及江南江北的湖光山色，特別提到江南杭州西湖的綺麗，太湖的碧波萬頃，嵩山的雄偉壯拔，武當山的雄奇險峻，峨嵋山的挺拔秀逸，根據師父如此說法，一定是很美麗的了。」

芝兒熱切地道：「揚哥，如我倆能安然逃出龍堡，就先到你師父說的那幾處地方遊一遍！」

「那當然……」高揚突然將芝兒摟在懷中，悄聲道：「不要動，有人監視！」

芝兒驟被高揚一把摟在懷裏，不明所以，女兒家嬌羞本性，正想掙開他的摟抱，耳聽高揚如此說，知高揚不是個輕薄之人，遂不再動，一個軟軟的身子，任高揚輕輕摟在懷中。

芝兒臉上紅紅的，嬌靨貼在高揚那寬厚的胸膛上，鼻中嗅着那男人特有的氣息，一顆心不由得像鹿撞般蹦蹦亂跳，體驗到一種從未經歷過的甜蜜感覺。

是溫馨、舒適、安全，全都有，總之不想離開。

芝兒兩眼微閉，正自沉醉在這種從未體驗過的感覺中，耳邊却傳來高揚那蚊蚋一樣細小的聲音：「妳不要動，我們裝成情侶一樣，令那暗中監視的人以爲咱們在談情，那就放鬆了警惕之心，以後咱們的行動就方便多了。」

芝兒偎在高揚懷中無言點頭。

兩人偎摟着，低聲細語，芝兒不時嬌笑兩聲，就像兩人巳墮在愛河，正在卿卿我我。

良久，高揚推開芝兒的嬌軀，長吁一口氣，低聲道：「走遠了。」

芝兒臉上仍是紅紅的，嬌聲道：「你怎知有人監視？」

高揚道：「這是憑我平日的感覺，知道有人在暗中跟踪監視。打從我身體康復，第一次在堡中走動起，就感覺到有一個看不見、摸不到的影子在無聲無息的跟踪監視着我，我試用了幾種辦法，都未能迫他現出身形，知道是跟踪高手，我就放棄了迫他現身的打算，由他跟來跟去，詐作不知，他現在反而成了咱們的好掩護。」

芝兒不懂的問道：「他怎麼會成了好掩護？」

高揚笑道：「芝兒，他既然跟踪我，自會將我的一切行踪報告大龍頭，只要咱倆裝得像，不露出破綻，他一定以爲咱倆會是爲了兒女私情，不疑有他，他將見到的告訴大龍頭，那麼大龍頭也不會懷疑咱倆有何企圖，咱倆行動不是方便了，這不就是他掩護了咱們嗎？」

芝兒雙手輕拍道：「是啊！我怎麼想不到，揚哥，還是你聰明！」

「在這裏坐了很久，咱倆也該走了。」拉着芝兒玉手，站起身一齊步入林中。

× × ×

大龍頭和金銀銅鐵四龍，圍在一桌喝酒。

褚奇快步走進廳中一站，躬身抱拳道：「屬下見過大龍頭及四位旗主。」

大龍頭放下酒杯道：「有事發生？」

褚奇拱手道：「稟大龍頭，屬下剛接『影子』來報，有關高揚的行踪，故特來稟報。」

鐵龍急急問道：「可是那小子有何異動？」

「那倒不是，據『影子』說，今天高揚和芝兒在堡西林邊池旁坐了一下午。」

鐵龍一瞪眼道：「那有甚麼好稟報的啊？」

褚奇連忙道：「據『影子』說，他倆狀甚親熱，還摟抱在一起。」

鐵龍怪叫道：「好小子，死不了又再亂來一次！」

銀龍道：「老大，照情形看，那小子是在和石芝那妞兒相愛。」

銅龍道：「那還用說。」

金龍喝了杯酒，慢慢道：「老大，高揚看來又想犯一次堡規了。」

銅龍叫道：「難道他眞的想死？明知堡規規定：堡中任何人，未到四十歲，不准婚嫁，否則必死。」

一直沉思不語的大龍頭突然擧起酒杯一喝而盡，沉聲道：「高揚和石芝自小玩到大，偶爾聚在一起，不足爲奇，但兩人明知堡規，却如此親密，定有企圖，好小子，他以爲騙得了老夫，那他就錯了，褚奇，吩咐『影子』加緊監視，一發現可疑，立即放訊號。」

「是！屬下這就去吩咐『影子』。」一抱拳，出廳而去。

銀龍望着褚奇而去，才道：「老大，還是儘快派那小子出去行動一次好。」

龍頭老大頭一點，道：「嗯，這單買賣條件一談妥，馬上派他出去幹。」

× × ×

「芝兒，妳眞的下了決心跟高揚一起走？」石猛望着芝兒。

芝兒語聲堅定道：「爹，女兒決定了，爹不會阻止女兒吧？」

石猛沉聲問道：「忍心掉下爹？」

芝兒眼一紅道：「爹，女兒正因爲不忍心掉下爹您一個人，所以不知怎辦才好呢？」

石猛問道：「妳眞的喜歡他？」

芝兒眼紅面紅，點頭不語。

石猛嘆一口氣道：「芝兒，爹也知妳和揚兒，妳倆自小玩在一起，爹也很喜歡揚兒那孩子，妳就跟他一起走吧。」

芝兒心裏一喜，却又黯然道：「爹一個人留下，女兒怎麼忍心？」

石猛爽朗一笑道：「乖女兒，爹巳這大年紀，留在堡也沒有多少日子過了，妳

還年青，爹也想妳幸福，不想妳像妳娘那樣，嫁了妳爹後，每次爹出堡幹買賣，妳娘就担心一次，不知爹會不會回來。」

喝了口茶，續道：「芝兒，爹也不想妳變成了老姑婆才嫁人，妳可知道堡規爲甚麼規定，堡中任何人都要在四十歲後才准婚嫁？」

芝兒道：「女兒不知。」

石猛咬牙道：「妳可知一個殺手一生，黃金時代是甚麼年歲？就是三十歲到四十歲這段時間，一個殺手到了三十歲，已成熟、心狠，經驗也豐富了，那是一個殺手的金色年華，大龍頭的師父爲了堡中殺手能更好地爲他們殺人賺錢，所以規定了要到四十歲才能結婚。」

「爹，那您和娘是在四十歲後才結婚的了？」芝兒爲他爹重新斟了杯茶。

石猛點點頭：「不錯，所以爹爲了妳的一生幸福，決定讓你和揚兒一起走。」

「爹，您眞好……」芝兒感動得流下了眼淚，情不自禁偎在石猛懷中。

石猛伸手輕撫着愛女的秀髮，老眼中淚光隱現。

× × ×

大清早，高揚就出門，大搖大擺走在堡中街道上。

既然不能擺脫那影子，何不大方點，就讓那影子跟個够。

走在街上，他又感覺到那影子的存在了。

芝兒見高揚大清早前來，訝問道：「揚哥，大清早前來，可有事嗎？」

高揚一笑道：「特來拜謝石伯伯。」

屋裏傳出石猛的蒼老語聲：「芝兒，是哪個來了？」

「爹，是揚哥來探望您老人家！」芝兒帶高揚進屋。

高揚一跨進屋，見石猛坐在椅上，連忙緊行兩步，抱拳躬身道：「揚兒見過石伯伯。」

石猛哈哈一笑道：「揚兒休要多禮，坐，坐。」

高揚剛坐下，芝兒已捧出兩杯香茶，放在桌上，道：「爹，揚哥，請喝茶。」

高揚一聲：「多謝。」

芝兒站在她爹身旁。

石猛兩眼打量着高揚，口裏道：「揚兒，身體可全好了，瞧你臉色還有點蒼白，可要好好休養身體。」

高揚欠身道：「謝謝石伯伯關心。」

「大清早，可有甚麼事？」一面問，一面轉頭對身旁的芝兒道：「到爹房去拿爹的培元丹來，給妳揚哥服用。」

芝兒答應一聲，轉身向廳後走去。

高揚欠身恭聲道：「姪兒大清早來，沒有甚麼事，是特來多謝您老人家及芝妹對姪兒的照顧。」

石猛一擺手道：「揚兒，自家人，你客氣甚麼？」

話題一轉道：「揚兒，好端端的，你怎會想到逃離本堡？」

高揚聞言，以目示意，手指屋頂，答道：「是姪兒一時糊塗，致有此舉。」

邊說邊以手指沾茶在桌上寫道：「屋頂有人。」

石猛一看，面色一變，就要起身。

高揚連忙搖手制止，一面以茶水繼續在桌上寫：「不能驚動此人，否則以後姪兒的行動諸多不便。」

石猛一面看，口裏一面道：「揚兒，你以後千萬不要再生此心。」

「姪兒今次死裏逃生，就算有天作胆，姪兒也不敢了。」以指沾茶，飛快在桌面上寫：「姪兒不便在此久留，詳情芝妹會告訴你老人家。」

芝兒手拿一個白色瓷瓶出來，伸手遞給高揚。

高揚伸手接過，欠身道：「多謝石伯伯所賜。」

石猛哈哈一笑道：「謝甚麼，一點小意思，老夫也想你快些康復。好爲堡中效勞。」

「姪兒告辭。」高揚站起身：「姪兒想和芝妹到外面去走走。」

石猛一笑道：「好，你倆就去吧！以後多來坐坐。」

高揚一抱拳道：「姪兒有空，一定來拜望你老人家。」

「爹，女兒和揚哥出去了。」芝兒拉着高揚向門外走。

「去吧。揚兒，你好自爲之。」眼望着女兒和高揚出門而去，面上不由綻出一絲安慰的微笑。

× × ×

風吹枝葉動，發出細碎的搖曳聲。

池邊樹下，高揚石芝倚坐在一起，輕聲細語，不時响起石芝那清脆的笑聲。

笑語聲中，高揚悄聲道：「芝妹，妳可有和妳爹說了？」

芝兒一面發出清脆的笑聲，一面悄聲答道：「說了，爹已同意小妹和你一塊兒走。」

「眞的？那妳爹怎辦？」高揚高興得很。

「我爹說他已這麼一大把年紀了，只要咱們年青的能得到幸福，他怎麼樣也沒關係。」芝兒臉上現出愁苦之容。

「石伯伯他眞好，芝妹，我看他老人家留在堡裏也不會有什麼事的。」高揚輕聲安慰芝兒。

芝兒悄聲問道：「決定甚麼時候走沒有？」

「就這幾天，決定那一天，我再通知妳。」高揚忽然高聲笑起來。

芝兒會意。跟着也嬌笑出聲。

兩人情意綿綿，笑語不絕。

× × ×

大龍頭對金龍道：「老二，你和老五，後天午後出發，帶了高揚一同去幹那單買賣。」

轉對垂手而立的褚奇道：「這兩天嚴密監視高揚，後天午飯前帶他來見我！」

「是！屬下這就去加派人手。」轉身而去。

× × ×

五更天，高揚手撫着肚子，開門出屋，急急奔向屋後茅厠，一頭鑽了進去。

茅厠的氣味可不好受，每個正常人都不願在茅厠裏久待，除非是吃屎的狗。

高揚不知怎的，一頭鑽進茅厠後，竟然呆了有大半個時辰還不出來，難爲他忍受得了那薰鼻的臭氣。

他忍得了那臭氣，有人却忍不了他這麼久還待在茅厠裏。

破空聲微响，一條淡淡的影子掠空而過，一閃而沒。

茅厠後出現了一條如鬼魅般的影子，貼近茅厠用稻草編成的牆，略一側耳凝神，轉身向不遠處的一叢樹木打量。

就在那影子轉身刹那，稻草編成的牆突然裂開，閃電般一拍一抓猛一收，「刷」一聲，那影子已穿牆而沒。

嗦嗦一陣輕响，裂開一個洞的稻草牆，又完好如初。

茅厠裏一聲輕笑道：「勞煩你日夜跟着我，想必很辛苦了，乖乖在這裏歇一會吧！」

一條人影閃出茅厠，一閃進屋，不一會又一閃而出，略一打量，身形一起，躍向堡西。

× × ×

樹林，小水池，靜悄悄的，一條人影一閃入林，跟着出現在小水池邊。

小水池邊一棵樹下，立時現出一個俏人影，兩條人影一合，倏一閃，沒入林中。

總管褚奇站在高揚的屋子門前，抬手拍門，剛想拍落，倏的一停，改拍爲推，門應手而開。

原來門是虛掩着的。

心裏已知有點不妙，褚奇一面跨步進屋。一面揚聲叫道：「高揚，你可在？」

聽不到回應，褚奇兩步跨進屋中，兩眼略一打量無人的屋廳，身子閃電般進入廳左右的廂房一轉而出，跟着一躍出屋。

站在屋前打了一長兩短三聲口哨。不見「影子」現身，心知「影子」出了事，因爲剛才那三聲口哨是預先和「影子」定下的聯絡訊號，忙從懷中摸出一物抛向空中，身子已電疾般繞着屋子四周察看。

隨着他的手向空一揚，空中爆開了一蓬黑色火花，刹那間，堡的四周騰空射起四道紅光。

褚奇轉身到屋後，望一眼茅厠，身形一起，却撲向屋後不遠處的一叢雜樹。

雜樹叢裏沒有甚麼發現，褚奇躍身而出，落在屋後，剛想繞出屋前，一眼又望見那茅厠，眞是無巧不成書，他忽然感到內急，三九不理，七，大步向茅厠走去。

正所謂人有三急，急起來就算皇帝老子也阻不了。

褚奇一步跨進茅厠，本來非要立刻解決的內急，却忽然間不急了，豈止不急，簡直是忘記了人生有內急這回事。

令他忘記內急的不是甚麼，就是剛才聯絡不到的「影子」。

原來他一進茅厠，就見「影子」像死狗一樣伏在地上，這一驚，就驚到他連皇帝老子也阻不了的內急，頓然忘記了。

彎腰伸手一探「影子」鼻息，呼吸還順暢，知是被人點了穴道，且不急於解穴，手一抄，挾起「影子」，出了茅厠，縱躍而去。

× × ×

龍堡戒備森嚴。

龍頭老大坐在虎皮大交椅上，一聲不出，面色陰沉。

金龍鐵龍各帶七名殺手，在聚龍廳上，只等褚奇帶高揚到來，立即帶高揚一齊動身。

銀龍銅龍一齊忽忽趕上廳，齊聲道：「老大，可是高揚那小子又逃了？」

龍頭老大不語。

金龍答道：「剛才空中升起黑色旗花，是有人逃了，可能是高揚那小子，我和老五等到現在還不見褚奇帶他來。褚奇一到，就知道是不是了。」

鐵龍不耐煩地叫道：「褚奇那傢伙怎麼攪的，也是該到了，誤了這趟買賣怎麼辦？」

話聲剛落，褚奇已躍落廳前，跨步上廳，放下「影子」，抱拳躬身道：「褚奇見過大龍頭及四位旗主。」

各人的目光，齊皆注視伏在地上的「影子」。

龍頭老大目光在「影子」身上一凝，沉聲道：「高揚逃了？」

褚奇垂手道：「屬下去找高揚，但屋門虛掩，屋內沒人，屬下連忙四圍尋查，却在屋後茅厠裏找到『影子』，被人點了暈穴，伏在地上。」

大龍頭面色一變，抬手一指點出，地上的「影子」身軀一抖，霍然從地上躍了起來。

「影子」神色一變，兩眼一掃四周，面色一變，連忙單腿跪下，抱拳道：「屬下參見大龍頭及各位旗主。」

大龍頭目光凝注，沉聲道：「怎麼回事？」

「影子」惶聲道：「屬下該死！屬下見高揚進入茅厠，久久不出，以爲他在茅厠後逃走，連忙躍到茅厠後，却不見有何動靜，轉身打量前面的野林，就這一瞬間，被他從後點穴，扯進茅厠，最後的屬下就不知道了。」

衆人聽得齊皆面色一動。

鐵龍首先大叫：「好狡猾的小子，今番抓到他，必將他碎屍萬段。」

金龍詢問道：「老大，這單買賣可要撤消？」

龍頭老大手一搖，說道：「不！你和老五領人出堡立即去幹這單買賣，龍堡不能爲了這一個小子在江湖上失去信譽，諒那小子插翅也飛不了，有老三老四在此已足够了。」

金龍一抱拳道：「如此，小弟和老五這就立即出堡，老大、老三老四，就此別過。」

鐵龍一抱拳，別過龍頭老大、老三老四，與金龍領着手下，快步而去。

龍頭老大望一眼仍跪在地上的「影子」，冷冷道：「來人！將他押去『地獄牢』，囚三個月。」

「影子」面色一白，剛想開口，已被兩個黑衣大漢押了出去。

銀龍問道：「立刻派人追截？」

龍頭老大一點頭道：「你和老四立刻帶人四面追截，褚奇在堡中聯絡，還有，立放飛鴿通知最外圍哨犬，加强戒備！」

褚奇應了一聲，快步而去。

銀銅二龍也別過老大，領人出堡追截高揚。

大龍頭面上滿是殺氣，獨坐不語。

——下期續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名劍

黃　鷹・著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驀然受傷後被一女子救起，傷癒後的一晚在庭院中相遇，才知她名叫鉉姬……鉉姬接到一封信，得知她一位老朋友的女兒被人挾持，而對方的目的志在迫鉉姬的好友現身，鉉姬無法，只有請求李驀然相助，並贈一把好劍給李驀然，李驀然欣然答應，並通過「鴿子」查出被綁女子正在一座古刹受困，李驀然運用調虎離山之計，使對方離去，即時救出那女子，却原來是石頭兒，兩人正感驚愕之際，仇歡一伙人又撲了回來。是仇歡抓走石頭兒的，雙方又展開一場激烈的爭鬥，最後仇歡一伙人因技不如人，而使李驀然順利地救走了石頭兒。

凶劍已在握　天意竟如斯

人爲財死鴿驚飛

鴿子歪着腦袋，還未想得透是什麽囘事，就聽到了一陣很奇怪的聲响。

他抬頭望去，只見那扇門「砰」的突然大開，兩個花衣小婢蝴蝶一樣飛進來。

她們飛進來的姿勢很美妙，可是一着地，就變得醜惡，四肢無一不扭曲，所表現的絕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弄出來的姿勢。

她們的神色更怪異，像在笑，亦像在哭，一雙眼睜大，充滿了恐懼。

鴿子目光一落又抬起，那刹那大門外巳出現了一個人。

那個人一身白衣如雪，一張臉亦似冰封過一樣，目光比冰雪却還要寒冷。

「陳鐵衣——」鴿子由咽喉呻吟出來。

「在你身後那些匣子裏，相信還少不了有關我的資料。」陳鐵衣一步跨進。「聽說你過目不忘，這相信也是事實。」

「所以我立即就認出你陳大爺來。」鴿子陪着笑臉。「陳大爺大駕光臨，不知道有何指教？」

陳鐵衣冷然一笑，從袖中取出一個金錠。「十兩金子，換你一句話。」

鴿子看見那錠金子，眼睛就一亮。「十兩金子不是一個小數目，陳大爺要知道什麽消息？」

陳鐵衣又一笑。「好爽快的人，早知道如此，我也用不着難爲那兩個小丫環。」

鴿子好像這才省起來。「她們……」

陳鐵衣反問：「你不知道我的一雙手之下從無活口？」

鴿子乾笑。「陳大爺其實用不着……」

陳鐵衣冷截。「我原以爲這樣更容易令你說話。」

鴿子囁嚅着：「陳大爺到底要知道什麽？」

陳鐵衣冷冷的盯着鴿子。「古刹那個消息，你到底賣給了什麽人？」

鴿子一呆。「你們……」

「我們是一夥。」陳鐵衣斷喝：「說——！」

鴿子沉吟未巳，陳鐵衣劍巳出鞘，颼的刺入了一隻灰鴿子的胸膛。那隻鴿子尤自拍着翅膀，鮮血飛濺，鴿子看在眼內，眼旁的肌肉猛一下抽搐。「賣……」

他欲言又止，颼一聲，又一隻鴿子穿在陳鐵衣的劍上，「說！」

「李藥然！」鴿子終於說出來。

陳鐵衣混身一震，轉過身子，劍一抖，穿在劍鋒上的兩隻死鴿子飛脫。

鴿子看見陳鐵衣轉身，一口氣尚未吁過，面色突然一變，疾往上拔了起來！

剎那間，陳鐵衣半身突然一扨，淩空翻身，一劍疾往鴿子刺了過去！他顯然算準了尺度距離，這一劍倒刺，鴿子若是仍站在原處，劍便會刺進他的胸膛。

一劍落空，兩支鐵拐便向陳鐵衣當頭擊下，這兩支鐵拐一直放在匣頂上，是鴿子的兵器，已多年未用，積滿了灰塵。

鴿子清楚記得這兩支鐵拐所在，淩空一拔，手一探，正好抄住了那雙鐵拐，當頭擊下，亦擊空。

陳鐵衣一擰腰，左手往几上一掠，人已斜飛出去，雙脚往墻上一點，又飛射回來，「哧哧」聲响中，刺出了三十六劍！

「叮叮」兩聲，鴿子鐵拐着地，他整個身子就掛在鐵拐之中，倒像是一隻給趕上架的鴨子了。

他雙脚已斷，必須倚仗那兩支鐵拐才能夠站穩地上，雖然多年沒有用，現在用起來，還是很靈活。

那兩支鐵拐往地上一點，他的人就飛退一丈，「叮叮」聲中，連退四丈，閃開了陳鐵衣三十六劍，後背已抵上了牆壁。

他身形一頓，立即往上疾拔了起來，雙拐一翻，便要撞破屋頂衝出，陳鐵衣的劍也就在這個時候刺到了。

一聲裂帛，劍從鴿子的小腹劃至咽喉，鮮血暴射，鴿子慘叫一聲，淩空飛墮！

羣鴿亦驚飛，陳鐵衣劍出不停，「哧哧」聲响中，劍鋒上又穿了十多隻鴿子，再一抖，那些死鴿子紛紛飛墮在鴿子老人的身上，鴿血與人血混成一片。

其餘那些鴿子更慌亂，一時間，羽翼拍擊聲，金鈴叮噹聲大作。

陳鐵衣沒有再出劍，冷然一瞥，幽靈**一樣退出堂外。**



× × ×

清晨的山谷霧氣迷濛，這對於生火，卻沒有多大影响。

李藥然在火上烤好了一串野鴿子，送到石頭兒面前，石頭兒沒有接。「你現在怎麼又有空照顧我了？」

李藥然「哦」的一聲，詫異的望着石頭兒。「這是什麼話？」

石頭兒偏過臉去，李藥然想想。「是了，你怎會給那些人抓住？」

「你既沒有空再照顧我，他們當然走來欺負我了。」

李藥然又是一怔。「是了，那次在白石鎮你怎麼不告而別？」

「還說呢。」石頭兒的怒火立時冒起來。「你看見那個女人，失魂落魄，我不走，難道看你們親熱？」

李藥然這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怎麼你不留在白石鎮陪伴她？」石頭兒酸氣沖天。「莫不成鬧翻了？」

李藥然微喟。「我跟她很小就認識的了……」

「青梅竹馬——」石頭兒一皺鼻子。「難怪這樣親熱。」

「她已經出了嫁的了，那個白衣人就是她的夫婿派來保護她的保鏢。」

「你知道了還去找她。」石頭兒的鼻子皺得更深。「色胆包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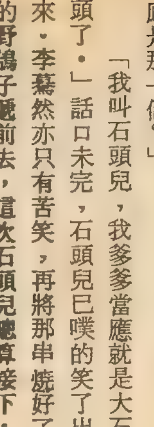
「說到那兒去了。」李藥然搖頭。「我們只是不見十年，難得見面，多說幾句。」一頓轉問：「那些人與你到底有什麼仇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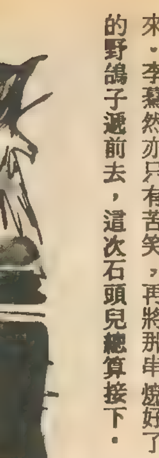
「天知道。」石頭兒眼珠子一轉。「你到底又怎會走到那兒去救我？」

「說到底，我根本不知道要救的是你。」李藥然接道。「那是鉉姬的主意。」

「鉉姬？」石頭兒搖頭。「沒聽過這個人。」

「是一個女人，她說是你爹爹的好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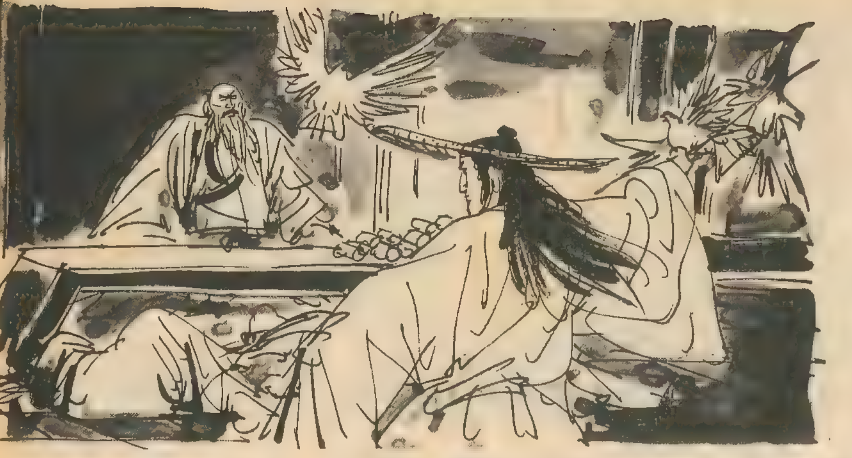




石頭兒仍然搖頭。「從未聽我爹爹說過。」

「她又說那些人這樣做還是想將你爹爹迫出來。」李藥然不由問。「你爹爹到底是那一個？」

「我叫石頭兒，我爹爹當應就是大石頭了。」話口未完，石頭兒已噗的笑了出來。李藥然亦只有苦笑，再將那串燒好了**的野鴿子遞前去，這次石頭兒總算接下。**



「要不要一見鉉姬？」李藥然接問。

石頭兒點頭。「最低限度也得去跟她說一聲多謝。」

李藥然無言，對於這個女孩子，越來越感興趣了。

× × ×

鉉姬並沒有出迎，丁丁香香侍候李藥然石頭兒二人坐下，往堂後轉了一趟，回來道：「小姐在打點酒菜，請你們先去沐浴更衣。」

石頭兒望了李藥然一眼，李藥然笑笑頷首，香香卽時對石頭兒一揖。「姑娘，請。」

石頭兒又看了李藥然一眼，才站起身子，隨香香出去。

寶劍贈俠士

後堂深處，碧紗帳後，是一個水池，石頭兒放軟了身子沐在池中，連日來的疲倦亦清洗殆盡。

珠簾聲响，鉉姬從外面走了進來，石頭兒聞聲不由得一驚，看見進來的是一個女人，才放下心。

鉉姬也就在帳外停下來，手捧着一襲新衣，放在架上，退過一旁，待石頭兒沐罷更衣，才說道：「好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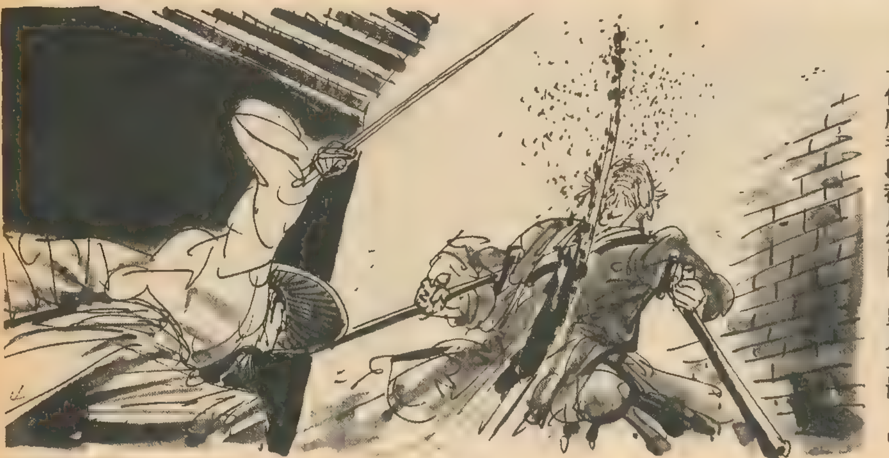
石頭兒目光停留在鉉姬的面上。「你就是鉉姬？」

鉉姬頷首。

「我不認識你。」

鉉姬笑了笑。「我也是。」

「你是我爹爹的朋友？」



「在他還未退出江湖之前，我們已經認識了。」鉉姬關心的問，「現在他怎樣了？」

「很好——」石頭兒接問：「你多久沒有見過我爹爹。」

「很久了。」鉉姬微喟。「那些人却以爲我仍然知道你爹爹的消息，要我通知你爹爹，你落在他們手上。」

「什麼手段都用得出，眞是卑鄙。」

「那你以後就要小心了，這一次幸好李公子在，否則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你們是好朋友？」石頭兒追問。

「可以這樣說。」

「認識很久的了？」

「還是最近的事，他受傷昏倒在附近，給香香丁丁她們救了回來，還怕是壞人，我看却不像，事實證明我沒有看錯。」鉉姬的面上露出了一種難以言喻的喜悅。

石頭兒看在眼內，神色顯得有些不自在，鉉姬自顧說下去。「俠骨柔長，琴心劍膽，好像他這種人，眞還不多。」

石頭兒的心頭更不是滋味，鉉姬却沒有在意，接一笑。「酒菜已經準備好，我們在那邊等你。」

石頭兒抿着嘴唇一點頭，鉉姬從容轉身往外走去。目送鉉姬的背影消失，石頭兒的神情變得很苦惱。

× × ×

小樓中酒菜已擺開，李藥然換過全新的衣服，負手站在席前，神情却是很輕鬆，看見鉉姬進來，忙迎上去。

「看見你平安回來，我總算放心。」

鉉姬上下打量李藥然。

「早就叫你放心的了。」李藥然很自然的拉住了鉉姬的手。

鉉姬有意無意將李藥然的手卸開。「這一次，辛苦了你。」

「你的劍也幫了我不少忙。」李藥然接着將劍解下送上。

鉉姬搖頭。「你留着。」

李藥然方待推辭，鉉姬已又道：「在

我來說，這長劍只是一種裝飾的東西，到了你手上，才能够有所作爲，你還是收下吧。」

她接替李驀然重新將劍掛上，順手再替他理了理衣衫。

石頭兒就在這個時候走進來，一見二人如此親熱，妒火中燒。

鉉姬未覺，接又說：「我也知道你不會留在這裏多久，再見不知何時，這支劍也就當作一種紀念……」

石頭兒再也忍不住，冷笑一聲插口：「你放心，他一定會珍惜這支劍！」

李驀然一怔：「石頭兒——」

「我難道說錯了嗎？」石頭兒連聲冷笑。

鉉姬雖詫異，仍然不失禮：「酒菜已全，兩位……」

石頭兒冷冷截口道：「謝了，我們不吃了。」

李驀然又是一怔，向鉉姬一搖頭。「她有時就是這樣小孩子脾氣。」

石頭兒嚷起來。「誰是小孩子！」探手抓住李驀然的袖子。「我要走了，你與我一起走。」

「這……」

「還這什麼那什麼，你不走，我走！」石頭兒一鬆手，轉身舉步。

李驀然急喚：「石頭兒——」

石頭兒回頭一望，見李驀然仍呆在那裏，一頓足，用力掀開珠簾，疾奔出去。

鉉姬看在眼內，知道石頭兒打翻了醋罎子，不由苦笑。

李驀然却莫名其妙。「這個人脾氣眞奇怪。」轉望向鉉姬。「你也莫要放在心上。」

「怎會。」鉉姬輕歎。「她還小，不知道照顧自己，你還是追上去，莫教她又遇上那些人吃虧。」

李驀然看着鉉姬。

「不要猶疑了。」鉉姬連聲催促。



「好，送她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來找你。」鉉姬不置可否，李驀然深看了鉉姬一眼，轉身追出，鉉姬凄然一笑。在席旁坐下來。

酒菜未冷，她的心却已經冷透。

× × ×

湖水蕩漾，風吹草木蕭騷，也吹亂了石頭兒的秀髮，她越走越慢，沒精打采，終於停下，回頭望去，却是李驀然正從後面追上來。「石頭兒——」李驀然遙遙大呼，脚步更急。

石頭兒似喜還怒，咬着下唇不應，但也沒有再舉步，直到李驀然追近來才問：「地下這麼多石頭兒，你在叫那一塊？」

李驀然一怔，苦笑。「又在生誰的氣了？」

「你！」石頭兒冷冷的瞟了李驀然一眼。「你追上來幹什麼，留着陪伴那個鉉姬哦。」

李驀然總算聽出多少，撇嘴，「我怎又放心你一個人上路？」

石頭兒心頭一甜，看着李驀然。「那我去什麼地方，你都會跟去的了？」

「你到底要去什麼地方？」

「離開這兒，越遠越好。」

「那也得有一個目的地。」李驀然歎了一口氣。

石頭兒想了想。「我要回家。」

「你家在那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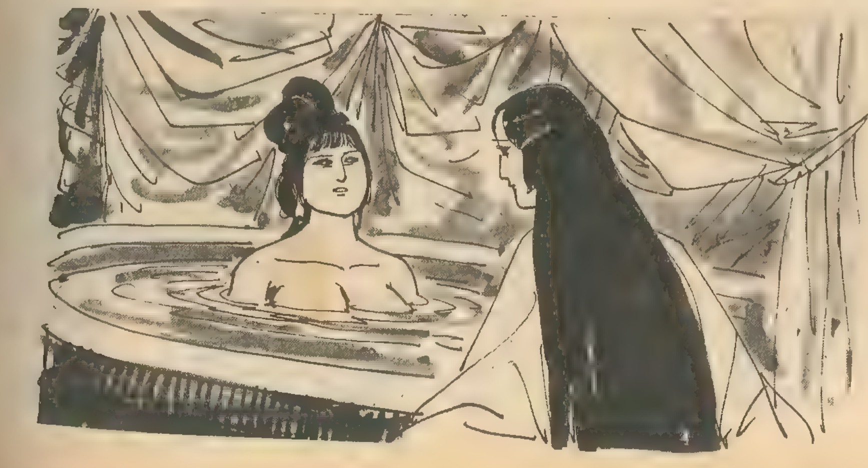
「跟着來就知道了。」石頭兒一步一跳的奔前方，方才的煩惱似乎已忘記得一乾二淨。

× × ×

曲徑通幽，蜿蜒到樹林中，陽光從枝葉縫間射下，一閃一閃，偶爾幾聲鳥喧，天地蘊斥着一種難以言喻的寧謐。

走在這條路上，石頭兒顯得更活潑，李驀然看着，心情也逐漸的霽朗。

轉了幾個彎，前面豁然開朗，花木叢中出現了一幢莊院。



那幢莊院的結構與一般的並無多大不同，在李驀然眼中却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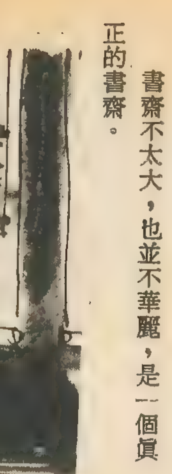
石頭兒雀躍上前，李驀然追上幾步。

「這就是你家？」

「嗯——」石頭兒一笑將門推開，雀躍着走了進去。

× × ×

書齋不太大，也並不華麗，是一個眞正的書齋。





窗前小几上的一個鼎爐中燒着檀香，淡淡的白烟一縷縷地飄出，繚繞齋內。

石頭兒推着李驀然進來，推着李驀然坐下，穿花蝴蝶一樣又轉了出去。

李驀然呆坐了一會，站起身，方待周圍打量一下，石頭兒的嬌笑已傳來。「爹，走快些！」

「看你，這樣心急。」回答的是豪壯的笑語聲。

「他就在書齋那兒。」

「這句話你說了三十次也有的了。」笑語聲更响亮。

「那裏有？」石頭兒在撒嬌。「爹，你再笑，我再也不理睬你。」

語聲一落，石頭兒拉着一個五十來歲的老人走了進來。

那個老人鬢髮已有些發白，但精神矍鑠，絲毫也不見老態！

「爹，就是他了。」石頭兒手指李驀然。

李驀然上前，一抱拳。「老前輩—」

「不必多禮。」老人上下打量了李驀然一遍，捋鬚微笑。「你就是雨點兒？」

石頭兒一聽，笑得花枝招展，李驀然有些尷尬。「晚輩李驀然。」

「雨點兒——」石頭兒高聲嚷起來。

老人笑問：「他叫雨點兒，你又叫什麼兒？」

李驀然衝口而出。「石頭兒——」

石頭兒嬌嗔地一跺脚，老人大笑。「盈之這名字，難道不好聽？」

石頭兒只是笑，李驀然抱拳接問：「尚未請教老前輩高姓大名？」

「老夫花千樹！」

李驀然立時如遭電殛，目定口呆的望着花千樹。

花盈之看在眼內，失笑。「看你嚇得這樣子，這之前一定聽過有關我爹爹的英雄事蹟，我爹爹以前是最有名的劍客。」

花千樹笑截。「這樣說，不怕客人笑話嗎？」



「這可是事實。」

花千樹搖頭。「爹爹有名，你就可以不用功練武的了？這一次若非李公子仗義出手……」

花盈之嘟着嘴。「天知道那些人聽到了你的姓名，非獨不怕，而且還要追查你的下落。」

花千樹又搖頭，轉向李驀然。「老夫雖然已退隱多年，可是江湖上仍然有很多人要迫我出來，盈之任性，時常瞞着我外出惹麻煩，這一次若非公子相助，必定會惹出瀰天大禍。」

「前輩言重。」李驀然鄭重的道：「晚輩這一次不過是受人所託。」

花盈之不悅的插口道：「原來你並不是眞的關心我。」

李驀然沒有分辯，彷彿在考慮什麼，花千樹沒有在意，接問：「聽小女說公子劍術超羣，不知令師……」

「家師幽山……」

「幽山古柳？」花千樹點點頭。「名師出高徒，這句話果然不差。」

「說起來，晚輩反而要多謝令千金，否則也不會找到這裏，見到老前輩。」

花千樹「哦」的一聲，花盈之奇怪的望着李驀然，李驀然避開花盈之的目光，目注花千樹。「前輩人稱天下第一劍。」

「這是過去的事了。」花千樹一皺眉頭。

「武林中，現在仍然流傳着兩句話——」李驀然一頓。「江南花千樹，天下第一劍！」

「爹，我也聽人這樣說過。」花盈之插口，花千樹沒有作聲，面上的笑容亦僵結。

李蘄然沉聲接道：「晚輩學劍十年，只有一個心願，就是要與前輩一戰！」

花千樹歎息道：「是麼？」

「出了幽山，晚輩一直就在打聽前輩的下落，今日總算……」

花盈之截口斥道：「雨點兒，你怎能對我爹爹這樣無禮？」

花千樹揮手制止花盈之說下去，又一聲歎息。「世間的事情，有時就是這樣，只歎退出江湖多年，還是擺脫不了這種煩惱。」說着，踱向那邊劍架。

「希望前輩能夠成全。」李蘄然一撩長衫下擺，露出那柄古劍。

花千樹目光落在那柄古劍上，面色一寒，眼角的肌肉接一跳。

花盈之即時一聲喝叱：「雨點兒！」

「盈之，由得他。」花千樹手撫着架上的寒星劍。「這可以說是天意。」接對李蘄然。「鈜姬送得那支齊物劍給你，相信絕不會走眼，有一個這樣的對手，亦應該值得我劍再出鞘。」

「齊物劍？」李蘄然目光一落，有些兒詫異。

花千樹連聲道：「天意，天意。」無限感慨。

王十騎當年的說話那剎那又湧上他心頭，花盈之聽着，忍不住追問：「爹，那個鈜姬，到底是什麼人？怎麼從未聽你說及？」

花千樹沒有回答，盯着李蘄然，倏一笑。「今日你我的心情都不大好，若是你同意，這一戰無妨留待七日之後。」

「好！」李蘄然不加思索。

「七日之後，日出之前，我在鎮東倪家廢園等你。」語聲一落，花千樹也不待李蘄然回答，轉身走了出去！

花盈之目送離開，轉盯着李蘄然。「



看不出你這個人這樣狡猾，說什麼照顧保護我，目的原來是跟我回來，找我爹爹的麻煩。」

「我是否利用你，你應該明白的。」

花盈之一呆，一咬唇。「我勸你七天後最好還是不要去赴約，你劍術雖然不錯，我爹爹可是第一劍客。」

李蘄然沒有作聲。

「怎麼不說話？承認我說的是事實，不去了？」

李蘄然搖頭。「這一戰，勝也好，敗也好，我都不在乎。」

「你一定要去？」花盈之大怒。「那你走，以後不要再見我。」

李蘄然苦笑一下，緩緩的轉身舉步，花盈之偏過臉，却又忍不住轉回來，幾次要開口，但都沒有叫出聲，眼瞳中淚花滾轉，終於滴下。

珠串般滴碎地上。

× × ×

夜未深，月方明。

鈜姬凭欄立在小樓上，仰望着夜空已多時，也不知在想着什麼。

樓外突然傳來了一陣嘈雜聲，香香丁丁急奔而入，神色興奮。

「小……小姐！」香香喘着氣。

「什麼事你們這樣張惶？」鈜姬悠然回頭來。

丁丁搶着回答：「館主來了。」

「館主？」鈜姬意外。「你是說花館主？」

「就是花館主。」

鈜姬半信半疑，語聲微帶顫抖。「在……那兒？」

「這裏！」花千樹應聲掀簾跨進。

鈜姬一見，似喜還悲，竟說不出話來，花千樹一直走到鈜姬面前。「不認識我了？」

鈜姬搖頭，一陣。「賤妾不知館主駕臨，有失遠迎——」

花千樹笑截：「怎麼這樣客氣？」接着揮手。

丁丁香香退了出去，鈜姬不由又是叫一聲：「館主——」

花千樹打量着鈜姬，憐惜地，「不見幾年，你憔悴多了。」

姬鈜微喟，花千樹接問：「日子過得怎樣？」

「還好。」鈜姬垂下頭。

花千樹一旁坐下，鈜姬在他對面坐下來，仍然垂着頭，彷彿不敢正對花千樹。

燈花一朶又一朶爆開，沉默了一會，鈜姬終於抬頭，眼中有淚，花千樹看着，一聲歎息，目光一轉。「一切與我離開的時候，似乎都沒有多大變動。」

鈜姬幽聲道：「所有的東西，我都保存得很好。」

「何必？」花千樹淡然一笑。

「也許我始終都覺得，館主必會有重臨的一天。」鈜姬凄然四顧。「這兒的東西大都是館主爲我添置，雖然出身青樓，鈜姬也還知道什麼叫假情，叫假義。」

花千樹笑問：「你這是說我無情無義的了？」

「鈜姬不敢。」

「當年我傷重倒在路旁，若不是得你相救，絕不會活到今天，這救命大恩，的確不是錢財所能够報答。」

「但若非館主，鈜姬現在只怕仍然淪落於青樓。」

「這些話，當年我們已說得太多。」花千樹目光轉向那掛着齊物劍的地方。

鈜姬目光亦轉向那邊，露出了歉疚之色。「那支劍，我已經送了出去。」

「沒有送錯人。」

「盈之已經平安回去了？」

花千樹微一頷首。「這次我到來，就是要向你道謝。」一頓一聲歎息。「當年的花千樹，今日的李蘄然，鈜姬，你的確獨具慧眼。」





鈜姬甚爲感慨。「李公子人實在不錯，看來盈之很喜歡他。」

「我也看得出。」花千樹苦笑。

鈜姬終於發現花千樹神態怪異。「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

花千樹沉吟着道：「李蘄然是古柳的弟子，學劍十年，目的就是在擊敗我！」

「怎會這樣？」鈜姬一呆。

「只怪我太有名，他找我已多時，現在總算得嘗素願。」花千樹一捋鬍子。「



我們已經相約在七日後一決勝負。」

鈜姬面色大變，花千樹反而安慰道：「你用不着難過，這其實是天意。」

「天意？」鈜姬又是一呆。

「齊物劍是一支寶劍，也是一支凶劍，當年王十騎已一再勸我將之毀去，我所以送給你，原是以爲你不懂用劍，在你手中與廢鐵無異，想不到一念之差，始終是難逃刦數。」

「這怎麼是好？」

「天意如此，只有聽天由命。」花千樹無可奈何地一笑，站起身來。

鈜姬那剎那心中亦已有了主意。

× × ×

黃昏，李蘄然立在海邊的一方大石上，看着日落，目光與日光彷彿同樣輝煌。

他已經練了一整天的劍，意猶未盡，以前的落寞，經已一掃而空。

劍仍在他手中，映着落日，七星閃耀，散發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邪惡。

鈜姬遠在數丈之外，已經看到這支劍，已經感到這種邪惡。

李蘄然終於發覺，從石上躍下，迎上去。

鈜姬的出現他固然意外，鈜姬的說話，更令他意外。

「我手上這支就是花千樹得自風萬里那兒的齊物劍。」說這句話的時候，李蘄然事實已只剩下感慨。

「以前有人替他相過這支劍，說他始終有一天死在這支劍之下，所以他才會送了給我。」

（未完）

奇俠司馬洛故事

槍手刀客

馮嘉·文　盧令·圖（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林烈和瑪莉到一座花園洋房內，把駱得利用刀插死後，不留半點痕迹的離開了，他們的第二個目標是羌盈利……司馬洛來到駱得利的房中，對案發現場展開了一連串的偵查，莫先生也在現場，他們發現兇手的手法乾淨俐落，不留半絲痕跡，看來是一位高明的刀手所爲，而司馬洛正預感到可能大屠殺要開始，他們等待第二具死屍的出現……羌盈利慣技重施，在車站遇見瑪莉，佯作問路，並邀瑪莉同車帶路，他還以爲這次釣到一位美人兒，豈知上釣的却是他自己，汽車停在半山上，瑪莉全神貫注，有所準備……

假鳳虛凰　計議暗殺

瑪莉拿起她那隻大手袋，就從手袋裏取出她的槍來，對着羌盈利。

羌盈利的咀巴張大了，然後笑起來：「打火機？」

「可以這樣說，」瑪莉說，「但是不能點着香烟，倒是能把你的頭轟掉！」

「你——是在開玩笑！」羌盈利說，臉上的肌肉生硬起來。

瑪莉的另一隻手再從手袋裏取出另一把槍，塞進羌盈利的手中：「這是另一把沒有子彈的，看看我是不是在開玩笑？」

羌盈利用手一摸，扳一下槍機，就已經知道是眞貨了，因爲他對這種東西亦是大行家。他極力鎮靜着說：「你想要什麼？錢？」

「你有多少？」瑪莉問着，把槍收回去。

「袋裏有一點！」羌盈利說，「我拿出來給你吧！」他是個內行人物，因此他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最好就是別把手向衣袋裏亂伸，以免有拔槍之嫌。

「別碰，」瑪莉說，「你下車，把兩隻手放在車頂上，身子對着我，讓我自己來拿，慢一點！」

羌盈利祇好慢慢地打開車門，退出車子，照瑪莉所講的去做了。下車的時候，他是有機會逃走或者反抗的，但是他沒有這樣做。犯不着冒這個險；對方要的祇是要錢，就讓她拿走好了。愈是熟行的人就愈明白反抗的危險性，愈知道不値得冒這種險。

所以，羌盈利就依足瑪莉的吩咐，站在車門外面，而兩隻手按着車頂，就像正在跟瑪莉講着話似的。

「哪一邊衣袋？」瑪莉問道。

「右邊內袋——呃！」羌盈利說。他這「呃」一聲與「托」一聲同時吐出，身子一擂，雙手亦不由自主地伸到背後去，要拔出那刺進他的背脊的東西。但是沒有機會了。他軟軟地滑倒在地上，死去了。

一個人從昏暗之中走過來，自然就是林烈，而瑪莉也一點都不感到意外。她是看着林烈開車跟到這上面來的，也看着林烈飛刀。

她掏出一條手帕在車中抹着，抹去她留下的那些並不多的手指紋。她上車之後就是盡可能不用手去碰車上的任何一個部份了。

她下了車的時候，林烈也正從屍體上把刀子拔出來，放進一隻透明膠袋裏。

「我們走吧！」林烈說。

「走就走，不能跑，」瑪莉說，「摟住我的腰吧，我們是情侶！」

林烈祇好摟住她的腰，與她一起慢慢地向他那部車子走回去。瑪莉把臉擱在他的肩上：「你眞本事，幹得眞好！」

「你也幹得很不錯，」林烈說，「要你先令他上當才能成功。你也眞妙，你的槍祇要在手中一拿，事情就成功了。槍你是拿過出來許多次了，却就從來沒有見過你放槍！」

「槍的用途是威脅多於眞正應用！」瑪莉說，「這個我已講過了，你不是在懷疑我究竟有沒有放槍的能力吧，林烈？」

「這……這當然不是。」林烈說。

「你有機會的，」瑪莉說，「將來我會找個機會讓你看看！」她忽然甩開了她的手，走快了幾步，到了他開來的車子，坐進了後座。

林烈到達司機位，坐上去，伸手一摸，低聲叫道：「唏，車匙呢？你拿走了，是嗎？」

瑪莉格格地笑起來：「在我的身上，不過，你得到這後面來找找才行！」

「別開玩笑！」林烈說，「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我們得快點離開這裏呀！」

「所以你就得快點到後面來找了，」瑪莉說，「不然，我們豈不是要躭到天亮了嗎？」

「你這個瘋子！」林烈從前座爬到後座來。

瑪莉馬上像八爪魚似的把仲纏住，咀唇也像八爪魚的吸盤似的吸住他的嘴唇。林烈好不容易才把嘴唇拔出來。

「天，」林烈說，「別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瑪莉說，「我現在有心情了！」

「在這裏？」林烈深呼吸着，「那邊有個死屍，是我殺的！」

「誰會在現在這個時間到這裏來發現死屍？」瑪莉說，「坐在車子裏的人，誰都沒有心情注意外面。」

林烈不做聲了。當瑪莉有心情的時候，她的動作可以變得非常之技巧，單單是她的手一碰，無論碰在什麼地方，都是高度敏感的。想做的時候，她可以做得非常之好。

「你看，」瑪莉說，「我選擇了一部特別寬闊的車子沒有錯，在這車子裏，我們可以做任何事情。」

她所說的任何事情，也不外乎是那件事情吧了。

這裏的環境很不適合，比駱得利的家更糟，連一張床都沒有。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這裏却並沒有死者的手下在場，隨時會發難。

車子雖然寬大，但是仍然有不少地方是礙手礙腳的，要很懂得技巧的人才能夠成事。

林烈是很懂得技巧，瑪莉也是很懂得技巧的，所以他們合作得很圓滑。唯一的缺憾就是衣服，他們的身上必須盡可能留下最多的衣服，非解除不可的才解除。

車子搖動着，瑪莉的吸引力是那麼强大，林烈就像靈魂也要被吸出去了似的。當最高峯過去了之後，他便乏力地伏了下來，就伏在她的身上，而膝蓋則是跪在車子的底板上。在慵倦之中，他也有着一種陰冷的感覺。他發覺並不是他的技巧使她得到享受，而是那個死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她似乎是任何男人都可以了。

後來，他匆匆整頓衣服，說：「我們眞的要走了，車匙呢？」

瑪莉從座位的夾縫裏把車匙找出來交給他。他們都爬回車子的前座。

林烈把車子開動了。瑪莉說：「你看，是不是？誰會發現呢？」

林烈聳聳肩。他就沒有瑪莉那麼輕鬆，總之他離開了這裏才算是舒了一口氣。

車子沿着路下山了。他們也可以算得是做了一般男女到這山上來做的事情了，而且可以說做得更多。回到了公路上，林烈是完全鬆弛下來了。

「又一個了！」瑪莉格格地笑着，「你知道嗎，林烈？死在你的刀下的人都沒有機會看見你，他們都不知道是誰殺他們的！」

「他們有機會看見你」林烈說，「然而殺死他們的却不是你的槍！」

「世界就是這樣奇妙的了，」瑪莉說，「災禍往往是在意想不到時來臨！」

「我還是沒有機會欣賞到你的槍法。」林烈說。

「你總有機會的。」瑪莉說。

他們的車子又在一處路邊停下來了，那裏則是海灘，他們下車，又是像情侶一樣走下沙灘，到了水邊，坐下來，林烈把用塑膠袋裝着的刀子取出，從裏面拿出刀子來，在海水中洗乾淨了，刀子收回，膠袋則讓海水冲走了。

他們還表演式地接了一個吻，然後才離開水邊，向車子走回去。

「現在，」瑪莉說，「我們又得計劃下一步了！」

「是的，」林烈說，「愈早把這些任務完成就愈好！」

×　　×　　×

莫先生把那些照片交給司馬洛：「M市，羌盈利，這裏是他的紀錄。你眞的不認識這個羌盈利嗎？」

「不，」司馬洛說，「名字是似乎有點印象的，說不定聽過，但肯定不認識，」他看看照片就更加肯定了，假如字名還不算是證明的話，照片就是最好的證明。人會用假名字，但用假面孔就不容易了。

「總之羌盈利顯然是名單上的第二個人了，」莫先生說，「同樣的刀子。」

「唔——」司馬洛看看那份資料，「照你們的資料所顯示，羌盈利這個人是朋友相當多的，而且愛玩愛講，不像駱得利那樣沉默寡言，也許這一次情形會不同了，也許羌盈利的朋友會供給一點綫索？」

「也許會。」莫先生說，「我們去問一點問題，你也可以去問一點問題。」

「唔，」司馬洛說，「我會去的。那把刀子又如何呢？」

莫先生拿出另一張照片來遞過去：「可能是這其中的任何一種！」

那張照片上有四把欵式不同的刀子。刀身則是相同的。

「既然兩次都是相同的刀子，」莫先生說，「那看來是一把用慣了的刀子，一時之間是不會換的。起碼我們知道他是用哪一種刀子的。」

「但這仍然是四種刀子的其中之一種，」司馬洛說，「而這四種刀子，用的人都不少。有些用家可能是你們不認識的，而有些即使有紀錄，也不知道他們現時人是在什麼地方。無論如何，這都是相當渺茫的事。」

「我們做的從來都不是容易做的事，」莫先生說，「不過在可能範圍之內，我們總是要盡我們的能力去做的。你還有什麼好的意思嗎？」

「沒有，」司馬洛說，「你那個是好的主意，去問一些問題。你認為羌盈利身邊的人之中，有哪一些是值得一問的？」

「你那份資料上有一個名單！」莫先生說，「名單上就是那些值得問的人了，你可以隨便選擇。」

司馬洛把那份名單看了一遍，然後用手一指說：「我要這一個。這一個問過了沒有？」

「他們正在開始，」莫先生說，「也許已經問過了，也許沒有問過，既然你要，就留給你好了。也許你會特別問得出色的，尤其是這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 × ×

她的確很美麗，那種特別美隨的女人，而不單單止是美麗而已。有些女人是在美麗的女人羣中也能夠顯得特出的，她就是這樣一個女人。

她的名字叫雪美，文雪美。

她打開門，看着司馬洛，從頭到腳打量了他一遍，就像馬上感覺到這是一個特別的客人。事實上司馬洛亦是一個特別的客人。起碼外表上就是特別的。他是一個豐神俊朗的人，一個對多數男人來說都是很富於吸引力的男人。

「文小姐，」他說，「我可以進來跟你談談嗎？」

文雪美看着他，表示猜疑：「談些什麼？」

「關於羌盈利的。」司馬洛說。

她開門讓他進來了。她似乎已經知道他是什麼人，所以也不必問他是誰了。她祇是請他在廳中坐下了，說：「要不要喝點什麼？」

「汽水就行了，」司馬洛說，「天氣眞熱。」

她替他拿來了一杯汽水。當她去拿的時候，司馬洛有機會看清楚屋子的內部，可以看到這屋子的客廳佈置得高雅而舒服，自然更重要的就是收拾得十分整齊。

她也是打扮得很整齊明艷，連一根頭髮的位置都不錯誤。

司馬洛說：「你不像是很傷心的樣子呢。」

「為什麼我要傷心呢？」她問。

「羌盈利死了。」司馬洛說。

「那又如何？」文雪美說，「他不過是一個普通朋友。」

「他這位普通朋友倒不太普通，」司馬洛說，「在死之前幾個月他在你的銀行戶口裏存進了五萬元！」

「你有名字的嗎？」文雪美問。

「我叫司馬洛。」

「你是警探？」她又問。

「不是。」司馬洛說。

「那我有什麼理由一定要回答你的問題嗎？」文雪美又問道。

「你可以不回答，」司馬洛說，「我也可以叫警探陪我一起再來問你。隨你喜歡吧。而且，假如你沒有什麼隱衷，那又何必不回答我的問題呢？」

「好吧，」她說，「你要問一些什麼呢？」

「對於羌盈利這一次的死亡，」司馬洛說，「你有什麼可以提供的嗎？」

「對不起，」文雪美搖搖頭，「我對他實在知道得並不多。」

「他是一個風流人物，」司馬洛說，「他在女人的身上用錢很有分寸。你能使他從他的銀行戶口給你過帳五萬元，那就不簡單了，你怎麼可以說知道得不多？」

文雪美聳聳肩：「你覺得我像是那種女人嗎？」

「我覺得你不止值五萬元！」司馬洛說。

她的手掌像一隻麻雀似的向司馬洛的臉上揮過來，但司馬洛及時執住了她的手腕。

她的另一隻手掌也摑過來，但是司馬洛又是把她的手腕捉住了。她極力掙扎，但是司馬洛的手就像是鐵鑄的，後來，她祇好放棄，不再發力了。

司馬洛放了手，她咬着下唇，一聲不响，背脊挺得筆直的。她是正在極力控制着自己，不讓眼淚流出來。成功了一半，因為她的眼眶紅了，眼球上明顯地是有了一滴薄薄的淚水，所以眼睛顯得特別晶瑩，不過眼淚則結果並未流下來。

司馬洛說：「對不起，文小姐，羌盈利的確是給了你五萬元。」

「我並沒有問他拿，」文雪美說，「假如有一個自動在你的銀行戶口存進五萬元，那你怎辦？提出來丟掉嗎？祇好放着不管了。你知道銀行是怎樣的，別人戶口裏的錢你不能碰，但你要把多少錢存進任何一個人的戶口都可以。」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司馬洛說，「為什麼羌盈利要在你的戶口存進五萬元？」

「我本來不想講，」文雪美說，「但這其實不是你想像中的那回事。我對他這個人根本沒有好感。我和他的關係，你知道嗎？」

司馬洛聳聳肩說：「我祇知道這錢的問題。」

「我的姐姐，」文雪美說，「幾年之前她跟羌盈利來往，她愛上了他，跟他住在一起。但羌盈利其實是以我為目標，他自己也這樣對我講過，他跟我姐姐好是為了親近我，我說他死了我也不管。後來他也跟我姐姐說。我姐姐不原諒他，也不原諒我。她嫁到外國去了，信也不寫回來。

羌盈利有時還會打電話來問我，叫人送禮物來，問我有沒有什麼需要。但我怎可能喜歡他？我甚至連朋友都不願意與他做。他在我的銀行戶口裏存進五萬元，也許以為會使我感動吧？但我並不感動。」

「我看也許你是他一生唯一愛上的人了，」司馬洛說：「照我們所知，他並不很喜歡花錢在女人的身上，他認為他不用錢已經夠吸引力了。」

「也許這是因為他得不到我吧，」文雪美道，「也許得到了之後又不同了。不過我也沒有興趣研究他。」

「我相信你，」司馬洛說，「你的確不需要他的錢。你自己也有很好的事業，高級女秘書，許多男人的收入也及不上你哩。」

「你們對我知道得那麼多，」文雪美道，「那何必還要再來問我呢？」

「現成的資料可以查得到，」司馬洛說，「但是心裏的秘密則是查不出來的，這就是最大問題了。」

「我的心裏沒有什麼秘密。」文雪美道。

「文小姐，」司馬洛說，「請先接受我的道歉，關於剛才那句話。」

「我倒不知道你們這種人也會道歉的。」文雪美諷刺地說。

「我看你並不知道我是哪一種人，」司馬洛說，「我看你也沒有遇過我這一種人。」

「你究竟是哪一種人？」文雪美問。

「這不容易解釋清楚，」司馬洛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的一點就是，羌盈利是第二個被殺的人。假如我們不快點找到兇手，那就會有更多人被殺了。」

「你對我倒很信任，」文雪美還是諷刺地，「告訴了我這許多秘密。」

「我剛才祇是試試你與羌盈利之間究竟是有些什麼關係而已。」司馬洛說。

「你怎能知道我不是說謊？」文雪美問。

「你的生氣是眞的，」司馬洛說，「不是演技。你並沒有那樣好的演技。」

「多謝你了。」文雪美道。

「現在，我們再開始談談吧，」司馬洛說，「我猜你也知道羌盈利是幹什麼的吧？」

「我知道，」文雪美道，「他是——不是做正當生意的。」

「他是鎖匠出身的，」司馬洛說，「對這種東西特別有興趣，在一家保險箱工廠工作過，後來決定自己獨立做生意，經驗再加上他的研究心得，有不少邪門的人會願意出高價聘用他。」

「你已是知道，」文雪美說，「為什麼又要問我？」

「在他給你那五萬元之前，他失踪過一段時間，回來之後就很闊了，」司馬洛說，「他給你五萬元，而他死時，銀行戶口裏還剩下二十萬元。」

「唔，」文雪美道，「我看一定有人聘他做一件大事，賺了大錢。」

「正是，」司馬洛說，「他做的這一件是什麼大事呢？」

「你又來了，」文雪美道，「你自己知道的事情，為什麼一定要問我？」

「這個我並不知道，」司馬洛說，「我來這裏，主要就是要問這件事情。他幹的是一件什麼事情，以及是替誰幹的，你可以告訴我嗎？」

「除非你不相信我剛才所講的話，」文雪美說，「否則，在這種情形之下，你認為我會知道嗎？」

「他完全沒有提過？」司馬洛問。

文雪美皺着眉頭想了一陣，迷惘地說：「在失踪之前，他倒是說過一些奇怪的話的。他打電話約我吃晚飯，我叫他跳進海中去。他說這很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了。我說我們早已見了最後一次面。後來他就沒有了消息——」

「既然你不跟他見面，又不跟他來往，你怎知道他沒有了消息？」司馬洛問。

文雪美的臉微紅起來。「他——他一個星期就會送一盒玫瑰到我的寫字間來，沒有署名，但我知道是他。公司的人都拿這個來取笑我。他來過這個電話之後，玫瑰就沒有來了。後來，我發覺我的銀行存欵多了五萬元，而他的電話又來了。他說是他給我的，他又約我去吃晚飯——」

「你又叫他跳進海中去是不是？」司馬洛問。

「是的。」文雪美道。

「他還有對你講過什麼嗎？」司馬洛問。

「他這個人對我很嚕囌，」文雪美道，「打電話來總是扯東扯西，我也無心裝載，記不起他講過些什麼了。我根本不感興趣。」

司馬洛看看腕錶：「你會不會叫我跳進海中去？」

「什麼？」文雪美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說。

「你不喜歡的人約你去吃晚飯，似乎你總是叫人家跳進海中去的啊。」司馬洛說。

文雪美忍不住笑了起來：「為什麼你要請我吃晚飯？」

「因為這是晚飯時間了，」司馬洛說，「我希望跟你詳細一點談談。羌盈利對你東拉西扯的話，對我都可能有用處的。我知道你無心裝載，但未必完全會忘記掉。談得詳細點，也許你就會記起來了。」

文雪美遲疑了一陣。

「當然，」司馬洛說，「你是有權拒絕的。」

「假如我拒絕，」文雪美說，「你又要叫警察來帶我去了。」

「你也可以叫他們跳進海中去，」司馬洛說，「警察怎能強逼人家出去吃晚飯的？」

文雪美這一次忍不住笑了好一陣。

「而且，」司馬洛說，「我也不會叫警察來强逼你。我起初不清楚你是怎樣一個人，所以才講那句話吧了。」

「而現在你已經肯定我是一個好人了？」文雪美說，「眞感激你！」

「怎麼樣？」司馬洛問，「吃還是不吃？」

「好吧。」她說。

× × ×

「我實在記不起他講過什麼了。」文雪美道，「大致上都是一些暗示，他從來

祇是眞心愛我一個人，一直沒有忘記我之類，你知道，當一個你不喜歡的男人對你這樣講話，你就連飯都不想吃了。」

司馬洛注意到她的胃口很好，因此，似乎是表示她並非不喜歡他了。雖然這是一間出名的飯店，而出名的原因除了是氣氛美妙之外，食物也是美妙的。但是假如是對着一個討厭的男人，那同樣是不會有食慾。這種反應在女人的身上是特別顯著的。自然司馬洛沒有指出這一點。

他說：「任何記得的話，你對我講出來好了，也許你不知道有沒有用處，但是我會分辨的。」

「我看假如你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說，「我會比較容易回答你的問題。」

司馬洛考慮了一陣。他不大想把事情的眞相透露，但是他又覺得對文雪美也許是可以破例的。她很可能能夠供應一些相當有用的綫索。

他說：「事情是這樣的。我有這位朋友駱得利，他也是像羌盈利一樣，在同一段時間內失踪了，再出現的時候，就富有得多了。他顯然也是去做了一件大事，賺了大錢。我猜是同樣一件事。我就想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件大事。」

「那你怎麼不問你的朋友駱得利呢？」文雪美問。

「駱得利比羌盈利先死了。」司馬洛說。

「哦，」她說，「那你怎麼知道他們是做同一件事的呢？」

「他們失踪的時間相同，」司馬洛說，「而他們也是被同樣的刀子所殺的。」

「你究竟是想知道他們幹的是什麼事情，抑或是想找到兇手呢？」文雪美問着，顯然是有點迷惘。

「知道他們是做一件什麼事情，以及跟誰一起做，」司馬洛說，「那我們辦這件案子就比較容易一點了。事情是這樣的，駱得利和我有交情，在他做這件事之前，他給過我一個長途電話，對我說有一個發財的機會，問我感不感興趣。他沒有說清楚，要我先答應時才告訴我細節。他說這件事假如進行順利，可以很快完成，但是萬一有意外，也可能要殺一些人，不過要殺的人，殺了之後也不會令我們良心難過的。」

「原來你就是這樣一個人？」文雪美顯得有點意外地看着他，「祇要有錢可賺，就不惜殺人，而殺了人之後亦不會心裏難過？」

司馬洛聳聳肩：「我並沒有答應。就因爲需要殺人這件事情。我喜歡冒險，但是殺人則不是我的愛好之一。」

「他們發了財，」文雪美說，「但現在他們都死掉了！」

「還沒有都死掉了，」司馬洛說，「這件事不論是怎麼樣一件事，他們一定是很多人去做的。駱得利是個功夫高手，我猜他是負責那些不能用槍發出槍聲的搏鬥，羌盈利是開鎖專家，顯然是有一些鎖需要開的。此外，他們一定還集合了好一批專業的犯罪人才。我看正如駱得利所講，這件事情並沒有進行得順利，他們需要殺了一些人。但是沒有殺盡，現在，人家回來報復了，把他們一個一個查出來，一個一個殺掉！」

「殺人者死，」文雪美說，「這不是很公道嗎？」

「也許吧，」司馬洛說，「但讓我告訴你，駱得利亦不是喜愛殺人的。假如他認爲這些人是殺掉了都不會令他良心難過的，那這些一定就是起碼比他們壞十倍的人了。我不想讓這些人一個一個地殺下去，也很想知道這些人是誰。」

「唔，」文雪美說，「你並不知道跟駱得利和羌盈利合作的人是誰，假如知道，就可以提防了。」

「是的，」司馬洛說，「目前是死一個才知道一個。」

「這眞可怕，」文雪美道，「聽你講，殺人就像踏死一隻螞蟻一樣容易。我——我就是一隻螞蟻都不忍心踏死的。」

「對於有一些人，」司馬洛說，「殺人的確像踏死一蟻螞一樣容易。有些人喜歡殺人見血，也有些人喜歡殺人不見血，吃人不吐骨。」

「那麼，」文雪美說，「參加那件事情的人，就會這樣一個一個死掉了。」

「是的，」司馬洛說，「除非我能及時制止。」

「我雖然不喜歡羌盈利，」文雪美道，「但是我知道他也不是那種人。他不是那種兇暴的人。」

「這是可想而知的，」司馬洛說，「他的才能是在於開鎖的方面。開鎖是一種相當細膩的手術，通常他這種人會自命爲藝術家，藝術家是不喜歡殺人的。」

「但他還是去殺了人。」文雪美道。「你還是在想着殺人者死那一套嗎？」司馬洛說，「也許他並沒有殺人呢？」

「但是你說——」文雪美迷惘地道。

「我的朋友駱得利跟我談這件事情的時候雖然沒有談得很清楚，」司馬洛說，「但是聽他的口氣，就知道對方是非常邪惡的人物。必要時他會殺死對方，但是看來殺不殺都沒有分別了。我看情形可能是有兩種發展。第一就是當對方發覺的時候，他們祇好下手殺人，因爲他們知道不然的話，對方報復起來是不得了的。第二就是對方沒有發覺，他們就不必殺人了。」

「他們一定是殺了人，」文雪美道，「不然的話，怎麼人家會來報復呢？」

「殺了與沒有殺沒有分別，」司馬洛說，「總之他們的對手是非常邪惡的。他們報復起來，就是盡情地報復了。照我猜，他們在行事之時並沒有殺人的成份會高一點。一個比較明顯的跡象就是駱得利死之前並沒有害怕或者提防。羌盈利也是一樣，他還過着相當風流的生活。也許他們結果是不需要殺人而做成功了這件事，他們以爲對方不知道是誰幹的，而他們又沒有殺人，用不着良心不安，所以他們就過得相當寫意了。你還要吃點東西嗎，文小姐？」

「我——我不要了，」文雪美道，「我不大有胃口。」

「剛才你的胃口還是不錯的呀，」司馬洛微笑，「但當然了，剛才我們並沒有談起殺人的事情。」

「我在想，」文雪美說，「我實在幫

不了你什麼忙的，司馬洛先生，我跟羌盈利並不是那麼親密，而我又不是他那一行的，我恐怕我是難得有什麼可以告訴你的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在目前這個階段，我們都還不知道什麼才是有用的，我們可以慢慢地談。」

文雪美聳聳肩：「我並不介意慢慢談，我不過怕浪費掉你的時間吧了。」

「浪費了我的時間？」司馬洛微笑，「我現是正空閒着。」

「空閒着？」文雪美奇異地看看他。

「因爲手頭沒有什麼綫索，」司馬洛說，「所以，暫時我就祇能在羌盈利的身上下功夫了，所以我有很多時間，陪着你很詳細地談。」

文雪美的神色忽然略有了一點改變，幾乎就像她是有點憂鬱似的。她說：「假如忽然之間有別的綫索出現的話，你就要走了？」

「大概是這樣吧。」司馬洛說。

她低着頭，用小匙羹撥弄着杯子中的茶。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已經知道了很多有關你的優點了——」

「也知道了許多有關你的優點。」文雪美明媚地微笑。

「假如我有優點的話，」司馬洛說，「總之，現在我們又要談談羌盈利了。譬如說，他有些什麼朋友，也許他會對你提起過吧？」

「我不能肯定，」文雪美說，「不過，他那種朋友，也許他是會盡量避免對我提起的吧？他知道這不會給我怎樣好的印象的。但他的朋友又如何？假如你的朋友駱得利也不肯對你講詳細，那你以爲他對他的朋友也會講得詳細嗎？」

「也許他遊說了一位他的朋友加入，」司馬洛說，「也許他這位朋友是仍然未曾被殺。」

「這我就不知道了，」文雪美道，「但你們也不知道嗎？我還以爲你們是有一切的紀錄的。」

「他的朋友多得很，我們並沒有一切紀錄，」司馬洛說，「而且我們對他這個人也實在並不太清楚，祇是在他死了之後才發掘出資料來的吧了。他並不是一個案底纍纍的人。」

「我還是幫不了你什麼忙，」文雪美說，「不過照我看電影的經驗，假如他也招了一位朋友入夥，那麼這位朋友必然是一位高手了。這種事情，總不會隨便找一個阿貓阿狗去做的，是不是？」

「你說得對極了，」司馬洛說，「我們也正是這樣想，而我們亦正是向這一方面推敲着。但是你也許會知道他那位女朋友是誰吧？」

「什麼女朋友？」文雪美問。

「他死的地方是那種談情的地方，」司馬洛說，「單身一個男人似乎沒有理由會到那裏去的。」

「假如有個女朋友跟他在一起，」文雪美說，「那他們不會把這個女朋友也殺掉嗎？」

「也許不需要，」司馬洛說，「我那位朋友駱得利被殺的時候，他也有些手下在樓下睡着了，而這些朋友都沒有給碰過。我猜出了事之後，跟羌盈利一起這位女朋友就慌張起來而逃走了。」

「沒有一個女人去報案嗎？」文雪美問。

「沒有，」司馬洛說，「我猜這個女人不想惹麻煩上身，而且這也是很沒面子的事情。我猜她很可能也不會知道什麼，但是找得到她，問她一點問題，也許會有點幫助的。」

「這個女人我更不會知道是誰了，」文雪美說，「她很可能是一個羌盈利自己都不認識的人。」

「爲什麼這樣說？」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

「別的事情我也不清楚，」文雪美道，「但是羌盈利的這一點我則是相當清楚的，我知道他有一種習慣，就是開車到街上去結識獨行的女人。很可能就在車子上……成爲好朋友。有些女人認爲他這種類型的男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知道，那是因爲我姐姐以前就已經爲了這件事情而跟他吵過許多次了。」

司馬洛低着頭沉默下來。

好一會，文雪美溫婉地道：「你在想什麼？」

司馬洛這才如夢初醒地把頭抬起來。

「我，」司馬洛說，「我是在想着，這個女人也許是餌，把羌盈利釣到了！」車上並沒有別人的指紋。

「這也不出奇，」文雪美道，「這是他的一個弱點。總之找到這個女人的機會是不大了，他玩女人多數是一次過，我姐姐說他自己數着的，數目愈多愈高興，就像他是爲了數目而追女人的，就像他是要創造一個紀錄。」

司馬洛微笑。「男人大致都是這樣的了。」

「爲什麼呢？」文雪美問。

「因爲男人就是男人，」司馬洛說，「從古到今，男人的征服慾都特別强。」

「我們女人却不是這樣呢。」文雪美道。

「因爲你們是女人，」司馬洛說，「假如男女都是一樣，那就不大有趣味了。一方面難一點，有退有進，那才是人生樂趣。說起來我倒奇怪，爲什麼像這樣一個女孩子也沒有一位要好的男朋友呢？」

文雪美的臉微微紅起來了。她說：「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要好的男朋友？」

「資料上說的。」司馬洛微笑。

「你們還有一些什麼我的資料？」文雪美瞪着他，「跟你做朋友眞沒有趣味！我沒有秘密，不敢說謊，而我對你則是什麼都不知道！」

「謝謝你把我封爲朋友，」司馬洛說，「不過，你要知道關於我的事情，你是可以隨時開口的。」

「我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口，」文雪美道，「我不是警探，不懂得提出問題。」

「我告訴你好了，」司馬洛說，「不過這個故事很長，要花很多時間，而且你很可能會以爲我有些地方是說謊的。」

「不要緊，」文雪美道，「坐在這裏談得太久當然不好了，人家要關門的，但回到我家去就不要緊了。」

「這是好消息，」司馬洛說，「我第一次出現在你家門口時，顯然是一個不大受歡迎的人物，現在，我則是受到了邀請了。」

她的眼光勇敢地與他接觸：「而且你是貴賓！」

× × ×

他們回到她的家裏，她給他斟了一杯酒。

之後，她幽幽地說：「那些人，他們不會自首嗎？」

「誰？」司馬洛問。

「那些可能要被殺的人。」她說。

「哦，」司馬洛說着，這才記起了那件事，「他們不會的。他們知道警方也不能永遠保護他們。而且，假如他們是殺了人的話，他們怎能自首呢？」

「那麼，他們就等着死了？」文雪美道。

「或者是等着抵抗，」司馬洛說，「這世界上有些人是喜歡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事情的！」

「哦。」文雪美說。

跟着他們便就寢，他們都睡得很熟。

睡得那麼熟，好像才剛剛閉上眼睛，一張開就已經天亮了。她還是正在夢中。

她的頭髮出奇地並不如他料想之中那麼凌亂，床則倒是亂得像剛剛刮過了一陣大風。

兩隻枕頭都飛到地上去了。現在他可以看到睡房果然是以非常淺的紫色爲主色的。很女性化。

輕紗的窗簾阻不住清早的陽光透進來，祇是把那光綫過濾得較爲柔和而已。

她那張床很寬大，雖然她並不是那種在夢中翻來覆去的人，實在不需要這麼大一張床。

不過，也許祇是昨夜不是吧了。司馬洛小心地從他那邊下了床，進入洗手間洗了一個澡，再走出來時她已經醒了。

兩隻手枕在後腦的下面，嘴巴現着一個滿足的微笑。她說：「早晨！」

「早晨！」司馬洛說。

她拍拍身邊的床：「坐下來吧。」

他坐下來，輕輕在她的臉上一吻。看見她現在的樣子，他忽然又很想和她躺在一起了。

因爲現在看得很清楚，而昨夜祇是觸得很清楚吧了，並沒有看見。

她的手臂環在他的腰上，一點也不害羞，就像她與他是已經很熟落了。事實上亦可以這樣說。

昨夜他與她一起做的事情，並不是陌生人會做的那種事情。

她說：「你要走了嗎？」

司馬洛沒有這樣的打算，但亦沒有打算不走。

他並沒有作什麼固定的計劃。他說：「我祇是在想，你也要上班的，所以我還是早點起床的好了。」

「星期六上班？」文雪美微笑。

「哦，今天是星期六。」司馬洛說。

他倒沒有注意到這個，他不是那種上辦公廳的人，他祇是注意時間是幾點鐘，却不大注意是星期幾。

「記得嗎？」文雪美道：「我的是大公司。一星期祇辦公五天的。星期六星期日不必上班！」

「那眞好，」司馬洛說，「我可以請你吃早餐，而且不必匆匆忙忙地吃了。」

「我們還可以在床上吃。」文雪美笑道。

「可以嗎？」司馬洛說。

「當然可以，」她說，「而且讓我來弄好了，不過不會很豐富，祇有牛奶，火腿和煎鷄蛋吧了！」

「在這裏吃，就是很豐富了！」司馬洛說。

她去弄了早餐來，他們一起吃了，然後她去洗了一個澡，回來，又貼在他的身上。他們又纏綿起來。而這一次是在亮光之中，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的表情，可以看到她的表情是變化多端的，雖然在聲音和動作方面她的反應都並不强烈。所以，假如看不到她的表情的話，那就是一種損失了。

後來，他們休息了一陣，又談起話來。她說：「我還担心你一早就會走了！」

「我怎麼捨得走？」司馬洛微笑，「我現在是正在工作呀！」

她倒並沒有生氣，因爲她知道他這不過是在跟她說笑吧了。她說：「我知道，我是你目前唯一的綫索，但假如你有別的綫索，你就馬上要走了，因爲我並不能帮你什麼。我知道得不够多。」

司馬洛聳聳肩：「人生有時就是這樣的了。但是不要失望。我們再談清楚，也許你終於能供應一些綫索的！」

他們又再談起來了，這一次是談得比較鬆弛了。

後來他們一起出去吃了午飯。他們又談話，遊地方，又回來一起睡覺。

當他們終於分手的時候，司馬洛知道他從那裏的確是得不到多少綫索的，但起碼他已經知道她與這件可怕的事的確沒有什麼關連，而他渡過了一個很可愛的周末。她也是一樣的。

× × ×

莫先生把五張照片，推到司馬洛的面前。

他說：「我們已經把可疑人物的範圍減縮爲這五個了。他們都是善於用這一類刀子，而且在事後總是不肯把刀子留下來的。」

司馬洛檢視着那五張照片，發覺其中一張是半側面的，而且相當模糊。他說：「這個人大概是沒有案底的吧？」

「自然了，」莫先生說，「這照片是從一張生活照片上割出來再放大的。不過我們知道他是誰，這個人叫林烈，而這是一張很難得的照片，因爲他多數時間都是戴上一副黑眼鏡。」

「視力有問題？」司馬洛問。

「我猜並不是，」莫先生說，「我猜這祇是他自己所製造的一種形象吧了。一個殺手的形象。這個人也很講究衣着，經常都打扮得很漂亮的，像個花花公子。在女人方面相當有成績，也是一個相當高價的殺手。」

「唔，你總算有了一點綫索了，」司馬洛說，「所差的祇是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麼地方。」

「是的，」莫先生說，「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但這本身就是一種綫索了。這個人忽然失踪了，這似乎也就是表示他正在做一件工作。」

「有希望找到他嗎？」司馬洛問。

「我們正在努力，」莫先生說，「不過，這件事情倒是非你所能出力的了，這些是要遍佈綫眼去做的事情。」

「我知道，」司馬洛說，「這是羣力的工作，除非我私人對這個人有所認識，那又不同。但我並沒有聽過他的名字，也沒有見過這個人。」

「有時候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莫先生說。

「不過，我反正沒事做，」司馬洛說，「我也可以參加找尋他的工作的。」

「那位小姐那裏你已經完事了嗎？」莫先生問。

「我看可以問的都已經問出來了。」司馬洛說。

他沒有講得很詳細。他實在也不想那麼快完事，但是他也知道文雪美是一個很奇怪的女人，她不會歡迎他留在她身邊太久的。

他還記得她在半睡半醒中時說過一句：「我還不想愛上什麼人！」

他也有同樣的想法，所以他沒有在她的身邊繼續逗留下去了。有時一個周末是很美好的。但是假如同樣的周末太多了，樂趣就會變成煩惱了。

「那麼你也去找這個林烈吧，」莫先生說，「我猜你是有你自己的綫路的。」

「不錯，」司馬洛說，「我有我自己的綫路。」

× × ×

瑪莉通過酒杯的邊緣看着林烈，眼中有着一種滿含嘲諷的笑意。林烈扭過頭去望着海。黑暗的海面上有許多燈光在閃爍着。這是因爲面前是一座專用以停泊遊艇的海灣。

而他們這裏是一家豪華酒店的露台。露台上擺着那種膠籐的沙灘椅，可以讓他們坐在這裏乘着涼風淺斟慢酌，觀賞海景。他們就像一雙渡蜜月的新婚夫婦。事實上他們也是以新婚夫婦的姿態出現，而這也是蜜月套房。可惜的則是他們並不同床。房間裏有兩張床。

瑪莉這個女人在很特殊的環境之下才需要男人，而林烈知道求她是沒有用的。

天！他希望他能够去找別個女人發洩一下。但他又沒有勇氣提出。他不知道瑪莉喜不喜歡這個主意。說不定瑪莉也是會吃醋的，誰知道呢？這簡直是受刑！以新婚夫婦的姿態出現，却毫無新婚夫婦的樂趣。

「我們的目標隨時都可能到達了，」瑪莉說，「今天晚上，明天，後天。」

「這一次，」林烈說，「會困難得多了。」

「是的！」瑪莉說，「這一次會困難得多了。而且，這一次會比你料想的更困難！」

「比我們料想中的更困難？」林烈皺眉看着她，「但我們不是已經有了一個詳細的計劃嗎？」

「不錯，」瑪莉說，「但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不會十足依你所計劃的。比如說，有人正在找你！」

「誰？」林烈愕然看着她。

「找兇手的人，」瑪莉說，「你是五個嫌疑人物的其中之一。」

「他們——怎會知道？」林烈問。

瑪莉對他們作了一個諷刺的微笑：「就是因爲你的刀子。你是藝術家，你有你的風格，他們就是在找尋風格。一顆槍彈就沒有什麼風格不風格了。」

林烈伸出舌頭來舐舐嘴唇：「那爲什麼不用你的槍？」

「我也是喜歡藝術家的，我不想扼殺藝術，所以就讓藝術家自由發揮一下好了。」瑪莉說。

林烈還是有着很强烈的不安感。他緊皺着眉頭說：「爲什麼你知道這許多，我却不知道？當我接受這個任務的時候，我並不知道主使人是誰，我祇是先得到那筆酬勞，和那半張鈔票。你也是有半張鈔票，却知道得那麼多，你似乎連我們的老板是誰都知道。」

「我並不知道，」瑪莉說，「他們不過是跟我聯絡吧了！」

林烈有點不安起來了：「你說他們已經在找尋我，那麼我們就應該——這間酒店似乎不再是適宜我們逗留的地方了。這裏——這裏是很容易查的。」

「我們今天晚上就走？」瑪莉說，「我看他們是還不會有機會查到這裏來的，他們要找的林烈是一個獨行客，而你是跟我在一起。他們要找的林烈是一個戴着黑眼鏡的男人，而你已好一段時間沒有戴上黑眼鏡了？」

林烈愕愕地看着她。那是瑪莉的主意。瑪莉說不喜歡看見他戴着黑眼鏡，而爲了討好瑪莉，林烈就不戴着黑眼鏡，他說：「原來你是一切都計劃好了的。」

瑪莉聳聳肩：「我是一個女人，女人當然是比較善於計劃的。」

「假如——假如他們在找我？」林烈說，「那事情就更加困難了。」

「這是我說的！」瑪莉說，「但不要緊，祇要你以後小心一點，不多在公共場所露面就行了。」

「我們的目標也會知道的。」林烈說道。

「我看他們早就知道了，」瑪莉說，「自從羌盈利也死掉了之後，他們就知道了，所以第三個總是比較難的，但是不要緊，他們知道有你，却不知道有我跟你一在一起，所以情形又會不同了，他們的防守方式會有所不同了！」

「這倒是眞的？」林烈說：「你做事情眞有計劃？」

「是的，」瑪莉說，「我們一切都計劃好了。現在，」看看腕錶：「我們走吧，我已經退了房間。」

「你已經退了房間，」林烈看着她，忽然不再感到太驚異了，不錯，她是一切都計劃好了的。但他問：「那我們離開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已經租了一艘船，」瑪莉說，「我們住在船上，你不上岸，就不會有人看到你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林烈讚嘆

地說。

× × ×

瑪莉租的是一艘小型的遊艇，兩個人住在上面巧可，三個人也太多了，所以他們沒有聘用船伕，就由林烈把船開出去。反正聘用船伕也是不適宜的，船如有船伕在船上，那就是多一個人認得他們了。他們在黑暗中登船，碼頭上的人也不大清楚他們的樣子，祇知道是一雙男女而已。

他們的船開了出海，就在一座僻靜的小海灣裏停下來。

「我們吃什麼呢？」林烈問，「難道釣魚果腹嗎？」

「冰箱裏已經裝滿了食物？」瑪莉說，「我們就是一星期不上岸也不會餓死。不過，釣魚也是一個不壞的主意，你會釣魚嗎？」

「沒有心情做這種事情。」林烈說。

「我去換件衣服。」她下去了。

這船並不大，林烈可以望進下面，看見她正在把衣服脫下來，全部都脫下來了。他的呼吸急促起來了，她的身體本來就是那麼具有吸引力的，而他對她仍然有着一種征服慾，他雖然已經得到過她，但祇算是能得到一半而已。因為她認為理想的情調，她則認為殊不理想，她希望能够在他認為理想的情調之下得到她一次。

她沒有轉身，但由於船是那麼小，她可以聽到他下來，聽到他走近她的背後，她說：「你可以看，但是不要碰。」

林烈正伸向她腰間的手縮回來了。她知道他不是開玩笑的，他說這樣就是這樣了。他祇好改為打開冰箱，取出一隻萍果，回到甲板上，拉了一張帆布椅坐下來，從褲管就拔出刀子，削着萍果皮。

她上來了，還是一點衣服都沒有。

他說：「你眞是那麼熱嗎？」

「我要去游泳。」她說。

「噢！」他說。他看着她跳進了水中，雖然以他用刀的本領之精，萍果皮還是削得太厚一點了，皮上連着的肉太多，而且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

後來，她又爬回船上來了，坐在他的身邊甲板上，用梳子梳着頭髮。

林烈說：「瑪莉，我見過許多人，但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人，我不了解你。我很希望了解你，但是我不了解你。」

瑪莉溫柔地笑着：「你很快就會完全了解我了，你會有這個機會的，我答應你，很快就會有機會。」

「多快？」林烈問。

「這件工作做完了之後。」瑪莉說。

「那是很長時間之後了。」林烈說。

「我是說我們解決了下一個目標之後。」瑪莉說。

「這……就不是很久之後了。」林烈困難地咽下一口口涎，第一次敢眞正地看她的身子，不過看了一眼之後，又馬上把眼光移開了。

一兩天雖然不能算很久，但亦可能算是很久。在這種事情而言，則要算是很久了。他還是暫時不要看的好。

瑪莉好像有意與他開玩笑似的，梳好了頭髮，就站起身來，面對着他：「你不睡覺嗎？我們下去吧。」

「我們——？」林烈的眼光，看着海面。

「這船雖然小，」瑪莉說，「也有兩張床。」

「我看我還是試釣魚吧！」林烈說，「晚上是大魚出來的時候。」

瑪莉微笑：「我還以為你是不懂釣魚的！」

她下去了。

× × ×

甚至是在白天，瑪莉也是一絲不掛地跳下水游泳，因為那座海灣是那麼荒凉，沒有人會看見他們的。第二天和再第二天的白天，他們都沒有做什麼，祇是吃東西，游泳，休息。反而林烈則沒有勇氣一絲不掛地跳進水中，他有一種很奇怪的觀念，女人這樣游泳很好看，但是男人這樣則難看得很。他不知道瑪莉的看法又是如何，但他並沒有問她。

使他非常不安的一點就是，他並沒有因為隨時可以徹底地看到她就習慣了那景象，他還是不時需要極力自我控制，需要把眼光避開。也許有些事情不能够習慣的。一個人不會因為天天吃蜜糖就會覺得蜜糖不是甜的。或者用毒藥做比喻似乎更為貼切一點，你不會因為天天吃毒藥就對毒藥產生免疫性。

天！她眞是毒藥嗎？

那天黃昏，在她下水之後，林烈找出筆來，在船桅上劃了兩個交叉，然後走到船頭的尖端，距離最遠之處，舉起他的兩把刀子來，擲過去。刀尖都是正中兩個交叉點？這使他比較安心了，他仍然是一個高手。她的毒性還沒有影响到他的職業。

那天晚上，他們就開始行動了。

這兩天，晚間才是開始行動的時候，林烈起錨，把遊艇駛出海灣，開出大海，行駛大約一小時，然後關掉了馬達，也關掉了燈光，讓水流帶着他們的船漂流。

他們知道這附近的海中是沒有暗礁的，祇要小心不讓船太近岸就行了，而以現在的水流的趨勢，他們的船是大致會與岸邊平行而漂流的。他們兩個人祇是拿着望遠鏡，伏在船頭，向岸邊瞭望着。

岸邊是比海面更黑暗，偶然有一個地方有一點燈光，也沒有什麼幫助，燈光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對視綫有擾亂作用，祇是看到一點燈光，燈光的旁邊有些什麼，則是完全看不到了，但祇是肉眼看來是如此吧了，在望遠鏡中，他們是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了。因為望遠鏡把距離拉近了，因此他們也就像是站在燈下似的。

這一盞燈，不是他們要看的，另一盞燈，也不是他們要看的，他們看的地方可能並沒有燈光。

但他們看到了燈光。瑪莉忽然興奮起來，伸手一指，說：「看，那邊，那邊就是了！」

「我也看見了。」林烈說。

他馬上過去把舵，船不再是隨波逐流了，而是向他們所注意的那燈光的方向駛去，瑪莉則仍然繼續用望遠鏡望着那個亮燈的目標，林烈並沒有亮着船上的一盞燈，也因此他把船開得很慢，這是預防措施，免得萬一會與別的船相撞，雖然不大可能會有另一艘船也是完全不亮燈行駛，人家看不見他們，他們是也看得見人家的。

後來，林烈覺得距離也差不多了，便把船停下來，下了錨，他也猜得相當準確，這一次，已經不是在深水之地，船錨到底了，他又在瑪莉的旁邊躺下來，用望遠鏡望過去。

瑪莉說：「傻瓜，自負的傻瓜！」

「有麻煩嗎？」林烈忙着調整望遠鏡的焦點。

瑪莉說：「女人，女人的麻煩。」

「但是我們早預算他會帶女人來的，」林烈說，「這樣一個地方，難道他自己一個人來嗎？」

「你自己看吧？」瑪莉說。

林烈的望遠鏡的焦點終於弄好了。他說：「我的上帝，兩個，兩個女人！」

瑪莉說：「你們男人都喜歡用這種辦法證明自己是超人的嗎？」

「別問我，」林烈說，「這是他們的辦法，我則寧可在一個女人身上多做幾次，勝過攤分在兩個女人身上了。」他一面奇怪瑪莉的作風：又是否證明自己是女超人？

林烈的望遠鏡的焦點終於弄好了，他也可以看到那屋子之中的情形了：是一間那種出租的小型別墅：有兩層：不過都是很小型的，裏面的擺設祇能講得舒適和實用，而不能算是豪華。當然了，到底是出租的地方，人人都可以帶着一身鹽進來的，假如擺設太豪華，那就是浪費了。

他們可以看到有兩個花枝招展的女人正在露台上望海。相當美麗，不過可以看得出是風塵中人，通常金錢是可以左右她們的願意程度的。

「他呢？」林烈問道。

「進了浴室！」瑪莉說，「大概是去洗澡吧。」

「兩個女人。」林烈說。

「你是在羨慕嗎？」瑪莉說，「發了橫財，當然是要享受一下了！」

「我不是羨慕，」林烈說，「有你在身邊，我還需要羨慕什麼人嗎？我祇是在懷疑，這個人，他以前也是這樣的嗎？我的意思是兩個女人。」

「他是以風流出名的，」瑪莉說，「若是想證明自己是超人那種男人，你明白的。也許以前三個一起也說不定。」

「難道他不知道自己可能有生命危險嗎？」林烈問。

「除非他是個傻瓜！」瑪莉說，「不然他猜也猜得到的。」

「所以我覺得可疑了！」林烈說，「別的我不知道，但這種女人我是知道的，一個的咀巴已經够了，還帶着兩個，你不做聲，她們兩個也可以講個沒完？」

「那麼呢？」瑪莉問。

「所以我認為這很可能是一個陷阱。」林烈說。

「我也有點懷疑。」瑪莉說，「是怎樣一個陷阱呢？」

「我不知道，」林烈說，「不過我認為這兩個女人的作用很可能是在轉移視綫。假如他懷疑有人會殺他，他就不應該在身邊放兩個女人，吵個不停了。他什麼都不會聽到，有危險接近他，他也不會聽到了。」

「我老早就認為你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了。」瑪莉說。

「小心，」林烈說，「祇是一個小心的人吧。幹我們這一行是不能太意的。」

望遠鏡中可以看到一個男人出現了，果然是剛剛洗過澡出來，下身圍着一條毛巾。一個混身毛茸茸的中年壯漢。

有人認為身上多毛的人，就是性能力特別强的，這是一種傳說而已，醫生並沒有說是這樣，雖然也不否定。祇是一種傳說，非正式的。不過現在這個人則似乎是打算以身作則，證實這種傳說。兩個女人一起，不是好對付的。這的確需要超人的身手。

從望遠鏡中可以看到這個人叫嚷了一句什麼，那兩個女人似乎在大聲笑，轉身跑進房間裏。

那個男人則在床上倒下來，一彈一彈的。

兩個女人圍着他，動手動口，瘋狂起來。那條毛巾很快就飛到一邊了。

「唔，」林烈說，「他現在要證明他的超人氣概了！」

「他的槍也不帶在身上。」瑪莉說。她還是聽林烈這樣說，才把望遠鏡擺向屋子看一看。她是正在望着別處的。林烈也是一樣，並不是以屋子裏的情景為眞正的目標。

「眞有把握，」林烈說，「太有把握了！」

他們仍然在那裏小心地觀望着，本來他們是以屋子及屋裏這個人作為觀察的目標的，現在却已改變了，變成是不大有清楚的目標似的，東也看看，西也看看。

後來，屋中的活動靜止下來了，那個男人好像死了似的躺在床上，那兩個女人也是顯得懶洋洋的，不像先前那樣瘋狂和活躍了。她們與先前的另一分別就是都沒有了衣服在身上。

「這兩個女人得走，」林烈說，「不然我們就不容易動手！」

「當然了，」瑪莉說，「不值得也不希望為了她們而買一送二！」

「也許他借這兩個女人保護他。」林烈忽發奇想地說。

「這是不大可能的事，」瑪莉說，「他怎能肯定？怎能肯定我們不會連兩個女人也殺掉？」

「你看見了沒有？」林烈忽然問道，「屋子左邊，那塊大石後面！」

「看到了。」兩秒鐘之後瑪莉也說。

「謝謝浮雲散開！」林烈笑着，「不然我們可能看不到這樣精采的情景了！」

× × ×

他們看到的就是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男人，蹲在那塊離開屋子大約一百碼的石頭上，一動不動地坐着，手中拿着一把槍。而這個人所佔的也是一個很好的位置。

他這個位置可以看到每一條通到屋子來的路。

可以留心着海面，也可以留心着陸路，公路的那一面。自然，四面他祇能看到三面的，由於總有一面是會給屋子本身阻隔住他的視綫。他現在是在屋子的左面，就應該是一個他看不到的盲點了。不過目前的情形則是比較特別的。

（未完）

俠義技擊鬥智小說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飛渡關山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任翔天向符錫查詢鬼僧的下落，原來鬼僧乃符錫的大舅父，他在任翔天的威迫利誘下，只好實說：鬼僧就是甘興綢緞莊的老闆甘興志。任翔天得到這消息後，立即回報碧血帮帮主唐烈武，於是兩人便定計夜襲綢緞莊，殺害甘興志。是夕，唐烈武與任翔天潛入綢緞莊內，這時適值甘興志正與三位艷姝做搭子在搓麻將，一男三女，甘興志乃「賭」翁之意不在「牌」，正在興高采烈、得意忘形之際，驀覺有人潛入，乃急命三女退避。唐烈武與任翔天立時現身。雙方舌戰片刻，甘興志一聲招呼，十多名蒙面人蜂湧而至，旋即命令向唐、任圍攻……

雲無心出岫　鳥倦飛思還

火併綢緞莊

（一）

殺聲震天，血肉橫飛！

甘大老闆冷冷一笑，道：「任翔天，你果然來拚命的！」

任翔天道：「不把你和老將軍除掉，我們怎對得起杜四爺，唐敬文？」

甘大老闆大聲道：「看你們有多大的能耐好了！」

對罵聲中，唐烈武已率領着碧血帮的打手，和那一羣蒙面人展開激烈的厮殺。

甘大老闆對任翔天說：「聽說你的拳脚功夫很不錯，俺今天倒要討教討教！」

任翔天傲然道：「來者不懼，懼者不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呼」的一聲，單拳直綫擊出，那是平平無奇的一招「黑虎偷心」。

甘大老闆不退不避，以拳相迎。

一陣沉實的異響，兩人的拳頭同時縮回。

任翔天變招極快，雙拳再度出擊。他的拳勢一展，有如一雙流星鎚在半空不停飛盪，聲勢之猛烈，實在是無以復加。

甘大老闆一聲怪叫，喝道：「果然好身手！」

「身手」二字猶在口邊，他已不知從那裏抓起了一把刀。

× × ×

甘大老闆實在是老奸狡猾。他剛才還是說要「討教」任翔天的拳脚功夫，但雙方還沒有交手十招，他就已以刀相迎。

這是一柄份量極其沉重的大刀，重量最少在二十斤之上。

甘大老闆雖然已經五十歲出頭，但這把大刀在他手中，却是輕若無物。

（二）

刀在甘大老闆手中，忽然呼嘯如雷。刀疾如風，那種威力實在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殺！殺！殺！」

三聲獅虎般威猛的巨吼，九招比獅虎撲噬麋鹿時還更兇猛的刀法，同時向任翔天湧了過去。

這完全是先聲奪人的打法。

這種攻勢實在凌厲。

任翔天雖然身手了得，却也不敢赤手空拳就把這九刀接下。

他連退八尺。

甘大老闆嘴角露出了兇殘的笑意。

九刀之後，又再九刀。

這九刀更厲害，居然剛柔並重，陰險的招數層出不窮。

任翔天若稍有疏忽，必死。

他的身手若稍差一點，也必死。

現在，他還沒有死，但却已處於劣勢，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任翔天一退再退，忽然抓起了一張木椅。

這一張木椅是桃木所造，木質結實而沉重。

任翔天以木椅作爲武器，抵抗甘大老闆。

甘大老闆冷笑揮刀，刀鋒上的威力更强大。

一連串刀木相擊的聲音响起，那張桃木椅居然給從中劈開。

任翔天忍不住脫口讚道：「好刀！」

甘大老闆大喝一聲：「這把刀若不好，又怎能把你的腦袋砍下來？」

刀鋒急舞，血光忽濺。

任翔天的左臂給劃了一道長約半尺的刀傷。

甘大老闆一擊得手，氣燄更盛。

但就在他一刀擊中任翔天左臂的時候，背後突然有人大喝道：「看斧！」

颯！

斧影急落，一個黑衣人手持金斧，氣吞牛斗般撲了過來。

甘大老闆急忙轉身，揮刀接下了這一斧。

鏗！

甘大老闆立時臉色一變，目注這個黑衣人。

「唐烈武，你果然比唐敬文更强！」

唐烈武臉上殺機湧現，冷笑道：「你與老將軍朋比爲奸，今天唐某若殺不了你，誓不爲人。」

他手揮金斧，向甘大老闆狂攻。

他手中這一柄金斧，原本是屬於白帽快斧黨的。

但金斧四絕現在已倒下了一個，只剩下三人，而這把金斧也給唐烈武拾起，用來對付甘大老闆。

戰局更激烈。

（三）

但那羣蒙面人也並未佔到便宜，相比下來，他們的傷亡更爲慘重。

甘大老闆初時還沒有眞的把唐烈武放在眼內，但久戰之下才覺得有點不對勁。

唐烈武就像是一條瘋狂了的豹子，他似乎只攻不守，但甘大老闆却又偏偏無法攻進去。

甘大老闆就是鬼僧，而且武功之高，實非一般練武之士所能比擬。

但面對着唐烈武，他竟然毫無辦法。

心念一轉，突然咬牙棄刀向他激射，以二十餘斤的大刀封鎖住唐烈武手中的金斧。

這一着，的確出乎唐烈武意料之外。

在同一刹那間，三道寒光從甘大老闆的手中飛射而出，赫然是三把鋒利無比的飛刀。

唐烈武應變速度奇快，身一側，人已閃入一道屏風之後。

甘大老闆冷笑，又是一把飛刀脫手飛出。

這一刀幾乎是緊接着剛才那三把飛刀同時出手的。

他的飛刀手法，實在快得令人吃驚。

唐烈武雖然已閃入屏風後，但這第四把飛刀却穿過了屏風，直飛過去。

屏風後，唐烈武發出了一聲悶哼，顯然已經中刀。

甘大老闆得勢不饒人，撲前。

但他只是跨出一步，頸上突然一凉。

一把尖刀，已閃電般切斷了他的喉管了。

（四）

刀鋒血紅。

甘大老闆睜大眼睛，直盯着這一把令他心悸、令他全身冰冷的刀。

他殺人如蔴。

但現在，他自己才領略到被人宰殺的滋味。

血往下滴。

甘大老闆的心也向下沉，一直沉到脚底。

能够把握這種機會，一刀就割斷甘大老闆咽喉的人，世間上絕對不多。

但任翔天却是其中之一。

他把刀棄掉。

這把刀本來就不是他的，而是在地上隨手檢起的。

這是名副其實的「借刀殺人」。

或者，說是「檢刀殺人」也無不可。

× × ×

無論是「借刀殺人」也好，「檢刀殺人」也好，那一把平平無奇的刀，已染滿了鬼僧的鮮血。

甘大老闆重重一咳。

一咳之下，全身氣力都已散渙，他的人也在驚怒交集之下倒斃。

當甘大老闆倒下之後，屏風後又出現了唐烈武的影子。

他的確中刀。

但這一刀並未刺中他的要害，只是擊中他的右肩。

唐烈武經已把飛刀拔出。

他長長的吐出口氣，目注着任翔天道：「我們總算解決了鬼僧。」

任翔天也鬆了口氣。

這一戰他們雖然付出了不輕的代價，但總算已得到勝利。

但還有老將軍，陶銅英，石蓮花，金城三霸……

想到這裏，兩人的面色又是不禁凝重起來。

（五）

甘興綢緞莊發生大火併，當然是轟動一時的大事。

在甘興綢緞莊大火併發生之後，老將軍忽然神秘失踪。

他不在將軍府中，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有人說他已挾帶一筆鉅款，逃到外國去了。

但沒有人能證實。

甘大老闆與老將軍常有來往，現在甘大老闆被殺，老將軍又突然失踪，實在是耐人尋味。

× × ×

在南來旅館第三十七號房子裏，唐烈武獨自在露台上閉目沉思。

這些日子以來，他的變化實在太大。

老將軍失踪，顯然是要避一避目前充滿血腥的局勢。

他絕不會就此一去了之，除非他甘願放棄這裏所有的一切。

但根據任翔天的分析，老將軍不會放棄。

他目前躲避起來，必定是在籌劃一個龐大的反擊計劃。

山雨欲來風滿樓。

目前雖然一切都平靜，但那只是屬於表面的。

這正是外弛內張，更激烈、更兇險的一戰，隨時隨地都會爆發。

所以，碧血帮絕不會有半點鬆懈。

× × ×

南來旅館門外，有一個賣豆漿和饅頭的小販。

他叫林殿。

林殿在旅館門外擺賣已有三年，他和旅館的總管事司徒禮是老朋友，而且還是同鄉。

司徒禮准許他在門外擺賣，全然是念在多年相識，不好意思把他趕跑。

林殿在這裏一就就是三年，生意不算太好，但所賺的錢也足够他一個人生活。

他已四十出頭，仍然未婚。

可以說，他是流落異鄉，若不是司徒禮容許他在旅館門外幹點小買賣，他現在恐怕會更倒楣。

× × ×

早上七點零二分。

林殿已在旅館門外開始了他今天的買賣。

他每天的第一宗生意，通常都是司徒禮光顧的。

司徒禮每天的早餐，就是一碗熱騰騰的甜豆漿，另外兩個雪白的熱饅頭。

這三年來，他幾乎沒有一天例外。

這幾天以來，他要的豆漿和饅頭却增加了三倍。

這些豆漿和饅頭，當然不是他一個人所能吃得下的。

但林殿從來都沒有問他，這些豆漿和饅頭是誰要的。

× × ×

豆漿和饅頭都是很平凡的食物。

在老石鎮上，也有豆漿和饅頭出售，而且價錢比這裏的還便宜。

但唐烈武在老石鎮的時候，經常挨餓，連一毛錢都沒有。

幸好賣饅頭的老伯是個很慷慨的老人，當他知道瘋豹子又窮又餓的時候，他就會自動給他一大碗豆漿和幾個拳頭般大小的饅頭。

唐烈武沒有忘記這個老伯。

他也沒有忘記豆漿和饅頭。

所以，雖然他現在已有很多很多的錢可以使用，但他現在的早餐，通常仍然是豆漿和饅頭。

× × ×

司徒禮捧着一個銅盤子，上面盛放着幾碗熱豆漿，十個饅頭。

除了他自己的一份之外，其餘的都是唐烈武的。他把自己的一份放好，然後又捧着其餘的拿去第三十七號房子。

他小心翼翼地經過一條長廊。

但就在他經過一個彎角的時候，忽然撲出了兩個黑衣人。

他們的手裏都有刀，他們的年紀都不超過三十五歲。刀光閃閃，司徒禮的臉色大變。

「別張聲，別動！」左邊一個黑衣人冷冷道：「你若想活下去，就得聽我們的囑咐。」

謀殺未遂

（一）

司徒禮望着這兩人，一言不發。

右邊的黑衣人接着說道：「你放心，只要你答應替我們辦一件事，我們不但不會傷害你，而且在今天之內，就會把你的妻子釋放。」

聽到最後一句說話，司徒禮的臉色又變了。

「你們擄刦了她？」

左邊黑衣人點頭。

右邊的黑衣人却掏出了一條金鍊子。

看見這條金鍊子，司徒禮的臉色變得很難看。

「你已看清楚了？」右邊的黑衣人把金鍊子放在他的手中，「這是從你妻子雪白的頸子上摘下來的，你若不依我們的說話，嘿嘿……」

司徒禮喉嚨裏忽然發出一陣低沉如野獸般的怒吼：「你們把她怎樣了？」

左邊的黑衣人淡淡一笑，道：「司徒兄儘管安心，她現在還沒有甚麼事，連一根汗毛都沒有損毀。」

右邊的黑衣人悠悠道：「但你若不聽從我們的說話，她很快就會被剝得赤裸裸的，然後被人發現倒斃在溝渠裏。」

司徒禮渾身發抖，差點連銅盤上的豆漿都傾瀉出來。

左邊的黑衣人忙道：「你千萬別弄翻這些豆漿……」

他一面說，一面從懷中拿出一小瓶白色的藥末，倒在其中一碗豆漿之中。

他冷冷一笑：「你把這些豆漿拿去給唐烈武，千萬別慌慌張張的。」

右邊的黑衣人接着冷冷道：「只要唐烈武喝了這碗豆漿，你的妻子保證平安無事！」

司徒禮道：「你們不騙我？」

右邊的黑衣人冷笑道：「咱們都是江湖好漢，說過的話絕對不會不算數。」

司徒禮吸了口氣，終於點頭。

兩個黑衣人相視一笑，彼此的笑容都充滿陰險歹毒之意。

這是他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任務！

司徒禮把饅頭和豆漿送到第三十七號房子。

× × ×

兩個黑衣人在門外等候。

他們很耐心的在等，因爲他們等的是唐烈武七竅流血身亡的死訊。

過了十分鐘，司徒禮突然把房門打開，顯得有點手足無措的樣子。

兩個黑衣人立刻上前。

「他怎樣了？」

司徒禮抽了口冷氣，半晌才吶吶道：「他……他死了！」

兩個黑衣人臉上却露出了興奮的神色，雙雙搶入房內。

× × ×

當他們走進房內，就看見唐烈武蜷着身子，橫躺在地毯之上。

其中一個黑衣人冷笑，一腳踢在唐烈武的小腹上。

唐烈武毫無反應。死人不會有反應。

兩個黑衣人不禁大笑，其中一人道：「這廝本來就是個無名小卒，一個不見經傳的人，居然成爲碧血帮的老大，又能立足多久？」

說到這裏，他突然驚覺自己的同伴頸子上已中了一刀，連悶哼都沒有發出，就倒了下去！

（二）

唐烈武沒有死。

他根本就沒有喝那些有毒的豆漿。

兩個黑衣人剎那間已倒下了一個，他們根本連唐烈武怎樣出刀都沒有看清楚。

餘下一人大驚，奪門而逃。

但他只是奔出了兩步，就已給唐烈武凌空飛躍，一腿蹬在他的背心上。

這一腿非但快，而且力量之沉猛，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那黑衣人吃了這一腿，整個人就像斷了綫的風箏飛了出去。

「唷……」他呻吟，臉上露出極痛苦的神色。

他狠狠的盯着司徒禮。

「姓司徒的，你別得意！」

司徒禮臉色一寒，冷冷道：「我從來都沒有說過自己很得意，剛才倒是你們意氣風發之極。」

黑衣人咬牙切齒地說：「你敢作弄我們，你的妻子，這會給活活打死！」

司徒禮冷冷道：「但願如此。」

黑衣人怒道：「你以爲我們的人不敢殺你的老婆嗎？」

「那倒不然，」司徒禮淡淡一笑：「欺負女流，本來就是你們拿手的好戲。」

黑衣人似是楞住。

只聽得司徒禮緩緩接道：「閣下的老婆怎樣，司徒某不知道，但司徒某的老婆，却是他媽的不堪一提。」

黑衣人一怔：「她是個長舌婦？」

司徒禮搖搖頭。

「非也。」

黑衣人道：「她水性楊花？」

「亦非也。」

「既然如此，何以不堪一提？」

司徒禮嘆了口氣，道：「她有一種怪癖。」

唐烈武忍不住問：「是甚麼怪癖？」

司徒禮道：「揍老公！」

唐烈武、黑衣人俱是一楞。

司徒禮嘆道：「我是他的老公，經常給她揍得鼻腫臉青，有一次還打斷我三根肋骨，足足躺在床上半年，這種潑婦留在世間何用？」

黑衣人完全呆住。

司徒禮突然對他大聲吼道：「你最好把她斬開一塊一塊，司徒某感激不盡！」

黑衣人的臉色變得一片死灰。

「我們倒楣！」他喃喃地嘆道：「我們就算去擄刦一隻母豬，也比擄刦你的老婆高明八百倍。」

司徒禮冷笑。

「只可惜你們比豬還笨，以爲擄刦我的老婆就可以爲所欲爲，害死咱們碧血帮的帮主。」

黑衣人苦着臉，只好認命。

唐烈武忽然把他揪起。

「說出你的名字。」

黑衣人閉口不語。

唐烈武冷笑道：「你的嘴巴閤得很攏，倒不知道你的鼻子是否經得起打？」

說着，一拳就向他的鼻子打去。

黑衣人側過臉孔閃避。

但唐烈武拳快如電，那裏容許他閃避開去？

「唷……」

又是一陣怪叫，黑衣人滿臉血漿。

唐烈武咧嘴一笑：「滋味如何？」

黑衣人終於道：「我姓姚，叫姚……姚大好。」

「姚大好？」唐烈武冷冷一笑：「這名字很好，但你現在的處境却是他媽的很不好。」

姚大好苦笑：「的確很不好。」

唐烈武冷喝道：「是誰指使你暗算我的？」

姚大好猶豫着，唐烈武的拳頭又已掄起。

姚大好忙道：「是老將軍。」

「老將軍！」唐烈武沉着臉：「果然又是那個老賊。」

姚大好額上已冒出了冷汗。

唐烈武冷冷一笑，道：「這老賊在哪裏？」

姚大好搖頭：「不知道。」

唐烈武眉頭一皺：「眞的不知道？」

姚大好道：「的確不知道，你就算把我活活打死也還是這一句話：不知道！」

「我不會打死你，」唐烈武冷冷道：「我只想把你打得半死不活，而且還想讓你試一試做太監的滋味。」

姚大好面如土色。

唐烈武目中露出野獸般兇狠的光芒，對司徒禮說：「先把他的褲子脫下來！」

「不，不要這樣幹！」姚大好這一次眞的不好了，他忙道：「我說！我說！」

唐烈武冷冷道：「你是不見黃河心不死，老將軍躲在哪裏？快說！」

姚大好喘着氣：「他在一間和尚寺之中……」

（三）

清林寺是一間古老的寺院，據說，在明朝末年的時候，就已有這一座寺院的存在。

清林寺的住持，本是個九十多歲的老和尚。他法號壇心，是個得道高僧。

但在一年前，擅心大師已然圓寂，新住持是他的兒子禪因和尚。

當壇心大師還未出家的時候，曾經結婚，還生下了一個兒子。

這個兒子在三十歲的時候，也在清林寺出家為僧，於是，父親是和尚，兒子也是和尚。

壇心大師曾有遺言，叫衆弟子切莫推舉禪因為住持。

壇心大師已指定由禪智和尚為住持。禪智和尚是壇心大師最信任的一個弟子。

他認為由禪智來担任此職，會比禪因更為適合。

但在壇心大師圓寂之後不到半個月，禪智却患急病，相繼逝世。

結果，清林寺住持一職，還是落在禪因和尚的身上。

（四）

千百年以來，少林寺一直被視為武林泰斗，武學界中人俱知道少林寺武功，獨步天下。清林寺的僧侶，也和少林寺一樣，有不少深諳武功的一流高手。

壇心大師年輕的時候，就已是江湖上一個很有名氣的拳師。

直到他出家為僧，成為清林寺的住持之後，他的武功更是大有進展。

雖然從外表看來，清林寺只是一間很普通的寺院，但內面的情況却非常複雜。

禪智和尚忽然身亡，寺中上下不少人都大感疑惑，認為他的死亡絕不簡單。

禪因成為住持不久，就已被幾位長老提出質詢，詢問禪智的死亡眞正原因。

其中一個長老甚至主張開棺驗屍。

但「事有湊巧」，這個長老也在主張開棺之後不到兩天，突然神秘死亡。

自此之後，再也沒有人敢對禪智的死亡提出任何的疑問。

漸漸地，寺中的長老與和尚一個一個的離開，清林寺的僧侶，就越來越少了。

在最近兩個月以來，清林寺有不少神秘的人物在附近出現。

顯然，這事情其中必有蹺蹊。

（五）

黃昏，在夕陽餘暉沉浸下，清林寺外表看來是那末莊嚴、肅穆。但寺中並無鐘聲梵唱傳出，也沒有僧人敲木魚的聲音。

就在這黃昏的時候，寺門外的庭院上忽然傳來一陣激烈的厮殺聲。

× × ×

夕陽艷麗如血。

庭院內也是血跡斑斑。

這裏的和尚，居然也是殺人不眨眼的「好漢」。

兩個黃衣漢子，已在和尚的刀斧下變得血肉模糊。

但清林寺的和尚也沒有佔着便宜，雖然他們砍翻了兩個黃衣漢子，但却給另外幾個身手不凡的漢子殺得片甲不留。

庭院內躺下了六七個和尚之後，餘下來的和尚都已不敢戀戰。

他們落荒而逃，衆漢子窮追不捨。

其中一人，正是碧血幫幫主唐烈武。

× × ×

唐烈武勇不可當，揮動一把尖刀，解決了三個身材最魁梧的大和尚。

這三個和尚初時並沒有把唐烈武放在眼內，等到他們發覺不妙的時候，唐烈武已給他們來一個致命的襲擊。

伍翔天也是這一次襲擊行動的指揮者，他們已查得很清楚，老將軍就是匿藏在清林寺內的。

英雄末路

（一）

和尚已跑掉。

常言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廟不會跑。

老將軍也沒有跑。

他畢竟是黑社會裏的頂尖兒人物，豈能給一個無名小卒追趕得無地容身？

在老將軍眼中，唐烈武只是一個無名小卒。

事實上，他本來只是老石鎮裏，一個不見經傳的「瘋豹子」。

但現在這一隻瘋豹子，居然能率衆找老將軍算帳，也就不能不算是異數。

老將軍帶着他的十六個打手，還有石蓮花、金城三霸，一起出現。

唐烈武盯着老將軍，臉上燃燒着仇恨的火焰。

老將軍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只是對任翔天說：「任十一，你果然有點門道，我就算栽在你手裏，也不能算是一件太大的意外。」

任翔天淡淡道：「敝幫一直都備受你的無情打擊，但敝幫仍然能屹立不倒，在任某的眼中看來，這倒是意外的很。」

老將軍微笑着，目光忽然轉望向唐烈武。

「你就是唐烈武？」

「不錯。」

「你可知道，你一直都被任翔天所利用？」

「不知道。」唐烈武的神態很平靜。

老將軍乾咳兩聲，嘿嘿一笑：「你以為任十一是個好東西？」

唐烈武說：「他不是個東西，他是個人。」

老將軍忽然搖頭嘆息。

「唉！蠢病無藥可救，這句話的確一點不錯。」

唐烈武目光一閃，冷然道：「我知道的，只有一件事。」

「哦！」老將軍凝視着他。

「你這條老命已無可挽救了。」

老將軍忽然大笑。

「好，你有種！」他的笑聲忽然又斂止，接着沉聲說道：「但我不妨告訴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天下間只怕已沒有甚麼事情，能比我殺你還更重要。」唐烈武冷冷的說。

「未必。」老將軍又是兩聲乾咳，淡淡道：「例如寶蝶的性命……」

聽見了「寶蝶」這兩個字，唐烈武忽然渾身打了一個顫抖。

「你說甚麼？」

老將軍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道：「有人說你和寶蝶已有了一手，我本來還是不肯太相信，但現在看你的神態，傳聞

之言，倒是不假。」

唐烈武面上肌肉一陣抽搐。

「你們把她怎樣了？」

「沒甚麼，你大可放心，」老將軍淡淡一笑道：「寶蝶本是石董事長的心上人，我現在已準備把她交回石董事長。」

石蓮花臉如寒霜，指骨忽然「勒勒」作响。

只聽得老將軍又緩緩說道：「石董事長是個惜花人，他絕對不會把寶蝶小姐怎樣的。」

說到這裏，目光轉視在石蓮花的臉上去。

石蓮花忽然拍了拍衣襟，冷冷道：「這女人很髒，我怕她會弄髒我的衣裳。」

沉吟半晌，接着慢慢的說道：「雖然唐幫主很喜歡這個女人，我會把她送給他，免得他失望。」

老將軍淡淡一笑。

「石董事長果然大方的很。」

石蓮花冷冷道：「我不但把寶蝶送給他，而且還打算加送一件禮物。」

老將軍目中發出了光。

「你還要送他一件怎麼樣的禮物？」

石蓮花道：「九兩黃金。」

老將軍眉頭一皺：「九兩黃金雖然也很值錢，為甚麼不索性送他十兩？」

石蓮花冷冷道：「因為這九兩黃金已鑄成了一把刀。」

說着，手中已亮出了一把小刀。

小刀金光燦爛，乃是黃金鑄造。

「你覺得這把刀是不有很好看？」他問唐烈武。

唐烈武沒有說話，只是點頭。

石蓮花冷冷一笑。

「這把刀若插在寶蝶的胸脯上，一定會更好看、更美麗。」

唐烈武瞳孔暴縮，他的十根手指也忽然「勒勒」的在作响。

老將軍却在這個時候輕輕鼓掌。

「妙，這個主意實在妙絕！」他忽然向背後的一個彪形大漢說道：「帶寶蝶小姐出來。」

大漢立刻退下。

不久，又有三個大漢出現，而且還押着寶蝶。

寶蝶被綑綁着，口中還被一團破布塞着。

唐烈武胸膛起伏，深深的吸了口氣。

老將軍上上下下的看着寶蝶，讚道：「難怪石董事長說妳是個美麗的小妖精，果然美麗動人的很。」

石蓮花盯着寶蝶，忽然上前，以金刀抵在她的胸前。

他在笑，獰笑。

唐烈武怒道：「你們是不是男人？居然幾個人欺負一個手無寸鐵的女人？」

石蓮花冷冷一笑道：「你若是個男人，就應該從我們的手裏把她救回去。」

唐烈武道：「你敢不敢和我決鬥？」

石蓮花冷笑：「我為甚麼要跟你決鬥？你憑甚麼資格跟我決鬥？」

唐烈武道：「你要是不敢，你就是個儒夫！」

「儒夫」兩個字才出口，石蓮花的臉色忽然變了。

「你敢罵我是個儒夫？」

「你本來就是個儒夫，除了欺負女人之外，還能幹些甚麼事出來。」

石蓮花咬了咬牙，道：「好！我答應跟你決鬥。但你要先把任翔天殺掉。」

唐烈武怒道：「放屁！」

石蓮花冷冷道：「你就當我是在放屁好了，但這小妖精的性命，恐怕已很難保得住。」

唐烈武正感束手無策之際，石蓮花忽然給人一刀刺中了咽喉。

（二）

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變化。

石蓮花、老將軍、甚至任翔天和唐烈武，都有些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但事實擺在眼前，在這重要的關節上，石蓮花突然遭遇到一個人的暗算。

石蓮花是高手，尤其擅長使用小刀。

但這個擅長使用小刀的高手，却也死在另一柄小刀之下。

那三個大漢之中，其中一人竟突然出手，而且一刀就已刺中了石蓮花的咽喉。

老將軍臉色驟變，失聲喝道：「胡力，你反了！」

那個叫胡力的大漢嘿嘿一笑，突然揮刀，向其他兩個大漢刺去。

這兩個大漢連忙閃避，雖然沒有中刀，却已驚出了一身冷汗。

當石蓮花被刺的時候，他們簡直是呆了。

胡力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向都只是一個窩囊廢，誰也想不到他竟然有勇氣，而且也有本事，一刀就把石蓮花殺掉。

石蓮花莫名其妙的就中了一刀，他只能在死前狠狠的瞪着胡力。

他不知道胡力為甚麼會殺他。

同時，他也無法想像得到，在老將軍的組織中，竟然有一個這麼厲害的高手潛伏着。

只聽老將軍喝道：「你究竟是誰？」

胡力冷冷道：「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本來就叫胡力。」

老將軍怒道：「你為甚麼要殺石董事長？」

胡力冷笑道：「他要殺我的朋友，我當然要對付他。」

老將軍目光一閃。

「他要殺誰？」

「陶銅英。」

老將軍吸了口氣，嘆息着說道：「你果然是陶銅英的人。」

胡力冷冷道：「陶銅英跟隨你多年，一向忠心耿耿，但你却暗中扶助石蓮花，想把這個老功臣除掉。」

老將軍沉聲嘆道：「我早就看出陶銅英是個反骨賊，只恨我沒有早一點把他幹掉。」

胡力冷笑道：「你不把他除掉，只是因為碧血幫一直都是你的心腹大患，你正在用人之際，所以不敢輕易就把陶銅英殺害。」

老將軍嘆道：「這一着是我錯了。」

胡力冷然道：「無論是對是錯，對你來說，已不太重要，你已是垂暮之年，而且今天就得死在這一座清林寺內！」

老將軍道：「你有這份把握。」

胡力道：「陶銅英和我都是很穩重的人，在沒有把握之前，絕對不會輕舉妄動的。」

老將軍突然大喝一聲：「金城三霸，上！」

但他這個命令居然沒有發生效力。

金城三霸仍然站在原處，六條腿都紋風不動，好像根本沒有聽見老將軍的說話似的。

老將軍的臉色又變了。

突聽一人極難聽的聲音緩緩說道：「老將軍，今天巳是你的末日了！」

（三）

英雄末路，永遠都是令人感到心酸，感到蒼涼。

但老將軍並非英雄。感到心酸、感到蒼涼意味的，也許只有他自己一人。

他巳衆叛親離，他的勢力巳在這一天之內完全崩潰。

沒有人能改變他的命運。

金城三霸雖然受聘於石蓮花，但直到現在，老將軍才知道，陶銅英早巳和他們搭上了路。

石蓮花曾叫金城三霸動手除掉陶銅英，他們非但沒有動手，反而還倒轉與陶銅英聯手。

利字當頭，人心難測。

世間上許多人本來就是這樣的。

× × ×

「老將軍，今天巳是你的末日了！」

說這一句說話的人，當然就是「毒蛇」陶銅英。

老將軍連番遭遇挫敗。

他忽然走到唐烈武的面前，道：「你是不是要替你的父母，兄長報仇？」

唐烈武無言。

老將軍道：「你現在巳有了很好的機會，請動手！」

唐烈武沒有動手。

他忽然說：「你雖然可惡，但姓陶的也不是個東西。」

老將軍苦笑道：「你要我死在他的手裏？」

「我不管，」唐烈武嘆息一聲，「但我有一個怪脾氣，就從來都不喜歡打落水狗。」

「落水狗？」

「不錯，你現在什麼都不像，就只像一隻又老又可憐的落水狗。」

老將軍面上的肌肉漸漸僵硬。

他不但像隻落水狗，而且還漸漸變得像一隻死狗。

陶銅英冷冷一笑，道：「你可以選擇怎樣死，但却不能不死。」

老將軍知道，自己的確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所以，他終於吞下了一顆藥丸。

這顆藥丸是金黃色的，很好看。

但當他吞下這顆藥丸之後，他的臉色就變得很難看。

他忽然坐下，就像一個和尚般盤坐在地上。

三分鐘之後，他的呼吸巳然中絕。

（四）

老將軍巳死。

唐烈武心中仇恨的火燄，也巳同時熄滅。

陶銅英忽然走上前，對任翔天道：「任兄，這裏巳是我們兩個人的天下。」

任翔天道：「還有胡力和敝帮的帮主，他們更是功不可沒。」

胡力道：「老將軍巳死，這是值得我們慶祝的。」

陶銅英笑道：「今晚我們就在楓林飯店喝酒，好好慶祝一下。」

任翔天微微點頭。

抬頭一望，夜色巳漸漸龍罩着大地。

兩虎相鬥

（一）

晚上十點，楓林飯店突然呈現一片緊張的形勢。

陶銅英和任翔天終於在這裏發生了衝突。

常言道：「宴無好宴。」

這一頓晚飯，名爲「慶祝」，其實却是雙方談判的約會。

陶銅英野心極大，他要獨霸一方。

任翔天是他的絆脚石。

他要任翔天加盟毒蛇會？

毒蛇會的首領，自然就是陶銅英。

任翔天當然不會答應他，反過來却要他加盟在碧血帮下。陶銅英當然也不肯。

這一次的談判，本來早就註定失敗。

× × ×

談判沒有結果，雙方磨拳擦掌，大戰一觸即發。

但唐烈武道：「誰都不准動手。」

陶銅英冷笑：「你怕？」

「不錯，我是害怕！」唐烈武大聲道：「這些日子以來，咱們都巳死傷了不少兄弟，爲甚麼還要再拚命？難道咱們這些人，非要死得乾乾淨淨不可？」

陶銅英一怔，隨即冷笑道：「想不到唐帮主居然也會說出這種洩氣的說話。」

唐烈武道：「咱們苦苦相拚，所爲何事，却又何苦由來？其實來來去去，都是害了兄弟們，他們其中不少人都有妻兒，何必讓這些婦孺變成孤兒寡婦。」

他的說話很率直。

剛才還在磨拳擦掌的人，其中不少都巳雙手軟垂了下去。

陶銅英嘿嘿一笑。

「說得眞動聽，眞感人，但你可曾想到，咱們這些兄弟，少一角錢都過不了一天的生活，不拚命，難道錢會從天上降下，落在他們的口袋裏？」

唐烈武道：「難道他們就不能學學別人，做一些正正經經的工作。」

陶銅英冷冷笑道：「不必多廢話，咱們在道上混的，可不是幹正經工作，幹正經買賣的人。」

唐烈武道：「你眞是冥頑不靈！」

陶銅英臉色一寒，忽然下令手下向碧血帮的人展開進攻。唐烈武無奈，只得應戰。頃刻之間，飯店變成了浴血戰場。

任翔天不愧是名震江湖的冷面煞星，一經接戰之下，就有幾個手持利刃的漢子給他打得七歪八倒。

唐烈武怒道：「你們眞的不要命？」

話猶未了，又有幾個漢子撲前，刀斧

橫揮，模樣兇神惡煞似的。

唐烈武忍無可忍，奮起精神，又有兩人給他重拳擊中。

唐烈武是不想打，但却不能不打。

最拚命的還是金城三霸。

這三個如狼似虎的傢伙，極其兇猛，碧血帮最少有八九個人或死或傷在他們的手下。

任翔天却與陶銅英殺得難分難解。

陶銅英和任翔天的武功，可說是難分軒輊，一時間誰也無法佔到半點上風。

唐烈武殺退了幾個陶銅英的手下，忽然上前對付金城三霸。

金城三霸知道唐烈武身手了得，不敢怠慢，以三敵一，仍然採取小心翼翼的打法。

但唐烈武的狠勁巳漸漸發揮出來，不到十招，金城三霸就巳有一人倒下。

餘下兩人，更不是他的敵手，很快又被唐烈武輕易解決。

陶銅英心中一凜。

他做夢也想不到，金城三霸竟然如此不濟事，實在令他大感意外。

任翔天冷冷笑了一聲，道：「姓陶的，你的美夢巳破碎，老將軍正在下面等着你了。」

陶銅英雖然未呈敗象，但形勢却對他相當不利。

唐烈武巳在一旁冷眼觀戰，他若插手，陶銅英非敗不可。

他雖然沒有插手，但碧血帮却有幾個打手圍了上來，聯手對付陶銅英。

陶銅英雖然是個老江湖，却也不禁亂了陣脚。

高手相爭，絲毫錯誤，都足以招致敗陣。

陶銅英就在這一天晚上十點四十五分的時候，遭碧血帮的打手圍殺得血肉模糊身亡。

任翔天雖然巳取得勝利，但臉上還是冷冰冰的，並沒有流露出興奮的神色。

唐烈武忽然對他說，他不想再做碧血帮的帮主。

任翔天似是露出吃驚之色：「這怎麼可以？」

唐烈武搖搖頭道：「沒有甚麼不可以的。」

任翔天嘆了口氣。

「你主意巳決？」

「絕不更改。」

任翔天沉吟半晌，道：「你準備甚麼時候離開？」

「明天，」唐烈武說：「明天一早我就去搭火車。」

任翔天考慮了很久，終於點頭道：「好，明天我送你，你有甚麼需要，不妨說出。」

唐烈武目露疲倦之色，說：「我現在甚麼都不想要，只想好好的睡一覺。」

（二）

夜巳深。

在那第三十七號房子裏，唐烈武還沒有睡。

今夜有月，也有星。

但星月發出來的光芒，都彷彿很黯淡，沒有半點令人精神振奮的光采。

唐烈武斜倚在一張大椅上，雖然的確巳累，却是睡不着覺。

就在這時候，房門輕輕敲响。

唐烈武啓門。

門外的人是司徒禮。

× × ×

「你明天就走？」司徒禮進門後第一句說話就問。

「不錯。」唐烈武伸了一下腰。

「搭火車？」

「也不錯。」

「事情不妙，你最好馬上就走。」司徒禮的臉色很凝重。

唐烈武一怔。

「爲什麼現在就要走？」

「任翔天要殺你。」

「殺我？」唐烈武搖頭，滿臉不相信的神色：「他怎會殺我？」

「你以爲他眞的是個好人？」

「他就算不是個好人，最少，他對我還不算壞。」

司徒禮嘆息一聲，道：「他對你不錯，是因爲你對他很有利用的價值。」

唐烈武道：「我本來只是一個無名小卒，又怎會有利用價值？」

司徒禮又嘆了口氣，道：「你是唐敬文的弟弟，他把你捧出來，是想藉此提高碧血帮中人的士氣。」

唐烈武一楞。

司徒禮接着說：「他一直都想對付老將軍、陶銅英和石蓮花。」

唐烈武緩緩道：「這三人現在都巳倒下了。」

司徒禮道：「所以他的計劃巳成功了一大半，餘下來唯一要對付的人，就只有你一個。」

「對付我？」

「當然。」

唐烈武仍然不肯相信，他道：「我現在巳不想再幹碧血帮的帮主，他沒有殺我的必要。」

司徒禮道：「但我剛才接到了花黑子的消息，任翔天還是不肯放過你。」

唐烈武沉吟半晌：「他怎麼打算？」

司徒禮道：「他打算明天一早，就在這裏把你幹掉。」

唐烈武苦笑。

他忽然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我早就看出任翔天這個人太狡猾了。」

「他是條老狐狸，連老將軍、陶銅英、石蓮花都栽在他的手下，當然狡猾，靠不住。」

唐烈武忽然握着司徒禮的手：「他這個人的確靠不住，所以我才不想再逗留，回老石鎭去，過着從前的生活。」

司徒禮道：「但他不肯讓你回去，他要你留下，永遠的留下。」

唐烈武點點頭，道：「我現在相信你的說話，你先回去休息，我會有辦法對付他的。」

司徒禮說道：「你一定要走，你若死在任翔天的手裏，將來我怎有面目去見小唐？」

唐烈武目光一閃。

「你和我哥哥是好朋友？」

司徒禮道：「在十五年前，我們已是同門師兄弟，他的拳脚功夫，最少有三分之一是我教他的。」

他的目光忽然變得很黯淡，比今夜的月色還更不如。

他說完這幾句話之後，就離開了第三十七號房子。

（三）

凌晨三點十七分。

月在雲中，星光更黯淡。

房外忽然又輕輕敲响。

唐烈武很快就出來，沉聲問道：「是誰？」

「司徒禮。」

門開啓，只見司徒禮面色凝重地匆匆進入。

在他身後，還有十幾個白衣漢子。

× × ×

這十幾個白衣漢子的面色，也同樣凝重。

唐烈武沒有吃驚，臉上只有一種無法描敍、充滿感激的神色。

他已明白司徒禮的用意。

司徒禮的眼睛閃着光，眼神中充滿了自信。他說：「這十六個人，全是小唐以前的死黨，他們都願意為你拚命。」

唐烈武搖頭。

「不，你叫他們走吧。」

司徒禮也搖了搖頭，道：「他們既然來了，就絕不會走，就算每人的頸子上都有十把尖刀架着，也絕不會走。」

十六個白衣漢子同時道：「我們絕不走。」

唐烈武皺着眉。

「你們都是好男兒，又何苦為了我而犧牲性命。」

司徒禮沉聲道：「正因為他們都是好男兒，所以寧願流血，寧願斷頭，也不能睜着眼睛看見小唐的弟弟死在任翔天的手下。」

唐烈武閉上了眼睛，長長的吸了一口氣。

就在這個時候，他聽見了一個人輕盈的脚步聲向自己移近。

唐烈武的眼睛還沒有睜開，就已嗅到一陣清淡如蘭的香氣。

他的心頭猛然一跳。

一隻柔若無骨的柔荑，已緊緊的拉着他那又粗又大的手。

「寶蝶！」唐烈武心中在狂喊，但嘴巴却緊緊的閉着。

他知道，這隻手一定是寶蝶的。

（四）

他沒有猜錯，是寶蝶來了。

「你是不是要走了？」

唐烈武輕輕點頭。

「要走，我們一起走。」

「我們？」

「是我和你，還有小唐的死黨和司徒先生。」

唐烈武緊緊的咬着嘴唇。

他咬唇是不想自己的眼淚淌下。

他沒有流淚，雖然他心裏有太多的感激。

在不久之前，他還以為自己永遠都不可能再與寶蝶在一起。

但寶蝶終於還是來了。

石蓮花已忘記了她，她為甚麼不能忘記石蓮花這個花花公子。

現在，石蓮花經已死了，她再也不會受到他的覊縛了。

× × ×

長夜漫漫，黎明仍未至。

唐烈武就在這個黑漆的凌晨，帶着司徒禮和十六個兄弟，還有寶蝶，悄悄的離開旅館。

司徒禮早已預備好一輛大卡車，他們一登上車，立刻就向北而去。

但這輛大卡車駛到大橋路口的時候，迎面突然也出現了一輛大卡車，而且還向它駛了過來。

司徒禮怒吼：「他媽的，姓任的竟然要趕盡殺絕！」

唐烈武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這一戰，我們已是無可避免。」

寶蝶依偎在他胸前。

唐烈武忍不住道：「妳是否害怕？」

「不！」寶蝶搖搖頭，目光充滿信心地：「我不怕，只要能跟你在一塊，我甚麼都不怕。」

唐烈武深深的吸了口氣。

他胸膛起伏，體內熱血沸騰。

就在這時候，唐烈武已看見了任翔天，從那一輛迎面而來的卡車落下。

（五）

唐烈武盯着他：「想不到我們居然會在這個時候會面。」

任翔天淡淡道：「現在究竟是太早？還是太晚？」

唐烈武說：「你若要到火車站送我，現在未免是太早了。」

「只是你根本就沒有興趣搭火車。」

「你好像有一種很奇怪的習慣。」

「你在說甚麼？我聽不懂。」

「你這個習慣，就是很喜歡在火車站裏刺殺你的敵人。」

「哦！例如金城三霸？」

「但金城三霸並沒有死在火車站。」

「雖然那一次他們福大命大，但到頭來又還能活得多久？」

「除了金城三霸之外，你還要在火車站對付另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我。」

任翔天並不否認。

司徒禮忽然插口道：「當日雷鵬和上官旺根本就沒有散播甚麼謠傳，但你却把一切的罪名都推在他們兩個人的身上。」

任翔天道：「這兩個人豈非早已身首異處？」

司徒禮冷笑道：「這自然又是你殺人滅口的拿手好戲。」

任翔天沉聲道：「你知道的事似乎不少。」

司徒禮冷冷道：「你一方面要把小唐的弟弟捧出來，另一方面又想在適當的時候把他除掉，你這人用心之陰毒，實在是令人髮指。」

任翔天冷笑一聲：「你的話說完了沒有？」

司徒禮道：「唐帮主已打算離開這裏，你何苦還要趕盡殺絕？」

「離開這裏？」任翔天冷冷一笑道：「他現在可以離開，將來難保不會捲土重

來。」

司徒禮道：「你太多疑了。」

任翔天道：「這不是多疑，而是穩重一點的好。」

司徒禮道：「但你可知道，你現在所幹的事，其實相當危險。」

「危險？」伍翔天冷冷一笑道：「我倒看不出我現在有甚麼危險。」

司徒禮冷冷道：「你以為憑你的力量，就可以把我們這些人完全消滅？」

任翔天道：「難道你以為你們還能逃得出去？」說到這裏，他大笑。黑暗中，又有一羣黑衣漢子從兩旁出現。司徒禮冷冷一笑：「這一注，你押的很大。」

任翔天道：「非但押得很大，而且押得很準。」

唐烈武突然說：「你要找我，儘管衝着我來就是，我求你別動他們。」

唐烈武有生以來，恐怕還是第一次用「我求你」這三個字。

任翔天瞧着他，冷冷笑道：「好一個義薄雲天的唐帮主，果然很够義氣。」

唐烈武大步走前。

任翔天向大卡車上望了一眼，忽然又說：「想不到寶蝶小姐也在車上。」

唐烈武道：「這個你不必管。」

「你要我放過他們，除非……」

「除非怎樣？」

「把寶蝶交出來，她嫁給我，然後你割頸自刎。」

唐烈武怒道：「不行！」

司徒禮冷冷道：「難怪你不肯放過唐帮主，原來你居然想打寶蝶的主意。」

任翔天瞧了寶蝶一眼，微笑道：「她實在是一個可人兒，她若跟隨着我，那是英雄美人，相得益彰！」

「呸！」司徒禮怒吼道：「你簡直是個混蛋、王八！」

「司徒禮，你太放肆！」任翔天臉色一沉。唐烈武突然向任翔天撲了過去！

（六）

黑暗中充滿殺氣、血腥！

唐烈武一動手，大戰立刻隨着爆發。

任翔天赤手空拳，迎戰唐烈武，雙方都施展極兇狠的拳脚功夫，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之勢。

司徒禮與十六個白衣漢子奮力作戰，沒有一個因為對方人多勢衆而感到畏懼。

他們都是不怕死的硬漢，同時也不愧是小唐的死黨。

× × ×

這是極慘烈的一戰。刀、斧、鐵棍縱橫交錯，血光處處驟現。司徒禮雖已不算年輕，但那種狠勁，還是令人大感意外。

但他却給四個兇悍的漢子圍攻。

他以一敵四，形勢上實在很不妙。

颯！司徒禮終於用一柄斧頭，砍中了其中一人的鼻樑。

、但在此同時，他也捱了一刀。這一刀刺在他的左腿上，登時血如泉湧。

他甚至可以感覺到冰冷的刀鋒，已經碰到了他的腿骨上。但他連悶哼聲也沒有叫出，依然咬牙力戰。

寶蝶坐在大卡車上，臉色雖然很蒼白，但一點也沒有害怕。任翔天突然大叫：「先把這妞兒弄回去再說。」

立刻就有兩個黑衣漢子如狠似虎般向寶蝶衝去。最先衝近寶蝶的，是一個鼻大頭圓、五短身材的大廝子。

他擅使短斧，而且好色如命。

對於寶蝶，他老早就想一親芳澤。

所以任翔天的命令剛發出，他就沒命的向寶蝶飛撲過去。

對付寶蝶，當然不必動用到利斧。他已把短斧插在腰間。但他的雙手還沒有碰着寶蝶，臉上忽然就感到一陣劇痛。

寶蝶手中居然有一把尺來長的尖刀，而且一下子就深深的刺中他左眼下面。

這實在太意外。

連寶蝶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她完全沒有想到，自己居然會面對面的親手殺人。

這把刀是司徒禮臨下車前交給她的。大概連司徒禮也想不到，寶蝶居然有勇氣用這把刀殺人。

× × ×

大廝子中了一刀，人如元寶般倒了下去。這是致命的一刀，不禁使緊隨着他而來的另一個黑衣漢子看得目瞪口呆。

他連忙亮出武器，那是一枝兩尺八寸長的鐵棍。

寶蝶握着刀，心頭卜卜亂跳。

她大叫：「你別過來！」

黑衣漢子獰笑：「想不到妳居然這麽狠……」但他只是說到這裏，鼻子忽然就被砸爆了。

一拳打爆他鼻子的人，就是唐烈武。

× × ×

沒有人看見任翔天是怎樣敗在唐烈武手下的。但很多人都看見這個黑衣漢子被人一拳打爆鼻子。

直到他們驀然驚覺任翔天已雙眼怒凸，躺在地上，連動也不能動的時候，唐烈武已乘坐着這輛大卡車，絕塵而去。

唐烈武就此一去不回？不！駕駛這輛大卡車的人，是司徒禮。雖然他的腿受傷不輕，但他仍然能駕駛。車廂內，兩個黑衣漢子冒死衝上，與唐烈武纏鬥。他們雖然都有利器，但却都不是唐烈武之敵。

其中一人被唐烈武拋出車外，而另一人則被唐烈武雙手緊揑咽喉，窒息而死。

大卡車駛出半里之外停下。

唐烈武對寶蝶說：「照顧着司徒先生，我回去對付那些兔崽子。」

唐烈武立刻飛奔回到大橋路口。

血戰仍然持續。唐烈武突然大喝揮拳，瞬即有兩人倒在他的拳下。

任翔天的手下雖然人多勢衆，但由於任翔天已被殺，衆人無不心寒。

現在唐烈武又再捲土重來，勇不可當，他們都已無心戀戰。

唐敬文的死黨終於為唐烈武擊敗了任翔天，冷面煞星已從此在黑社會上除名。

十六個白衣漢子只剩下八人，而且還有兩人重傷。但他們都很愉快，因為他們畢竟達成了自己的心願。

大橋路口一戰之後，唐烈武更是名聲大噪。但自此之後，再也沒有人看見這個「瘋豹子」了。

他沒有回到老石鎮，因為他不想別人找到他。連司徒禮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他只能告訴別人：「唐帮主已和寶蝶小姐飛渡關山，比翼齊鳴……」（續完）



江山如畫

神州奇俠故事之三

温凉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易人率領浣花劍派的隊伍及衆俠繞道遠赴成都，途經點蒼山時，屢遭權力帮帮衆明攻暗襲，傷亡十餘衆。一天，行經古塔前，突遇權力帮衆喬裝一列騾車隊迎面衝來，向蕭的隊伍展開攻擊，幸蕭易人指揮若定，更賴同仇敵愾，奮起抵抗，卒將來犯之敵擊退，遺下騾車。蕭乃命衆人以騾代步，先自躍登鞍上，尚未安坐之際，梁消暑喬裝丐帮弟子突然掠至，將蕭易人拉下鞍來，偽稱鞍上裝有毒刺，蕭稱謝不迭，突然慘呼倒地。原來梁在拉他時已暗施毒手。梁正欲出掌斃蕭，可是掌未拍出，而蕭已一躍而起，反點梁之要穴……

引吭齊高歌　怡然渡怒江

兩條「蛇王」

蕭易人武功高，出手快，而且出人意表，又距離近，梁消暑自然來不及躲閃。

戚常戚見風頭不對，立時鑽下洞去！

「篤、篤、篤、篤」，唐朋的暗器，打在板上！板已闔起，戚常戚已不見。

馬竟終突然撲出，一皺眉，選定一處，一拳猛打落。

「砰！」木板飛碎，一聲慘叫！

邱南顧三扒兩撥，掃清碎木，地下有個長狹而複雜的甬道！

甬道沒有人，卻有一灘血！

馬竟終外號「落地生根」，曾一拳擊斃綽號「暗樁三十六路」的「千手人魔」屠滾，遁地而逃的人遇着了他，正好像遇到了閻王爺。

蕭易人忽道：「不必追了！」

歐陽姍一也道：「我們已擒住梁消暑，教訓了戚常戚……」

——而且，權力帮那佈伏在此的第二批兵馬，也不能發動了。

主帥被擒的擒，逃的逃，傷的傷，那些伏兵也就只能「伏」着，而不能出「兵」了！

蕭易人對着瞠目怒視的梁消暑道：「你知道我為什麼中了你的『佛手牛毛刺』而不死？」

梁消暑已不能說話，不過他確想這樣問。

蕭易人忽然撕下一角衣服，裏面露出一截金爍的鐵片：「你聽說過浣花蕭家有三寶罷？」

梁消暑想點頭，但連頭都不能點，蕭易人的點穴法力勁入筋錯骨，梁消暑實在沒有辦法作任何表示。

蕭家三寶他是知道的：

——供奉在蕭家祠牌上的古劍。

——刀槍不入的「金甲鐵衣」。

——可使活人陷入假死狀態的三顆「逍遙丸」。

蕭易人身上穿的就是「金甲鐵衣」。

——可是蕭易人怎有把握梁消暑會用「佛手牛毛刺」戳他的肩、胸，而不是刺他其他的部位，如：頭、手或腿呢？

蕭易人的話解答了他的疑問：「因為我僅讓你刺到我的甲衣上。」

——我如果不讓你刺，你就根本刺不到。

可是梁消暑不服，也不明白。

——蕭易人何以得以梁消暑要暗算他，才有了防備？

蕭易人的話又解答了梁消暑的難題：

「因為丐帮的規矩不能乞討，你裝扮成乞丐，為了求似，又哀又求又乞又討，所以丐帮沒你這種子弟。」

蕭易人目光如刀：「馬鞍上的毒針，本就在你指縫間的，戚常戚身敗而逃，根本沒有餘裕佈下毒物，你充作好人，必有所圖，我早就防你。」

梁消暑沒有話說，就算他穴道不被封掉，他也說不出話來。

面對到蕭易人這種人，眞是會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邱南顧、鐵星月、左丘超然等對蕭易人更加佩服，簡直佩服到五體投地。

× × ×

老人悠然道：「他們要到四川必定要繞過這裏，而這裏就是他們命喪之處。」

少女道：「帮主的佈署呢？那人來了沒有？」

老人道：「帮主派的人，一定會在他剛來的時候來到的。」

少女忽然變了臉色：「今天是什麼日子？」

老人道：「六月初六。」

少女疾道：「我們預算他們什麼日子到此？」

老人道：「最快六月八，就算是神兵，也得在六月七。」

少女道：「可是，他們今天已經來到了。」

老人沉聲，緩緩的說：「是的，現在已經來了。」

少女的聲音也凝肅了起來：「不單是來了，而且已經在塔下了。」

× × ×

點蒼派的人遇難了。

浣花劍派的人本就要經過石塔，一聽到這個傳言，蕭易人就立刻下令：「到石塔去！」

權力帮在那裏等他，他就要先在那裏搗毀權力帮！

其受到追殺，不如趁兵力鋒銳時，先挫敵人雄兵！

所以蕭易人一行人，來到了點蒼山脚下。

石塔前。

× × ×

敵手是誰？

蕭易人不知道。

他只覺這敵人不好惹，可能是他這一次出征以來首遇的勁敵。

點蒼派的林倫夫、金維多、佟震北本就不好對付，也不好惹，可是他們都死了。死在一個在塔裏的人之手下。

塔裏的人是誰？

時已黃昏。

× × ×

北雁向南飛。

時已夕暮。

塔尖高聳，塔底有兩頭泥牛吃草。

塔影西斜，有個女人的身影。

塔裏的是女人？

蕭易人再定睛仰望時，才發現有些錯誤。

是小女孩子，不是女人。

蕭易人有點為自己的緊張而靦然。

那小姑娘自塔裏探出頭來問：「來的是不是名震江湖蕭易人蕭大俠，和武林泰斗浣花劍派門下的英雄好漢。」

蕭易人沉聲道：「我是蕭易人。」

少女驚呼了一聲：「原來是你。」聲音欣喜無限：「你等等，我立刻就來。」

只聽塔內階梯一陣亂响，顯然是少女要在塔上快步走下來。

鐵星月奇道：「她是誰？」

蕭易人搖搖頭：「不知道。」

他們才不過對了這麼一句話，總共六個字，小姑娘已經笑盈盈的走出來了，自十六層高的塔頂到了底層，而且已經走出來了。

連氣也不喘，連髮也不亂。

少女一笑，問道：「我輕功是不是很好？」

蕭易人冷着臉：「妳是誰？」

少女凝睇了蕭易人一陣，嬌笑道：「你要知道我是誰？」

蕭易人仍然沉着臉：「妳是誰？」

少女笑道：「好，我告訴你……」

就在這刹那間，蕭易人突然感覺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悚意，就在這時，少女輕盈的袖子一閃，一樣東西「颼」地標了出來，還未看清，那東西又嗖地收了回去，袖子還是袖子，少女還是少女，好像什麼事情都未發生過一樣。

蕭易人卻已在毛骨悚然的一瞬間，飛出七八丈外，凌空二個翻身，落地時已全神戒備，鐵青着臉沉聲道：「妳是蛇王？」

少女的臉色也似變了變，隨而嬌笑道：「蕭易人果是蕭易人，能避開我『靈蛇一擊』的人，總算太少了。」

衆人不禁退了數步，萬未料到這麼一個嬌滴滴的小姑娘，竟是名震天下，毒手無情的「蛇王」。

這時塔內又走出一位老人，面目慈祥的老人。

唐猛突然如旱雷震天，怒喝一聲：「他又是誰!?」

少女返頭，見唐猛如此威烈，也似吃了一驚：「你又是誰!?」

唐猛怒目沉聲道：「我是唐猛，唐門唐猛！」

少女冷笑道：「原來是蜀中唐門的高手！」

唐猛聲若暴雷：「妳想怎樣!?」

少女道：「據悉唐門暗器，天下無敵，但夠不夠得上我的靈蛇快。」

唐猛喝道：「妳的蛇在那裏!?」

少女笑着指指袖子：「就在袖裏。」

唐猛道：「蛇王的蛇只有一條！」

少女冷笑道：「眞正蛇中之王，只有一條。」

唐猛震天叱喝道：「那我就專殺那一條！」

唐猛驟然動手時，一頭水牛就飛了過去！

牛本在塔邊吃草，唐猛一捉，就把牠舉起，扔了過去！

唐猛雖猛，但並不笨，他不敢輕敵名震天下的「蛇王」。

所以他一上來就用極龐大的「暗器」，以鎮住少女嬌弱的缺憾。

少女的確沒有見過如此「龐大」的暗器。

她確是花容失色，但她在花容失色的當兒，已間不容髮地避了過去，到了唐猛面前。

她一到了唐猛面前，袖子便一揚，「嗖」地一聲，一件東西閃電般標了出來。

唐猛怒喝一聲，一手抓住。

他的大手，就不偏不倚拑在蛇之七寸上。

唐門本就是發暗器高手，會發暗器的人當然會收暗器，唐猛就把靈蛇當暗器來抓。

唐猛抓中蛇之七寸，但這條細小如綫，其身如墨的蛇，却閃電般咬中了唐猛的拳眼。

唐猛大喝，用力一揸，靈蛇雖細，居然還圖掙扎。

唐猛的另一隻手也閃電般伸了出去，全力一扯，蛇身頓成數段。

少女臉色變了，靈蛇的毒，居然傷不了唐猛。

她不知道唐猛戴有冰蠶製的手套：唐門的暗器，也有些含有劇毒的，唐猛粗心，所以隨時都戴上手套。

唐家的毒，連唐門子弟也沾不得的。

但就在此時，唐猛雙目暴睜，嘴巴打開，悶吼半聲，全身骨骼格格作響，終於仰天倒下。

倒下時臉已全黑。衆人這才發現，老人衣袖「嗖」地一聲，一件事物迅快地收了回去。

× × ×

唐朋飛起，抱住唐猛。

唐猛已死，後頭有兩道淡紅的尖齒之印。

唐方躍前，迸淚喝道：「他是誰!?」

少女却嬌笑道：「姊姊妳好美！」

蕭易人怕唐方會遭毒手，也飛躍到前，喝問：「他又是誰!?」

老人喋喋笑道：「告訴他我是誰？」

少女笑道：「他也是『蛇王』！」

蕭易人雙眉一揚：「什麼！他又是『蛇王』？」

老人居然仍一臉慈祥的說：「蛇王本就有兩條。」

少女接着說：「蛇王本就够『蛇』，唐猛聽信蛇王的話，就是被蛇王『蛇』了。我說蛇王只有一條，他就信心，全心對付我，死了也是活該。」

唐方恨聲道：「那麼你們死了也是活該。」

正要動手，少女忽然提出一根竹簫，吹了三下，又吹了三下。

然後到處都有爬動之聲，那聲音就像有一千條毒蛇潛行過來，而且是四面八方湧過來的聲音，令人不寒而悚。

衆人回首，眞的是有蛇，而且不止是千條，簡直有近萬條，其中大部份的蛇滑行時連聲音也沒有。

無聲無息的蛇最毒。

這些蛇有花的、綠的、像海螺紋身的、令人噁心的、想嘔吐的、巨粗如碗的、扡有身細如指的……在樹梢上吊着來、在草叢中滑行着來、在石頭間潛伏着來、在枝葉間盪搭着來……。

歐陽姍一也不是沒見過大陣仗的女子，但她已忍不住要吐。

蕭易人皺眉，但他只說了一句話：「去！」

× × ×

動的只有九十個人。

九十個人在外圍成一個大圈，蕭易人和蛇王等就在圈內。

然後這九十名浣花劍派的弟子就動手了。

那一條蛇越過這條封鎖綫的，他們就斫殺下去。

因爲局勢絲毫沒有亂，他們就可以集中心神對付，因爲可以集中精神殺蛇，所以一條蛇都越不過來。

這千萬條蛇絕不如老人和少女適才袖中那一條蛇的靈便與迅速，浣花劍派的好漢們還是可以應付得來。

少女的臉色開始有些變了：她袖子中的蛇，已被唐猛所毀，而其餘的蛇，又過不來。

蕭易人踏前一步，少女退後了一步，老人却迎着踏前一步。

蕭易人沒有動手，他冷冷地說了兩個字：——

「十年。」

× × ×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悽涼。

× × ×

十年出動了。

他們十個人，圍住了老人和少女，如他們在滇池之畔圍住了烈火神君蔡泣神一般。

老人和少女臉色再也不那末鎮定，他們發動了攻擊，可是令他們震訝的是，這十人是一體的，你攻一人，其餘九人就會把你分屍掉。

無論你用什麼辦法，都不能把他們分開。

只要不能逐個擊破，這十人加起來的力量，是堅不可破的。

這就是訓練「十年」的結果。

× × ×

老人和少女已漸漸喘息。

他們不但要應付這十人奇異的兵器，還得提防唐朋、唐方的暗器，而且就算他們能闖出重圍去，蕭易人、鐵星月、邱南顧、左丘超然、歐陽姍一、馬竟終等人也不會放過他們的。

塔影深沉，老人和少女在塔影下，心情沉若塔影。

蕭易人心情也深重。

他知道「十年」縱殺得了這一雙「蛇王」，也勢必要付出代價。

蕭易人是勇於付出代價的，可是「十年」他却付不起。

「十年」是他的精兵，而且也是蕭秋水留下來的一支雄兵，犧牲了十年，他就沒有了最雄厚的一筆本錢。

但到必要時蕭易人還是會作出犧牲。

他親眼目覩唐猛的死，能殺掉「蛇王」，再大的犧牲也是值得的。

可是「十年」還是不能散，只要死了一個人，「十年」便有了缺口……。

就在這時，忽聽一個如烈火焚燒的聲音喝道：「住手！讓老夫來對付他們！」

十年生死兩茫茫

來的人並不怎麼「老」，是穿火紅袈裟的光頭，一身如火，大步踏來。

蕭易人回頭的時候，只見他在圈外，地上的蛇，靠近他的都燒了起來，在地上掙扎，彈起又跳落。

蕭易人大喜過望，一揮手，浣花子弟就讓出一條路來，這人踏出一步，一步，就到了蕭易人面前來。

這人不是誰，正是蕭易人在大觀樓認識的烈火神君蔡泣神。

× × ×

蔡泣神一揮手，道：「蛇王，我們已包圍你了。」

老人冷笑，少女怒道：「朱大天王的走狗，你待怎樣？」

烈火神君沒有答她的話，却轉頭對蕭易人道：「這對蛇王交給我，你們繼續走，不要躭誤。」

朱大天王的人和權力帮衆原本就是死敵。烈火神君對付蛇王，自是最好不過。

蕭易人打從心底裏也希望「十年」不必犧牲，而能假手他人，除掉勁敵。

蕭易人點點頭，「十年」讓出一個缺口。

老人目光收縮，少女雙眸怨毒。

烈火神君的衣飾又似焚燒起來，一步一步走前去。

老人道：「你來送死，最好不過。」

烈火神君道：「你準備死好了。」

少女道：「你現在就死吧。」

一說完，三人一齊出手。

烈火神君雙掌爆出兩團烈火，「彩衣」和「悲憤」兩人，就成了火團，慘嚎之聲不絕於耳。

老人袖裏「嗖」地一聲，「燕君」就慘叫倒下去。

少女十指尖尖，已箍住「白雲」的咽喉，然後「白雲」的臉色就變了，變成青綠色。

少女指尖之毒，竟比毒蛇還毒。

「十年」一下子死了四個人。

其他的人發覺時，四個人已經氣絕。

烈火神君這時說了一句話。

話是對蕭易人說的。

「你的『十年大陣』已被我破了。」

× × ×

蕭易人臉色就像一塊鐵，人也鎭靜得似一塊鐵，目光却是怒憤的：「你不是烈火神君？」

那火團一般的人咧嘴笑道：「我也不是蔡泣神。」

少女笑道：「蛇王本來就够『蛇』，饒你聰明似鬼精，還是讓蛇王給耍了。」

老人也慈和地道：「其實我們跟你們那仗，早在滇池邊已經打了。」

那「火團」道：「我那一仗是爲了讓你信任我就是『烈火神君』，朱大天王的人，才不防於我，才讓我破了你『十年大陣』。」

蕭易人咬牙切齒，一個字一個字地道：「你，究，竟，是，誰？」

那「火團」笑道：「別忘了權力帮也有個火中之王。」

蕭易人目光冷如刀鋒：「你是『火王』祖金殿？」

祖金殿大笑如火：「正是在下。」

× × ×

蕭易人沒有話說。他只覺得被騙者的恥辱，失敗者的侮辱。

祖金殿又笑道：「你們蕭家的人，是個角色，連蕭秋水這樣的武功，居然這在丹霞山逃得出我們的追殺，了不起！」

老人呵呵笑道：「可惜今日你却走投無路。」

少女嬌笑道：「我們的人已封殺住你的退路。」

蕭易人在憤怒中，他不斷告誡自己，要冷靜，要小心，對付這些毒如蛇蠍的人，一旦大意，一旦失去理智，就死無葬身之地。

祖金殿與蕭易人的對話，對唐方來說，却無異如同一聲春雷乍响。

——蕭秋水去過丹霞。

——蕭秋水鬥過「火王」？

——蕭秋水沒有死？

唐方知道蕭秋水在認識她之前，絕未去過丹霞，遇過火王，祖金殿這麼說，難道，難道……

——蕭秋水沒有死？

唐方這樣想，正要問，然而那邊已經動起手來。

× × ×

沒有動手之前，蕭易人還問了一句話：「長江四條柴爲何會跟着你？」

因爲蕭易人認識「長江四棍」，所以才會誤信祖金殿是蔡泣神。

他被騙得實在不服氣，所以也就忽略了蕭秋水的訊息。

「長江四棍在高要時早已被『劍王』所擒，交了給我，他們早被『權力帮』挾制，不得不跟在我後邊，現在你都明白了沒有？」

蕭易人自牙縫中迸出了三個字：「明白了。」

祖金殿全身又似焚燒了起來：「那你可以死了。」

× × ×

江湖上浣花劍派因這一役而覆沒。

武林中浣花劍派因此一戰而名震天下。

× × ×

蕭秋水只覺腦門熱，身體涼颼颼的，才知道他繼續往懸崖落下去。

懸崖如此深邃，這次跌下去，焉有命在？

他感覺到腰間還貼伏着一個人……就在此時，「噗」地背部着了地。

既已落地，他理應腰背斷裂，粉身碎骨才對，但是蕭秋水背脊沒有折傷，反而覺得很舒服。

但是再下來就很不舒服了。

宋明珠跟着也墜下來，「蓬」地撞在蕭秋水的肚子裏。

饒是宋明珠如此嬌小，蕭秋水背部所墊簡直如厚毯，但這一撞，力量也非同小可。

蕭秋水痛得張大了口，眼淚也迸出來了。

「陽極先丹」的藥力，仍是至大至剛的，蕭秋水張大了口，腦裏却昏昏沌沌的，鼻子裏吸得了一股奇異的香氣。

蕭秋水待痛稍過去，一闔口時，却咬在一團輭輭的事物上，那東西還在蠕動着，但蕭秋水的强烈衝動，却因這一口鮮汁的沾入唇間而好過許多。

蕭秋水功力還不及當年邵流淚被燕狂徒迫服「陽極先丹」，邵流淚昔年吃後尚如此痛苦，蕭秋水更當苦不堪言，他意志力强，克制力大，但也按抑不住，而今一種清汁傳入口中，他迷迷糊糊，不管一切的吮吸起來。

他迷亂中開始覺得有些平息：雖然他不知道自己人在那裏，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

× × ×

十年生死兩茫茫。

唐方衝出來的時候，天黑如墨，她心裏正有這種感覺。

只有她一個人衝出來？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祖金殿一說完那句話後，喊殺震天。

至少有三百個以上的權力帮衆衝過來，那時她只有一個意念，這意念使她在血肉中拚出了重圍：

——蕭秋水可能還未死，蕭秋水可能還在人世！

她想殺到火王面前問他，怎麼見到蕭秋水，可是她却殺不到他身前，却殺出了重圍。

——秋水，秋水，你在那裏？

× × ×

——我在這裏。

蕭秋水終於醒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他終於甦醒了。醒來他才發現那一股衝動還在，不過已暫時潛蟄在小腹間，至少可以抑壓下來了。

然後他終於知道自己在那裏了，也明白了爲何自己摔不死，更清楚自己爲何壓制得住「陽極先丹」的藥力了。

他知道了心裏還是在發毛。

原來他臥在一堆草一般的蟲上。

這些蠕動着的虫足足堆有七八尺厚。

這些虫如青苔般綠色，長得眞有草一般，要不是會動，蕭秋水是不知道自己人在虫中。

這些虫都黏在這一塊小小的台地上，他剛才吸食的正是這些小虫的液體。

而這些小虫的液體却治好了他體內的衝動，這些小虫豈不就是邵流淚苦尋未獲的，但確定是在丹霞嶺間的「草虫」麼？

蕭秋水精神大振，忽聽有人「噗哧」一笑：「你傻楞楞作什麼？」

說話的人是宋明珠，她仍白皙如雪，朱唇更紅，但臉上的兩道緋紅已然隱去。

蕭秋水呆呆道：「妳不是……」

宋明珠臉紅了紅，以齒咬了咬嘴唇，唇片呈現令人心動的白！

「草虫堆裏長有一株『鐵心蘭』，我採它花心吃了；草虫是至凉至陰的，鐵心蘭却是至烈至剛的，我功力比你好，摔下來沒事，就摘來吃了，鎮住了『陰極先丹』的藥力。」

蕭秋水「哦」了一聲，終於明白。

宋明珠咬了咬口唇又道：「你還發什麼呆！我看你人很好，那種時候也不會做出……我……我很感激你……」

蕭秋水一時也不知如何說是好，宋明珠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跺足嘟腮道：「你還不快多吸吮草虫之汁，不然那藥力尅不住又發作，那就……那就不好了。」

蕭秋水如大夢初醒，忙道：「哦，哦……」隨手抓起幾條粗肥、透明、而不難看的草虫，閉着眼睛一口咬下去……

× × ×

唐朋一開始就決定要走。

不過他在走的時候，有幾件事要做。

他想抱走唐猛的屍身，也想把唐方同時救走。

可是他立時發現絕望了。

唐猛碩大的屍身已佈滿了毒蛇；唐方已不見了。

唐朋立時決定走，而且立即決定如何走。

他往毒蛇最多的地方走去。

蛇多的地方權力帮的人也不敢去。

「蛇王」之毒，連「火王」也不敢輕惹的。

但唐朋却知道，他寧可惹毒蛇也不去與權力帮的人拚命。

在羣蛇之中，反而變得最安全，而老人和少女不知跟什麼人纏住了，也分不出人手來對付他。

他的暗器不斷的發出去，終於殺出了一條「蛇路」。

以唐朋的閱歷，也親歷過不少大風大浪，但蒼山之役的慘烈，是他平生僅見。

這對唐朋來說，簡直如一場惡魘，他沒有見過比權力帮更毒辣殘酷的對手，也沒有見過比浣花子弟更勇敢無懼的漢子，更沒有見過比這慘厲的一戰。

連胆色過人如唐朋者，一開始居然也只有：逃！

逃！

這是唐朋的奇耻大辱，所以唐朋又回來了。

在天色微明的時候，他再回到點蒼石塔。

這一戰之慘，連唐朋也不願再說起，也不忍再目覩，但在屍體堆積如山的石塔前，他居然見到一個活人。

唐方。

唐朋的心幾乎跳出了口腔。

唐方、唐方、唐方……

——唐方未死！

唐門淸規極嚴，而唐方與唐朋只是表姊弟，唐朋一直都很喜歡這美麗、淸秀而冰雪聰明的表姐。

他回來，其實心裏最主要的是爲了唐方。

唐方眞的未死。

他眞想歡呼大叫起來。

在他看到唐方的同時，唐方也看見了他。

兩人的手同時都按到在鏢囊上，但都立即認出了對方：唐家的人豈需要用暗器來辨識的！

兩人都欣喜無盡，唐方奔向，攬住唐朋的手臂，唐朋也興奮到說不出話來，然後唐方就說出一句話來，這話帶着微微的興奮說的，是唐方唐朋表姐弟刦後重逢的首句話——

「蕭秋水可能還未死，他還活着！」

唐朋的心冷了下去，笑容僵在唇邊。

× × ×

蕭秋水也不知吃了幾條小虫，宋明珠又笑了起來：「你也不能光吃呀，要是已壓制了下去……就可以停吃了……」

說到這裏，宋明珠也不禁臉紅了紅。

宋明珠自小浪蕩江湖，什麼陣仗都見過，却不能對一個男子如此怦然心動過。

「已壓制下去……」壓制些什麼？

宋明珠想到這裏，臉頰有些微兒發燒起來。

她雖大方俐落，但自從獻身給柳隨風之後，却從來沒有對別的男孩動過心，而今……

莫非爲了今天的事，蕭秋水居然沒有趁人之危……。

蕭秋水那邊也停止再吮吸草虫的液汁，提氣一試，果覺體內那一股熱氣已不存在，蕭秋水吸食虫液，早覺嫌惡，而今慌忙坐起。

這一下挺身而起，用力太大，居然躍起一丈多高，蕭秋水眼看就要翻落山崖，此驚非同小可，忙提氣凝身，又飄然落了下來，身法控制之自如穩定，連蕭秋水自己都吃了一大驚。

怎麼自己的功力竟進步三倍有餘！

他又隨即明白，這都是拜那一枚「剛極先丹」之賜，草虫的服食，已使先丹內勁，全爲所用，注入丹田，流入血脈，使蕭秋水足足增進了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一甲子功力！

蕭秋水一時又驚又喜，宋明珠忍不住噗嗤笑道：「楞子，你想點辦法呀？」

蕭秋水奇道：「想什麼辦法？」

宋明珠忍唆指指天空，又指指懸崖，笑道：「現在我們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是山崖的中間一塊小小的台地，你總要想個辦法上去，或想個法子下去呀。」

蕭秋水這才想起，抬頭一望，只見盡是陡崖削壁，高聳入雲，岩石尖銳，滑不留手，下望則仍是雲霧茫茫，深不見底。

蕭秋水這才明白邵流淚爲何人到丹霞，而依然找不到草虫，若不是向這山崖一躍，是絕不會落到此地，若不到此地，亦得不到「草虫」和「鐵心蘭」，這眞是一個奇遇啊。

但奇遇歸奇遇，在這滑不留手的大峭崖中，既上不去，也下不來，老死在這裏，再好的功力也是沒有用的。

× × ×

鐵星月和邱南顧居然沒有死。

不過他們是從死人堆裏爬出來的。

爬出來的時候，滿天星斗，兩人見着對方，都以爲是一個死人。

後來知道未死，又發現對方是一個血人。

其實並沒有那末嚴重，兩人身上的血，大部份是別人的血，濺到他們的身上、臉上、衣上、手上。

也有小部份是自己的血：鐵星月鼻子被打扁了，眼睛被打小了，嘴巴却被捶得像大白鯊，牙齒都磁了出來。

邱南顧也不好過，門牙少了兩顆，眼睛被打得一圈又一圈，肋骨斷了一根，屁股都燒焦了。

燒焦他屁股的是「火王」祖金殿。

要不是他立刻殺人，用敵人的鮮血來淋熄他臀部的火，他早都被燒死了。

他們倆都想不到對方還活着，更想不到自己也還活着，所以見到對方時，都嚇了一跳。

然後兩人彼此指着對方抱腹狂笑起來，高興到連痛楚也忘記了，興奮到手足舞蹈。

「老鐵，你還沒死呀？」

「媽的兔崽子，你還想咒死我啊！」

兩人與興奮奮的拍着對方的肩膀，又握着對方的手，直到彼此都痛不可耐，才鬆開了手，靜了半晌，又急切地問起來：

「有沒有看見左丘？」

「沒有！馬生根呢？」

「也沒有，他老婆……」

「唐方呢？」

「……」

「我們對不起……」

「對不起老大……」

然後月亮升起，月眉兒彎彎，然而鐵星月、邱南顧都垂下了頭，緘默，沒有說話。

良久，鐵星月抬頭，眸子在黑夜中發亮！

「不管如何，我們還是要去浣花溪……縱然螳臂，也要擋車！」

邱南顧也毅然道：「老大不在，我們捨命也要去一趟。」

× × ×

天色又黯下來了，一彎眉月，高高掛天上，顯現出蒼穹之高遠。

而蕭秋水和宋明珠兩人，却在山坳的所在。

這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地方，蕭、宋等武功再好，也攀登不上去。

宋明珠說話了，在天色微明間，蕭秋水抬頭，只覺烟霧迷漫，這山間的霧氣很濃，宋明珠明如秋水的雙眸望定着他，悠悠道：「你是浣花劍派的人？」

她發現自己對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男孩子，有許多的不瞭解。

「我是。」

宋明珠抿嘴笑笑：「蕭易人跟你怎樣稱呼？」

蕭秋水道：「他是我哥哥。」

宋明珠「哦」了一聲，不禁又「嘻」地一笑：「你哥哥在武林中很有名氣，却不料他弟弟竟那麼傻獃。」

蕭秋水臉紅了一紅，忽然想到唐方，長吸一口氣，又想起生死不知的家人和兄

弟，心頭不禁凝重起來。

宋明珠也發覺了蕭秋水臉上的異色，道：「怎麼了？」

蕭秋水忽然沉聲道：「宋姑娘。」

宋明珠雙眸如夢：「嗯？」

蕭秋水輕咳了一聲：「我是浣花蕭家的人，而浣花劍派之所以有今天的急難，全係貴幫一手所賜……」

蕭秋水說到這裏，字字如劍鋒：「何況妳殺勞九而傷吳財，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今天的事，在下是很對妳不起，但終於沒有毀了姑娘的名節……此後的事，咱們恩怨兩分，姑娘若殺得了在下，儘殺無妨，我也沒有怨懟可言……」

宋明珠聽得臉色漸沉，霧氣漸漸擴張，瀰漫了天地，蕭秋水也看不清楚她：「憑你的功力，也敢對我這樣說話。我要殺你，易如反掌……」

隔了一會，只聽宋明珠悠悠地說：「這十餘年來，除了你，沒有第二個人敢對我這樣說話……」

宋明珠是懼敬柳五的，但柳隨風却從來不會跟女孩子冷言冷色過，要是必須，他寧願殺了那女孩子。

至於李沈舟，是宋明珠的「幫主」，似父亦似兄，根本不似對蕭秋水的那種感覺。

宋明珠本來在霧色中已緩緩自髮髻取出了金釵，……終於又慢慢把金釵插入了烏髮裏去。

她不殺蕭秋水，自己也不知爲了什麼。她還忽然講了一句連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話：「要是柳五公子看見你和我共處在這裏，你這一生休想有好活的了。」

柳隨風心狠手辣，名邇武林，知道權力幫的，無不知道權力幫中有這一號辣手人物，同是智囊，也是殺手，更是總管人材，江湖上沒有人不怕他的。

但蕭秋水回了一句連宋明珠都不敢說的話：「我要有一天叫柳五知道，這縱然是個事實，但他只好認了！」

宋明珠臉色刹白，竟有三分酷似唐方憤怒時的樣態：「誰說的？」

蕭秋水定定地說：「我，我蕭秋水說的。」

一刹那，蕭秋水又回到了烏江殺敵的雄風和氣概，宋明珠揉揉眼睛，才不會一瞬間，蕭秋水臉色發出一種王氣之光，竟如霧氣氤氳一般，跟適才那呆獃的形象，竟完全不同了起來。

宋明珠也彷彿在這刹那間，不認得這個人起來了。

就在這時，「簌」地一响，一條長索垂了下來。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居然還有人放下長索，難道是天放下來的？

蕭、宋抬頭望去，只見長索垂盪，高不見頂，眞的好似係天庭上吊下來的。

絕處逢生

從牛街、劍湖入川，可逕由白水，勝景關直入，無需經過界頭、騰衝，若一定要經過，就得經過怒山、怒江。

鐵星月、邱南顧却經過怒山、怒江，再從錦綿山到普洱渡入川，因爲他們不懂得路，所以繞了遠道。

繞遠道也有一個好處，鐵、邱兩人一路上平安無事，也是因爲權力幫意想不到他們會走這條路。

這條路本就不是入川營救的逕道，反而恰巧是「蛇王」等待「火王」西康集合的瀾滄江路向同道。

「火王」祖金殿原棨據於西康。

× × ×

這日鐵星月和邱南顧到了怒山怒江。歌裏有一首，分男女對唱，正是「怒山怒江」：

「怒山高高雪嶺寒
怒江濤濤長河藍
怒山哪，怒江哪
山對山哪江對江……」

一些當地的傜家弟族，有男有女，萬花奔放，相對應唱，眞是氣象恬好，又氣勢非凡，鐵星月、邱南顧看在眼裏，聽得心裏酸溜溜的。

想「神州結義」的兄弟們若果都在，那至少可以對唱一番，那該多好啊。

怒山、怒江不僅名字好，連氣勢也不得了，鐵星月、邱南顧終於折到了錦綿山下，鷄足山一帶。

鷄足山在賓川縣西北一百里，一頂而三足，因而得名，又以玉龍瀑布稱著。

鷄足山山頂有迦葉石門洞天，俗傳乃佛弟子飲光迦葉，守佛衣以俟彌勒處。山間玉龍瀑長二百餘尺，似玉龍自天而降，氣勢浩壯。

鷄足山有環境幽絕的祝聖寺和建於山巔的楞嚴塔（楞嚴時僅七級，後於康熙年間拆毁，民國十八年重建，共十三級。）

鐵星月和邱南顧意圖越過鷄足山，但天色巳晚，故借宿於祝聖寺。

祝聖寺附近，有人家住宿，多爲樵夫獵戶，還有兩三家小食舖，同時也賣酒，鐵、邱二人却因囊空如洗，只好借住寺中，却沒錢外出。

祝聖寺住宿處，全舖台板，窗明几淨，門檽皆以拉轆開闔，紙窗透明，很有唐朝古風。

鐵星月攤在地上，却一點古意都感覺不出來，只覺餓得要死。

× × ×

餓死還好，偏偏就是餓不死！

鐵星月覺得難受極了，他拚命掏挖，除了耳垢、鼻屎外，就是掏不出一個錢元來。

「媽呀！」鐵星月大叫了一聲，「我餓得好慘哇！」

「你少叫！」邱南顧皺着眉頭，一句就喝了回去！

鐵星月「虎」地跳起來：「你他媽的臭小子不餓是不是！」

「不餓——」邱南顧漫聲道：「不餓都給你叫餓了——」一語未畢，隨即抱腹苦瓜臉的叫起來。

兩人又依依唉唉了老半天，邱南顧苦口苦臉道：「媽的，人家故事裏的大英雄、大俠士，有的是金子、銀子，還伴有名馬、美人，怎麼偏偏我們就如此之苦，我們看來也不狗熊哇，就是連一個銅板也沒有！」

鐵星月恨恨地說：「媽呀！這樣怎麼辦哪，沒料到好漢不是用來打死的，而是

餓死的！」

邱南顧跳起來：「嗨，我有妙計！」

鐵星月趨近道：「什麼妙計？」

邱南顧「噓」了一聲，悄聲道：「我們打刧去！」

鐵星月怪叫一聲：「打刧！」

邱南顧慌忙一把按住鐵星月的大嘴，「噓」聲道：「你想死咩！這寺中的和尚見我們要借宿，又無香火錢，早就看得眼勾勾的，而今這麼大聲叫嚷，敢不成送我們到官府裏去，那就糟了！」

兩人本來天不怕、地不怕，而且胆大包天，連五品大官都揍過，而今因爲心念不正，一提起官府，連脚都軟了。

鐵星月貓着臉說：「不成呀不成。」

邱南顧瞪目道：「什麼不成？」

鐵星月呱呱叫道：「不行呀！死了呀！官府的板子好厲害的呀！一板打下去，哎唷……我以前小時候呀，隔壁那個陳壯鋒，就是因爲偷鷄被打瘸了腿子啊……」

邱南顧想想也道：「萬一搞不好，送到京城去被那諸葛神捕抓起來，嚴刑峻罰，可不是玩的！」

兩人因心裏有鬼，談到官差，竟忘了自己也有一身武功，嚇得魂飛魄散。

鐵星月靈機一動：「嗯，等陣先！」

「又什麼來着！」邱南顧頭肚都疼。

鐵星月笑得像一座大海：「嘿嘿，我想到了，像我們這種大仁大義大道大德的大俠，不可能去打刧，既然不可以去打刧，我們可以去——」

邱南顧瞇眼小聲道：「偷！」

「喝！」鐵星月一臉理氣直壯的樣子，「誰說去偷，我鐵星月堂堂潮州屁王，却用得着去偷的咩！」

「那麼，」邱南顧在轉他的小腦筋，「去借！」

「借！」鐵星月雙目如銅鈴般大，「向誰借去！」

邱南顧摸摸未長鬍髭的下頷：「向你小舅子。」

鐵星月怒罵：「去你媽的！狗嘴長不出象牙！」

「哈！」顧南邱倒好笑了，「你有種，你要得，那麼你狗嘴裏長出一根象牙來看看！」

鐵星月想了想，也黯然道：「要是我狗嘴裏眞能長出一根象牙來，現在也不必那末窮了。」

邱南顧却好奇起來了：「那你想到的是什麼方法？」

「不鳥，不鳥，」鐵星月得意非凡地說，「我們不偷不搶，只是去——」

他笑得眼睛又細又小，跟河馬沒什麼兩樣，「我們去『刧富濟貧』！」

「刧，富，濟，貧？！？」邱南顧聽不懂。

「對了，刧富濟貧！」鐵星月興高采烈，「把爲富不仁的錢，全都拿過來，然後交給窮人，不就得了。」

鐵星月簡直說得口沫橫飛，噴得楞楞中的邱南顧一臉是口水：「許多傳奇故事中，大俠客都是刧富濟貧的英雄好漢，所以他們的錢都花不盡，美女看不厭，好馬騎不斷，還有……飯也吃不完，嘻……」

「刧富濟貧，」邱南顧也有些興趣了，「那麼，誰是『富』人呢？」

「這你都不懂！」鐵星月一副很「懂」的樣子，「我是老江湖了，要刧，就要刧爲『富』不仁的人。」

邱南顧東張西望：「那麼誰才是爲富不仁的人呢？」

「喔！這個……」鐵星月抓了老半天頭，忽然低聲趨近邱南顧耳邊道：「這裏的和尚，勢利眼，這寺又那麼大，一定是酒肉和尚，不是好人，我們刧他去。」

邱南顧也悄聲道：「那麼請問誰是『貧』的人呢？」

鐵星月「哈」地叫了一聲，「當然是咱們呀，咱們連飯都沒得吃，當然是窮人囉！」

邱南顧長長地「哦」了一聲：點點頭道：「這就叫做『刧富濟貧』呀？」

鐵星月簡直覺得自己是神仙下凡，絕頂聰明：「對了，武俠小說裏許多大英雄、大豪傑都是這樣子的。」

邱南顧倒光火了。「這叫『刧富濟貧』！哦！哈！嘿！拿了人家辛苦化緣來的錢，以孝敬自己的肚皮，這就叫『刧、富、濟、貧』！」邱南顧故意一個字一個字分開來說：「你强住人家的地方，人家不收你錢、你還要刧富濟貧，呵！你他媽的這比搶，偷還沒出息，比盜賊還不如！這叫『刧富濟貧』？」

鐵星月一時耳根子陣紅陣綠，臉熱熱說不出話來，期期艾艾地道：「那你有什麼法子嘛！現在肚子越餓得咕咕叫，不這樣，又怎樣？」

邱南顧一聽，本來大氣磅礴，但肚子實在餓，當時大氣頹然，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一連喃喃自語，說了幾十聲，鐵星月嘆道：「乾脆我們過去吃活一番，然後賒賬算了。」

邱南顧「得」地一彈大拇指，叫道：「對對！，大不了跟老闆打雜，以工錢抵回算數！」

兩人想出了辦法，大是興奮，正想下樓去找小食店，忽聽紙門外有敲門聲音。

鐵星月沒好氣地大叫：「誰呀？」

外面傳來一個如同朗誦清脆的女音，細細聲地回應道：「我呀！」

鐵星月不耐煩地過去，把門拉開，邊問：「妳是誰呀？」

× × ×

他一拉開門，只見到半邊身子。

鐵星月揉了揉眼睛，又拉開另一爿門，只見到另半爿身子。

鐵星月這才吃了一驚，他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肥的人。更何況來人是個女孩子。只聽來人嬌聲嬌氣的說：「我姓唐，名叫肥。」

邱南顧也不禁變色，道：「唐肥。」

那女子像揑着喉管子講話一般。

「對了，吃不完的唐肥，就是我。」說完了，她就走進來，門窗檽檻突然都粉碎於無形，唐肥就踱了進來。

鐵星月、邱南顧簡直眼睛都直了。

× × ×

鐵星月鼓着勇氣問：「妳……妳就是唐家最肥的……」

那胖女還是滿臉笑容地道：「就是我

唐肥。」

邱南顧嘆一口氣，他萬未料到在這飢寒交迫之際，還來了個頭痛的人物。

「你來幹什麼？」

唐肥道：「我來找唐方。」

邱南顧歎道：「唐方？我們也不知道她在那裏？」

唐肥道：「那麼唐朋呢？」

鐵星月倒似對唐肥很有興趣，趨過來說：「唐朋，我們也不知他下落。」

唐肥道：「還有唐猛……」

鐵星月笑嘻嘻地道：「也不知道，」忽然想起那天點蒼之戰，苦着臉道：「哎，他死了。」

唐肥臉色變了變，終於道：「我是循着他們三人路上所留下的暗記、標號尋來的，才找到了你們。」

唐肥說到這裏，頓了一頓，一字一句地道：「你們是他們的朋友，一路上我聽他們說起，可是你們身爲他們的朋友，既不知方姊、朋友的下落，還讓猛哥獨死，你們還稱得上是他們朋友？」唐肥說到這裏，臉色鐵青，雙目滾睜，冷笑道：「很好，很好，你們這種朋友，可以死了。」

× × ×

唐宋、唐絕、唐肥，都是近年來唐家最可怕的人物，也是江湖上、武林中惹不得、碰不得、沾不得的犀利高手。

餓都餓死了，還遇上了這樣的人物。

鐵星月、邱南顧很沒好氣，可是兩人又不敢生氣。因爲唐肥所說有理。

鐵星月、邱南顧聽了唐肥的話，恨不得一頭撞死，唐肥兩頰嘟嘟，嘴唇又紅又小，梨兩道辮子，碌大銅鈴般的眼珠望定他倆：「你們要自殺，還是要我動手。」

鐵星月慘然道：「我不怕妳……但我們該死，妳殺我們好了。」

邱南顧也嘆聲：「我們不能自殺，大丈夫寧願戰死，豈可自毀，我們的命是蕭秋水的，還要完成他遺志，到浣花劍派去救援……」

鐵星月頹然道：「不過我們也對不住你們唐家，妳動手好了……要我們自殺，却是萬萬辦不到。」

邱南顧木然道：「人生自古誰無死……妳要殺我們可以，但最好讓我們了了心事。」

唐肥道：「什麼心事？」

邱南顧黯然道：「先去浣花溪，盡一份力……」

唐肥默然。鐵星月看看唐肥：「妳要是不肯，我們現在死也行……我們是自知理虧，妳要知道，我們並不是畏懼妳。」

唐肥雙目一睜。邱南顧給唬了一跳，但堅持：「妳武功再高，憑咱鐵嘴小邱和屁王老鐵，也不見得打妳不過……就算鬥妳不過，論拚命妳還不夠咱們狠……咱們是欠了唐方唐朋的命，所以才跟妳拚命……」

唐肥忽然截道：「不用說了。」

鐵星月、邱南顧一怔，唐肥居然潑睜的雙目，淌下兩行淚珠來，竟然拱手道：「兩位一路來的義行，小女子亦有所聞，而今一試，方知二位義薄雲天，盡忠捨身，確是當年奇男……我唐肥最恨棄友忘義之輩，對二位則深爲感佩……適才小女子無禮之處，尚請二位見諒。」

邱南顧啞然道：「這……」

鐵星月愕然道：「那……」

唐肥決然道：「兩位既有志向，我們現在就走。」

「走？走去那裏？」鐵星月、邱南顧茫然相顧，紛紛問道。

唐肥一笑道：「到浣花溪去，助蕭秋水一臂之力。」

鐵星月跳起來，翹起大拇指說：「好，好，有種，有種！一點也不娘娘腔的，過癮，過癮。」

邱南顧的眼睛却亮了，只問了一句：「你有沒有錢？」

唐肥茫然，點了點頭。

邱南顧「胡嘯」一聲飛躍起來，叫道：「好啊！咱們吃飯去。」

「吃飯？」鐵星月一喜忘了形，「砰」地放了個屁，「我們有飯吃了！」

話未說完，唐肥已滾了下樓梯，一面道：「吃飯，我比任何人都快。」一剎那間她已「滾」到了門口，瞪開大嘴笑道：「我餓死了。」說着竟也放了個屁，居然比鐵星月放的還大聲。鐵星月碌着雙眼，眞沒想到這人比他還放，而且還是個女的，鐵星月喃喃道：「我的媽呀……」

邱南顧也在發怔發呆：「老鐵，這肥女跟你倒是天生……」

「對你媽的，」鐵星月一肘就撞了出去，把邱南顧撞下了樓梯。

不過他們還是乖乖的跟唐肥出去了。此姝雖不好纏，但無疑塡肚子更爲重要。

× × ×

麻索開始時是微微輕幌，然後貼在石壁上，終於靜止不動了。

蕭秋水想攀上去，宋明珠阻止。

「看有沒有人攀下來。」

沒有，等了良久，麻索依然靜止。

「我總覺得不對勁，」宋明珠說，「萬一我們上到半途，被人摔下來……」

忽然峯頂有人說話，聲如洪鐘：「兩個小兔崽子，還不快點上來，眞要待在崖底等死不成！」

一時間，蕭秋水和宋明珠都呆住了。

一、崖頂有人，而且是陌生人。二、這山坳離山頂至少數百丈，山上的人居然把他們所講的話聽得一清二楚，足見內力驚人。三、山上的人講話這裏也清清楚楚，但不覺說者費力，足見來人內功之足，簡直可怕。

忽又有一個聲音響起，聲量不大，但其餘勢猶如排山倒海：「你們還猜疑什麼，我們要害死你們兩個小鬼，留你們在山坳不就得了，幹嗎還要吊你們上來？」

這人功力絕不在前者之下。

山頂上至少有兩個人。

兩個功力絕高的人。

宋明珠和蕭秋水對望了一眼，不管上面是什麼，他們都決定上去瞧瞧。

山崖深，山澗冷，山霧森，山氣濃。

蕭秋水和宋明珠，一點一點的往上攀去。兩人之所以能不斷的攀爬，尤其蕭秋水，主要是吸收了「無極先丹」的藥力，一口眞氣似用不完般的慢慢接近了崖頂。

漸漸地看見了兩個人，兩個白衣人。

（未完）

武林軼事

蘇乞兒巧勝竹葉青

嚴霜‧文

廣東十虎裏面的蘇乞兒，雖然是蘇黑虎的一族，他也姓蘇，可是，他的拳脚門派，跟蘇黑虎却剛剛相反，蘇黑虎以長拳大馬取勝，一招黑虎偸心，名震南粵，至於蘇乞兒，並無特殊的招式，不過，他本身的武功精湛，而且善於騰挪閃避，伺機出擊，每一招十分毒辣，靠這種優點取勝。本文報道他在廣州西關角逢源路一間綢緞莊大戶發生的一些奇怪事情，相當有趣，値得練武之人看做參考。

那時蘇乞兒已經薄有微名，在乞丐帮裏面仍未揸正印，只是名列第三，稱做三路大元帥，管轄西關角的喜慶場合，凡有設宴欵待嘉賓迎娶名門淑女的盛大場面，俱是由他出馬向主家所喜歡的家丁交涉，討個利是，到時主家又有酒肉賜給他們的一班兄弟，然後不會搗蛋，一向如此，那晚金大爺請客，碰着那天是他本人的壽辰，兼且是金家迎娶之後的第十天，變成雙料喜慶，賀客更多，當時有幾個兄弟向蘇乞兒稟告，因爲金家的看門人喚做金斗，此人頭大如斗，鐵拳兼鐵脚，實在是不好惹的，一向恃勢凌人，沒有派人到丐帮裏面打招呼，希望蘇乞兒挺身而出，懲誡金斗，顯點顏色給金家的人看看，使他們知道丐帮的厲害。

既然有這種情形，蘇乞兒身爲三路元帥，當然不肯罷手，一口答應，當晚他就握着一枝哭喪棒，昂然走向金家的門外，在距離兩三丈之處坐下來，分明擺出挑戰的神氣，但却一聲不响。

金斗那天在大門裏欵待來往嘉賓，偶然看看門外，發覺並無一個乞丐，心裏暗喜，以爲憑着他個人的威風，可以把所有乞兒嚇窒，不敢鬧事，殊不料入黑之後，有人向他報告，說是全部乞兒撤退，只剩下一個瘦削如猴的傢伙，揸住哭喪棒，在門外附近呆坐，看見嘉賓到來，臉露微笑，似乎是主家派他出迎。

金斗聽了，勃然大怒，說：「喪家棒只是在守喪的一天然後拿出來，平時沒有人使用這種東西，金家雙料喜慶，嘉賓雲集，怎會容許這個乞兒放肆呢？各位請讓路，讓我金斗出頭教訓他一頓。」

金斗說完，昂然大踏步走向門外。

那天剛剛入黑，金家戶外就掛起兩個大燈籠，非常光亮，就算二三十尺之遠的地方，仍是照得明如白晝，故此，蘇乞兒那副怪模怪樣，在月光與燈籠光輝雙重光氣照映之下，無所遁形，金斗一個箭步衝到蘇乞兒的前面，怒氣冲冲的說：「蘇乞兒，我認識你，你就是丐帮三路大元帥，如果你想圍攻金家，僅得一人，實在難成大事，還是回去多找一百幾十人來吧！」

蘇乞兒一直都沒有開口說過半句，那時聽了這句話，忽然開口，哈哈大笑，說：「金斗，你替金家做事，迎送貴賓，指揮各人擺酒歡宴，我坐在大街上面，跟你無涉，何必向我辱罵呢？再者，丐帮裏面的兄弟只是伸手討飯吃，並非強盜，如何會得集合一百幾十人向金家圍攻呢？你未免說得太過份了。」

金斗說：「蘇乞兒，如果你不是跟金家作對，怎會拿着喪家棒呆呆的坐在這裏呢？」

蘇乞兒很快回答：「金斗，我們做丐帮的兵卒，只是靠喜慶這種場面混點油水過活，剛才我到一個名流那邊伴送他的子孫出殯，無意中握着哭喪棒，既然你不高興，我把它拋開就是了，至於我坐在這裏，只是想等候一個人，除非看見他，我不肯走開。」

金斗說：「你打算等候誰呢？何以不約他到茶樓酒家相見，却在金家門外恭候呢？」

蘇乞兒說：「金斗，坦白點說，我想等候的人就是你，如果你不依照丐帮的規矩做，拿出一枱跟欵客同樣豐盛的酒菜，送給我們作爲賠罪，那就要拆骨，倘不是你拆骨，就是我拆骨，明白了沒有？」

金斗縱聲狂笑，說：「蘇乞兒，你口出大言，確有本事，我早就想替你拆骨了，得你開言挑戰，正好顯點本領，讓你們這些無名小卒開開眼界。」

他是一向欺善怕惡的，身高六尺，重百斤過外，拳大如斗，兼且平時喜歡用頭搥，這一招出擊，先來一個雙龍出海，對方伸手擋截，便即低頭直衝過去，那個頭搥能够把一株樹木撞斷，分爲兩截，照他想，蘇乞兒給他使勁用頭搥一撞，登時吐血身亡，故此他剛剛擺出一股衝勁，還沒有發招，突然停手，大聲說：「各位街坊聽見剛才蘇乞兒所說的話了，分明是蘇乞兒向我挑戰，如果金斗不敢應戰，就要回鄉耕田，故此我必須自衞，不過，兩人搏鬥，有如兩虎相鬥，必有一傷，甚至弄出人命來，如果蘇乞兒死在我的拳下，乃是他自己招打，與人無尤，將來到了官府理論此事，請各位街坊作證。」

那些街坊一向都是依草附木的，平時習慣了看風駛悝，凡是金家的人講話，必然隨聲附和，他們一方面想看熱鬧，另一方面又想討好金斗，聽了這番話就有幾個人伸手揚聲，自願作證，還有人大聲說話叫金斗教訓那個小乞丐，不必手下留情。

金斗早就豪氣迫人，聽了這番話，更加興奮，覺得渾身是勁，立刻要動手傷人，蘇乞兒反而神閒氣定，站在他前面，相距僅有六尺，說：「金斗，廢話別說，我不想把你打死，故此不必邀請街坊作證，你有甚麼本領，盡量施展出來吧！」

丐帮裏面的招式全是如此，跟任何人交手，都是擺出「乞兒討飯」這一招候教。那時蘇乞兒所擺的招式也是如此，左手在前，右手在後，兩隻手的掌心朝天，好像等候對方賜給他一些酒肉，或者冷飯菜汁，即時伸手去接，這種討飯手看來雖然簡單，實際上却含有許多毒招在內的，假

如對方並不知情，眞的向中上路搶攻，他雙手接招，下邊暗中用撩陰腿踢出，苦練多時，能够上邊肩膊不動，下邊那一脚即踢即收，其快如風，就算給他踢死，那個人也不知道如何中招身亡，蘇乞兒存心教訓金斗，故此擺出本門的招式，明打明的斷殺，金斗看了，便即改變主意，直衝過去，右拳向上揚了一揚，立刻轉身，一個虎尾脚，向對方掃去，這一招喚做猛虎伸腰，第一招就打出這樣厲害的招式出來，可見他已經存心搏殺了，凡是碰着這種招式，除了向旁跳開，並無別的方法迎戰，蘇乞兒當然懂得，趕快向左邊跳去，不過，他剛剛一跳避開，立刻標馬上前，用飯鏟手向對方的腰間插去，旁人看了，大吃一驚，料不到那個小乞兒閃得這樣快，攻得那麼快速，有點替金斗担心，不過，金斗並非弱者，他的猛虎伸腰踢出虎尾脚之後，沒有收脚，跟着向前直衝六七步，然後停步轉身，因此，蘇乞兒的一招毒蛇出洞，想用飯鏟手暗中傷對方的肋骨，他也辦不到，只是這一個回合，已經使在塲目擊兩人打鬥的街坊，非常興奮，頻頻鼓掌，齊聲喝采。

蘇乞兒發覺金斗並非他想像中的那麼一個膿包，心裏有些佩服，至於金斗，不但佩服蘇乞兒，還覺得這一戰殊不容易取勝，提高警惕，看準了然後再度出擊，兩人就此忽來忽去的打了十多個回合，纏在一起，不知道誰佔上風，就在那時，突然聽到蘇乞兒大喝一聲，說：「滾吧！」圍觀的人不知道他如何出手，只見金斗整個向金家門內好像炮彈似的直衝進去，衝入門裏，撞倒三個人，又再撞倒一枱已經擺放碗碟却未埋席的圓枱，然後倒下來，顯然是蘇乞兒打贏。

金家三個大少爺都是武功很好的，看見蘇乞兒贏了這一仗，如果沒有人挺身而出，纏着他交手，這個面子不知丟到那裏去，故此，三人雖然覺得不容易打贏蘇乞兒，仍是要站起來，當下三人打了一個眼色，撥開人叢，跳到蘇乞兒的身邊，展開品字形，把那個好像猴子似的小乞兒包圍在核心之內，準備搏殺。

金大哥冷然說：「蘇乞兒，今天是我三弟迎娶黃小姐剛剛滿了旬日的佳期，又是家父壽辰，你登門挑戰，實在太不應該，何況你還出手傷人呢？我們三兄弟要找你算賬，希望你不要發脚飛奔。」

蘇乞兒哈哈大笑，說：「別說你們三兄弟纏着我過招，再添十個人，也是無法抓住我的，根本上你們的功夫跟我相差太遠，這樣子交手，並非搏鬥，只是玩耍吧了，好的，我就跟你們幾個玩玩。」

說完，他站着等候三人出擊，說也奇怪，金家三兄弟好像走馬燈似的繞着蘇乞兒發招，拳快如風，三個人就有六隻手，六隻脚，一齊撲擊，把蘇乞兒纏在核心之內，始終無法打傷蘇乞兒，氣喘如牛，總是無法取勝。

他們三人實在太累了，再打下去，一定是打輸的，故此，有一兩個家丁入內飛報金大爺。當時金大爺正在金家大府之內招待嘉賓，談笑風生，初時只是稍爲覺得門外有人打鬥，不知道金斗跟蘇乞兒交手，更不知道金斗受傷，後來看見前廳有十多人走動，枱椅杯碟也打爛，顯然是外邊有人鬧事了，一怒之下，走過去看看，發覺金斗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氣若游絲，大吃一驚，趕快叫家丁入內進拿出「七虎追風還魂酒」來，替金斗急救，因此躭擱了一會，跟着又聽到家丁飛報，他的三個兒子纏住一個惡丐苦鬥，不分勝負，他心上一急，趕快走到戶外看看。

金大爺雖然六十開外，但因早期武功優厚，後期補養得好，故此他的臉色紅潤，相當壯健，拳脚也有些根底，至於他的一雙眼，看盡了江湖好漢，他雖然沒有跟蘇乞兒交手，但只是看了一眼，便即發覺那幾個兒子並非蘇乞兒的對手，索性擺出一副客氣的姿態來，大喝一聲，先行叫幾個兒子停手退下，然後走前兩步，拱手爲禮，說：「蘇乞兒，久聞大名，確是英雄豪傑，犬兒冒犯虎威，請你原諒！」

他是金大爺的身份，雙手握拳向蘇乞兒說出這種話來，蘇乞兒怎能不接受好意的欵待呢？他也打個招呼，說：「金大爺，小人冒犯虎威才是，你怎會倒轉過來說呢？今天我不再胡鬧了，就此告退。」

金大爺那裏肯讓他告退呢？立刻揮手揚聲，叫家丁在後園放下四圍枱，以待客的酒席招呼，同時張掛四盞大光燈，把後門打開，讓蘇乞兒跟那些丐帮兄弟進入後園喝酒。

一來他擺出這副豪客的姿態來，相當認眞，並非佈局陷害。二來蘇乞兒只是三路大元帥，也想趁這個機會顯點威風給丐帮裏面的兄弟看看，以後對他更加佩服，索性點頭答應，笑臉相迎，跟金大爺賠罪，說了幾句好話之後，金大爺就伸手阻止他再說下去，很鄭重的說：「蘇乞兒，金某還有要緊的事情拜托老哥帮忙，今天只是打個交情而已，請你跟兄弟開懷痛飲，不必客氣。」

既然他這樣說，蘇乞兒也就放心吃喝，那晚，他在金家喝醉了酒，還在後園伴着二十幾個乞丐躺在草地睡覺，一直睡到翌日中午，然後覺醒，各自離去。

三日後，金大爺派人到處找蘇乞兒，找着蘇乞兒之後，來人把蘇乞兒帶到金府，並非由後門走進去，而是大方的由前門直入大廳，金大爺早已坐着恭候。

他看見蘇乞兒進來，即時站起，打個招呼，拱手爲禮，讓蘇乞兒坐定，叫婢女敬茶。

蘇乞兒說：「金大爺，你太過好禮了，我們做乞丐的人，怎能高攀呢？不過，那天金大爺說過有事想叫在下走出來幹些事情，未知那是一種甚麼工作，如有差遣，萬死不辭。」

金大爺哈哈大笑，說：「蘇乞兒，果然是個豪傑，這件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我們還是到後面的小花廳喝杯酒細談吧！」

蘇乞兒欣然點頭，很快兩人就先後穿房入舍的走到小花廳，那個花廳前面就是後園，亦即當晚設宴欵待乞丐的一處，金大爺故意帶他到那裏喝酒，讓他記得起那晚在後園很痛快的吃喝這一段回憶，談話也方便些。

果然不出所料，蘇乞兒十分誠懇的再說一遍，希望金大爺講出這件事情的始末

，得個定奪。金大爺嘆息了一聲，說：「蘇乞兒，我金大魁這個人曾經做過武舉，也當過三品官，後來轉行經商，一向沒有跟江湖上面的朋友結怨，不知如何，小女金秀蘭突然給一個寃鬼纏住，無法脫身，我曾經找名醫替她診視也沒有結果，她連藥也不肯吃，至於武功高强的人，想帮這個忙，根本就無能爲力，因爲他們眼中所看見的金秀蘭，只是一個女人，看不見纏着她的一名寃鬼。」

聽到這裏，蘇乞兒微有所悟，說：「金大爺的意思是想我驅邪，是不是呢？」

金大爺說：「蘇乞兒，你並非茅山道士，未必能够驅邪，不過，讓你跟那個寃鬼交手，看來你有些把握取勝，是也不是呢？」

蘇乞兒正在担心金大爺說的寃鬼只是一個魂魄，如果有這種情形發生，金秀蘭等於鬼上身，根本上就無法帮忙她，那時聽到金大爺口中說的寃鬼竟然是個活人，簡單得多了，他不相信那個寃鬼有的是三頭六臂，故此他聽了登時眉毛往上一揚，說：「還是請金大爺把令媛給寃鬼糾纏的情形說出來，讓我加以參考吧。」

金大爺說：「好！我就把她今年春初到三元宮進香碰着那個邪氣道士的情形說出來，然後再說她給寃鬼纏身的事。那天，她跟着附近的婦女到觀音山三元宮進香，這是每年春初應有的一種活動，三元宮知名的道士姓祝，喚做青葉道人，有如知客僧，各處嘉賓由他欵待，後來她們在三元宮裏面吃了一席齋菜之後，遊玩一番然後離去，回到家裏，只是黃昏，她當時沒有甚麼，晚上却忽然發作，喃喃自語，雙眼直視，好像看見了鬼。我的小女秀蘭從來沒有這種怪病，料想她是中邪了，趕快派人飛報三元宮的道士。後來我才知道叫做青葉道長的人，因爲他姓祝，故此，一般武林中人把他喚做竹葉青，武功十分要得，還懂得邪術，他進門替小女作法一會，她便即倒地，口吐白沫，失去知覺，我們大吃一驚，青葉道士還笑着對我們說知，由於寃鬼離身，故此她暈倒在地，這是不要緊的，過了一會她自行覺醒，跟着離去，當時我給他十兩銀子爲酬，他隨手接過，沒有道謝，我覺得這個道士顯然有點古怪，果然不出所料，旬日之後，有人到三元宮進香，談及此事，青葉道士對那個范太太說出幾句話來，希望我們集資修葺三元宮，大概要萬兩銀子，只是說了這幾句，便即走開，我從范太太口中獲悉此事，不必多想，也知道葉青道士存心敲詐了，亦即可以說，小女秀蘭這種怪病是他一手做成的，很想向他問罪之師，但却沒有證據，而且担心如果跟他鬧翻，他一怒之下，可能有更惡毒的手段加在秀蘭身上，到時小女就會死得不明不白，迫於啞忍，初時我請大夫替她治療，總是沒有辦法，找武功高强的朋友帮忙，更加不是辦法，心裏煩悶得很，至於少女秀蘭這種怪病，大概十日發作一次，每次發作俱是如此，整個跳起來，跟着披頭散髮，眼如銅鈴，看見人就大打出手，口裏喃喃自語，不知說些甚麼，跟着在地上爬行，恍如一隻狗，初時我想叫三元宮的道士再來醫治她這個怪病，後來發覺到她這種大哭大罵大叫的病態，出現了不過半個時辰，便即停止，跟着倒地，口吐白沫，用七虎追風還魂酒灌飲，搽食兼施，她不久便會覺醒過來，判若兩人。心裏暗想，沒有交出萬兩銀子給那個邪氣的道士，只是叫他到來驅邪，那是沒用的，老實說，並非我吝惜那些銀兩，而是心裏不服氣，可是，長此下去，却又担心小女秀蘭這個怪病糾纏不休，因此我心裏非常煩悶，那天我看見你老哥出手把金斗打到向門裏直衝，撞跌枱椅，跟着倒地昏迷，口吐白沫，那種情形跟小女秀蘭倒地昏迷時發生的形狀相同，或者你老哥懂得這一套，亦未可料，故此，虛心求教，希望你肯出頭找那個江湖大盜竹葉青算賬，最好使他有所畏懼，替小女解開這個結，恢復健康，那就好了，如果你能够帮忙我的話，我願意送你一千兩白銀爲酬。」

蘇乞兒聽了這番話，突然站起來，說：「區區的一個道士，算得甚麼呢？我一定替你辦妥此事，迫他替令千金醫病，而且分文不取，至於我本人，也是分文不取的，如果收了你一千兩白銀，那就等於向你敲竹槓，請你千萬不要再提酬金，否則，我就立刻告辭。」

蘇乞兒這樣說，反映出他有辦法對付大盜竹葉青了，金大爺喜出望外，連忙拱手說：「蘇大俠，恕我一時失言，請再乾杯！」

金家的醇酒天下馳名，他頻頻擧杯，口口聲聲把蘇乞兒稱做大俠，反而使蘇乞兒受寵若驚，這個差道他已經受定了，無法再推，索性跟金大爺細心研究如何對付那個由江湖大盜變成「知客」的竹葉青。

當時金大爺雖然是一方之霸，氣焰囂張，但因他的愛女金秀蘭已經給惡僧纏住，無法擺脫，求助於蘇乞兒，那就需低聲下氣，跟平時的態度大不相同，蘇乞兒，因爲他改變了態度，而且知道金大爺的女兒非常可愛，忽然判若兩人，值得惋惜，決心拔刀相助，答應了他，但却堅拒不受銀兩，後來兩人一再磋商，找出了一個折衷的辦法，即是說，蘇乞兒那班兄弟有二十多人，平日跟住他搵食，暫時在金家後園歇宿，每日三餐，由金家供應，另有許多埕美酒任由他們飲用，跟着由金大爺邀請三元宮的知客青葉道士到金家小敍，到時蘇乞兒一躍而去，跟他較量高下。

主意打定了，立即依計行事。三日之後，青葉道士果然赴約，給金家幾個少爺迎入內進，金大爺早在大客廳恭候，蘇乞兒沒有露臉。

兩人各自喝了一盞青茶，金大爺柔聲說：「青葉道長，我知道你們三元宮想修葺一番，讓善男信女增加信心，確是一件好事，不過，這件事並非朝夕之間就辦得妥，希望你先行替小女醫治那個怪病，銀兩方面，日後奉上。」

他所說的話已經十分下氣，料不到對方聽了勃然大怒，說：「金大爺，你是鄉紳，有經驗，有名譽，何以忽然之間變得如此狹量呢？我早已說過，要就交上銀兩，否則，不必多談。」

金大爺冷然說：「我本來想湊足萬兩白銀奉送，無奈有一個朋友不答應，他認爲你先要替秀蘭醫好那個病，然後送上酬

金。」

青葉道士聽了，更加憤怒，說：「我們的事，怎會有人插手呢？他是誰？斗胆阻攔我，眞的不知死活！」

金大爺說：「並非很有名望的人，只是一個乞丐，不過武功很好，別說你想見見他，他也想見見你。」

說到這裏，他就揮手揚聲，有一名乞丐從內進走出，此人正是蘇乞兒。

蘇乞兒雖然在廣州市內頗有名氣，無奈他總歸是乞兒的身份，兼且丐帮事一向跟方外絕緣，青葉道士只是略爲聽到他的名字，一向沒有見過面，那時見了，更加輕視他，不由自主的縱聲狂笑。

金大爺覺得不妙，連忙站起，拱手爲禮，說：「請問青葉道長笑些甚麼？」

青葉道士說：「憑着他這副模樣，料想武功有限，怎能與我們相比呢？叫他快些滾開，否則，死無葬身之地。」

蘇乞兒應聲說：「竹葉青，你說對了，我們兩個人當中，就快有一個人要命喪黃泉，可惜這人是你，不是我，如果你有本領跟我交手，請到後園去，我輸了自然有人執骨，金大爺立刻把萬兩白銀奉上，如果你受了傷，立刻滾開，以後不得再向秀蘭小姐糾纏，施展妖術，使她受罪。」

青葉道士很鄭重的說：「金大爺是否答應你說過的話呢？」

金大爺說：「是，是我叫他這樣說的，既然兩位有意交手，請到後園玩玩。」

二十多個乞丐只是晚上才到金家後園歇宿，白天各走各路，到外邊搵食，故此後園一片冷清清，地面空洞，稍爲有點青草，正合比武之用，兩人分東西站着，金大爺說：「我就在這裏看熱鬧，暫時做個公證人，兩位請把渾身本領施展出來好了。」說完，金大爺退後幾步，蘇乞兒跟竹葉青相對，距離十尺，互相凝視，好像等候最適當的機會然後出擊，金大爺一聲號令，兩人便即發招。

竹葉青雖然是道士身份，沒有遁跡空門之前，是個江湖大盜，一來他的功夫很好，二來他學過江西祝由科的妖術，故此胆大包天，根本就不會把對方放在眼內，兩人剛剛動手，竹葉青就把以前做大盜跟捕快惡鬥的招式施展出來，手脚極快，渾身是勁，有如一個車輪似的靈活，至於蘇乞兒，只是勉强招架而巳，連續打了十多個回合，也始終沒有發招出擊，金大爺雖然武功根底極好，仍然看不出兩人如此打鬥，究竟誰勝誰負，但以形勢推測，蘇乞兒屈居下風了，最低限度青葉道士身高手長，發拳有力，蘇乞兒不過靠着輕功帮忙，到處閃避，使對方的拳脚落空而巳，或者蘇乞兒不敢冒險出擊，又或者蘇乞兒根本鬥不過竹葉青，迫於到處躲閃，因此他覺得心上一沉。

很快兩人苦鬥了三十個回合，雖然蘇乞兒只是頻頻躲閃，沒有發招，但却使對方覺得非常之累，揮拳踢脚，總是消耗氣力的，糾纏的時間愈長，就愈加吃虧，逐漸竹葉青的攻勢稍爲緩慢，那時金大爺微有所悟，蘇乞兒這樣做只是想消耗對方的體力，伺機進攻，不久兩人就會分出勝負來，如此一想，臉露微笑。

果然不出所料，兩人鬥了四十多個回合，蘇乞兒忽然展開攻勢，逐漸從貼身閃躲變成離身飛打，他閃避對方的拳脚時，總是貼到盡，使對方無法把本身的拳技發揮，至於他本人，向對方出擊，却非如此，剛剛發招就打到盡，特別在飛躍出擊，連踢三幾脚，站定之後，轉身便即搶攻，標馬上前，以連環掛捎出擊，跟着又再轉身施展一個旋風腿，弄到對方手忙脚亂，竹葉青兩次險些給他的旋風腿擊中，百忙中還吃了幾拳，雖然不是傷及要害，但却總算是丟臉的事，金大爺愈看愈開心。

竹葉青並非無能之輩，他當然有些絕招，不過沒有到了緊張危急的關頭，並不把它施展出來，那時他認爲自己屈居下風，索性賣了一個破綻，誘對方搶攻，忽然詐敗，向前逃走，走了十多步，便即轉身，張口吐出一團火來。

這個妖道不知道從何處學習得到這種噴火的絕招，剛剛張口，便有一團火從他口裏直噴出來，長達五六尺，蘇乞兒險些給它燒傷，雖然他向左邊一個小跳，避開了火，但因身上的衣裳巳經給火焰燒着，連忙解衣，把它拋丟，跟着倒地打滾，把褲子燒着的火壓熄，然後不會給火焰燒傷。儘管如此，他的形勢仍是十分惡劣的，因爲竹葉青並非僅有一口氣噴出一條火來，噴完一條再噴一條，好像有無窮火焰留在口腔之內，任意噴出，沒有一個人能够連續噴火這樣快而且這樣多的，蘇乞兒也暗暗吃驚，不過，他到底是乞兒身份，一向注視到各種微小物品，能够加以利用，他忽然看見在後園大樹下面有一個垃圾桶，那是鐵製的，垃圾桶的桶蓋當然是鐵皮所製了，正好利用，索性再滾遠些，雙手抓住垃圾桶的桶蓋，一個轉身，還沒有站起，就向前飛躍，把桶蓋向對方的臉孔罩下，隨即踢出一脚鴛鴦腿來，向對方下邊的神龍穴踢去，這一脚又快又準，由於竹葉青所噴的火力有限，無法把鐵皮燒破，兼且對方用鐵蓋封眼，看不出下邊的動靜，忽然發生劇痛，知道吃了一脚，非同小可，不再噴火了，掙扎着站起來，說：「蘇乞兒，今天我敗在你的手上，但却並非打輸，三日後，請你單人匹馬到三元宮找我，到時我們倆人在山上決鬥，那時請你帶備隨身的兵器，在觀音山的高台上面拚個你死我活！」

蘇乞兒吃吃大笑，說：「就算你再吐火也是沒用的了，憑着我這個垃圾桶蓋，就可以要你的狗命！好的，我答應你，到時我必然到山上拜訪，一決雌雄！」

青葉道士認爲滿意，勉强苦笑一下說：「既然如此，就恕貧道失陪了。」說完，他轉身從後門走出，雖然受了傷，仍是可以走動，總算武功的根基不錯。

蘇乞兒向金大爺笑了笑，說：「大爺，我只能把他打傷，不敢把他一脚踢死，這一脚只有六分的力，如果傾全力出擊，他必死無疑。」

蘇乞兒說得對，必須竹葉青活着替秀蘭醫病，把他一脚踢死，反而不美，故此手下留情。不過，三日之期，轉眼便到，那時蘇乞兒究竟有沒有把握取勝呢？想到這方面去，金大爺忽然焦躁起來，向蘇乞兒說：「我始終有些担心。」

蘇乞兒冷然說：「這傢伙只是懂得噴火，充其量還懂得施放一些暗器，怕甚麼呢？不過，他喜歡玩的武器是些甚麼呢？倒要先行打聽一下，讓我有些準備。」

就是如此，這一場會戰結束了，金大爺與高采烈的設宴慶功，除了邀請蘇乞兒作爲上賓招待之外，還把丐帮裏面有威望的頭目全都邀請到來，那時不單是在後園歡宴，還把許多乞兒作爲上客欵待，在大堂以及前廳各處擺宴痛飲，有聲有色。

在這三天之內，蘇乞兒果然分別從許多個丐帮頭目的口中獲悉關於竹葉青各種武功妖術造詣，有了適當安排然後赴約。

赴約之前，金大爺問他要不要找幾名高手在三元宮附近走動，必要時一齊出擊，蘇乞兒說：「丐帮裏面的兄弟甚衆，雖然武功並非特別出色，總算是打得很兇的，我沒有叫他們帮忙，那就不必再找別人帮忙了，請你放心，我一個人巳經能够應付他，再者，竹葉青的身份只是知客，替三元宮招待進香的婦女，並非方丈，大概沒有甚麼道人挺身而出，協助他一起作戰，你不必担心。」

既然蘇乞兒信心十足，金大爺便不再問。赴約的一天，蘇乞兒仍是平時那一套衣衫襤褸，左手托着一個鐵砵，右手揸住一枝竹，整副打扮就像是一個討飯吃的乞丐，所差異的是這一點，普通乞丐多數用瓦砵討飯，他却用鐵砵，顯然他是有心跟竹葉青拚個你死我活。

這一場決鬥是由金大爺引出來的，即使蘇乞兒單刀赴會，金大爺仍然緊隨着他一齊走進三元宮，兩人先後入內，金大爺擺出進香客的身份，先到神前參拜，兼且購買了幾副香燭，放下十兩銀兩。顯然他是個闊客了，那些道士對他十分恭順，兩人參拜之後，隨即看見一個穿了道袍的人走出來，這傢伙就是竹葉青。

三日前竹葉青分明是給人用脚踢傷的，蹣跚而行，不過三天工夫他就一切復元，臉上有些光采，顯然傷勢巳癒，他擺出「知客」的姿態跟兩人打個招呼：「施主果然有信用，貧道巳經久候多時，我們同到三元宮後面的高台瞭望風景，好嗎？」

這句話反映出他有了準備，就快展開一場龍虎鬥，金大爺沒有開口，蘇乞兒巳經搶先回答，說：「這樣正好。」

只是這麼幾句，雙方便不打話，先後離開三元宮，從石徑走到較高的地方去。

穿過一個很小的叢林，便是高台，雖然那個台僅有三十尺闊，寸草不生，但却風景不俗，作爲練武決鬥的地方，最合理想，因爲它地勢較高，沒有閒人走動，整個地形够闊，不愁沒有地方走動。

乃是上次搏鬥的模樣，蘇乞兒跟竹葉青分東西兩邊站定，金大爺說：「你們兩位究竟是用拳搏鬥，抑或用武器呢？」

竹葉青傲然說：「我巳經說過，雙方携帶隨身帶備的武器。」

照這樣看，他巳經帶着武器了，那種武器必然是藏在道袍之內，深藏不露，至於蘇乞兒，非常簡單，他僅有一個鐵砵以及一枝六尺長的竹竿，如果這兩種東西，也算是武器，那就是他唯一的武器了，不管怎樣，兩人認爲可以交手，便即由金大爺發施命令，跟着雙方展開一場龍虎鬥，絕不拖延。

竹葉青上次落場交手，就展開十分凌厲的攻勢，拳打脚踢，有如車輪，那時他沒有拔出武器來，大喝一聲，直衝過去，一拳兜頭打落，隨即轉身踢脚，跟上次搏鬥的形勢相同，至於蘇乞兒，沒有放下鐵砵和茶竿竹，就像兩手空空似的憑着非常靈活的身型脚法，左右閃避，金大爺看見兩人搏鬥的方式如此怪異，頗覺出奇。苦鬥了十個回合，形勢突變，竹葉青似乎看準了機會，在一輪狂風暴雨似的攻勢之後，跟着口吐烈火，又從腰間拔出一條由鐵鍊扣成的九節鞭來，向蘇乞兒迎頭痛擊。

蘇乞兒握着鐵砵，早有準備，看見烈火迎臉吹來，便即用鐵砵擋住，至於對方頻頻揮動鐵鞭，他却用那一枝細小的竹竿迎戰。鐵鞭打在竹竿之上，「辟拍」一聲，罩在外邊的一層竹，自動裂開，竹竿裏面還有一條鐵枝，又細又長，蘇乞兒就憑着那條鐵枝對抗鐵鞭，並不吃虧。照情形看，鐵鞭打到盡，必須收回再度出擊，他就可以乘虛而入，把鐵枝看做花槍的向前衝刺，果然不出所料，竹葉青雖然懂得口中的妖術，但給鐵砵擋住火焰，無法傷害對方，至於那一條鐵鞭，始終未能擊敗對方的鐵枝，苦鬥多時，氣力不繼，且又口裏無法再吐出火來，逐漸屈居下風，末了，他忽然鼓氣一吹，從口中吹出六七支綉花針來，那是他苦練多時的一種絕技，非到萬不得巳的關頭，絕不施展出來。

兩人相距僅有兩三尺，綉花針有如蝗虫似的飛出，單憑一個鐵砵是無法擋住的，好個蘇乞兒，早有防備，他看見對方嘴上鼓氣，然後吐出，料想不是好事，趨快向後自動跌倒，因此綉花針全部落空，他却給蘇乞兒在跌倒之際用鐵枝向腿彎使勁拍打，無法站穩，幌了一幌，便即倒下來，蘇乞兒跟住進馬，用鐵枝壓住他的咽喉，然後說：「竹葉青，如果我這一枝鐵枝使勁一插，你就命喪黃泉，不過，一命換一命，我饒你一馬，你必須替金大爺醫治秀蘭小姐的怪病，彼此拉平，此後永不追究，你的意思怎樣？」

事情發展到這裏，竹葉青怎能不依呢？他迫於點頭答應，於是，蘇乞兒收回鐵枝，一退就是七步，拱手爲禮說：「這件事情拜託道長帮忙了，在下就此告退。」

說完，蘇乞兒跟金大爺先後急急忙忙的離去，竹葉青沒有受傷，只是打輸了這一仗，心裏不服氣，不過，[illegible]不施毒手，他僥倖能够保存一條性命，巳經是不幸中的大幸，後來他通知金大爺把秀蘭帶到三元宮內，在神前作法，忙了大半晚，秀蘭忽然一躍而起，好像在酣睡中覺醒，大聲叫喊，喊了一聲「阿爹」，跟着飛奔過去，緊緊的抱住金大爺，顯然她的健康巳經正常，一下子就恢復神智。

金大爺臉露笑容，向竹葉青頻頻道謝，放下一百兩銀爲酬，然後帶着秀蘭落山，山脚早有家丁接應，事後他非常感激蘇乞兒，丐帮但有所求一定盡力帮忙，至於竹葉青，雖然金大爺以德報怨，沒有揭穿他的底蘊，他仍覺不安於心，在三元宮裏面再住幾天，便即飄然而行，不知所終。

蘇乞兒經此一戰，在丐帮裏面的地位躍升，武林中人也懂得有他這個人，那是另外一種收獲。

（完）

東方四女俠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謎中謎（一）

失蹤歸來後　驀然又失蹤

天堂歸客

女神號離開了天堂島時，天堂島上那些醉生夢死的遊客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天堂島上的那些女郎們都知道她們已經換了波士，胡可爲簽署的死亡遊戲賭約，在這個沒有法律的地方，卻產生了法律的效果。陳秀蓮要毀掉那個海底的武裝基地，却感到很困難，因爲她無法安排那一批地下的打手戰士。

這些人大部份是在各地通緝有案的罪犯，如果硬行要遣返他們原來的居留地，他們所得的待遇很可能是終身監禁，而且他們之所以甘願在天堂島的地下爲人作打手，就是爲了那一點難得的自由。

陳秀蓮對這些人的去處煞費了苦心，除了幾個沒有案底的人願意回去外，陳秀蓮對大部份的人實在感到棘手。結果還是天堂島上另一個罪魁——蘭寧爵士解決了這個問題，他有一所屬於私人的領地，也是一個島嶼，那是胡可爲準備用來開闢第二座天堂島用的，他願意捐出來，作爲安插那些人，讓他們在島上開闢、耕作，自行謀生，開闢一個眞正的原始樂園。

島的領屬權原是承購英國皇家的海外領地，蘭寧爵士簽署了一份文件，讓給了陳秀蓮，作爲掩飾他參與了天堂島上種種不法行爲的代價。陳秀蓮只有接受了，她對蘭寧爵士的種種行爲感到很生氣，很憤怒，但是她沒有辦法對這個人施予任何的懲誡，因爲她沒有任何證據。

蘭寧爵士是頭老狐狸，他跟胡可爲合作的部份都是合法的，許多不法的行爲都沒有具體的證據，何況這一所天堂島的本身也有問題，因爲是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沒有一種法律能入之以罪。

除非她採用最原始的自然律——施之以暴力，但陳秀蓮不願做這種事，只有放過他了。而且蘭寧爵士對天堂島上設置地下武力的事情並不清楚，他知道胡可爲有一支私人的武裝，用來保護天堂島，但是並不知道這支武力究竟有多强，因此他看到地下基地的一切，他自己也呆住了。極口否認參與其事，如果他知道了，他一定會反對，因爲這支武裝以保衞天堂島而言是太强了，强得超過了一些小國家的全部國防力量，但是却又不够壯大得去構成一個具有侵略性的戰鬥兵團。

不管是誰擁有這一支武力都是很愚蠢的事，只有瘋子才做這種事，蘭寧爵士既不是天才，也不是瘋子，他只是略具野心，不肯安份的老富翁，而且在國際間已具有相當的地位，不會做這種傻事！

陳秀蓮相信他說的是眞話，所以才接納了他的條件。

那片領地雖然是屬於私人的，但是已經在一個國家的保護範圍之內，至少它可以有法律去約束在上面的人。陳秀蓮成了那個島上的名譽總督，如果她高興，自封

爲女王也行，但是陳秀蓮沒有這個興趣做一個兩百居民的統治者，她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管理那個島，委員會的成員包括了魯薏絲、蘇菲、李昆、龍之介與黑約克再加上蘭寧爵士及她自己。一個七人委員會，算是島上的最高立法與監督機構，但是眞正在那兒負責行政管理的只有一個黑約克，這個黑人打手已經無家可歸，情願在那兒度過他的一輩子。

天堂島本身的問題更爲嚴重，它屬於陳秀蓮了，但是她却無權加以解散，因爲那些島上的女郎都持有一份合約，除非她們在服務期滿後自願離去，否則她們有權將自己的工作所得投資天堂島，成爲終身的股東，她們有的人顯然很滿意這個地方，不想離開。

陳秀蓮想廢止島上女郎們的色相服務，以提高她們的人格尊嚴，但是她們居然也有人提出了反對，取悅男人是出乎她們自願的，她們在島上陪侍男人並沒有拿取金錢代價，而且她們的行爲只是加强她們的服務！

陳秀蓮氣得只差沒有揍人，而這些女郎們推選出來的代表却振振有詞地道：「陳小姐，如果我們像妳這麼有錢，我們也不願意做這個工作，可是我們並沒有妳那麼幸運，上天只給了我們一張還算漂亮的臉與這副性感的身材，使我們能够藉此換取到生活，這也正是我們感到驕傲的地方，也是我們的求生方式，妳爲什麼要剝削掉我們的樂趣與驕傲呢？」

陳秀蓮瞪大了眼睛：「什麼！妳們以爲這種生活方式值得驕傲？」

「當然，妳以妳的聰明智慧來使男人尊敬，我們以女性的性感來使男人眩惑，同樣選用我們本身的長處，我們並不以爲這份工作低賤，至少這是份工作，比那些靠男人生活，什麼事都不做的女人强！」

「事實上，妳們在這兒有工作的，除了……」

「陳小姐，我們在這兒所做的工作不值得那麼高的待遇，我們之所以能值那個代價，正是因爲我們能提供額外服務。」

陳秀蓮嘆了口氣：「胡可爲把妳們訓練成一些沒有尊嚴的動物了！」

「不！陳小姐，我們反對妳的話，胡先生在沒有找到我們之前，我們已經在幹這個了，他什麼也沒有教我們，只給了我們一個發展我們長處的機會，也給了我們接近許多富有而又值得結交的男人的機會，我們很感激他，來到天堂島之前，我們已經詳細地讀過合約的。」

爭論的結果沒有結論，最後還是陳秀蓮放棄了努力。胡可爲的條件的確是優厚，一個女人在這兒工作十年，所能賺取的代價將是一筆可觀的財產，何況工作的環境又是那麼舒適美好，難怪她們不肯放棄了。

只是胡可爲所允諾的代價很可能是一張無法兌現的支票，但是胡可爲死了，什麼也無法證實了，他所開的支票由繼承者來兌現，變成陳秀蓮的義務與債務了。

除非陳秀蓮也想賴帳，而且採取胡可爲的方式，但陳秀蓮却做不到這一點，她只有認了。

因此，她只能對規章作了有限度的改革，並且，請李昆繼續管理這座天堂俱樂部。

李昆笑着對她道：「陳小姐，上帝的福音是好的，但是傳教士們仍然要苦口婆心，拚命地勸人接受它，就因爲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不願意得救，不過妳放心好了，今後的天堂島上將沒有罪惡的成分，使它成爲眞正的天堂！」

陳秀蓮苦笑着嘆了口氣：「富人的天堂！」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這兒的一切設備都是爲消閒者而設的，就算妳肯定自己貼下錢去，完全免費接待，結果除了富人之外，還是找不到窮人來享受。」

「爲什麼？」

「因爲這兒的一切設備，本身就是以金錢培養出來的興趣，也只有富人才能領略，像高爾夫、保齡球，本身就是一種昂貴的消費，玩上一局的代價，最起碼都是窮人數日之糧，窮人們根本不懂得如何去玩，也不知道其中的樂趣，妳免費招待他們前來，勉強要他們玩，對設備而言是浪費，對他們而言是痛苦！」

「富人倒也不是生下來就會玩的，興趣是由學習中培養起來的，慢慢的就會了，感興趣了！」

「話是不錯，但是妳這兒能永遠免費供應他享受嗎？過了這段時間後，他仍然是窮光蛋，反而因爲這些享受，這些樂趣，刺激了他的慾望，增加了他的痛苦。」

蘇菲在旁邊道：「不錯！我支持這個理論。有一則童話，說有一個窮人，只有一所僅可容身的房屋，每天辛勤的工作後，也只能維持溫飽，但是他却很快樂，整天笑嘻嘻的歡樂歌唱。在他的隔隣住着一個富人，心中却不快樂，却很喜歡聽他的歌聲，每當聽到他唱歌時，富人就會暫時忘記了痛苦。只遺憾的是那個快樂的窮人很忙，每天必須去工作，每天只有在工作回來後的那一段時間才能有空暇唱歌，於是這個富人送了一包金子給他的隣居，希望他不必爲生活而去工作，有較多的空暇，可以唱歌了，那知道這個窮人拿到金子後，第二天居然不唱歌了。」

「爲什麼呢？」

「因爲那個窮人也不快樂了，他固然不必去工作了，但是他發現不勞而獲的美好食物，還沒有他以前工作時候換來的粗麵包好吃；他閒在家裏不去工作，却又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了，他想出去拜訪一些朋友，帶着金子，又怕被人搶去了，放在家中，又怕被人偷去了，他變得比那個富人還憂愁，那裏有心情唱歌呢？」

陳秀蓮嘆了口氣，她無法不承認這些話的眞實性，就是她願意把天堂島開放爲一個窮人的樂園，事實上也不可能，因爲這兒的一切設備，這兒的生活，也許會經常出現在窮人的夢想中，却並不適合在他的生活中。

對一個口渴的人，給他一杯昂貴的美酒並不是幫助，因爲他需要的是水。

正如將一件巴黎時裝名家設計的晚禮服，送給一個在冰雪中冷得發抖的女乞丐是同樣的不適合，她需要的是可蔽體禦寒的棉衣而不需要好看。

美酒、華服都是屬於高人的，正如這

天堂島的一切設備一樣，這是陳秀蓮第一次感到氣沮束手無策，也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淺薄無知。

於是她只好放棄了，這不是她能做的，她還是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才好。

歸途中，她的船上多了一名乘客，那是蘇非，這個研究人類行爲學的金髮美女聽說了女神俱樂部與東方偵探社的組成與目的後，顯得非常有興趣，再三懇求加入，於是她成爲魯薏絲之後，那六名女神俱樂部的會員。

另外還多了一名俘虜——那是一家珠寶公司的經理陳家寶，那個携帶了珠寶，離家出走的丈夫，也是陳秀蓮捲入了這整個天堂島案件的主要原因，東方偵探社就是爲了接受他妻子林芝仙的委託，找尋這個人而開始的。

對他的處境，陳秀蓮很同情，因爲她也領略過林芝仙氣勢凌人的態度，知道身爲那樣一個女人的丈夫是如何的滋味，但是對陳家寶的作法，她却不贊同，所以她規勸陳家寶回去當面解決這個問題。

女神號抵達香港時，朱麗、葉長青、馬佳琍的父母都在碼頭上迎接她們，雖然陳秀蓮已經用電報與無綫電話跟朱麗連絡過了，但是仍然無法使這個女郎壓制激動的情緒。船還沒有停好，她就跳了上來，抱着陳秀蓮哭了起來。

「傻瓜！別哭！我不是留下字條，告訴妳我們出去度假了嗎？有什麼好着急的呢？」

「大姊！我知道妳留下字條只是爲了安慰葉老伯與馬伯伯馬伯母他們，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故，才會使妳這麼做的，這十天差點沒把我給急瘋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沒什麼，我們是眞正的度假，到了一個奇妙的地方，度了一個奇妙的假期，現在不是安然地回來了嗎？」

葉長青與馬佳琍被家人接回去了，只有朱麗陪着她們回到了東方偵探社，她的女傭劉嫂一如往常地上前：「小姐回來了，洗澡水放好了，晚餐是開西餐吧。」

語氣很平常，就像是陳秀蓮剛出門幾小時回來。

魯薏絲忍不住道：「劉嫂，妳知道我們出去幾天了？」

「十天又十二個小時四十分鐘。」

「妳連幾分鐘都計算得很清楚？」

「當然，小姐是我世界上唯一關心的人，對她的一切我怎能不關心？她什麼時候出門，什麼時候回來，我都會記得清清楚楚。」

「妳既然對她這麼關心，她出去這麼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妳心裏急不急？」

「不急，我知道小姐的能力，她有足够自衛的本事，絕不會有什麼危險的。」

魯薏絲嘆了口氣：「妳倒是想得好，妳知道這幾天我們經歷了什麼？」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小姐一定會安然地回來，現在她不是已經安全地回來了嗎？」

朱麗也嘆了口氣：「魯薏絲，妳不要跟劉嫂去辯了，她簡直不是人，這些天我急得差點沒發瘋，她却沒事人似的，只是爲第二天的菜單發愁。」

「爲菜單發愁，難道妳還有心情挑菜吃？」

「我還有這份心情，山珍海味塞在我嘴裏都不知道是什麼滋味了。她是爲大姊準備的，以前大姊在家，總是在第一天告訴她明天吃什麼，大姊不在家，她只好照自己的意思準備着，有時還來問我。」

蘇非很有興趣地看看劉嫂，忽然笑道：「劉嫂！妳是個很有意思的人，東方的人生哲學妳研究得很徹底。」

劉嫂也怔了一怔才笑道：「這位小姐，妳會說中國話？」

蘇非哈哈一笑道：「在天堂島上的人都要會說幾句中國話，胡可爲是個很專制的人，雖然他本人精通好幾國的語言，但是手下的職員要跟他說話，一定要用中國話。」

「那麼，小姐，妳也習慣了吃中國菜了？」

「不但習慣，而且特別偏愛，我見過很多崇洋的中國人，到了外國後，認爲一切都是外國好，甚至於把姓名也都改成西洋的了，唯獨對於吃，他們否定了西餐中的口味，認爲沒有一種口味能比得上中國菜。」

劉嫂說：「那就好極了，昨天我就知道小姐今天回來，只是不知道有一位外國客人，所以我準備的是中國菜，剛才我還在担心要換菜單，現在好了，只要加一副碗筷就行了，大家休息一下，一個小時後開飯。」

說着她下去了，魯薏絲指着她的背影：「蘇非，如果我說她是大姐最忠心的僕婦，妳信不信？」

「我當然相信，她本來就是的。」

「妳相信？」

「是的，難道妳反而不相信？」

「以前我知道她是大姐的忠僕，可是今天我實在難以相信，她對大姐歷險歸來，好像一點都不感到興奮。」

蘇非笑了：「魯薏絲，妳不了解東方人，不了解他們的哲學。」

「我對東方人的了解絕不比妳少，因爲我從小就跟東方人相處在一起，而且這個劉嫂的本事也許不錯，却沒有讀過什麼書，從來也沒有研究過哲學。」

「東方人的哲理是在生活中實踐，在生活中體會，在生活中表現，並不是寫在書上，作成理論。」

「那麼他們每個人都是哲學家了。」

「現在仍然還保持着純正東方風格的東方人已經不多了，因此即使是研究哲學的東方人都不能够稱爲哲學家，但這位劉嫂，却是個不折不扣的哲學家。」

「妳們學院派的人說話見解都比人特殊一點，那麼妳說說看，她那一點像個哲學家？」

「從她的態度上，遇事不亂的從容鎭定上，對大姐堅定不移的信心，朱麗急成這個樣子，她却一點都不在乎，但是她對大姐的關心却不遜於任何一個人，這就是一個哲學家的修養，喜怒哀樂都不形之於色。」

朱麗也笑了：「這麼說來，我是不如劉嫂了。」

「朱麗，我無意貶低妳，但在這些地

方妳是不如她。」

朱麗雙手一攤道：「事實上我在很多地方都不如她，她是海盜出身，父親是長年縱橫南海的大海盜，她的丈夫是個有名的武師，夫婦倆曾經受過已故的陳老伯大恩，陳老伯死得早，她跟着照顧大姊是爲了報恩，大姊的許多拳脚工夫就是跟她學的，說起來還是大姐的老師，我當然不如她。」

「哎，溫得富，這是一個奇妙的人，我以後也要好好地跟她學學。」

這個英國女郎的中國話說得不錯，但是仍然要借重一下英語來表達她較爲激動時的情緒。

陳秀蓮却笑了：「蘇非，如果要跟劉嫂學什麼，妳會很失望，妳問她任何問題都沒有結果的，可是妳跟她相處久了，的確能學會不少東西。」

「是的，我知道，我說過她是個典型的東方人，只重行而不重理論的，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含有高深的哲理，但是在口中却說不出一個字的道理。我在學院裏研究人類行爲學，一位老教授就說過，我們的研究適合於世界上每一種人，但是要把東方人除外，東方人的言語行爲是另一種體系，他們的思想與行爲永遠無法歸納的。」

陳秀蓮道：「這個我倒不知道東方人有這麼神秘。」

「東方的範圍太廣，那位老教授說的是中國人，他說中國人的一切不必去研究，中國的古人已經把一切都研究得很透澈了，只要去了解就行了，要了解中國人，必須把中國古典的經集熟讀。」

「好了，好了，這個問題太複雜，我們以後再去研究討論吧。魯薏絲，妳帶蘇非到妳的屋子裏去洗澡，換身衣服，然後我們吃晚飯。」

朱麗顯然對蘇非很有好感，她喜歡書卷氣重的人，因爲她本身也是這個類型的人，於是她忙道：「魯薏絲自己也要洗澡，我們這兒空房子多得很，蘇非的身材跟老么差不多，我帶她到我們的屋子裏去好了。」

陳秀蓮笑道：「妳們的屋子裏只有一間浴室，回頭長青跟老么來了，怎麼擠得開。」

「她們還會來？馬伯母想女兒連眼睛都哭紅了。」

「妳愛信不信，在半個小時之內，她們一定會來到。」

事實上沒有等到半小時，連一分鐘都沒有等到，馬佳琍已經衝了進來，眼睛還是紅紅的。

朱麗一怔道：「老么，妳怎麼來了，怎麼不跟伯父母多聚聚？」

「已經聚過了，把經過情形告訴了他們。」

「好像妳還有位表哥，剛從劍橋得了個碩士，專誠來探訪妳，已經來問了好幾次，妳見到了沒有？」

「見到了，哼，假洋鬼子，學問還沒研究好，就裝出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

「他是爲妳專誠而來求親的，妳應該設法了解他一點。」

「我已經完全了解了，而且他也當面求過婚了。」

陳秀蓮一怔：「這傢伙動作倒是很快，妳怎麼答覆他的？」

馬佳琍憤然地道：「他聽完我的經過就直搖頭，說這種工作不是一個淑女所應該做的。說倫敦的淑女最激烈的運動就是打馬球，然後就開始求婚，而且要我立刻退出這個職業。」

朱麗也笑了：「這個傢伙看來文質彬彬的，怎麼做事說話這麼沒有技術頭腦，伯父母怎麼說？」

「我沒聽他們怎麼說，衝他那一副傲氣，好像他向我求婚是給了我面子，以爲我非接受他的施捨不可，我已經一肚子火了，所以我把他送來的花丢在他的臉上，給了他一巴掌就出門來了。」

魯薏絲大笑道：「打得好，打得好，如果我在旁邊，還會幫妳揍他兩下。」

「妳不要幫忙了，老么那一掌已經把他打得昏過去兩分鐘，老么是學詠春拳的，含憤出手，份量輕不了。」

說話的是葉長青，馬佳琍一怔道：「二姊，妳也來了，妳怎麼知道我……」

「我是奉了伯母之命來找妳的，妳跑出了門，伯母就打電話來到我家。」

「怎麼找妳呢，他們應該上這兒來找呀！」

「她說打了很久的電話，這兒沒有人接。」

陳秀蓮笑道：「是我吩咐大樓總機切綫的，今天不接任何電話，免得那些記者們跑來問東問西。」

「難怪我進門時，管理人把我攔住了，看清是我後才讓我進來，我爸爸也叫我在這兒躲幾天，別跟人見面，消息怎麼會漏出去了。」

「是那個該死的陳家寶，船還沒有進港，他的老婆不是就乘了直升機把他接走了嗎，我告訴他不要亂說話的，可是在我們船快進港時，我接到他的一個電話，說是他的妻子已經找了一大堆記者，在家裏等着他……」

「這是什麼意思？」

「他失蹤了十幾天，很多人都紛紛猜疑，尤其是許多客戶，把珠寶交給他們保管的，聽見了風聲，紛紛要求取回，現在人回來了，他的妻子要他澄清一下。」

「怎麼個澄清法？」

「說他出去渡假，到天堂島上去玩了一趟，那些珠寶是他收了起來。」

「渡假也沒有瞞人的必要呀，這個說法不是太牽强嗎？」

「一個男人，上天堂島那種地方去渡假，瞞住妻子，是可以原諒的，在那些記者的訪問下，他把天堂島上的情形描述了一遍，就變得更轟動了，只是把我咬了出來……」

「該死的東西，他怎麼說？」

「他只說在天堂島上我跟那兒的主持人胡可爲進行一場豪賭，我贏了，成爲天堂島上的新主持人，其他沒說什麼，事實上他也不知道什麼，但就那一點，也够轟動了。他請求我原諒，說是經此一來，他的地位已經大大的提高，因爲有很多的客戶對他已很尊敬，在家裏，他也站得起來了。能够幫助一個丈夫與一個父親建立起

身嚴，我還能說他什麼呢？但是我知道有痲煩，所以把進港的地點換了，而且告訴老三，除了葉伯伯跟馬伯伯外，不通知任何人。」

馬佳琍却急着道：「二姊，我母親對妳說了些什麼？」

「妳放心，她原來對妳表哥的印象還不錯，却並沒有一定答應要妳嫁給他，那知道這傢伙如此混帳，她自己也氣得不得了，把妳表哥送到她姊姊家裏，老姊妹倆還吵了一架，問他們怎麼生這個怪物兒子的。」

馬佳琍也笑了，葉長青笑着道：「可是妳那位表哥却眞是個活寶，他一見妳之後，居然驚爲天人，雖然挨了一下揍，却非娶妳不可。」

「眞活見他的大頭鬼，他還想挨揍不成？」

「妳且別得意，聽聽他的理由再說，他說妳有這份身手，學騎馬一定很不錯，又說英國的上流社會現在都風行騎術，瑪格麗特公主更是世界級的好手，妳如果到倫敦去，在騎術上下功夫，一定能獲得皇家的青睞，如果能成爲公主的閨中密友，將可使妳們很順利地進入上流社交圈。」

馬佳琍連笑都笑不出來了，葉長青笑道：「更絕的是妳的姨母姨丈居然對他們這個寶貝兒子的話當作了眞事，倒過來又向伯母賠罪，請求她幫忙。念在手足之情，伯母實在拉不下臉來跟他們絕交，只好假意地敷衍着，要我找到妳後，在外面住幾天，暫時別回去，免得見面又生氣，因爲妳那個寶貝表哥表示，要天天到妳家裏去等候妳。」

馬佳琍差一點又要跳起來，陳秀蓮笑道：「算了，讓他去等好了，反正妳在這兒也能住，何必一定要回家呢？而且使妳姨母跟伯母之間傷害了感情。老二，妳呢，伯父對妳沒說什麼話嗎？」

葉長青驕傲地道：「說什麼，我是個新聞從業人員，冒險犯難本就是我的職責，他如果阻止我，又怎能夠要求他的部屬呢？只是他很遺憾，必須要瞞下那件事，否則準保又是一篇精采無比的大獨家。」

「我倒不是要故意瞞下消息，實際上天堂島的案件發表見報，對社會人心只有壞的刺激，沒有好的影響。」

葉長青想想道：「天堂島的消息怕是瞞不住了！」

「那沒什麼，最多是一個富人的遊樂地而已，就算那兒公開登廣告，昂貴的遊樂費用，負担得起的人也不多，但天堂島的內幕以及我們的經過發表了，却實在很糟。」

朱麗點點頭道：「是的，尤其是胡可爲這個人，以及他的思想，大家明知是瘋狂的，但可能對很多人，却具有刺激的作用。正如我們上一案破獲的粉紅色色狼案一樣，警方要求把眞相秘而不宣，並不一定是爲了顧全很多人的面子，而是這種行爲的確不應該讓大家知道。現在的道德淪喪，人心不古，與傳播事業的發達進步很有關係，記者們採訪了一件罪案，加以渲染，固然爭取了讀者，但也助長了罪惡的散播。」

葉長青低下了頭，她是個新聞記者，知道朱麗的指責絕對正確，大衆傳播事業的主旨是揚善，但是目前整個世界的潮流却偏向了一個歧途，把罪惡描述得很詳細，教育了許多要犯罪的人更進步的犯罪技巧。

陳秀蓮笑道：「好了，別談那些了，我們休息一下，洗個澡，準備吃飯吧，劉嫂今天一定準備了很豐富的菜，讓我們一起慶祝安全歸來，也歡迎女神俱樂部加入了一個新的女神！」

蘇菲跟魯薏絲進了魯薏絲的房，葉長青跟馬佳琍回到她們自己的屋子，朱麗一個人坐在小客廳裏。

門鈴就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朱麗皺皺眉頭，很想不理它，但是門鈴一直不斷地響，她只得不耐煩地站起來：「是誰？我們已經收工了，請明天再來！」

「朱小姐，是我，陳太太。」

「那一位陳太太？姓陳的太多了。」

「我是豪華珠寶公司的林芝仙，也就是上次委託貴社，找回我丈夫陳家寶的客戶。」

這次她的語氣謙虛多了，甚至於不提自己是董事長，大概她也知道這個董事長在陳秀蓮面前實在不算什麼。

朱麗不禁一怔道：「林女士，妳又有什麼貴幹？」

「我是求見陳小姐的，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麼事重要的事，難道又要我們替妳找回妳的丈夫！」

「啊！原來妳知道，那麼家寶是眞的上天堂島去了？」

朱麗一聽倒是怔住了，連忙開了門，林芝仙穿了一套便衣，輕手輕脚地進來，低聲問道：「陳小姐呢？」

「正在裏面洗澡，她剛剛才回到這裏來。」

「怎麼會這麼慢呢？我把家寶接回家已經快四十個小時了，雖然我們是乘坐直升機，也不會差這麼多呀，我去接人的時候，女神號已經在離港口二十海里的公海上。」

「那全是爲了你們，妳爲了要面子，通知了記者，我們爲了怕出名，要躲開記者，害得女神號在外海繞了幾個圈子，找了個最偏僻的地方登陸。」

「那眞是對不起，我實在也沒辦法，那些客戶逼得我太急，而我……爲了女兒，實在出不起醜聞……」

「好了，你們夫婦已經重圓了，而且陳家寶也成了個名人，對你們珠寶公司來說，是件最佳的免費宣傳……」

「是的！今天的早報晚報都登了家寶回來的新聞，還說起了天堂島上的一切，而且陳小姐以一場豪賭贏得了天堂島，據家寶的估計，那兒值好幾億美金，那可眞值得恭喜，豪華公司也沾了光，突然增加了很多客戶……」

朱麗不禁一怔，早報晚報上都登了這麼大的消息，她居然不知道！不過她隨即笑了，因爲從昨天晚上開始，她得到了陳秀蓮的電話，趕着去通知了葉長青的父親與馬家夫婦，然後就在一個地方等候，等待女神號的歸來，根本沒有去留心發生了什麼事。

恐怕東方偵探社漏掉一件大新聞，這還是第一次，尤是是她們自己是新聞中的主角。

報紙就在手頭，她本想翻開看看怎麼說的，但忽而一頓，吃驚地問道：「妳說陳家寶又失蹤了？」

「是的！兩個小時前，來了一個大客戶，一定要找他接洽談生意，他本來在休息……」

「他回家四十個小時，恐怕還沒有休息過吧！」

林芝仙有點不好意思：「是的：記者、客戶、親戚、朋友，來的人太多，最後他實在支持不住了，才回家休息，那曉得偏偏又來了個大客戶，我只好把客人帶回家，結果發現他已經不在屋子裏，就這麼失蹤了。」

「慢來，妳說兩小時前才發現，那也許是他對家裏也不勝其煩，找個地方休息去了呢？」

「我想到這個可能，可是他不會連我們的兒子也帶了去，而且，還留下一張字條……」

她遞出一張打字紙，上面用打字機打了一行英文字：“WE ARE GOING TO HAVEN ISLAND”（我們上天堂島去！）

「這是在我兒子房裏桌上找到的，對了，我兒子亦在歐洲念書，因爲家裏發生了事，我才把他叫回來，他叫陳彼得，今年二十歲，學的是商業管理！」

「這會不會是他們父子倆出去了，留下一張開玩笑的字條呢？」

「不會，家寶是吃了安眠藥才睡下去的，而且只睡了四個小時不到，照理說不會想去的，而且在家裏也吵不到他，因爲我把傭人都叫走開了，就是怕影響到他的休息，家裏只有彼得在陪他，而且我家裏沒有打字機，這是東方偵探社的信箋，我想他大概眞是上這兒來了，他來過嗎？」

「林女士，妳開玩笑，他上這兒來幹嗎？」

「到天堂去，現在陳小姐是新的主持人，他要到天堂島去，一定要先上陳小姐這兒來。」

朱麗看看那張打字信箋，再看看上面的字跡，臉色有點變了，不錯，這的確是東方偵探社的用箋，連這行字也是在社裏的打字機上打出來的，打字機雖然是機器的製品，但是它跟人的筆跡一樣，至少總有一點特性的，這張字條是用社裏那架老打字機打的，特點非常明顯。

父子失蹤

朱麗是個很講效率的女孩子，而且也很懂得陳秀蓮，由於突然得到陳秀蓮她們的消息，使她高興得忘了自己，也忘了一份例行的工作——看報紙！

這是東方偵探社成立以來的一項重要的工作，不管工作多忙，她們四姊妹每天必然要詳細地閱覽當地四份大日報，三份大晚報的社會新聞版，目的是在找出一些當日發生的事情，看看有沒有她們能够主動幫助人的地方。

她們開設這家偵探社的宗旨，除了滿足自己興趣外，還有一個更爲積極的意義——盡己之力，服務人羣。

有很多不幸的事件發生在一些小市民的身上，而這些不幸的人既沒有經濟的基礎，也沒有足够影響政府的勢力，當災禍降臨時，他們祇有在悲慘中捱受的份兒。

例如有一對相依爲命的母女，女兒跟母親都是在工廠裏打工，以微薄的工資勉可度日而已，女兒忽然失蹤了，母親憂急病倒了下來，雖然在警局報了案，但是像她們這種身份的平民，警署是不會當作一大事來辦的，能够派個人來作例行的調查一下，已經是很不錯了，以她們的經濟能力自然也請不起私家偵探來作廣泛的研究調查以及深入的追查，於是東方偵探社的女神們自動地上門去爲她們盡心盡力，象徵性的收取一塊錢作爲費用，以期完成合約的委託手續，當她們經過還原式的倒推追蹤法，詳細地問明白了那個女孩子的過去種種行動以及失蹤前一些偶發的事件中加以研判，知道她曾經被幾個阿飛纏過。

然後又花錢買情報，探明了那幾個阿飛的行蹤，再展開個別的追踪與淘汰，剔除了一些不涉嫌的疑犯，最後終於在一間廢棄的木屋中，找到了那個可憐的女孩子，她是被三個阿飛挾制軟禁在這兒的。

前後四天，她一直受着這三個阿飛的蹂躪與殘暴，折磨得已經接近死亡的邊緣，假如再晚兩天，即使她自己不死，那些阿飛們也會殺了她以掩飾罪行的，但是她畢竟是幸運的，有了這四位俠義的女神，總算挽救了她的生命。制服那三名阿飛時，她們沒先去報警，因爲她們了解法律對這件事的寬容，加予的懲罰不足以抵償他們對那個女孩子所施的傷害，所以她們故意驚動對方，引起對方尋釁行動後，在自衞的藉口下發生了一場打鬥，赤手空拳對付他們的小刀手鍊，甚至於還故意造成自己一點輕微的傷害，爲的是能够站穩脚步，將對方修理得遍體鱗傷，被救護車送進了醫院，最少要半年療養才能恢復一半。

在整個事件中，東方偵探社的支出費用是一萬零三百十九元，還不計交通、電話以及四個人四天的工作代價與時間損耗，但她們只收到了一塊錢。這是賠得脫底的生意，但是她們心中却非常高興，因爲這才是她們工作的眞正意義。

陳秀蓮她們失蹤後，看報的工作由朱麗一個人担任了，她沒有放棄，而且就在那段焦急憂心如焚的時間內，她一個人也完成了兩件貼錢服務的工作。

偏偏就是陳秀蓮她們有了消息，走赴歸程的四十八小時內，朱麗沒有看報，漏過了陳秀蓮在天堂島上的大新聞。

朱麗立刻就找齊了報紙，看了每一家對天堂島消息的渲染報導，同時也深深爲之吃驚。

報導的內容荒誕得離了譜，她幾乎要脫口駡面前的這個林芝仙混蛋了，她爲了宣傳，爲了掩飾她那個離家出走的丈夫陳家寶的荒唐行爲，天堂島被描述得成爲人間的奇跡，男人的樂園——一個名副其實的天堂了。而陳秀蓮居然在一場豪賭中贏得了天堂的所有權，而這個天堂的估值，幾乎是世界財富的萬分之一！

萬分之一，在一般人心目中或許是個

很小的比例，但這個萬分之一是整個地球的萬分之一，是三十億人口的萬分之一，那就不同了。陳秀蓮幾乎就成了史前無例的豪富。

有一家報紙的舉例很幽默，他們說在部人類的歷史中，只有一個女人勝過陳秀蓮，那就是已故的埃及女王克麗奧派屈拉，她曾經擁有過二分之一的地球，因為她征服了兩個男人，凱撒與安東尼，而這兩個男人則各征服了四分之一的世界。

這些渲染的報導自然會使整個世界都轟動起來，也會使一些野心勃勃的大犯罪家怦然心動而圖染指，這將會給陳秀蓮招來無窮的痲煩。

而且在她回來後，踏進女神俱樂部的大門還不到一小時，痲煩已經開始了。

陳家寶與陳彼得父子的突然失蹤，就是第一個痲煩。

在陳秀蓮浴罷出來前，朱麗不但已經辦理好了林芝仙的再次委託尋人手續——她知道這一次的委託已經非接受不可。因為陳彼得的桌上留下的那張英文打字紙條，居然是在她們東方偵探社的辦公室裏那架打字機上打出來的。

這也許是一個挑戰，一個示威或是一個警告，但絕不是一個惡作劇的玩笑。

陳秀蓮浴罷出來，換了一件很妙的衣服，那是她在天堂島上，胡可為替她設計製作的奧林匹士山上，諸神大殿中的希臘女神裝！

陳秀蓮穿上這件衣服的目的原是為了使今天的晚餐具有更大的意義，再者這件衣服不但美觀，而且穿着的確舒服，使她不但具有女神的美麗與高貴，而且更有一種東方仙女的飄逸——胡可為的底子裏是個十足的東方人，他的精心傑作中當然帶着東方的風格。她覺得穿着這件衣服，用來慶祝她脫險歸來以及歡迎蘇菲成為女神俱樂部新會員的晚餐上，也是很有紀念價值的一件事！

當她搖曳生姿，輕拖着肩後那一幅飄拂的輕紗，出現在林芝仙與朱麗面前時，兩個人都呆住了。為她所表現的丰采而目眩了，林芝仙幾乎忘掉了她此來的目的，望着她含笑的臉以及曼妙地一轉的丰采，忍不住喃喃地道：「美！美極了，只有『非洲之星』才有妳的光輝！」

這句讚美的言詞確是發自內衷，可是陳秀蓮却為了這句話而沉下了臉！

非洲之星是世界上有名的巨鑽之一，被發現時，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鑽石，發現地是鑽石之都南非，因為它太名貴了，幾乎成為無價之寶，最後被呈獻給大英帝國的維多利亞女王，成為大英帝國的國寶，陳列在皇家博物館中。

林芝仙是豪華珠寶公司的董事長，她用這粒巨鑽來作為對陳秀蓮的讚美，可以說是很得體的，因為在她的眼中，世界上最珍貴的就是鑽石，而非洲之星是鑽石中的鑽石，是至美無上的象徵！

但是陳秀蓮對林芝仙本來就沒有好感，尤其是在回來時，還為了她而惹了一肚子不愉快！

陳秀蓮出來時，林芝仙正坐在屋角的沙發中，陳秀蓮一時沒有看到她，否則她絕不會作那展示性的一轉。

「哦！原來是陳太太，謝謝妳的誇獎，我雖然知道非洲之星是什麼，但是我這個人最俗氣，從來也不戴什麼寶石鑽石之類的飾物，如果妳是來推銷鑽石……」

「不！不！我不是來推銷的，而且陳小姐，妳也不必再佩戴什麼首飾，因為妳本身就是一顆潔美無瑕的鑽石！」

語氣還是那麼誠懇，陳秀蓮也不好意思再作冷漠了，但也只是把口氣轉緩了一點。

「我在船上把陳先生交給妳的時候，就已經把妳要找的珠寶全部追回了，沒有什麼遺漏的吧！」

「沒有！陳小姐，我不是為這些而來的。」

「那是為什麼，希望不是妳的丈夫又失蹤了！」

她只是開開玩笑，但是她看見朱麗的臉色，不禁又是一震，失聲追問道：「什麼，陳先生又失蹤了，我在船上接到了他的一通電話，說妳為他召開了一個記者會，為我找了很多痲煩，害得我到現在才東藏西躲地回來，不過才到家……」

「陳小姐，我實在抱歉，實在對不起妳！」

「沒什麼，對陳先生所說的一切，我原可以否認的，都是他再三央求我，說他現在已經恢復了一家之主的尊嚴與地位，也贏得了尊敬……」

「是的！陳小姐，自從妳也失蹤後，我反省了一下，才知道我對家寶的確是沒有盡到一個妻子的責任，尤其是我們的兒子彼得由倫敦趕了回來，也在埋怨我對家寶的態度，根本就沒有重視他的人格尊嚴，假如家寶做了什麼錯事，我應該負百分之九十九的責任！」

陳秀蓮笑了一笑：「你們倒有一個講道理的好兒子！」

林芝仙低下了頭：「彼得在以前對他的父親並不如何尊敬，出去讀了幾年書，回來後變得懂事了，對他的父親的種種不僅同情，而且十分尊敬，說家寶能夠忍受我這麼多年的無理而沒有精神分裂，實在是個很了不起的男人，他們父子重逢後，相處得很愉快……」

「那就要恭喜你們了，世界上最珍貴的事，莫過於一家人和睦相處，相互尊敬，照這麼說來，陳先生沒有理由再離家出走呀！」

朱麗忍不住插嘴道：「可是據陳太的敍述，他在兩個小時前就失蹤了！」

「什麼？才兩個小時不到，妳就以為他失蹤了！」

朱麗看着陳秀蓮：「大姐，恐怕陳太的顧慮不是大驚小怪，他的確是失蹤了，因為他回家之後，一直忙於應付各方面的詢問，沒有休息過，最後實在太疲倦，服下了安眠藥，躲在家裏睡覺，因此他不應該失蹤的，所以我接受了陳太的委託！」

陳秀蓮看看朱麗，知道這個一向謹慎的三妹不會輕易接受一件委託的，尤其是這件事，若非有特殊原因，她更不會擅自一個人作主就接下了案件。

而且她從朱麗的敍述中，也已經聽出了不平常的地方，一個四十多小時未曾休息的人，服下了安眠藥，睡在床上，突然

地不見了，顯然不是自己離開的！

所以陳秀蓮沒有進一步地追問，朱麗却更為作主道：「陳太，案情的經過我已經了解了，妳先回去好了，回到你們的家裏，打發掉那些親友、顧客，最好還是維持現狀，除了我們之外，什麼人都不要接待，消息也不要傳出去，等候我們前來作進一步的研究！」

林芝仙感激地直點頭：「是！謝謝妳，朱小姐，但是我們一起去不好嗎？」

「陳太！我們要妳先回去，是要妳把家裏的閒雜人等清理一下，我們來的時候，才能細心地辦事，如果讓人看見我們前去，恐怕立刻就會把妳家都擠破了，還能辦案子嗎？這些痲煩，都是妳為我們惹來的！」

她舉舉手中那一大疊報紙，林芝仙的臉上一陣愧色，連忙匆匆地走了，朱麗笑笑道：「大姊！我們吃過飯，恐怕還得到她家裏走一下，找找看現場有什麼蛛絲馬跡。」

馬佳琍跟葉長青也恰好從屋裏出來，葉長青一聽叫道：「老三，妳又接下了什麼案子？」

「可以說是新案子，也可以說是老案子，那個陳家寶又失蹤了，他的妻子來請求我們……」

「管她的，上一次就是為了她那個寶貝丈夫，把我們拖進了漩渦，差點沒把命送掉，好不容易回來，還沒喘過口氣來，她又來找我們痲煩了。」

「二姊！我們是掛着牌子公開營業的偵探社，就不能拒絕上門的委託。」

「誰說的？就算是做買賣，也要講究兩廂情願，我們以前也不是照樣推辭過不少登門的委託。」

馬佳琍沒有葉長青這麼大的火氣，但是她顯然也不願意承接下這件案子：「三姊，叫她報警去好了，他們有的是錢，而且陳家寶又是個名人了，聽說他回來後開了次記者招待會，非常轟動，警方對他們的報案一定會盡心盡力去辦的！」

陳秀蓮笑笑道：「朱麗不是個隨便做事的人，她既然在沒有問清我們的同意前就接受了委託，自然有我們非接不可的理由，現在妳把理由說出來吧！」

「留在晚餐之後再說也來得及。」

「不！還是現在說吧。心裏老惦記着一件事，反而會影響食慾，破壞了晚餐的氣氛。」

「假如我說了出來，恐怕晚餐的氣氛就被趕得一乾二淨，說不定連晚餐都會取消了。」

陳秀蓮笑了一笑道：「那倒不見得，我是個重視原則的人，這一餐相聚是我已定的原則，絕不會輕易改變的！」

於是朱麗簡單地口敍了案情的經過，同時也把這一天各家報紙的轟動情形作了個簡報，葉長青苦笑道：「這次可妙了，我爸爸的報紙對東方偵探社所承辦的案子向來都佔獨家，這一次也是獨家，好像祗有這份報紙上對大姊的消息未加報導！」

的確，葉長青父親督印的那家報紙對天堂島上的消息隻字未提，只有社論上由主筆先生幽了一默，說關於天堂島上的豪賭，敍述者陳家寶只是耳聞，本社督印人女公子葉長青在本報任採訪記者，這次曾隨同陳女士作天堂島之遊，故而本報在未得葉記者之報導前，絕不作不確之報導。

陳秀蓮看了一笑道：「青青，妳們的總編輯才是真正的老新聞，很懂得利用羣衆心理，你們雖然漏了一條重要新聞，但是却發表了這篇社論，安排下了一着奇兵，等妳的報導一出來，又豈止是獨家而已，簡直可以發行外號專刊，也保證搶購一空！」

葉長青苦笑道：「我担心的就是這個，要是明天沒有一條獨家報導，那就是砸自己的招牌，但是那條報導叫我如何落筆呢？」

陳秀蓮想了一下，然後道：「據實報導，然後再加強一下天堂島上地下基地的武力描述，必要時稍作誇張都行。」

「什麼！大姊！妳要我這樣子對外報導？」

「不錯！那樣一來，你們的獨家報導就精彩萬分了。」

「不！大姊，絕不行，我跟爸爸談起過天堂島上的大概情形，他是為了跟我見面，足足有四十八小時沒有跟人見面，沒有管報社的事，所以才不知道這兩天的事，他認為天堂島的內情不宜於公之於世，所以到現在都沒有跟我連繫，否則他早就打電話找我了。」

陳秀蓮嘆了口氣：「但是現在情形不同，我不能讓別人為我受累，朱麗的判斷很對，陳家寶父子倆不是失蹤，而是受到別人的綁架擄刦，對方留下那張字條，而且還是用我們社裏的打字機操作的，這可見是以我為對象，看中了天堂島的那筆財富。」

葉長青道：「這是當然，對方的行動如此快捷，設想如此周密，顯然是一個很有勢力的集團。」

「所以我才要妳把天堂島的武裝情形對外透露，給他們一個警告，讓他們知道天堂島這塊肥肉有多大，絕不是他們所能吞的。」

葉長青急道：「大姊，目前他們祇是對天堂島的財富有興趣，我的報導一出，天堂島上的武裝將會使他們更感興趣。」

「有這可能，但妳別忘了，天堂島上的武器裝備，足可擊退一支艦隊，那一個黑社會集團有這種實力！」

葉長青道：「大姊，這句話妳就太誇口了，據我所知，除了美國的黑手黨之外，至少還有兩三個秘密集團具有這種實力，消息一傳出，他們恐怕都會聞風而來插一脚的。」

朱麗也接着道：「不僅如此，恐怕一些二等國家也會蠢蠢欲動，他們對這些裝配的興趣，比財富更濃厚，妳就將成為國際間諜們徵逐的對象！」

「是的，這是必然的情形，也是我的目的，這樣做有幾點好處，第一，來的人越多，對我越有利，經過這次渲染後，我們已經太受人注目了，刦持陳家寶父子只是一個開始，最後的目標一定會集中到我們身上。」

她的語氣一頓：「其實，我本人是最安全的，危險的是妳們，誰想得到那筆財富，都會跟我客客氣氣的接觸，對妳們却

不會，他們知道妳們跟我的關係，進一步拿妳們的安全來威脅我，才能增加他們談判的條件。」

三個女孩子都沒說話，她們知道這是事實，胡可爲就是第一個採用這種手段的，結果輸掉了自己的生命，還帶賠上了一個天堂島。

只是胡可爲是個獨裁的暴君，他的王國掌握在他一個人手中，他一死，事件就結束了。

但即將而來的那許多集團却不會這麼簡單了，他們可能是一個組織，也可能是一個國家，更可能是某些國家中幾個有小政客的組合，他們不在乎死掉幾個人，而且，也不會因爲死掉了一個主持人而告中止的。

陳秀蓮又嘆了口氣：「我沒想到事情的發展會如此，否則我就會不顧那些女郎們的反對，徹底毀了那座島的。」

葉長青噓了口氣：「大姊，現在說什麼都遲了，妳再考慮一下……」

「我已經考慮過了，事情已經宣揚出來了，天堂島雖然不載於地圖上，但是它畢竟是存在的，而且它不是秘密，妳們該知道，胡可爲是從一個國家中幾個政客手中買下了那個島，天堂島易主的消息傳出，那幾個政客又豈肯放棄這塊肥肉，如果不把天堂島的武力誇張一下，恐怕他們就會用武力强行佔領了，那麼天堂島上的那些人就危險了，我作的孽就大了！」

這個後果朱麗還沒有考慮到，現在聽陳秀蓮一說，才發現它的嚴重性，不禁臉上變色，狠狠地道：「這個陳家寶實在該死，我們這麼幫助他，却爲我們找來了這麼大的麻煩。」

「不！朱麗，妳錯了，我還要感謝他，如果不是他吵了出來，我還不知道潛伏的危機，從天堂島上回來的人不是他一個，只不過他一個人公開承認而已，其餘四十九名遊客，也都可能會動腦筋的。」

「怎麼在胡可爲手中就沒有那些麻煩呢？」

「怎麼沒有，龍之介不是告訴過我們他曾經參加過兩次攔擊，毀滅過兩架飛機和一條中型武裝貨輪，可見天堂島早就引起人們的覬覦之心了，只是胡可爲强有力的反擊使他們不敢再度前往送死而已。」

葉長青很着急地道：「大姊！妳已經毀了那個基地，摧毀了所有的武裝了。」

「是的，所以我才要把消息公佈出去，當我們自己沒有了武裝時，就必須利用別人的力量來保護我們。」

「那麼，妳惹來無數的敵人，怎麼保護呢？」

陳秀蓮笑笑道：「一個敵人是敵人，兩個敵人就變得沒有敵人了，一頭豹子去追一隻兔子，兔子絕難有幸理，但是五大頭豹子去追逐一隻兔子，兔子根本就不必逃，也不會有危險了，別的豹子絕不會讓牠得手的。」

這並不是個很好的辦法，但却是唯一的方法，葉長青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大姊，妳決定要這麼做了？」

「是的，決定了，如果妳不肯報導，我就通知別的記者，準保會樂得他們跳起來！」

「可是後果妳考慮到了，萬一有人找上妳！」

陳秀蓮胸有成竹地笑道：「也沒什麼，我會找到幾個大國家的情報局，招待他們到島上去參觀一下，證明那些武裝已經全部毀滅，然後我把天堂島送給國際青年組織，由他們接辦，作爲青年們的夏令營，這才是把那些設備作最有意義的用途，當時我就應該想到這一點的。」

幾個女孩子的臉上發了光，這才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可是學家政的馬佳琍立刻就算到一筆帳。

「大姊，島上的工作人員，妳又如何安排呢？他們跟胡可爲簽了約，妳有義務要履行那些條約的。」

陳秀蓮笑笑道：「當然我要履行，好在最長的合約也不過是五年，我仍然按照合約，付足她們五年的薪水。」

「那是一筆多大的數字，大姊，妳雖然有錢，但是妳也賠不起的，五百個人，每人每年是兩萬美金，五年期滿後，另加十萬元的獎金，每人二十萬，十個人兩百萬，五百個人是一億美金。」

「我知道，我個人的財產就可以支付，何況我不必全拿出來，妳別忘了，我在胡可爲的海底基地中尋到了那條他準備逃亡的潛艇，裏面的現金以及在瑞士銀行的存欵，差不多也够這個數目。」

「那筆錢妳不能動用的，那是另一批人的生活基金，是妳放逐到另一個眞正的天堂島上的人的生活基金，我們都是那個島的管理委員，有權利不讓妳動用那筆錢的。」

陳秀蓮笑了起來：「好，小鬼，妳倒是會管我的帳。」

「大姊，錢本來是屬於妳的，我當然管不了，可是妳既然拿了出來作一個特殊的用途，成立了這個委員會，我就要盡到委員的責任。」

「很對，老么，妳別多心，我很贊成妳這種態度，私誼與公事是應該分得清楚，一億美金是個大數目，但是並不能難倒我，我只是不願意拿出來花在那些人身上，用來養活那些寄生蟲，但是眞到必要時，我也只好花了。」

朱麗却笑了：「大姊，妳不必心痛，假如妳在死亡遊戲中輸了一場，就以馬來西亞的那座錫礦，也不止是一億美金，何況妳也不見得會花那麼多，如果妳眞把天堂島捐給國際青年組織作爲育樂營，島上的職員還是可以保留原職，繼續工作，她們如果興趣不高，就幹不到五年而求去，妳至少就可以省下那一半的獎金了。」

「對！兩萬美金的年薪在美國的白領水準而言，固然算得高薪了，但是對一個掘金娘子而言，不過是起碼收入，她們願意在那兒工作，只是爲了在那兒可以接近到世界上的大富翁，可以釣到金龜婿，最少，也有豐富的小帳收入，只要一旦取消了這些收入，有百分之六十的女郎們會自動求去，而剩下的百分之四十，却是眞正的喜歡那個島上的生活而留下的，只要能使她們的工作更有意義，沒有薪水，她們都願意的。」

說話的是蘇菲，她已經跟魯薏絲出來了，而且出來有一會兒了，因此也了解到

發生了什麼事。

魯薏絲在蘇菲說完後接口道：「假如那剩下的百分之四十的人眞正對生活領受到了新的意義，大姊就算拿出錢來資助她們，也變得有意義了。」

陳秀蓮這下子才眞正的高興了：「不錯，魯薏絲的話才是最有用的話，謝謝妳，魯薏絲。」

蘇菲也笑了起來：「陳小姐，妳聽這句有用的話所花費的代價是多少？我的話替妳至少省下了二千萬美金，而她却絕對不折不扣地花掉了妳兩千萬美金。」

「不錯，不過我的帳不是這麼算的，妳爲我省下了二千萬，我並不高興，因爲我不在乎這二千萬的損失，她花掉了兩千萬，却爲這兩千萬找到了價值。」

蘇菲嘆了口氣：「恐怕世界上只有妳够資格說這句話，也只有妳具有這種思想而不會被人認爲狂妄。」

陳秀蓮的臉上流露出一絲落寞：「是的，很多人羨慕我不勞而獲地承繼了大筆的遺產，却很少有人理會到我的煩惱，很多人在爲沒錢發愁，我却爲錢多而發愁，因爲我不知道如何去運用這些錢，如何地有意義去運用這筆錢。」

「其實妳可以做很多有意義的事。」

陳秀蓮嘆了口氣：「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需要幫助的人太多，在很多落後的國家，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餓死，妳一定會問我爲什麼不救濟他們一下。」

「是啊，像印度、孟加拉，至少有一半的人在飢餓中。」

陳秀蓮一笑：「這正是他們的問題，他們一直在貧窮中，二十年來，他們一直接受着國際的救助，如果有一年斷絕所有的救濟，他們會餓死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可是二十年前，他們的人口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增加率都大，如果二十年前只有一百萬難民，二十年後，却有了一千萬的難民，這就是救助的結果。許多的慈善家慷慨解囊的結果，却使得災難擴大，所以我不做這種事，在孟買，在加爾各答，街頭充滿了飢餓的人羣，但是在他們的國境內，却有着百分之七十未開發的資源與土地。」

蘇菲怔住了，這是她沒有想到的問題，陳秀蓮有點激憤地道：「開發國家基於人道的立場，捐贈了原子反應爐給他們，想從根本上去解決他們的貧困，幫助他們開發資源，結果他們却製成了核彈，實行了核子試爆，不錯，我可以撥出一筆錢去救濟他們的難民，可是這筆錢如何動用却要由他們作主，我又怎麼知道他們是否會把那筆錢一定用在那些難民的身上。」

「國際有救濟法的規定，妳可以指定用途的。」

「當然可以，也許他們會用我的錢完全來購買糧食，但是結果使他們不挨餓的人也得到了免費的糧食，省下了他們吃飯的錢去挪作別的用途了。我的父親是白手成家，創下這麼大的家業遺留給我，但也有一句更爲有價值的遺言給我，眞正的慈善事業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哦！這倒是我從沒有聽過的一番理論。」

「仔細地想一想，妳才會了解到它的意義，一小塊肉送給一個吃白麵包的人，可以增加他的營養，使他成爲一個健康而快樂的人，如果給一個連麵包都沒有吃的人，並不能解決他的飢餓，所以幫助一個可能自立的人，那幫助才有意義，正如在沙漠中，我有一袋水，只要半袋水就可支持着到水源了，在同伴中有四個人，兩個人各有小半袋的水，兩個人完全沒有水，我如果分給了兩個沒有水的人，則五個人都將因缺水而渴死在沙漠上，如果分給那兩個有小半袋水的人，他們就可以渡過危機，伴着我一起通過沙漠了，在這種情形下，妳會把水給誰？」

葉長青道：「我誰也不給，一起喝了下去，因爲我還要去發稿子，報導妳陳女士的號外新聞，而我的肚子餓得要命，妳們儘不開飯，我只有喝水了。」

被她那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羣聚到餐廳去。

劉嫂把菜端了出來，果然每一樣都很豐富。

陳秀蓮的興致很高，開了一瓶陳年香檳，笑着道：「歡迎蘇菲加入東方偵探社，而且恭喜她的運氣好，在加入的第一天就有了實際工作的機會，飯後我們到陳家去，研判一下那父子倆是如何失踪的，同時也測試一下妳的偵查能力，看妳能否做一個合格的偵探。」

葉長青一怔道：「大姊，等新聞一發表，對方知道了天堂島上的實力後，自然會把那兩個人釋放了，何必還要去呢？」

「我只是那樣希望，却不敢說一定有把握，尤其是對方能在短短十幾個小時內，神不知、鬼不覺的把兩個人弄走，還在現場留下一張字條，而這張字條還是從我們的寫字間中打字機上打下來的，這倒是很引起我的好奇。」

「大姊，不能好奇，我們沒有精神好奇了。」

陳秀蓮笑笑道：「我也不全是爲了好奇，對方這麼做的目的不僅是示威，還有我們非接受不可的理由，字條是在我們的寫字間打的，又說是要到天堂島去，說他們沒有來找過我，誰會相信，如果陳太找我要人，我怎麼對她說？」

朱麗連忙道：「她並不知道那張字條是在我們的寫字間裏打好的，而且那張字條已經交給了我……」

陳秀蓮笑笑道：「妳那一張字條等於是廢物，對方既然能够打一張，自然也能打兩張，三張，而且在我的預料，那一張放在陳彼得的桌上，原就是準備交給我們看看的，另外還有一兩張必然會在我們絕對無法抵賴的地方出現，不信妳看吧，飯後我跟蘇菲、魯薏絲去偵察，妳跟老么留在這裏，最好能把李小姐找來，問問在今天有誰使用那架打字機，長青回報館，準備一下發表天堂島上豪賭的消息與內情，但是記住，對龍之介黑約克他們，不可以用眞名，對蘇菲的事也不能提，也不能牽涉到蘭寧爵士。」

她分配好工作後，也結束了那一頓晚餐。

換上了T恤長褲，帶了兩個金髮美女，坐上她的豪華轎車出發了。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金筆點龍記

文・臥龍生
圖・盧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俞秀凡等人，遠赴嵩山少林寺。到達寺門，該寺知客宏法出迎，俞秀凡乃說明來意，並求謁見住持，被拒，幾經交涉，宏法允請示後再行通知。着俞秀凡等人先至賓館歇息。於是俞秀凡等人便到賓館等候回音。不久，住持親來賓館，俞秀凡而告造化城勢力猖獗，請予援手救禍。住持不允，無名氏原是少林僧徒，見此住持是冒牌者，實乃無名氏的師叔玄風，假面具被揭穿，玄風老羞成怒，雙方便打起來。良久，一白髯老僧趕到，拿下玄風，發交戒恃院處置……

勇闖三關卡

俞秀凡目睹那老僧出手的威力，三拳兩招的就把一玄字輩的高手，制服生擒，內心之中，大爲敬佩。

暗道：看此人年紀恐怕已逾七旬，白髯如雪，滿臉紅光，舉手投足之間，招招都是功夫，不知少林寺中，擔任何等的職司。

這時，知客宏法和兩個小沙彌，已被老僧帶來之人擒服，押往少林寺中。

場中，只餘下白髯老僧一人。

俞秀凡忽然一抱拳，道：「大師職司少林戒律，想是一院主持之尊了。」

白髯老僧單掌立胸，道：「老衲戒恃院主持玄相，施主是……」

俞秀凡接道：「在下俞秀凡。」

玄相雙目中神光一閃，打量了俞秀凡一眼，道：「原來是俞少俠，老衲失敬了。」

俞秀凡道：「不敢，不敢。大師在少林寺中地位尊高，一言九鼎，在下希望借重一言，不知大師可否賜助？」

玄相大師道：「俞少俠有何指教，但請明言。」

俞秀凡道：「在下想晉見貴寺方丈，不知大師可否代爲安排？」

要見掌門人

玄相大師一皺眉頭，道：「俞少俠，實不相瞞，敝方丈正在坐禪封關之期，恐怕俞少俠很難如願了。」

俞秀凡道：「這個，不知貴掌門要幾時才能够出關見客。」

玄相大師道：「確期難料，不過，可以斷言的是，諸位一定等候不及。」

五毒夫人冷冷接道：「貴寺掌門乃一派掌門身份，日理萬機，怎能坐禪、守關，久閉不出？」

玄相大師道：「確然如此，女施主不相信，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五毒夫人道：「大師，貴寺的院務，想來定也因此停頓了？」

玄相大師道：「本寺院務，自有代理人，不勞施主費心。」

五毒夫人道：「那一位代理掌門？」

玄相大師道：「此乃本寺之秘，用不着外人多問。」

五毒夫人道：「咱們有要事，非見貴寺掌門不可！」

玄相大師道：「女施主語聲如此咄咄逼人，想必是大有來歷的人了。」

五毒夫人道：「不敢當，在下是湘西五毒門的五毒夫人。」

玄相震動一下道：「妳就是五毒夫人？」

五毒夫人道：「不錯，大師是覺得賤妾不像麼？」

玄相大師道：「言重了。」

五毒夫人道：「大師，咱們是不知貴寺情勢，也不知貴寺戒律，在下所作所爲，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心安理得，也就是了。」

玄相臉色一變，道：「女施主，這麼說來，女施主不是求老衲相求，而是迫老衲就範的了。」

五毒夫人道：「大師說的太過武斷，我一個女流之輩，能有多大的本領敢開罪大師。」

玄相大師蒼眉微揚，冷冷說道：「你要少林寺屈服於夫人之手？」

五毒夫人道：「大師越說越嚴重了。」

玄相緩緩說道：「俞少俠，敝方丈確實在坐關期間，代理方丈的是達摩院的主持。諸位千里迢迢而來，想必有十分重大的事，代理方丈只能處理一些寺中常務，老實說，太重大的事，他也作不了主。就算老衲要他和諸位會了面，他也一樣無法答應諸位什麼。」

俞秀凡冷冷說道：「大師，這麼說來，不論江湖上發生了如何大事，貴寺也無法應變的了？」

玄相大師道：「那可以召開長老會，共議共決。就目下情形而言，老衲瞧不出有什麼大事，迫在眉睫，使敝寺非召開一次長老會議不可。」

五毒夫人道：「大師，玄風假冒貴寺方丈，難道不算大事麼？」

玄相大師道：「事情不小，不過，老衲覺着這是本寺中事，用不着局外人來費心思。」

五毒夫人道：「大師可曾想到，他爲什麼要假冒貴寺方丈麼？」

玄相大師道：「個中必有內情，本寺中自有戒律，會追問明白，也有戒律治他之罪。老衲想不出此事和諸位有什麼關係。」

五毒夫人道：「怎麼沒有關係？」

玄相大師問道：「女施主能否說個理由出來？」

五毒夫人道：「貴寺中人，都知道他是玄風大師，他假扮掌門身份，來和我們相見，用心只在騙我們，怎會和我們沒有關係呢？」

玄相大師沉吟一了陣，道：「夫人，如此解說，倒也並非無理。」

五毒夫人道：「既然有理，大師就應該有個交代了。」

玄相大師沉吟了一陣，道：「老衲只能答應，回去之後，和代理方丈提一提這件事情，但結果如何，恕老衲無法保證了。」

五毒夫人道：「不知大師幾時才能給咱們回信？」

玄相大師道：「明日午時如何？」

五毒夫人道：「太久了。咱們希望今夜能够見到貴寺中代理方丈。」

玄相大師道：「這個恕老衲不能答允。」

五毒夫人回顧了俞秀凡一眼，道：「俞少俠，這件事應該如何，希望少俠作主了。」

玄相大師目光轉注到俞秀凡臉上，道：「俞少俠，老衲願忠告一言，諸位既然能等了數日之久，多等一日，又將如何？」

俞秀凡道：「咱們是冒重重的險阻而來，所以希望儘早能見到貴寺方丈，今夜最好。」

玄相大師搖搖頭道：「這個很難辦到。」

俞秀凡道：「爲什麼？」

玄相大師道：「因爲，明晨老衲才能見到代理方丈。」

俞秀凡道：「今夜大師就不能見他麼？」

玄相大師道：「老衲覺着用不着深夜去驚人清夢。」

俞秀凡心中暗道：老和尚實在固執得可以，看來，如不說幾句嚴厲之詞，他是不會改變主意了。

心中念轉，口中緩緩說道：「大師肯不肯深夜去驚擾貴寺方丈，那是大師的事，在下倒也不便多言了。不過咱們在黎明時分，還未能接得大師的消息，咱們就只有闖入寺中了。」

玄相大師怔了一怔，道：「俞少俠，你可知道闖入少林寺的後果麼？」

俞秀凡道：「在下不知，但想來定然十分嚴重了。」

玄相大師道：「很嚴重。少林寺有一個規戒，千百年來，一直未變，任何人未得同意，擅自闖入少林寺中的人，那就是輕藐我少林門戶。」

俞秀凡道：「哦！」

玄相大師道：「擅自闖入者，必受到我少林弟子的全力攔截。」

俞秀凡點點頭，道：「想當然耳！」

玄相大師一皺眉，道：「看樣子，俞少俠是決心試試了？」

俞秀凡道：「在下是否要試試，那要看你大師的決定了。」

玄相大師臉色一片莊嚴，仰臉望天，緩緩說道：「老衲這數十年來，還沒有受過這樣的威脅。」

俞秀凡道：「在下不是威脅，而是很眞的事實，如是大師希望考驗一下咱們的實力，那就只有一個辦法，咱們只有衝一下試試了。」

玄相大師道：「好吧！諸位如若一定要試一試，老衲也只好讓本寺衆僧候教了。」

俞秀凡道：「看來，江湖之上，也是以實力爲主了。咱們如若沒有這點勇氣，也不敢對抗造化城主，也不敢找上少林寺來。」

玄相大師道：「少林寺格於規戒，你們進入少林寺中之後，他們必然會全力以赴，那是刀劍並舉的拚命之搏。」

俞秀凡道：「這個麼，在下知道。咱們既然闖進去了，那也只好把生死之事，置於度外了。」

玄相大師淡淡一笑，道：「越來越重的威脅了。就算老衲能夠忍下去，少林寺也不能忍下這口氣。」

俞秀凡道：「大師，套一句佛門中話，你們福禍無門，唯人自招，我們是情非得已，貴寺却用不着拚命。」

玄相大師接道：「俞少俠，不用解說了，老衲是否可以告辭了？」

俞秀凡道：「大師請便。」

玄相大師嗯了一聲，舉步向外行去。

目睹玄師相大去遠之後，俞秀凡不禁一皺眉頭，道：「看來，老和尚固執的很。」

五毒夫人道：「少林寺威望太重，這些老和尚們，都變的老大了。」

俞秀凡歎一口氣，道：「夫人，如若咱們進入寺中，眞的引起了一場激烈絕倫的火併，那將如何呢？」

五毒夫人道：「只好拚了。咱們如若不拿一點手段出來，只怕是很難見到少林寺中的掌門人。」

水燕兒突然接口說道：「如是咱們打不過少林寺中僧侶，豈不是受了很大的損失；如若咱們打得過少林和尚，就算他們肯幫忙，那又有什麼大用？」

五毒夫人道：「燕姑娘的話雖然不錯，不過，少林寺的聲勢，究竟非凡。如若他們眞的要出全力對付咱們，咱們幾人自然是無法抗拒他們，但他們不會出全力對付咱們。」

水燕兒道：「爲什麽?」

五毒夫人道：「他不能把少林寺全部精銳集中於一處對付咱們：何況，他們也擔心我用毒。」

兪秀凡道：「爲了免去傷亡，最好別和他們羣打羣毆。」

五毒夫人道：「少林寺的羅漢陣，天下聞名，咱們進入寺中，必爲羅漢陣所困。如若咱們不施用淩厲手段，只怕很難使他們屈服。」

兪秀凡道：「夫人，妳準備用毒麽?」

五毒夫人道：「是!我準備用毒，而且是施展出我的用毒絶技。」

兪秀凡道：「夫人，咱們只是求見少林寺的掌門方丈，並非是眞的要和少林寺中的和尚爲敵。」

五毒夫人道：「不錯，要麽咱們就一個人不傷，既然要傷人，就要傷的愈多愈好。」

兪秀凡心中暗道：這五毒夫人，果然是出身邪門，不知仁恕之道。

只聽五毒夫人接道：「如是我一下子毒倒了很多的少林和尚，就算他們勝了咱們，也不敢傷害到咱們。」

兪秀凡道：「怎麽說?」

五毒夫人道：「他們如不知解毒手法，我若一死，那些中毒和尚亦必毒發而死。」

水燕兒微微一笑，道：「原來如此。那只能看妳大施身手，我們却是下不得手了。」

五毒夫人道：「少林寺一向被武林中尊爲泰山北斗，寺中僧侶，個個武功高强，如若咱們不能露幾手驚人武功，他們決不會善罷干休，要他們又驚奇又佩服，才能使他們認輸。」

兪秀凡道：「夫人，如是眞要放開手脚，只怕會傷亡不少。」

五毒夫人道：「如是少林和尚眞的不堪一擊，就算傷他們幾個，也不算什麽。」

兪秀凡道：「夫人之意思……」

五毒夫人道：「我們要和少林寺中第一流的高僧交手，才能看出少林寺的眞正實力，但如不傷他們幾人，如何能使他們派出第一等身手對付咱們。」

兪秀凡道：「話是不錯，不過，兵刄無眼，萬一傷了人……」

五毒夫人接道：「傷了人，那也只好傷了。需知你要不傷人，就可能被人所傷。」

兪秀凡道：「夫人，在下總覺着全力以赴，只怕會激出眞火，以命搏鬥。」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我想不出別的法子，如你覺着我的辦法不好，那就由你自已想法子了。」

兪秀凡回顧了水燕兒、方塋等一眼，道：「諸位有何高見?」

水燕兒沉吟了一陣，道：「我贊成五毒夫人的主張，咱們如不能全力以赴，只怕少林寺的僧侶們，會看不起咱們。」

兪秀凡道：「這個，這個……」

方塋接道：「如是少林寺中僧侶，看不起咱們，他們決不會讓咱們見到少林寺的掌門方丈。」

兪秀凡道：「方兄說的也是。」

方塋道：「所以，在下也覺着五毒夫人的話不錯，與其讓他們看不起，倒不如讓他們害怕。」

兪秀凡沉吟了良久，道：「好吧!咱們就照這樣作了!」

方塋道：「現在，咱們還有一點時間，我們也要坐息一下。」

羣豪坐息了一陣，直到天近五更，仍未見少林僧侶出來。

兪秀凡站起來，道：「咱們可以去了。」

羣豪都已坐息醒來了，聞言霍然站起了身子。

兪秀凡道：「走吧!」

五毒夫人道：「慢着!」

兪秀凡道：「夫人，還有什麽吩咐?」

五毒夫人道：「咱們這些人，有强有弱，應該先要分配一下。」

兪秀凡道：「哦!」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如何分配由你作主了。」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在下居中，五毒夫人居右，方塋兄居左，燕兒居後，其餘的人，請分堵各方面的空隙。」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不是這樣的分配呀。」

兪秀凡微微一怔，道：「如何一個分配法呢?」

五毒夫人道：「你這佈置，是陷入圍攻後的拒敵之法，但少林寺中的僧侶，只是阻擋咱們。」

兪秀凡道：「夫人的意思呢?」

五毒夫人道：「我只是覺着你這個佈置不好，如何去改正，那是你兪少俠的事了。」

兪秀凡苦笑一下，道：「夫人，妳明明已經胸有成竹，爲什麽不肯告訴在下呢?」

五毒夫人道：「不錯。我心中確已想出了一個對敵之策。」

兪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咱們這一羣人中，你是領導之人，爲什麽要我出主意呢?」

兪秀凡道：「這個，這個……，咱們就一直進去。然後，在下居中，方兄居左，夫人請在右側，咱們對敵時，由在下先行出手，然後，再由兩位出手。」

五毒夫人道：「這個不算太好，但也勉强可以了。咱們走吧!」

兪秀凡道：「夫人，如有不妥之處，夫人可以修正一下。」

五毒夫人搖搖頭，道：「不用修正了。」

兪秀凡道：「爲什麽?」

五毒夫人道：「這是你的主意，不算太壞，我們自然可以遵從了。」

兪秀凡道：「好!我們走吧!」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有一件事，我要先行說明，希望你不要介意。」

兪秀凡道：「在下洗耳恭聽。」

五毒夫人道：「你太君子，那是因爲讀了一肚子書，和你的出身有關。我們在江湖上磨練久了，做事情講求實用、效率，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可能和你不同。」

兪秀凡道：「什麽地方?」

五毒夫人道：「在你和少林寺中僧侶動手時，我就可能對他們下毒。」

兪秀凡吃了一驚，道：「這個……」

五毒夫人道：「很驚奇，是麽?」

兪秀凡道：「至少在下和他們動手時，妳不應該下毒。」

五毒夫人道：「我知道你不同意，如等事後爭執，不如事先說明。」

兪秀凡道：「夫人有什麽高見，但請說出來就是。」

五毒夫人道：「江湖上講究是攻其不備，搶制先機。先發才能制人，我一向喜歡應用最直接有效的辦法，所以，常常先發制人，不願受制於人。」

兪秀凡道：「夫人，咱們雖然處於劣勢，但咱們也應該遵守一些江湖的道義才是。」

五毒夫人道：「遵守江湖道義，並非不可。問題是咱們目下處境，似是用不着和人去講什麽江湖道義。」

兪秀凡道：「夫人，這……這做法有些不妥。」

五毒夫人道：「如是兪少俠堅持咱們要一刀一槍的在武功上與他們分個勝負出來，妾身只好放棄了自己的主見了。」

兪秀凡道：「這個麽?在下……」

水燕兒道：「兪兄，我覺着五毒夫人的主見很對，咱們不能太君子。」

兪秀凡道：「燕姑娘的意思是……」

水燕兒道：「不要限制五毒夫人，她對江湖中事的瞭解勝過咱們很多，至少，現在咱們應該聽她的話。」

兪秀凡道：「好吧!諸位覺着應該如此，咱們就照着辦吧!」

五毒夫人道：「好吧!既然兪少俠同意用毒，妾身就放心施爲了。」

兪秀凡道：「好!咱們進去吧!」

這時，天色還未亮，莊嚴的少林寺，籠罩在一片夜色之中。

兪秀凡道：「我們由大門進去呢，還是越牆而入?」

五毒夫人道：「越牆而入，便捷一些。」

兪秀凡道：「在下開道。」

一提氣，飛身而入。

緊接着，方塋、金釣翁、水燕兒、五毒夫人等，魚貫而入。

少林寺未施暗算，但見一排手執禪杖的僧侶，擱住了去路。

一共七人，並肩而立，不言不動，一片莊嚴。

兪秀凡手執長劍，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道：「在下兪秀凡，有勞大師們通禀貴寺方丈一聲，有要事求見!」

八僧中爲首之人，冷冷說道：「施主夜闖少林寺，犯了本寺的戒規。」

兪秀凡道：「哦!」

爲首僧侶道：「施主如再前進一步，咱們就出手阻攔了。」

兪秀凡看八僧並肩而立，成一弧形，似是彼此之間，要保持着某一種默契和彈性。

緩緩舉起了手中長劍，道：「諸位大師，可是不肯替我通報了?」

爲首僧侶道：「不錯。咱們不會替閣下通報，如若兪少俠一定要見敝寺方丈，那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衝過我們的攔阻。」

兪秀凡道：「大師，咱們既然來了，非要看到貴寺方丈不可。」

爲首僧侶道：「兪少俠，咱們守在這裏，就是不要諸位衝過去。」

兪秀凡道：「大師可曾想到，你要阻止我們，就可能會引起一場慘烈的搏殺。」

爲首僧侶道：「不錯。我們正準備迎接這一場慘烈的搏殺。」

兪秀凡道：「大師，你可曾想到，這一場搏殺下來，可能會有很大的傷亡。」

爲首僧侶道：「這個用不着兪少俠警告我們，貧僧等早知道了。」

兪秀凡道：「我佛慈悲爲懷，諸位難道就不曾想到，這一陣搏殺下來，那些血流滿地，屍骨堆積的慘狀麽?」

爲首僧侶道：「兪少俠如知我佛是慈悲爲懷，就不該夜闖少林寺來。」

兪秀凡道：「我心如鏡，可鑑天日。咱們要見貴寺方丈，那只是爲了天下蒼生請命。」

爲首僧侶道：「兪少俠縱然能舌粲蓮花，也一樣無法使我們完全相信。」

兪秀凡道：「大師如不顧武林蒼生正義，怎當得慈悲二字，豈不有違我佛意旨?」

爲首僧侶冷冷說道：「兪少俠，不論你如何解說，也無法使貧僧等讓路!」

兪秀凡心頭火起，冷冷說道：「大師如此不講道理，休怪兪某人劍下無情。」

爲首僧侶道：「這是兪少俠唯一能闖過我們攔阻的辦法，不用徒費口舌了。」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既然如此，諸位大師請小心了。」

突然揚手一劍，刺了過去。

這一劍，刺向第四位僧侶的前胸。

他本是以快劍見長，這一劍，却是大背他出劍手法，劍勢去的很慢。

但見那排列第四的僧侶，忽然間向後退了一步。

兩側二僧，兩支鐵禪杖，却以迅如流星一般，合擊而至。

兪秀凡劍勢忽然一轉，由慢變快，劈向右首一僧的右臂，身隨劍轉又向左首一僧劈擊。

長劍本是輕兵刄，和少林寺和尚的鐵禪杖互相撞擊，自然是吃虧很大。

那僧侶右手加快，禪杖上的力道，增加了一倍。

但兪秀凡的劍勢很奇怪，一和禪杖相觸，立刻向下滑去。

原來，兪秀凡發出這一劍，完全是用的陰柔之力。

滑下的劍勢，速度奇快，一閃之下，劍芒巳到僧侶的手腕之上。

那握杖僧侶，右手一鬆禪杖，收了回去，但左手却巳來不及。

但見血光一閃，那僧侶握杖的左手，連同禪杖落向實地。

鮮血迸冒，疼的那僧侶大叫一聲，向後退去。

這八個僧侶，本巳有一套合搏之術，但兪秀凡的劍勢太快，一下子傷了一僧，使他們發動的陣勢頓然受阻。兪秀凡長劍閃動，展開了快速絶倫的攻勢。

但見寒芒連閃，穿行於杖影之中，片刻之間，八個僧侶，每人都中了一劍，有的傷臂，有的傷手，也有的被刺中前胸。八僧全部中劍，只不過片刻工夫。兪秀凡的快劍，不但傷了八個僧侶，而且也使得五毒夫人等大爲驚異。沒有人想到兪秀凡的劍法，如此凌厲，如此快速。八個僧人受的傷都不輕不重，不足以致命，但已無再戰之能。兪秀凡還劍入鞘，道：「諸位大師，可以請便了。」

少林寺僧侶究竟是出於正大門戶，和江湖一般綠林人物不同。聽得兪秀凡一番話後，各互望了一眼，突然轉身而去。

兪秀凡回顧了五毒夫人一眼，低聲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五毒夫人道：「再向前行去，這只是第一陣，往後會有愈來愈强的阻力。」

兪秀凡道：「夫人，怎的沒有用毒?」

五毒夫人忽然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你的劍法如此凌厲，用不着我下毒了。」

她是屬於那一種冷漠型的中年女人，很少笑過，很少笑的女人，一旦笑起來，倒是別有風情。兪秀凡道：「夫人，往後應該如何，還是在下出手麽?」

五毒夫人道：「看情形，不妨讓燕姑娘和方劍主也出手試試。」

兪秀凡點點頭，道：「好吧!咱們都輪流出手，讓少林寺中僧侶見識一下，也讓他們不要再固步自封，自覺少林寺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了。」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你同意我用毒了，是麽?」

兪秀凡點點頭，道：「好吧!夫人覺着應該用毒的時候，悉憑自決。」

方塋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兪少俠，

在下帶路如何？」

俞秀凡點點頭，未再多言。

方塹當先而行，不過兩丈左右，一片松林之後，突然轉出來一十二個僧侶。

這十二個僧侶年齡不同，有老有少，相差有二十歲的樣子，六個人手執禪杖，六個人手執戒刀。

為首僧侶年約六旬，手中執着一把戒刀，冷冷說道：「恭喜諸位施主，闖過了第一道阻攔。」

方塹道：「不用客氣，咱們要如何，才能過這第二道埋伏？」

為首僧侶冷笑一聲，道：「施主如何過了第一道埋伏？」

方塹道：「哦！那是說咱們非打不可？」

為首僧侶道：「不錯。施主既敢夜闖少林寺，自然也不會把少林寺中人放在心上了。」

方塹道：「大師，咱們沒有輕視大師之意，但也沒有畏懼之心，在下來自造化城，對造化城中之事瞭解極深，因此，特地求見貴寺方丈。」

為首僧侶道：「少林寺有少林寺的規矩，你們既然敢不守規矩，咱們似乎也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方塹冷笑一聲，道：「大師如此固執，咱們確然是很難自處了。」

俞秀凡和五毒夫人都未開口多言，誠心要方塹多一份歷練，也培養他獨當一面的器度。

為首僧侶怒道：「貧僧最討厭的是假仁假義的人，施主也不用惺惺作態了，少林寺的規矩已傳了數百年，武林同道何人不知，施主視少林寺傳下的規矩如同無物，似是也用不着解說什麼了。」

方塹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咱們也不用再說什麼了。」

他忽然間有着一種謹慎的態度，不敢像俞秀凡那樣，單人隻劍就衝了上去，緩緩抽出長劍，低聲道：「燕姑娘，咱們聯手先上。」

水燕兒笑一笑，緩步行了過來，唰的一聲，抽出長劍。

這時，那十二僧侶，已然開始了遊動，六個手執戒刀和六個手執禪杖的僧人，開始交叉遊走。

水燕兒突然停下了脚步道：「慢一點！」

方塹怔了一怔，道：「什麼事？」

水燕兒道：「久聞少林寺中的羅漢陣，是不是咱們遇上了？」

方塹嗯了一聲，道：「這個麼，要請教俞少俠了。」

俞秀凡搖搖頭，道：「在下沒有見過羅漢陣，無能分辨。」

回顧了五毒夫人一眼，道：「夫人，這是，是……」

五毒夫人道：「我也沒有見過羅漢陣，這要問問金釣翁了。」

金釣翁苦笑一下，道：「夫人，老朽也只是聽人說過羅漢陣這個名字。」

五毒夫人道：「這個……我看不像是羅漢陣。」

為首僧侶正在陣中轉動，聞言接道：「對付諸位，還不要動用羅漢陣。」

方塹道：「這麼說來，大師根本不把我們放在心上了。」

為首僧侶道：「少林寺中的人，不怕事，也不找事。」

方塹微微一笑，道：「好！咱們恭敬不如從命了。」

突然上前一步，發出一劍。

水燕兒緊隨在方塹身後，也發動了攻勢，長劍搖動，也攻了上去。

羣僧開始了快速的旋轉。

戒刀、禪杖，也同時展開了反擊。

刀光、杖影，攻勢銳利無匹。

方塹、水燕兒兩把劍，都也展開了快速攻勢。

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惡鬥，方塹和水燕兒的劍勢，極盡變化之能，但十二位僧侶的禪杖、戒刀却也配合的天衣無縫，佳妙異常。

雙方這一陣激烈的拚殺，各極變化之妙，不大工夫，已然互相拚搏了百招以上。

雙方仍然保持了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俞秀凡、五毒夫人冷冷的站在一側，望着雙方的搏殺。

百招之後，俞秀凡一皺眉頭，道：「夫人，他們這樣打下去，要打到幾時，才能分出勝負？」

五毒夫人道：「俞少俠，他們兩個人劍道有此成就，已然大出了我的意料之外。」

俞秀凡道：「夫人的意思是……」

五毒夫人道：「我去助他們一臂之力。」

俞秀凡低聲道：「用毒？」

五毒夫人點點頭，道：「不錯，我除了用毒之外，加入動手，也沒有辦法勝過他們。」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吧！不過，最好不要用致命的毒。」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緩步向前行了過去，道：「諸位大師小心了，湘西五毒門的五毒夫人，要加入搏殺了。」

也不待羣僧答話，五毒夫人已然衝入了羣僧之中。

但見她雙手揚動，片刻之間，十二個和尚，突然倒了下去。

這是一種強烈的毒藥，很快的使人暈迷過去。

十二個僧侶一起中毒，幾乎在同一時間倒了下去。

方塹、水燕兒收了長劍，輕輕吁一口氣，道：「少林寺中的和尚，果然是名不虛傳，實有過人之能。」

五毒夫人道：「兩位的劍法高強，大約也出了他們的意料之外。」

方塹道：「夫人誇獎，以少林羣僧的武功而言，他們決不在造化城十大劍主之下。」

五毒夫人突然伏下身去，把倒在地上的少林僧侶移於路側，舉步向前行去。

行不及兩丈，出現了第三道攔路的僧侶。

這批和尚，人數更多，共有二十五人。

除了當先一個身披紅色袈裟的老僧之外，其餘之人，都不過三十歲左右。

但每個人的臉上，都是凝重端莊之色。

一望即知，這是少林寺中年僧侶組成的高手。

五毒夫人停下了脚步，一躬身，道：「我是湘西五毒門中的五毒夫人。」

那紅衣老僧，道：「難怪，他們都無緣無故的倒了下去，原來是妳下的毒。」

五毒夫人道：「不錯，他們都中了毒，十二位高僧，都在不知不覺中身中了奇毒。」

紅衣老僧冷冷說道：「可一不可再，如是夫人準備故技重施，對付我等，只怕是夫人打錯了主意。」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這麼說來，大師是不畏奇毒了。」

紅衣老僧道：「至少咱們會小心一些，不讓閣下再施出毒手。」

五毒夫人道：「如是天下眞有人能逃過我五毒夫人的施毒手法，只怕也不會稱我為五毒夫人了。」

紅衣老僧冷笑一聲，道：「女施主如若是不信貧僧之言，何不出手一試？」

五毒夫人道：「我看用不着試了。」

紅衣老僧吃了一驚，道：「妳說什麼，不用試了？」

五毒夫人道：「大概是不用試了。」

紅衣老僧道：「為什麼？」

五毒夫人道：「因為，大師已經身中奇毒了。」

紅衣老僧道：「有這等事麼？貧僧怎麼一點也感覺不出來？」

五毒夫人道：「大師不妨運氣試試，毒在左肋，一運氣，立刻就可以感覺到了。」

紅衣老僧閉目運氣一試，果然感覺到左肋之上，隱隱作疼，不禁臉色一變，道：「妳眞的下毒？」

五毒夫人道：「五毒夫人幾時說過謊言了，大師如是不信，不妨招呼他們出來看看，只要他們揚起了手中兵刃，我就叫他們中毒倒下去。」

紅衣老僧因為自身中了奇毒，不敢再存有大意之心，一皺眉頭，道：「你們都運氣試試，看看是否中了毒？」

身後羣僧，各自運氣相試。

只聽居中二僧齊聲應道：「回師叔的法諭，弟子們沒有中毒。」

紅衣老僧道：「好！你們小心一些，這位女施主的用毒手法很高。」

五毒夫人淡淡一笑，道：「大師，你說的晚了一步。」

紅衣老僧微微一怔，道：「為什麼？」

五毒夫人道：「因為他們已經中了毒。」

紅衣老僧道：「有這等事。剛剛還沒有中毒，難道說這幾句話的時光中，他們就中了毒麼？」

五毒夫人道：「大師，我們已經證明了一件事，我想你應該相信我的話；不過，你還可以再求證一次。」

紅衣老僧道：「哦！妳確有這種能力，不過，貧僧還是有些不太相信你的話。」

五毒夫人道：「那就試試吧！你要他們出手吧！」

紅衣老僧自己中了毒，對五毒夫人的話，實有些難測高深，心中也是半信半疑。

回顧了身後羣僧一眼，道：「你們那幾個出手試試。」

四個僧侶步行了出來，道：「師叔，我們向五毒夫人領教幾招。」

紅衣老僧點點頭，道：「五毒夫人是湘西五毒門的掌門人，你們四位一齊出手吧！」

四個僧侶應了一聲，直對五毒夫人行了過去。

這些僧侶們雖然年紀很輕，但他們對江湖上禮數倒很週到，一合掌，道：「恭請夫人賜教！」

五毒夫人道：「四位請出手吧！」

四僧應了一聲，舉起了手中兵刃。

五毒夫人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笑道：「四位請出手呀！」

四僧突然放下手中的兵刃。

紅衣老僧一皺眉頭，道：「你們怎麼不出手了？」

四僧搖搖頭，道：「我們中了毒。」

紅衣老僧道：「什麼樣的毒？」

四僧同時說道：「全身的力道消失，舉不起手中的兵刃。」

紅衣老僧哦了一聲，道：「你們快退下來吧！」

四僧應了一聲，向後退去。

紅衣老僧道：「你們是怎麼樣中的毒？」

四僧應了一聲，道：「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幾時中的毒。」

紅衣老僧歎一口氣，道：「女施主，我們是不是全中了毒？」

五毒夫人道：「是！全部中了毒。」

紅衣老僧一閃身，道：「諸位請過吧！」

五毒夫人道：「大師不準備攔阻我們？」

紅衣老僧道：「我們都中了毒，已無再戰之能，老衲不能眼看他們送死，女施主請過此關。」

五毒夫人一面向前走，一面說道：「聽說少林寺中規戒森嚴，大師這樣決定，不怕受到門規處治麼？」

紅衣老僧道：「不錯，定要受到處分，不過，老僧願意把此事担當起來。」

五毒夫人道：「大師的決定，明智的很，果然不愧是有道高僧。」

語聲一頓，接道：「大師可否見告，下一陣是什麼埋伏？」

紅衣老僧道：「女施主，老衲也要請教你一句話。」

五毒夫人道：「大師請說。」

紅衣老僧道：「我們中的毒，是不是有解毒之藥？」

五毒夫人道：「有。」

紅衣老僧道：「是不是夫人才有的獨門解藥？」

五毒夫人道：「不是，不過，我的解藥最靈。」

紅衣老僧道：「前面是飛鈸大陣。」

五毒夫人道：「貴寺的羅漢陣，排在第幾道埋伏中？」

紅衣老僧道：「第五道。」

五毒夫人未再多問，舉步向前行去。

羣豪魚貫相隨身後。

少林僧侶，列隊兩側，眼看着羣豪行過，卻無一人多言、多問。

紅衣老僧目睹羣豪行過，然後下令道：「你們盤坐調息，運氣抗毒，老衲去向戒恃院自請處分。」

其中一僧低聲道：「師叔，你老人家也中了毒？」

紅衣老僧道：「不錯。但老衲還撑得住，你們都給我坐下！」

羣僧不敢抗命，各自盤膝而坐。

紅衣老僧環顧了羣僧一眼，舉步前去。

五毒夫人一馬當先，行約兩丈左右，到了一片稀疏的松林前面。

只聽一聲金風破空，一片大如輪月的寒芒，盤旋而至。

耳際間響起了一個威重的聲音，道：「這是飛鈸大陣。有七十二面鋒利的飛鈸，交錯飛斬，連環取命。諸位如若現在退出少林寺，還來得及。」

少林寺果然不愧是堂堂正正的門戶，在羣豪連過了三關之後，少林僧侶們仍然按照規矩，提出了警告。

五毒夫人一直走的很慢，保持着隨時可以拒敵的準備。

所以，當聽得金風破空的聲音之後，立刻停了下來。

俞秀凡有着對付飛鈸的經驗，突然向前行了兩步，擋在了五毒夫人的身前，道：「夫人請退一步，由在下對付飛鈸。」

但那盤旋而來的飛鈸，並未擊向五毒夫人，卻在高過幾人頭頂數尺掠空而過。

飛鈸在羣豪前打了一個轉，竟然又迴旋而去，飛返來處。

五毒夫人皺皺眉頭，道：「久聞少林寺的迴旋飛鈸，為天下暗器中最厲害的暗器之一，今日一見，果非凡響。」

俞秀凡道：「在下見識過少林寺的飛鈸大

陣，那是在造化城中的經歷，但適才見到的那飛鈸的迴旋力道，似是比在下經歷的飛鈸大陣，更爲淩厲一些。」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道：「兪少俠，他們似是已知道了咱們的用心，不和咱們面對面的交手了。」

兪秀凡道：「如若這飛鈸大陣，是他們第四道攔截强敵的埋伏，那就未必知曉我們的用心。目下的問題是如何對付這飛鈸大陣。」

五毒夫人道：「如何對付飛鈸大陣，我們完全沒有主意，這要你兪少俠作主了。」

兪秀凡道：「就剛才目睹那飛鈸的變化而言，確然是比在下經歷的飛鈸大陣尤爲高明一些，這等連環飛鈸，交錯而至，不但極難防範，而且它本身都帶有着强大的旋轉之力，用兵刄封擋，飛鈸立刻轉向另一個角度飛去，因此拒抗飛鈸的人，要愈少愈好。」

五毒夫人道：「少到什麼樣的程度呢？總不能要你一個人，抗拒飛鈸大陣吧！」

兪秀凡道：「一個人太少了，但至多不能超過四個人。至於要那四個人參與此事，這要夫人決定了。」

五毒夫人道：「我可不可以算一個？」

兪秀凡點點頭，道：「夫人的技藝龐雜，也許可以找出另一個對付飛鈸方法來。」

五毒夫人沉吟了一陣，道：「兪少俠，不用誇奬我，少林寺的和尙們也不簡單，至少他們這飛鈸大陣，就把我難住了。超過一丈距離，我就無法對人下毒！」

語聲一頓，接道：「兪少俠，還有兩人，我想一位請方塋，另一位由金釣翁參與，不知尊意如何？」

兪秀凡道：「正合在下之意！」

五毒夫人道：「那就請兪少俠下令，由燕姑娘帶着另外的人，退出飛鈸可以攻擊的距離之外。」

兪秀凡點點頭，吩咐了水燕兒。

水燕兒帶人退了下去，場中只餘下方塋，金釣翁和五毒夫人。

金釣翁輕輕咳了一聲，道：「兪少俠，夫人，在咱們還未行動之前，老朽想提供一些意見，請作參考。」

兪秀凡道：「前輩吩咐！」

金釣翁道：「這少林寺中的飛鈸大陣，是最厲害的飛鈸。」

五毒夫人接道：「你是說少林寺中的飛技能，超越過別處。」

金釣翁道：「正是此意。」

五毒夫人道：「原因何在？」

金釣翁道：「除了施用飛鈸之人的功力之外，還有這一段地方，早已經他們選定，並計算清楚，飛鈸發出，可能早有一定的標綫，他們發出的飛鈸，自然要較別處快速、凌厲。」

五毒夫人道：「很有道理。咱們不能退縮，現在應該如何？」

金釣翁道：「在下只是聽人說過，並無實際經驗，應該如何，要兪少俠安排了。」

兪秀凡道：「對付飛鈸大陣，我只有一次經驗。我也無法說出什麼具體的辦法出來，只有隨機應變，應付那飛鈸的來勢了。」

五毒夫人道：「那飛鈸旋轉之力如何？」

兪秀凡道：「很强大。」

五毒夫人道：「我們對付飛鈸的辦法，應該如何？」

兪秀凡道：「劍上的力道，不能蓄蘊全部的力量，以便應變。」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飛鈸擋上兵刄後，會有什麼變化？」

兪秀凡道：「飛鈸會一滑而過，依飛鈸旋轉的力量，偏向一側。」

五毒夫人道：「哦！兪少俠先對付一個飛鈸，讓我們見識一下。」

兪秀凡點點頭，道：「諸位，請向後退兩步，先由在下對付一面飛鈸，諸位請看過之後，記在心中。」

五毒夫人道：「諸位！這一次只好認了命，萬一不幸埋骨於此，我也要使少林寺陷入萬刼不復之境。」

兪秀凡道：「咱們如是不幸死於飛鈸之下，妳又如何讓少林寺陷入萬刼不復之境？」

五毒夫人道：「除非是少林寺中的飛鈸，能夠在一擊之下，把我殺死。只要我有一口氣在，我就會放出身上之毒！」

兪秀凡道：「什麼樣子的毒？」

五毒夫人道：「見風飛揚，這區區少林寺，都會在那毒粉籠罩之下。咱們死傷的人，要他們十倍或是二十倍來償命。」

這些話說的聲響很高，似是有意要少林寺中僧侶聽到。

兪秀凡抽出了長劍，舉步向前行去。

方塋搶先一步，緊追在兪秀凡的身後，依序是五毒夫人和金釣翁。

兪秀凡行約十步，兩丈外傳過來那威重的聲音，道：「閣下已進了劃定的禁區，貧僧等立刻要發出飛鈸了。」

兪秀凡高聲說道：「大師儘管請便，在下敬候敎益。」

五毒夫人道：「諸位大師聽着，我身上帶了一種很奇厲的毒粉，一旦我傷在飛鈸之下，我就會放出這些毒粉，這毒粉見風飛揚，只要吸入少許，就立刻致命。我們如若傷在飛鈸之下，你們會付出十倍的代價。」

沉吟了一陣，那威重的聲音，又傳了過來，道：「女施主是……」

五毒夫人道：「湘西五毒門的五毒夫人，大師聽人說過吧！」

那威重的聲音道：「原來女施主是五毒門的掌門人。」

五毒夫人道：「不敢，不敢，五毒門小小的門戶，不敢當大師的誇奬。」

那和尙道：「妳以一代掌門的身份，老衲相信不是狂言，女施主，你們未必有機會發出毒粉。」

五毒夫人道：「大師，話說在前面，如是我無法打出毒粉，那只有怪我學藝不精，命該如此。如是我放出了毒粉，那就可能使你們付出十倍於我們的犧牲，大師請再三思。」

那威重的聲音道：「老衲相信女施主的話，只可惜老衲奉到的命令，只是把守此關，不容許任何人自由通過。除非老衲失去了抗拒的能力，這是一個死結，老衲實也無能解開。」

五毒夫人道：「我已經說的很清楚了，聽與不聽，那是大師的事了。」

兪秀凡道：「夫人，不用和他們談了，少林規戒森嚴，他們也作不了主。」

口中說話，人又向前走了三步！

但聞一陣金風破空，數面飛鈸，交錯旋飛而來。

兪秀凡忽然間蹲了下去，手中長劍，急急點出。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三面近身的飛鈸，忽然間，變了方位，橫向一側飛去。

三面飛鈸，飛向三個不同的方位。

兪秀凡點開了三面飛鈸，還未來得及站起身子，又有兩面飛鈸疾旋而至。

兪秀凡封開了兩面飛鈸，第三波又疾飛而來。

片刻之間，但聞金風破空，漫天寒芒，數十面飛鈸，不停的在空中盤旋飛舞！

飛鈸上的旋轉力量十分强大，雖然方位改

變，但大都又飛回來處。

兪秀凡已經沒有機會再站起身子，連綿不絕的飛鈸，一直在他頭頂上盤旋飛舞，使他應接不暇，不敢有絲毫大意！

五毒夫人等一直還站在限界之外，少林寺中僧侶也一直守着規矩，明明是飛鈸的力道可及，但他們却未攻向三人！

金釣翁一皺眉頭，道：「兪少俠好長的耐力，如是老朽，只怕早已傷在那飛鈸之下。」

方塋道：「我去助他一臂之力。」

五毒夫人道：「你給我站住，不可輕舉妄動。」

方塋道：「兪少俠已被困在飛鈸大陣之中，咱們怎能坐視不救？」

五毒夫人道：「不能救。咱們也救不了他，反而害了他。」

方塋道：「也許在下救不了兪少俠，但至少可以和他患難與共，生死同命。」

五毒夫人道：「方兄，你認爲你進入那飛鈸大陣之後，可以幫助兪秀凡麼？」

方塋道：「夫人的意思，可是覺着在下沒有一點能力幫助兪少俠。」

五毒夫人道：「這倒不是。不過，兪秀凡的劍勢，比你快了很多，對是不對？」

方塋道：「不錯。兪少俠的劍招比在下高明了很多。」

五毒夫人道：「這就對了，你既然自知劍招不如，焉能去給他幫忙？」

方塋怔了一怔，道：「這個，這個……」

五毒夫人接道：「你進入那飛鈸大陣之後，你自己應付不了那飛來的銅鈸，兪少俠是不是反過來要幫助你？」

方塋又是一怔，道：「夫人高見。」

五毒夫人道：「所以我說，你不能去幫助他。」

方塋道：「但咱們不能幫助他，但總不能看着他死於飛鈸之下！」

五毒夫人神情莊嚴，道：「只有等他死了之後，咱們再替他報仇。」

方塋道：「夫人，這一點，恕在下不敢苟同。」

五毒夫人道：「方兄有何高見？」

方塋道：「兪少俠不能死，咱們可以死，甚至可以替他死。」

五毒夫人道：「問題是他已陷絕於境之中，咱們救不了他。」

方塋道：「夫人的意思是，咱們坐視不管了。」

五毒夫人厲聲說道：「少林和尙不應殺死兪秀凡，一旦殺了兪秀凡，我相信咱們都不能再忍受下去，諸位可以放火，我要用毒，五毒門中所有的奇毒，都在少林寺中施展出來。」

方塋道：「那還有什麼用，殺死了千百個少林寺中的和尙，也不能使兪秀凡復生。」

五毒夫人道：「不能，但總比咱們救不了兪少俠而死入飛鈸大陣中强些。」

方塋道：「可是夫人……」

五毒夫人接道：「咱們不能救兪少俠，只有替他報仇！」

語聲微微一頓，高聲接道：「你們都好好的準備一下，兪少俠一旦受傷，咱們就動手，諸位準備去放火，我就放毒。」

方塋道：「放火？」

五毒夫人道：「不錯，放火！少林寺已設下的埋伏，都有層次。咱們不照他們的層次來，咱們要隨心所欲，諸位想作什麼，就作什麼好了。」

金釣翁歎息一聲，道：「咱們也準備死於這裏了？」

五毒夫人黯然說道：「兪秀凡死了，江湖大事，還有什麼可爲，咱們的生生死死，都沒有什麼價值了。」

方塋哦了一聲，道：「夫人說的是，妳準備用毒吧！」

幾人談話的聲音很高，不但少林寺中僧侶聽到，而且正困於飛鈸大陣中的兪秀凡也聽得很清楚。

忽然間，兪秀凡飛身而起，手中長劍，化作了一片劍幕，環繞在全身上下。

只聽一陣叮叮噹噹之聲，傳入耳際，幾面緊迫在兪秀凡身後的飛鈸，都被那繞身的劍光震蕩開去！

一團劍影飛出了禁區，落在五毒夫人的身側。

劍光收斂，現出了兪秀凡。

大家凝目望去，只見兪秀凡滿頭汗水，滾滾而下。

顯然，這一陣飛鈸的困擾，也使他用出了全部的氣力。

少林寺發出的飛鈸很怪，受到一定的限制，決不越出禁區一步。

兪秀凡喘了一口氣，道：「好厲害的飛鈸，比我在造化城中遇上的厲害百倍。」

五毒夫人道：「少林寺中的和尙，總算還十分聰明，幸好他們沒有傷害到你，只要兪少俠一見血，少林寺中的僧侶，就要付出十數倍的代價。」

兪秀凡道：「他們隱於暗處，施放飛鈸，而且鈸鈸追魂，招招奪命，那就是咱們的敵人了。」

五毒夫人道：「不錯。」

兪秀凡道：「對付敵人，那就不用太仁慈了。」

五毒夫人道：「既是動手相搏，我不殺敵，敵會殺我。」

兪秀凡微微一笑，閉上了雙目！

方塋低聲說道：「夫人，兪少俠何等聰明，怎麼這些事也會問你？」

五毒夫人搖搖頭，示意方塋不要多問。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太陽已高高升起，照亮了大地，也照明了所有的景物。

這一段時間相當的長，也相當的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音。

敵對雙方，都保持了一種沉默。

兪秀凡忽然站起了身子。

日光下，只見他容光煥發，精神飽滿，雙目中暴射出奕奕神光。

凝注着數丈外的松林，道：「夫人，方兄，那些施放飛鈸的和尙們，可都是藏在樹林中麼？」

五毒夫人道：「正是如此。」

兪秀凡道：「相距此地有多遠？」

五毒夫人道：「七丈多些。」

兪秀凡道：「遠了一點，但我也只好試試了。」

五毒夫人道：「兪少俠可要我們幫助？」

兪秀凡搖搖頭道：「不用了。」

暗中運氣，手捧長劍，凝神而立。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他的身上，不知道他要用什麼方法，對付七丈外的少林僧侶。

忽然間，兪秀凡長身而起，一躍四丈多高，在半空，身子一轉，用臂投劍。

人劍合一，化作一道白光，直向松林中衝了過去。

金釣翁道：「馭劍術！」

方塋道：「是劍道中最高的成就，身劍合一，借一口眞氣，能取人於十丈之內。」

五毒夫人道：「方兄，剛才你問的事，我現在可以回答你了。我要激起他胸中的殺機，他要沒有這一個殺機，他就用不出這一招馭劍

術的身法。」

方堃道：「但願他一擊成功！」

只見兪秀凡去勢如電，但也不過行過三丈，立刻有四面銅鈸，迎面飛來！

飛鈸來勢，疾如流星，迎向白光飛去！

但還未近白光，立刻斜斜向一側偏去！

似是那一道白芒，帶有着很强大的潛力，凡是接近的銅鈸，立刻被震飛到一側！

白芒直飛到七丈開外，落入了松林之中。

林木掩遮，沒有人看到發生些什麼事情，但却聽到松林傳出來幾聲悶哼、慘叫之聲。

五毒夫人微微一笑，道：「兪少俠的馭劍術，似是又進了一步。」

花花妃子道：「不錯，他和造化城主動手時，還沒有這樣的成就！」

方堃道：「夫人，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五毒夫人道：「現在啊，應該衝過去！」

方堃長劍一擺，道：「在下開道。」

當先向前奔去。

五毒夫人沉聲道：「諸位慢走一步，聽我招呼。」

緊追在方堃身後，向前奔去。

兩人雖然奔行甚快，但仍然全神戒備。

七八丈的距離，片刻工夫，已然趕到。

凝目望去，只見一排僧侶，並肩而坐，兩具屍體，橫陳眼前。

兪秀凡仗劍而立，和羣僧相距約數尺的距離。

五毒夫人見羣僧手中各執一面飛鈸，身側還放着四面。

細數僧侶，只有一十二人，除了死去的兩個之外，只餘下了十人。

大約是兪秀凡和羣僧的距離太近，所以羣僧手中雖然執有飛鈸，但却無法施展。

輕輕吁一口氣，五毒夫人緩緩說道：「兪少俠，咱們是不是算過了飛鈸大陣？」

兪秀凡道：「這要問少林高僧了。」

羣僧之中，一個七旬灰衣老僧開口接道：「諸位已經過了飛鈸大陣。」

兪秀凡道：「大師，咱們如若離開了此地，大師還會施放飛鈸麼？」

灰衣老僧道：「不會。諸位闖過了飛鈸大陣，貧僧等就不會再施放飛鈸。」

兪秀凡道：「好！在下相信大師的話。」

緩緩收了長劍。

回顧了五毒夫人一眼，道：「諸位請先走一步，在下稍候片刻。」

五毒夫人舉手一招，道：「諸位，請過來吧！」

羣豪依言行了過來，追隨在五毒夫人身後行去。

兪秀凡目睹羣豪去遠之後，才緩緩說道：「諸位大師，多多包涵，在下適才控制不好，傷了兩位大師。」

灰衣老僧道：「戰陣之間，難免傷亡，貧僧等只怪學藝不精，如何能怪到施主。」

兪秀凡一抱拳，道：「承教了。」

灰衣老僧道：「施主好走。」

兪秀凡本來已轉過身子，一聞言，停下了脚步，回過頭道：「大師，在下請問一事。」

灰衣老僧道：「施主請說！」

兪秀凡道：「下一陣可是羅漢陣麼？」

灰衣老僧道：「這個麼，請恕老僧不便奉告。」

兪秀凡歎息一聲，道：「在下實在想不明白，爲什麼見一次貴寺方丈，竟鬧出如此大的風波。」

灰衣老僧道：「施主的方法錯了。」

兪秀凡道：「大師，回頭有路麼？」

灰衣老僧搖搖頭，道：「見了血，只怕很難回頭了。」

兪秀凡道：「大師可曾想過，這條路走下去，會有更多的傷亡。」

灰衣老僧道：「這個，老僧也明白，施主旣過了飛鈸大陣，那就只有走完這條路了。」

兪秀凡黯然一歎，道：「過完了貴寺中的埋伏之後，又將如何？」

灰衣老僧道：「那時，諸位就可以見到敝寺的掌門方丈了！」

兪秀凡悽凉一笑道：「爲什麼這樣悲悽？少林寺這規矩應該修正一下了？」

灰衣老僧輕輕吁一口氣，道：「當年少林寺立下此戒，也許確有它必要之處，但經過幾百年，一切都改變了，實也應該修正了！」

兪秀凡道：「大師保重，在下去了。」

灰衣老僧口齒啓動，欲言又止，但却合掌當胸，低宣了一聲佛號。

五毒夫人帶着羣豪，已遭遇到少林寺中第五道埋伏，形成了對峙之勢。

但雙方既未答話，也未動手。

兪秀凡及時而至。

五毒夫人退後了兩步，道：「兪少俠，還是由你和他們說吧！賤妾的聲譽不好，少林寺中不喜歡我這樣的人。」

兪秀凡淡淡一笑，舉步而行。

一隊少林僧侶，足足有七八十人之多，列隊而立，佈成了一座陣勢。

兪秀凡距羣僧十步左右處，停了下來，一抱拳，道：「在下兪秀凡，那一位大師請出來答話。」

一個白眉老僧，緩步而出，道：「你就是兪秀凡麼？」

兪秀凡道：「正是區區，大師是……」

白眉老僧道：「老衲玄光。」

兪秀凡道：「大師率領的陣勢，想必是天下聞名的羅漢陣了？」

白眉老僧道：「不錯。兪少俠正面對着少林寺的羅漢大陣。」

兪秀凡道：「大師，晚進有重要大事，只要求見貴寺掌門方丈，想不到，竟鬧出偌大的風波。」

玄光大師歎息一聲：「你們傷了本寺中不少的人。」

兪秀凡道：「那實非在下之想，但貴寺埋伏厲害，常常把晚進等逼入絕地。」

玄光大師沉吟了良久，道：「近百年來，少林寺中無人用過毒。」

兪秀凡接道：「關於用毒一事，雖然壞了貴寺戒規，但却是一片好心。」

玄光大師道：「兪少俠，能否再解說得明白一些。」

兪秀凡道：「中了毒，可以解救，但如是兵刃搏殺，生死一定，再無救治之望了。」

玄光大師暗施傳言之術，道：「兪秀凡，和老衲多耗一些時間，少林寺中內部，也正有爭執，也許掌門人會有法諭傳下，須知羅漢陣一旦發動，那就很難停歇下來了。」

兪秀凡重重咳了一聲，高聲說道：「有一件事，在下要稟告大師，一旦遇上了羅漢陣，我們也不會硬拚。」

玄光大師道：「是否因爲你們會用毒，一種立刻人使倒下去的奇毒。」

兪秀凡道：「大師已從上一陣中得到了經驗，知道在下所言不虛了。」

玄光大師道：「五毒夫人的用毒手法，確然是很可怕。不過，羅漢陣是羅漢陣的威勢，老衲還不太相信，五毒夫人能在舉手翻掌之間，把整個羅漢陣中人，全部毒倒。只要她留下一點時間，陷入羅漢陣中，老衲相信，她就再沒有施毒的能力。」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精神無所寄　覺來何處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潘幼廸負氣離開朱翠之後，朱翠獨自一人來到茶館吃早點，此時，只見隣座幾個大漢在吃喝，朱翠眼尖，認出是衙門當差的，由各方面所見情況，估計常威父子必在附近，朱翠一心要誅殺此奸賊，她機警地躲在道旁，等候常威父子出現，不久，果見一行人來到，朱翠立時跳出，但常威一行人戒備甚嚴，朱翠被衛士所困，眼看常威父子將逃之際，風來儀即時出現，出手相助，使常威父子均死在朱翠劍下，之後，雙雙逃離現場……一陣亡命飛奔之後，朱翠、風來儀停在一山神廟前，風來儀忽然出手點了朱翠穴道…

風來儀這時候緩緩向朱翠走近，含笑道：「用不着担心，我只不過是用一種特殊的手法，點了妳的穴道而已，一天半天妳就能復原如初，一點關係也沒有！」

朱翠咬牙忍着膝間的痠楚，心中膺着怒火，冷笑道：「妳爲什麼要這麼做？」

風來儀道：「爲什麼？妳很聰明，想一想也就明白了，我走了，晚上我再來看妳！」

說罷身子一晃，已拔上了一棵大樹。

朱翠心裏一急，再加上膺胸的怒火，抖手向着她背影發出了一口飛刀。

這口小小飛刀，一出手之間化成了一道白光，直襲向風來儀後腦，眼看着即將觸及的一剎，風來儀霍地一個快轉，二指輕舒，其勢絕快，只一下已將那口柳葉薄刄飛刀拿在了手上，緊接着她身形起落，一路縱跳如飛而逝。

朱翠嬌叱一聲，霍地躍身而起，想去攔住他，可是身子方自躍起，却覺得腿彎間一酸，情不自禁的又坐了下來。這一次由於力道用得過於猛烈，兩腿彎間一時宛若針扎。只痛得連眼淚都落了下來。

一個人坐在野草地裏，起亦不能，愈想愈氣，拔出寶劍左右亂砍了一陣。

忽然一陣心酸，扒在地上情不自禁的哭了起來。

她一直是要强慣了，想不到一連串的不如意事連番的打擊着她，滿以爲此行前往不樂島，得能相機救回母親弟弟及家中**各人，却沒有想到這個風來儀手段如此毒辣。**

看來她似乎已施展了特殊的手法，將自己雙腿廢了，年紀輕輕落成了殘廢，自是人生至悲之事！

想到恨處，朱翠眞恨不能當時橫劍來一個自了……

一個人正自傷心飲泣的當兒，忽然身前微風輕襲——

以朱翠的經驗，頓時測知有人來到了眼前，陡然吃了一驚，慌不迭的抬起頭來，目光所接觸處，乃是一襲藍緞長衣，像是一整疋緞子那麼的平整光華——

朱翠心裏由不住怦然一動，因爲這襲長衣是她所熟悉的，她的心跳得那麼厲害，緊接着她目光已接觸到了那張她所熟悉並深深盼望着的臉。

「噢……你……海……兒……」

由於心裏過於激動，太過突然，使得她張口不知所言，這幾個字說的聲音低到只有她自己才能聽見。

站在她面前的人——海無顏，正用着那雙深邃的眼睛，仔細的打量着她。

「噢……海兒，你怎麼來了？」

「我來了有一會兒了！」

「那你……」

朱翠抓住了一株小樹，想站起來，身子才站起一半，情不自禁的又坐了下來。

「看見沒有？」朱翠紅着兩隻眼睛，傷心的道：「我……我的腿……我已經完了！」

「哼！別說這種洩氣的話！來，抓着這個！」

說時，海無顏遞出了手裏的劍！

那是一口連鞘的劍。

朱翠用力的抓住了劍鞘，只覺得劍身

上含蓄着一股吸力，却是她從來也沒有體會過的，手上略一用勁，已站了起來！

「腿上發軟是不是?」

海無顏聲音顯得很低沉，但是却掩不住他的關懷情誼，奇怪的是，聽見了這個聲音，朱翠心裏却有說不出的溫暖，她渴望着聽見這個聲音已經很久了。

「不是軟……是痠！」

一面說，她試着走了一步，身子一晃，嘴裏「噯唷！」一聲，差一點又坐了下來，幸虧透過了手裏所抓住的劍鞘傳過來的力道，才算穩住了她搖搖欲墜的身子。

「不要緊的，妳只要緊緊抓住，倒不了的！」

左右打量了一下，海無顏眼睛認定了前面不遠的那個山神小廟——

「走，我們到裏面說話去。」

朱翠委屈的點了點頭。海無顏一手握劍，用這口劍接引着她，緩緩前行！

朱翠側過眼睛看了他一眼，吶吶的道：「是風來儀——不樂島上的那個風來儀她——」

海無顏點點頭道：「我知道，我都看見了。」

「你看見了?」

「嗯！」海無顏似乎已猜到了她心裏的疑團，「時候不到，我還不能見她，再說……」

二人目光接觸，朱翠不知怎麼回事，只感覺到臉上陣陣發熱，心裏一個勁兒的發慌，彷彿小說裏所形容的那樣——揣着一頭小鹿似的！這種感覺是她以前從來沒有感覺過的。

——她趕忙低下了頭。

在海無顏這口劍的接引下，朱翠總算沒有跌倒，當下一脚一深脚淺的走到山神廟前。山神廟就是土地廟，小的可憐，兩扇門半掩着，想是長久沒有人來的緣故，其上結滿了蛛網。

隨着二人的足步踏近，兩扇虛掩着的廟門自然的敞開來，朱翠情知這是得力於海無顏精湛的氣波內功，心裏不禁深深爲之折服！

廟裏左右就只是一間小小殿房，除去了那尊山神像外，餘的空處只是很小的一塊地方！

有一方木製的神案，上面堆着稻草，不知何方的乞兒，曾在這裏夜宿。

海無顏道：「妳先等一下！」

隨即把供桌上的稻草清理乾淨，這才扶着朱翠坐下來！

朱翠感激的點點頭道：「謝謝你……我中了風來儀的暗算，這雙腿可能已經殘廢了！」

「還不致於吧！妳先用不着担心，讓我來看看！」

朱翠看着他苦笑了一下！

海無顏道：「我是聽說了鎭武將軍常威父子被刺的消息才匆匆趕來，當時就猜想到可能是妳所爲，大白天攔路行刺，哼……妳的胆子也太大了！」

一面說時，他兩隻手已緩緩伸出，貼在了朱翠的兩邊氣海穴道上。

朱翠頓時覺得透過他的雙掌，傳過來兩股溫熱氣機，一經入體，隨卽蛇也似的順着大脈向身上各處游去。她輕輕的呻吟了一聲，情不自禁的扭了一下身子。

「我現在運施五行眞氣，試一試妳到底傷在那裏?」海無顏微微一頓，遂即接下去道：「當時風來儀動手傷妳時，我因爲距離很遠沒有看清楚，妳告訴我一下當時的情形是怎麼回事。」

朱翠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眞是奇怪得很，其實她武功比我高得多，隨時可以殺了我，又何必出此下策……我只記得她點了我的一雙氣海穴……腿上一痲就走不動了……」說到這裏，像是爲海無顏雙掌所運施而出的氣機觸及了痛處，身子抽動了一下，輕輕哼了一聲。

海無顏眉頭一皺道：「是這裏了！」

朱翠只覺得透過對方雙掌所發出來那兩股氣機，忽然中途打住，那地方顯然正是痛楚所在，一時只痛得花容失色，連聲呻吟不已！

海無顏冷冷一笑，忽地收回了雙掌，只見他雙眉微蹙，沉思着什麼！

朱翠痛楚稍失，看着他道：「怎麼……你可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海無顏點點頭道：「風來儀用『太陰罡氣』鎖了妳的下體十二處穴道……手法險毒得很，但是妳放心，絕不會有生命危險！」

朱翠心裏一驚道：「太陰罡氣……」

海無顏道：「只要妳運功調息，半日之後，痛楚全失，看來與好人一樣，但是這種罡氣一日不消除，却一日潛伏在妳身體之內作祟，這倒是一件頭痛的事情。」

朱翠一驚，低頭不語。

海無顏道：「看來這是風來儀迫妳就範的一種伎倆，這麼一來，妳便不得不聽她擺佈……哼，今天既然被我撞見，我就偏不讓她稱心如願。」

朱翠心裏一喜道：「你難道知道解救的方法。」

海無顏看了她一眼道：「這也是機緣湊巧，這幾年來，我爲了打通身上各處關節，不得不强習『太陽罡力』，已有七成的火候，正是對方太陰罡力的唯一尅星，這個隱秘，不樂島上三個老怪物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的。」

朱翠聽後心裏自是高興，當下連連催海無顏快些施展手法解救。

海無顏站起來舒展了一下身子道：「好吧，我到外面去看看，妳不妨先自運功調息一下，等到痛楚稍失之後，我再下手也是不晚。」

說罷他站起來，潛身外出。

朱翠只以爲他所以避開，是要讓自己從容調息，當下寬衣解帶，就在這神案上盤膝坐定，運功調息起來。

小半盞茶之後，她已全身炙熱汗下！這才知海無顏所說果然沒錯，自己下半身多處穴門俱已被一種無形氣機到鎖住，雖然運神調息，試通關穴，亦無能打開。

這一刹，只覺腹部痠痛，十分內急。

山神廟內自是不便，只得由後門步出，尋一僻靜處，行一方便，只見排出之物腥紅一片，大是駭異。

當她再行返回小廟時，海無顏已然在座！

朱翠臉色微紅，生怕他問自己上那兒去了，這類事女孩兒家自是羞於啓齒。

海無顏像是成竹在胸道：「妳可覺得好一些了?」

朱翠點點頭道：「好多了！」

海無顏道：「妳可試過運氣調息。」

朱翠點頭道：「試過了，你說的不錯，確實有很多穴道被鎖住了！」

海無顏道：「妳可覺得腹痛，想要如厠?」

朱翠瞟了他一眼，奇怪他什麼都知道，當下臉色微紅的點了一下頭。

海無顏道：「這就對了，如果妳如厠時注意到排出的穢物如同血塊，那便是身中『太陰罡氣』的證明，我才可以放手與你醫治。」

朱翠很窘的看了他一眼，索性大方的點頭道：「你眞料事如神，都說對了！」

海無顏由香案上取下了一束香，打火燃着，插在香爐之中！

朱翠奇怪的道：「幹什麼?」

海無顏道：「我在施展功力時，除了不得有外力干擾之外，最重要的是不能見風，卽使一些微風也要避免，否則對妳不利，這束燃香正是要測知風力的流向。」

朱翠注意燃香時，果見香端冉冉昇起的白烟，偏向一邊，海無顏站起來過去關上了窗戶，才見那縷白烟一綫昇天。

海無顏點點頭道：「現在可以了。」

朱翠奇怪的道：「你……要怎麼來治……呢?」

海無顏道：「太陽與太陽罡氣，都可以透過精神的感應傳入對方身上，你我只要四目相對，專心致一，我即可將功力傳入妳身體之內幫助妳打開穴道，並把留在妳身上的太陰罡氣驅出體外！」

朱翠聽後大感奇怪，她武功涉獵頗廣，只是像對方所說僅憑彼此注目，即可將功力傳送的神奇方法却是以前聞所未聞，不禁大爲駭異！

海無顏這時已在神案另一端盤膝坐着，朱翠與他對面相向，四隻眼睛自然而然的對在了一塊。

立刻，她就感覺到透過海無顏的那雙眼睛，傳過來兩股奇熱的勁道。

想到了海無顏剛才的關照，當下他忙即鎭定心神，運用本身氣機向內收縮。

這麼一來，果然大生功效，頓時只覺得透過雙瞳傳送進來兩股熱熱的氣機，就像是小蛇也似的順體直下，用不了片刻時間，已聚集體內，一時滿身生熱，頃刻間已貫徹上下，簡直按耐不住。

二人這時自是全神貫注，意不旁屬。

忽然之間，廟外傳過來一聲陰森的冷笑——

雖然聲音不大，只是在眼前這般情況裏，聽在二人耳鼓之中，却有似黃鐘大呂般的給人以震撼之感。

尤其是朱翠甫一聆聽之下，身子由不住大大的搖動了一下，一時間只覺得遍體上下萬針齊扎，痛得她花容失色，幾乎失聲叫了起來。

然而她畢竟知道此舉關係着成敗至大，雖然在如此情況下，也不敢稍微大意，一時咬緊牙關，不使意念旁馳，却是險狀萬般。

海無顏目光瞬也不瞬的盯着朱翠，却冷冷的道：「不要緊，這是找我的，妳不可分神。」

朱翠心裏雖急，無如她知道這一刹對於自己太重要，只得强自鎭定。

却聽得門外傳過來一男一女的口音。

男的說：「海兄弟，有財大家發，幹嘛一個人吃獨食?光棍不擋財路，把我弄走了，自己來個獨吞，太不够朋友了。」

女的說：「哼，我們夫婦一直敬重你的爲人，這一次你可幹得太不漂亮了。」

男的又說：「你殺了那邵一子和睹子這件事，我們也都知道了，哼哼，當眞是手段毒辣得很，比我們夫婦高明上百倍不止。」

女的冷笑道：「要我們不說出去也很簡單，只要把東西拿出來就行了，只是又要做人又要獨吞，那可是休想。」

這一男一女像是說雙簧似的一唱一答，却把性命攸關的朱翠嚇出了一身冷汗。

驀地她身邊響起了海無顏的聲音道：「立刻閉氣調息，守住中宮，只要氣機不散，便對妳無妨——」

朱翠點點頭。

她立刻抱元守一，改守中宮，果然情緒大爲緩和。

耳邊上又响起海無顏的聲音——

「來人是青砂堡的瀾滄居士童玉奇夫婦，武功很高，但我足可應付，此二人詭計多端，不可不防，妳只不聲不動，一切聽我囑咐行事就好。」

朱翠微微又點了一下頭。

二人雖相對咫尺，海無顏却以「傳音入秘」的功力將聲音再送過來，顯然是預防到爲外人聽知。

也就在他話聲方住的一刹間，耳邊上砰然一聲大响，掩着的兩扇木門，霍地大敞開來。

門雖敞開，却不見人影進來。

甚久之後，才見人影閃處，門外雙雙現出了一雙白衣男女，男的四十上下，面相斯文，海下留有半尺左右的三綹黑鬚，身側婦人姿色不惡，只憑外貌，任何人也都會以爲他們是士林人物，却萬萬想不到竟然是殺人不眨眼的黑道人物，當眞是「人不可貌相」，來者二人果然是新近敗在於海無顏手下的瀾滄居士童玉奇夫婦。

他夫婦二人，新敗之餘，再次找上門來，自然顯示有幾分「有恃無恐」，只是「所恃者何」?却顯然又讓人有幾分費解了。

童氏夫婦乍然現身門口，對於裏面的情形也像是全然不明，忽然發覺到「無憂公主」，朱翠也在座，倒是吃了一驚！夫婦二人情不自禁的互相對看了一眼。

童妻「芙蓉劍」莫愁花立刻臉上堆滿了笑容——

只見她細眉微挑，紅唇輕撇，露出了瓠犀玉齒，含着微笑道：「唷——嘖嘖嘖……眞想不到，這可眞是想不到，好親熱呀！」

童玉奇赫赫一笑道：「海兄弟，敢情外面傳說你這『蒼海無情』是假的……但不知這位姑娘是什麼人，能够得到一世奇俠海無顏的垂靑，可眞是不容易呀?」

這番話聽在朱翠耳中，頓時大爲激動，忍不住目光轉移，向着童氏夫婦看去。

耳邊上响起海無顏的聲音道：「不必

理會他們，我已將太陽罡氣，盡其可能的都傳進了妳的身體，妳只守住中宮，便可無害。」

朱翠原想點頭示意她已知道，只是碍着強敵在側，不便表示出來。

海無顏又傳聲道：「妳原可閉目養神調息，但那麼一來，敵人便有所戒備。」

微微一頓，他才又接下去道：「現在你我仍裝成原樣，敵人只以爲我們性命相關之際，不能分神，必會有所蠢動，那時候便可出其不意傷他們其中之一，這麼一來，便容易對付了。」

朱翠又眨了一下眼睛，表示會意，立刻目光直視着對方，不再移轉。

童氏夫婦現身之初，已看清了眼前情形，心內大爲興奮，只以爲對方處此要命關頭，正是自己下手最佳良機——

原來他夫婦自從爲海無顏逼退，將到手的寶圖交出之後，表面上像似懼於海無顏的威勢，不再二圖，其實心裏却是一萬個絕不甘心，退回不久即再潛回。

二人知道海無顏厲害，不敢貿然再次出手，只是在暗中尾隨不去，即使在暗中，他們夫婦亦不敢絲毫大意，生恐爲海氏發覺，等到側聞左瞎子與「劍花先生」邵一子先後死亡，才不禁大爲吃驚震怒。

童氏夫婦不知下手殺害邵左二人的是不樂島的「白鶴」高立，却直覺的認定是海無顏所爲，只以爲自己夫婦上了對方的大當，心裏更生忿怒，無如海無顏實在過於厲害，終究不敢貿然出手——

直到海無顏進入了山神小廟，夫婦二人遠遠躡上來略一商量，認爲機會不可錯過。

原來童氏夫婦所習「瀾滄門」之武功，以奇異之陣法見長武林，這時見海無顏入廟，正是下手良機，由是乃在廟外，按照本門最厲害的「九九生死吞合陣法」，在這座山神小廟外佈下了厲害的埋伏。

他夫婦用心原以爲海無顏過於厲害，如果在廟內動手即使夫婦聯手，只怕恐非其敵，所以才由童玉奇發聲冷笑，只把海無顏誘出入陣，那麼一來，夫婦二人再聯合出手，加以陣勢之威力，定可如願以償，將寶圖逼交出來，無如冷笑之後廟內毫無動靜，這才聯合現身門端，向內探望。

這一望之下，不禁使得二人心花怒放，戒心大去！

童氏夫婦自非泛泛之流，一看之下，即知海無顏正在運用本身純陽內功，渡入對方那個姑娘身內，他們雖不知對方那個姑娘身罹何疾，但是却可猜知傷勢不輕，他夫妻俱是內功高手，自然知道這一刹的性命攸關，這一刹不要說海氏無能向自己夫婦出手攻擊，只怕說話聲音略大，亦可令他心神失所，一個疏忽，氣走玄關，即形成全身癱瘓，便成終身殘廢。

他們又那裏料到海無顏該是何等精細之人，眼前危機又焉能看不出來，是以在他初聞童氏發聲冷笑之際，已測知他夫婦到來，當時却是吃驚不小。

如果童玉奇冷笑之後立刻現身廟內，向海無顏動手，後者便萬萬難與其敵，後果不堪設想，無如童氏夫婦二人作賊心虛，發聲之後等候甚久才入內查看，這麼一來，便無形中給了海無顏從容防備的機會，只不過外表上仍然做作出難以擺脫的模樣，童氏夫婦初探之下，不及多想，自以爲大是得計。

他夫婦發話探詢，不見回答，更以爲所料不差。

童玉奇仰天一陣朗笑，其聲嘹亮，聲震屋瓦，這番笑聲用意至爲明顯，自是旨在擾亂對方心神。

海無顏當然明白他的意思，眉頭微皺，臉上現出了無限痛苦的模樣。

童玉奇細察之下，更是大爲得計，笑聲一頓，立刻現出了狂傲形態。

身形微閃，已來至海無顏與朱翠身邊站定：「姓海的，想不到你也有落在我童某人手中的一天，可眞是天從人願。」

海無顏仍然目光瞬也不瞬的向朱翠注視着，一副意不旁屬的模樣。

童玉奇嘻嘻一笑道：「我們不妨打開窗戶說亮話，眼前情形我想你老弟應該比我還要清楚，只要我童某人一伸手，準保就能使你二人死無葬身之地，可是念在你我過去多少還有點情誼的份上，我童玉奇不屑這麼做——可是話可得說回來，那可就全看你乾不乾脆了。」

海無顏仍然是看也不看他一眼，一副無動於中的表情。

眼前人影再閃，童妻「芙蓉劍」莫愁花現身眼前，冷冷的道：「這種人你又何必跟他多說，他怎麼由我們手上把東西搶過去，現在要他怎麼給吐出來，還有什麼好多說的？」

童玉奇哼了一聲，點頭道：「海無顏，你可聽見了，那卷布達拉宮的藏寶圖，我們是要定了，你還是乖乖拿出來吧。」

「芙蓉劍」莫愁花一挑眉毛，尖着聲音叱喝道：「說，那卷東西，你放在那裏了？」

童玉奇嘿嘿一笑道：「只怕他有心回答妳的話也是不能了，這叫做心有餘而力不足，也只好由我們自己下手一搜了。」

說時身形輕閃，已欺近海無顏身邊，探手摸向無顏海兩肩。

海無顏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

——他此刻原可以猝然出手反擊對方，無如心裏却想到更爲適當時機，竟然掩忍不發。

童玉奇一雙手掌搭在對方肩頭，眼見對方宛若木人，分明無能爲力，正是大可暢所欲爲，心裏好不得意！

冷笑一聲，他俯身在海無顏身邊道：「對不起，童某放肆了。」

一面說時，兩隻手再也不客氣，遂即向海無顏身上摸索起來。

他先摸向海海顏後背，繼而兩肋，再摸向海無顏身上革囊。

就在這一刹間，猝然感覺到海無顏的坐姿有異，不容他意念多想，海無顏的一隻右掌已驀地翻起，直向他前心兜擊了上來。

這一掌至爲沉實有力，根本不給童玉奇有想念的機會，給童玉奇的感觸，簡直有如翻江倒海之勢。

一念之興，童玉奇嚇得面色慘變，那裏還顧得出手反擊，挺腰頓足，霍地騰身就起。

他身子雖說是騰起的快，無如海無顏這一兜心掌起得更快，巨大的掌力發自海無顏反扣的五指，有如一個吸盤，正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乾元閆心掌」。

這一掌更是十足勁道的扣在童玉奇前心，一任他銅皮鐵骨，也是萬萬抵受不起，非得當場斃命不可，總算海無顏心存厚道，未曾施盡全力，却也未便輕饒，這一掌吐出了約有七成勁道：

眼看着童玉奇的身子，就像是一尾躍波的魚也似的驀地反彈了起來。

這一彈足足彈起了有七八尺高，全身幾幾乎與屋頂橫樑相撞。

童玉奇身子一個快轉，單手伸出去一撈當空橫樑，把身子懸在了空中。

懸是懸住了，却無助於他沉重的傷勢，「噗」的一聲，噴出了一口鮮血。

「好，海……」

才說了兩個字，由不住又噴出了第二口鮮血，霍地身子一個快挺，隨着整扇窗戶破碎之聲，人已箭矢也似的跌了出去。

「芙蓉劍」莫愁花大吃一驚，簡直作夢也想不到海無顏竟會在此要命關頭出掌傷人，眼看着丈夫在對方貼心掌勢之下受了重傷，一時心胆俱寒，尖叫了一聲，霍地長劍遞出，化爲一道長虹，直向着海無顏身上捲了過去！

當然，她並非旨在傷人！劍勢一出，身子霍地騰起，奪門而出——眼看着丈夫一隻手扶着松幹，面黃如蠟！

「芙蓉劍」莫愁花顧不得再向敵人出手，慌不迭搶上去扶住了他——倏地眼前人影乍閃，海無顏已欺近身邊！

莫愁花一聲怒叱，掌中劍施足了力道，照着海無顏當胸就刺——

劍勢方出，只覺得手上一震，掌中劍已吃對方兩根手指捏住了劍尖，與此同時，眼前寒芒乍吐，海無顏另一隻手上的一口劍已比在了童玉奇的喉結上！

這一手雙招，確是施展得又快又巧，饒是童氏夫婦心存機警，却也無法避開！

莫愁花用力掙了一下手中長劍，無能脫開，眼看着丈夫遇險，嚇得手足失措，一時僵在了當場！

海無顏這時只須劍勢向前一推，童玉奇便萬無活理，也就是這樣，把一雙夫婦嚇得宛若木偶，動彈不得！

海無顏目光炯炯的逼視着面前二人。

「童玉奇，你夫婦倆居心不良，竟然打算乘人於危……這是第二次犯在我手裏……」目光一轉，視向莫愁花道：「你們是想死想活？」

莫愁花嘴唇動了一下，雖然沒有吐出聲音，可是臉上神情不啻像是在求饒！

童玉奇終究是條漢子，目睹此情，長嘆一聲道：「我童某人行遍江湖二十多年來，還沒有像今天這樣丟過臉，罷了……姓海的……你就……給我個……痛快吧……皺一皺眉，不算是英雄好漢！」

他內傷頗重，勉強提着氣息說了這幾句話，早已喘成了一片！

「芙蓉劍」莫愁花却沒有她丈夫那般骨氣，聆聽之下，打了一個哆嗦，忙道：「不……你不能下毒手……海無顏，這件事怪你不義在先……怪不得我們！」

海無顏冷笑道：「你們莫非眞的以爲邵一子和左瞎子的死，是我下的毒手？」

童玉奇道：「是與不是……你心裏有數！」

海無顏道：「我心裏有數得很，下手殺害他們兩個的，當然另有其人，搶走寶圖的也是這個人，只怕你們兩個都是招惹不起！」

莫愁花冷哼道：「誰？」

「不樂島的『白鶴』高立！」

童氏夫婦登時爲之一呆！

童玉奇冷笑道：「這是眞的？」

海無顏道：「信不信由你，我這次姑且再饒過了你們，要是再撞在了我手上，可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你們請吧！」

話聲一落，鬆指抽劍，宛若清風一襲，已飄出丈許以外！

童玉奇呆立少頃，信疑參半的冷冷笑道：「這件事我不會就此干休的，如果你說的是實話……嘿嘿……就算他不樂島上滿了刀山劍樹，我夫婦也要去闖上一闖，如果你姓海的玩的是花招，我們還有……見面的時候……告辭了！」遂即轉臉向身邊的莫愁花道：「我們走！」

莫愁花一聽說搶奪寶圖的竟是傳說中不樂島上那個最難招惹的魔頭「白鶴」高立，頓時心裏涼了一半——

當下好不失望，眼前打既不行，丈夫又在重傷之中，面前這個姓海的，更是不易對付，若不見好就收，勢將要吃大虧，只得忍氣吞聲，攙扶着丈夫，緩緩轉身而去——

走前了幾步，她忽然回過身來道：「這附近我夫婦佈有厲害的陣勢，說不得要勞你大駕自己動手來解開了……」

說罷，攙扶着童玉奇，身子一連晃動了幾下，遂即消失無踪，海無顏運目四下觀看了一陣，果見附近有些雲氣氤氳，料定莫愁花說的不是假話，他自信此道精通，並非門外漢，倒也不十分介意！

轉回山神小廟，朱翠正趺坐案上，只見她臉上汗下，像是方自運功完畢模樣！

略一察看，海無顏臉現微笑道：「恭喜姑娘，妳脫險了！」

朱翠試一運行，果然氣血全通，由於方才自海無顏處貫輸入的氣機與自己本身氣機化合，元氣大增，只覺得舒泰已極，當下十分高興的向海無顏道了謝！又問起方才瀾滄居士夫婦之事。

海無顏輕輕一嘆道：「這件事說來話長，說起來竟然也與不樂島扯上了關係，看來天下的壞事，到頭來似乎都與不樂島有些關係！」

朱翠好奇問故，海無顏遂即將此一段經過詳細的說出，直說到「西天盟主」邵一子與左瞎子爲「白鶴」高立雙雙斃命，寶圖爲之劫走爲止！

海無顏敘述完畢，微微苦笑道：「這件事我原是一時路見不平，有心助邵前輩一臂之力，却沒有料到後來的發展，竟會演變至此，更沒有想到，邵一子的千斤重担竟然會落在了我的肩上——」

他輕輕一嘆，接下去道：「我生平最重信諾，何況這件事又是邵前輩臨終所托，簡直推卸無力，也只有勉爲其難了！」

小啓：「天蠶變」續稿未到，是期暫停，敬希見諒。

朱翠十分氣憤的道：「想不到不樂島上的三個老怪物這麼橫行，不要說那位邵前輩死前託了你，就是一個陌生路人遇到了這種事，也不能袖手旁觀，大哥你莫非後悔管了這件閒事？」

海無顏搖搖頭道：「妳不要誤會……我只是覺得這件事太重大了，只怕我担當不了！」

「你太客氣了！」朱翠含笑道：「如果連你也無能爲力，只怕當今天下武林再也沒有人能管這件事了！」

海無顏看了她一眼，感謝她的激勵與信賴，朱翠在對方的目神注視之下，不自覺的流露出一片眞情！

兩性之間的情愫原本就極其微妙，情話欵欵，兩情歡愉，固然得暢情懷，默默互視，心有靈犀，亦未嘗不佳，正所爲「此時無聲勝有聲」也！

這一剎，二人目光互視，正不知已將無限心聲彼此傳送，即或劉楨平視，亦難抑無限相思！

漸漸地，朱翠鳳目含羞，微微垂下頭，她雖然沒有說一句話，却像是「不勝嬌羞」，一剎間，臉上飛起了酡紅！

海無顏陡然一驚，像是由夢中驚醒，慌不迭的移開了眸子，却不禁暗自詫異：像自己這般定力之人，竟然有時也難免情難自已！

短暫的寂寞之後，海無顏道：「姑娘……妳近來可好？」

不知怎麼回事，他竟然問了這麼一句！自己也發覺到多此一問！

朱翠點點頭道：「還好！」

她緩緩抬起頭，看向對方道：「有一件事，我得告訴你……海大哥，你可知道潘幼廸來了！」

海無顏微微一愣，點點頭道：「我猜想她也應該來了……妳見着她了？」

朱翠一笑道：「你猜呢？」

海無顏道：「妳這麼說，自然是見着她了！」

朱翠點頭道：「不但是見着她了，而且我們還一路同行同住，結成了異姓的姊妹，你信不信？」

海無顏又是一愣，遂道：「這倒是我想不到的，她過去的性情不是這樣的！」

朱翠白了他一眼，道：「你不信？」

一面說遂即捋起了左袖，現出了緊束在腕子上的玉鐲，在海無顏眼前晃了一下道：「喏，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海無顏抓住了她的手，細看了一眼那只玉鐲，遂即點點頭！

「這是她的東西……」

朱翠抽回了被對方握住的手，怪難爲情的白了他一眼道：「想不到吧……」她接着說：「人家都說她怎麼怪，其實一點也不對……」

海無顏微微一笑，臉上不着表情！

朱翠道：「她是我這一生所見過最美的一個女孩子，也是本事最大的一個女孩子……」

海無顏道：「能够被妳這麼誇讚的人，的確是不容易的了——」

朱翠微笑了一下，吶吶道：「海大哥，你難道不想見見她？我想她一定也想見你呢！」

在她說這些話時，似乎發覺到海無顏有些心不在焉，心裏微感奇怪。

——果然就在她話聲方頓的一剎，耳聽得窗外一人冷笑道：「是麼？只怕未必吧！」

說話人分明是女子口音。

朱翠一聽之下，頓時驚喜道：「廸姐，是妳！」

她功力已恢復，自是不碍行動，雙手一按身下供案，全身驀地拔空直起，箭矢也似的穿窗而出！

其時先她之前，海無顏亦已閃動身形，由正門快速縱出，二人一先一後，身法都稱得上極爲快速！

只是在朱翠來說，似乎仍然是慢了一步！

廟外一片清靜，不要說潘幼廸了，就連海無顏也像是失去了踪影！

朱翠扯着喉嚨叫了兩聲「廸姐」，聽不見一些兒回音，正待縱身撲入前面樹林，忽然面前人影連番閃動，現出了海無顏左閃右晃的身形！

——那樣子煞是奇怪，朱翠待要存心細看時，海無顏已滿臉憤恚的站在眼前！

朱翠關心的道：「可是廸姐來了？」

海無顏點點頭道：「就是她！」

朱翠一呆道：「那……那你們可見着了？」

海無顏悵恨的搖搖頭，冷冷的道：「她對我仍然不存諒解，這倒也罷了，只是連妳却也不睬，未免太過矯情！」

朱翠苦笑道：「她只是不好意思，你也不要錯怪了她！」

嘴裏這麼說，心裏却也未免有些漠然——遂道：「我這就去找她回來！」

說着正要縱出——

海無顏忽然橫身攔住他道：「姑娘小心！」

朱翠道：「怎麼？」

海無顏指了一下附近道：「剛才童氏夫婦在這附近佈置了厲害的陣勢，妳不可大意……再說，潘幼廸早已潛行無踪，妳又怎麼能找得到她？」

朱翠想一想也是實情，一時悶悶的不發一言！

海無顏一笑道：「妳又何必介意？她只是對我心存不諒，若非碍於我在這裏，早已與妳現身見面，她個性外柔內剛，這一點妳顯然還不十分清楚！」

朱翠苦笑了笑，失意的道：「當然囉，誰又有你們之間那麼清楚？」

說了這句話，她就轉身進了小廟。

忽然，一陣說不出的落寞籠罩着她，彷彿萬念俱灰——獨自個兒倚着神案，只是漠漠的看着小小的土地菩薩發呆！

廟外傳過來海無顏的一聲嘆息，遂即歸於沉寂！

朱翠獨自個兒發了半天呆，想想又覺好無來由，回過身來，向外看了一眼，才發覺到海無顏敢情已不在了。

心裏一驚，趕忙縱身出去，果然已失去了海無顏的踪影，叫了兩聲「海大哥」，也聽不見他的回音，心裏一賭氣，重重的走回小廟！

進了廟門又站住了脚！心想：「我幹嘛還回到這個地方？難道等着他們回來看

我？」

想着想着，心裏越覺得怪不是個滋味，彷彿無限委屈，眼圈兒一紅，兩行珠淚，情不自禁的順着腮幫子滑落了下來！

忽然，她像是有所警覺，狠了一下心，擦乾了臉上的淚，忖道：我這是怎麼了？難道我眞的愛上了海……？這可怎麼是……好？

一剎間，她腦子裏又興起了潘幼廸的影子！

「不！不！我不能這麼做……」

「這麼做太對不起廸姐了，她以姐妹之情對我，我豈能對她……？」

「可是，我怎麼能捨下了海……？」

一剎間，腦子裏就像是置了一團亂絲那般的糾纏不清，從而海無顏與潘幼廸不同的面影，相繼不停的在眼前打着轉兒！

她深深的垂下頭，搖着，搖着，搖亂了滿頭的青絲。

……………

一隻蝴蝶噗噗用力的拍打着翅膀。

靜極的時候，這是一種驚天動地的震盪。

朱翠嚇了一大跳，循聲看去，一隻蝴蝶被蜘蛛網粘住了，夕陽的投影，懶散的在門外擺着姿態！

敢情一天將盡，又是黃昏時候了。

驚覺着時光的消逝，朱翠一個咕嚕由地上站起來，雖然是一抹殘陽，亦不禁照得她眼前金星亂冒。

記得來時，天上還下着毛毛小雨，曾幾何時，雨過天青，又復日出日落，世事人情，是否也如同天穹這般神奇的變幻不定，虛實莫測呢？

思索是移不動地上石頭的，有些事多想無益，既不能改變現有的事實，還是待事實來證明一切吧！

朱翠似乎已經想通了這個道理，決定去面對一切。

夕陽殘照裏，她步出了小廟，一樹麻雀在喳喳吵叫個不休，一彎彩虹斜斜的掛在林梢！

她前行了幾步，忽然又站住，心裏想：我現在該上那裏去呢？

又想：風來儀既已與自己約定去不樂島，她當然是不會放過自己的！

轉念再想，既然自己決心去不樂島拯救母弟，若不主動去找到風來儀，只是又上那裏去找她？

想着，朱翠就移步前進，足下踐踏着落葉，一逕穿過樹林，走了一陣，忽然感覺到眼前景像十分眼熟，再一定神打量，暗吃一驚，才驚覺到顯然還是起步時的那片方寸之地！

忽然心裏一動，想到了方才海無顏所關照的話，敢情這附近佈置有陣勢，自己一上來未曾料到，胡闖亂行，必然已入了陣門，這便如何是好？

朱翠乃是絕頂聰明之人，加以對各門陣法，也曾涉獵研習過，如果一上來加以注意，這陣勢多半難她不住，這也正是海無顏對她放心之故！只是却因她一時大意，上來未曾料到，俟到發覺不妙時，顯然已深入陣內，此時再想破陣，却免不了更大費周章了。

朱翠過後覺不妙時，心裏雖是吃驚，却並不害怕，自信精於此道，定能闖出陣外。

她遂即在這邊樹上摘下了一片樹葉，順風將樹葉擲出，却見那片樹葉繞了個圈子，落向一處！

朱翠即向着那片樹葉落處縱身而起。

這方法原是一般破陣的不二法門，謂之「風葉術」，對於五行八卦的陣勢，一上來即能導入正途，不致迷失了陣脚，無如朱翠上來已先錯了一步，這時施展「風葉」之術，便失了效用。

眼看着她縱起的身形，方自向下一落，似有雲霧一片隨着她落下的身勢霍地昇起。

朱翠一驚之下，忽然悟出了「正反相尅」之理，霍地一個倒擰之勢，把身子再次拔起，饒是這樣，却依然慢了一步，眼見着面前樹木，以一生十，以十生百，陡然間彷彿置身於密蓽的叢林之內，這一剎固是黑雲蔽空，難辨天日矣。

朱翠一連向前方試圖脫困了兩次，兩次却都被硬硬的逼了回來，心裏一急，抖手拔出了長劍，迎面一連砍了幾劍，才知竟是些虛幻的倒影！

這陣勢乃是瀾滄居士夫婦用盡心智的一番佈置，十分厲害，一上來如能抓住了竅門，便可無懼，若是一時大意，踏入陣門，像眼前朱翠這樣，容得陣勢發動之後再行辨認，便十分困難。

總算朱翠心有明見，情知陣勢既已發動，便萬萬不可亂了脚步，否則一番陰錯陽差，便更是萬難出困了。

她因爲有這番明見，便強自鎭定心神，每一次突擊不成之後，便立即轉回原處站定，再觀後效，這樣三數次之後，雖然仍未能看破對方陣勢的奧妙，對方陣勢却也一時莫能奈何於她！

雙方僵持了一會，朱翠漸感不耐。

她自負極高，却因上來不察，被困陣內，感到奇恥大辱，決計要將此陣破去，出一口心中悶氣。

方才之稍事鎭定，已使她略微認清了這陣勢的虛實生尅妙理。

當下她略一顧盼，霍地騰身而起，在空中頭下脚上一個倒折，落向正北一角。

忽然眼前一暗，隨着朱翠的落下之勢，眼前樹石林木突地來了一個倒轉。

朱翠胸有成竹，驀地隨着對方倒轉之勢，就空一個倒折，這樣一來，果然穩住了陣脚。

等到她落實之後，不禁暗中歡喜！

這一步算是走對了，她却要再定下心來觀察下一步，該是怎麼個走法！

就在這時，耳邊上聽見一女子聲音笑道：「這就對了。」

朱翠心裏一驚，由對方口音裏，她已聽出是風來儀，不由抬頭四下看望了一陣，却是看不見對方的身影。

風來儀道：「妳現在當然還看不見我，妳剛才所施展的身法很對，記住，這個陣是按小先天易數排的，如果妳精通小先天八卦易理，便很容易破陣了。」

朱翠原本心裏正在納悶兒，吃對方這麼一點，頓時大悟玄機，即見她身子霍地縱身直起，在空中一個倒翻斜出之勢，緊接着一連幾個快速轉動之後，眼前天光大

現。

耳邊上即聽得風來儀笑道：「好聽明的丫頭片子！」

等到她身子站定時，眼前陣勢已破。

却見風來儀正自笑哈哈的看向自己，兩手交抱的坐在一堵山石之上。

「我只離開了半日，想不到這裏竟然出了怪事，這個陣又是那個設下來的？」

說時，風來儀一面由那堵山石上緩緩站起來，兩隻瞳子裏顯示着奇怪！

朱翠若是要說，難免要扯出海無顏來——她當然知道海無顏昔年與不樂島的舊恨，海無顏本人既不願讓對方知道，自己還是不要多嘴的好！

當下冷冷一笑道：「妳倒會裝，明明是妳怕我逃走而設下來的，却反倒問起我來了！」

風來儀細眉一挑，原思發作，忽然一笑道：「我馬上回來！」

話聲出口，瘦軀晃處，電閃般地已隱身林內，朱翠自從與她一度交手，並着了她的道兒之後，情知她武技高不可測，這時見她輕功亦是這般了得，心裏好生佩服，暗慶自己所幸還沒有什麼異圖，否則，定然逃不過她的手去，反倒受辱，自非聰明。

心裏盤算之中，人影再閃，風來儀已回到了面前！

朱翠不知她這一去一來是什麼用意，一時只是看着她，暫不說話！

「這裏前後並沒有外人……奇怪！」

說着微微一笑，看向朱翠道：「妳以為這陣勢是我設下來的？妳可是大大的錯了。」

朱翠料定瀾滄居士夫婦已為海無顏重傷而去，眼前死無對證，風來儀就算再精明，也是猜不出來，樂得拿她消遣一番。

當時看着她，翻了一下眼睛道：「那麼又會是誰呢？」

心裏却再想：妳要是能猜出來這個人才叫怪呢？

風來儀輕輕哼了一聲道：「這兩人我雖然沒有看見，已猜着了八分，看他佈陣的手法，多係八卦生尅，陰陽互換，除了瀾滄一門，外人倒是很少這麼施展！」

朱翠心裏不得不佩服，假作不解的道：「瀾滄門？我倒沒聽過！」

風來儀冷冷的道：「瀾滄門原是武林中頗享重望的一派，尤其是他們第八代掌門人『瀾滄龍』丘池掌派以來，武功大盛，只可惜丘池過世太早了，這一門自他死了以後，近百年以來，就沒有聽說過再出現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了！」

微微頓了一下，風來儀遂即又道：「現在的掌門人瀾滄居士童玉奇，倒也不是弱者，只是為人浮華，太重功利，又好意氣之爭，較之他的那位家師丘池比較起來可就差得太遠了！」

朱翠點點頭道：「這麼一說，莫非是這個姓童的來了？」

風來儀微微點頭道：「看來極像，我只是沒有看見他罷了，要不然，非得好好教訓他一頓，倒要問問他是什麼居心！」

說罷看了朱翠一眼道：「妳還有什麼別的事沒有？我們這就走了！」

朱翠輕輕一嘆道：「多謝妳助我一臂之力，殺了那賣主求榮的常威父子，中原已無我依戀之處，我這就跟你去不樂島好了！」

風來儀高興的道：「好！」

她似乎對朱翠猝然間生出了許多好感，一雙眸子在她臉上轉了轉道：「不樂島不是普通人可以隨便去的，妳只要不心生逃走之意，我担保不會有任何人虧待你，甚至於你的母親和你的弟弟，我們也都會好好看待，這一點妳大可放心！」

朱翠既已決定隨她去不樂島，索性心情放開朗些，對方既是當今不樂島上的島主之一，權柄可想而知，不如乘此一路與她套些交情將來在島上也可多得方便！

當時聽她說罷，遂笑道：「人家都說你們那個不樂島是去得回來不得，真是這樣麼？」

風來儀奇怪的看了她一眼：「原來妳也聽信這種傳說，那祇是一般人的說法而已！」

「事實真像又如何呢？」

「問得好，」風來儀看了她一眼：「因為到今天為止，除了我們本島的人外，還沒有外人去過不樂島，所以我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朱翠一笑道：「答得好！」看了她一眼道：「等於沒有回答一樣！」

風來儀一雙深邃的眼睛在她臉上一轉道：「調皮！」

二人邊說邊行，眼前已出了這座稀疏的樹林，前面是一條迂迴於山坡之間的小道。

朱翠站住道：「我們現在去那裏？我一天沒吃東西，肚子實在餓了！」

風來儀點點頭道：「妳不提我還沒有想到，我也有點餓了，我們這就先去吃點東西吧！」

朱翠皺了一下眉道：「這裏是什麼地方？我可是一點也不清楚。」

風來儀道：「妳用不着清楚，一切只跟着我就是，包管妳錯不了！」

一面說，腳下放快，逕向前面行去！

朱翠不甘落後，也放快了腳步，緊跟上去！

風來儀笑道：「好啊，妳要跟我比輕功嗎，我們就來賽一賽吧？」

說罷腳下突地加快，只見她上肩水平不動，僅僅足下邁動，這是輕功中最上乘的「氣波」功夫！

朱翠雖知比不過他，却也不甘示弱，當下提聚真力，施展出師門中絕頂輕功「凌波步」法，全力追趕。

她二人一經展開絕頂輕功，簡直就像是飄忽中的一雙鬼影，瞬息間已是百十丈外！

起先朱翠倒也與她併肩而進，十數丈後才拉了下來，容得到達山下。

朱翠奮全身功力衝出面前石障，只見風來儀立在一排竹下，正在納涼，不覺大為汗顏。

見面後，風來儀微微頷首道：「想不到妳的輕功竟到了如此境界，……怪不得江湖上把你說得那麼厲害，真不容易……假以時日，前途無可限量！」

朱翠賭氣道：「妳這是在誇我嗎？乾脆不如誇妳自己好了！」

（未完）